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全漢賦

評注

龔克昌等

評注



泰山文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宁宣成
刘桂欣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点睛设计
工作室

ISBN 7-80673-308-6



9 787806 733080 >

ISBN 7-80673-308-6

1·187 定价：75.00 元

全 三 册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全汉赋评注

龚克昌等 评注

I222.4/15

RBB83/11



花山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93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汉赋评注/龚克昌等评注.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80673-308-6

I. 全… II. 龚… III. ①汉赋-汉赋集②汉赋-注释 IV. I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647 号

书 名: 全汉赋评注

评 注 者: 龚克昌等

责任编辑: 宁宣成 刘桂欣

美术编辑: 宋丕胜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点睛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16 千字

印 张: 45.625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08-6/I·187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祖国大陆的赋学研究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迅即与香港、台湾连成一片，先后在山东、香港、台湾、南京、漳州召开了五次国际赋学研讨会；在长沙、成都召开了两次全国赋学研讨会。从事赋学研究的人员由原来的少数几个发展到上百人，出版辞赋专著百余种，发表辞赋论文千余篇，并培养了一大批辞赋硕士生和辞赋博士生。今年夏天，又在大连举行全国赋学会的常务理事会议，对今后赋学研究的前景作了令人鼓舞的安排。

通过三十多年的研究，我越发感到汉赋在中国文学

史上的巨大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清人焦循在其《易余龠录》卷十五里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按当系南北朝之误——引者）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近人王国维对此稍加删改，但汉赋的地位依然高居其中，他在《宋元戏曲考·序》里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我以为，汉赋或许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辉煌，但它确是“一代之文学”，她真实地表现了大汉帝国的气势，传达了大汉帝国的精神面貌，她是我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她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积累了经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

二

汉赋是适应着汉初新的时代形势发展起来的。汉赋在两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其一是在武宣之世，其二是在灵帝之时。武宣的贡献尤大。班固

在《两都赋·序》里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班固这段话，讲了赋的属性，赋的兴衰与时代的关系，赋的作用；但着重讲了赋的创作在汉代的盛况。西汉初期，由于社会不安定，经济也有待恢复与发展，人们尚无暇顾及艺文。到了武帝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史记·平准书》）由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汉赋的创作才因时趁势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文人学士作赋，公卿大臣作赋，帝王亲自作赋，连地方官吏、行伍将领、年轻学子也作赋。如御史大夫（汉“三公”之一）倪宽有赋两篇，太常（汉“九卿”之一）蓼侯孔臧有赋二十篇，淮南王有赋八十三篇，阳丘侯刘鄩有赋十

九篇，汉武帝有赋二篇，河内太守徐明有赋三篇，左冯翊史路恭有赋八篇，骠骑将军朱宇有赋三篇，博士弟子杜参有赋二篇。真是上至帝王将相，下到一般生员学子，大家都竞相写赋；而且是“朝夕论思”、“时时间作”，不停地谋篇，不断地写作，所以到西汉后期汉成帝时，仅“奏御”——献给皇帝之赋就“千有余首”。未“奏御”的有多少呢？成帝以后又写了多少？班固有的不了解，有的在他身后，但从扬雄——他是西汉后期重要人物——曾经那么醉心于作赋以讽谏，相信当时社会上写赋的热潮并未消退。

东汉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东汉前期为建都洛阳或长安，曾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杜笃、傅毅、崔駰、班固等等都为此而写作京都赋来表达自己的态度。须知写作京都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张衡“研《京》（指写《二京赋》）以十年”，“左思练《都》（指写《三都赋》）以一纪”。写作京都赋是极其费时费力的，但杜笃们还是决意选择走这条路。由此可看出赋体文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之一斑。至于东汉后期的情况，我们只要看一下汉灵帝对辞赋的特殊看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汉灵帝为培养辞赋书画人才，鼓励人们创作辞赋书画，特设鸿门都学，广招学徒，生员多至千人。学成后即派他们到各州郡当刺

史、太守，或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甚至“诏中尚方（属少府）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他的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于是“诸生竞利，作者鼎沸”，人们纷纷加入辞赋书画创作中去。虽有蔡邕这样大学者大赋家极力反对，但其势是不可遏止的（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七）。所以钟嵘在《诗品·总论》里说：“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指写诗）靡闻。从李都尉（陵）迄班婕妤（姬），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失。”东汉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在整个两汉四百年间，写诗的人极少，作赋的人极多，两汉的文坛确为汉赋所垄断。这是文艺界的盛事，是发生于两汉崭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鲜事。从此，赋这种文体正式成立，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之林也因而增添一种艳丽之花，这是很值得我们庆贺的。王国维对汉赋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

两汉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是第

一次出现真正统一、强大、文明、昌盛的时代。新时代诞生新文学。新文学又回过头来反映新时代。我们读汉赋，尤其是读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汉大赋，往往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摇撼着我们的心灵，有一种欢快的上升的气氛在激励着我们的神经。这就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大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这种情况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

说到大汉帝国创建的历程和大汉帝国的声威，赋家们多怀着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来描述：

于是圣武（汉武帝）勃怒，爰整其旅。……遂猎乎王庭，……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蹶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无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扬雄《长杨赋》

武帝凭借文景以来积累的雄厚财富和本人的雄才大略，开始对外用兵，开拓疆土。经过五十多年的征战，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和各民族人民的巨大牺牲，终于为我们今天这个疆域辽阔、

多民族的伟大国家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由于王莽的狂妄无端的举止，曾引起四周各族的骚动，边患又成为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北匈奴，又成了汉家的劲敌。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的明帝、和帝以后才有了根本的好转。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汉军分三路追击北匈奴，各路大军出塞三千余里，窦宪登燕然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刻石颂汉功德而还。公元91年（永元三年），耿种、任尚率汉军西出张掖郡，去国五千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在今俄国境内），这是自汉以来出师追击外敌最远的一次。这时班超经营西域也完全成功，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附，葱岭东西路通。对东北、西南、南方疆土的开拓，也有很大进展。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这是中国继宣武以来又出现的一个盛世，班固在《两都赋》里以欢欣的心情高唱着：

于是……（天子）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潏，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蓄水慄，奔走而来宾，……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

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

类似这种发自内心的高昂欢快的颂词，在其他赋家的作品中也屡有出现，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或则系国家机构尚处在逐渐形成的阶段，或则天子仅充当有名无实的象征的角色；即使是最强盛的时期，王朝的统治范围也仅限于中原狭小地区。孔子的大统一思想，实未真正出现过。而且边患接连不断，“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诗经·采薇》）这样的哀诉时续时断，连绵数千年。秦虽统一中国，但因时间太短，又多行暴戾，为人们所厌弃，而且实际统治区域也不能与汉相比。只有两汉，才真正一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积弱，旧貌换新颜，掀开了中国崭新的一页。面对这种崭新的局面，人们怎么能不大唱赞歌呢？这是时代的赞歌，是人们在崭新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崭新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是时代精神的大张扬。

这种激越的新时代自豪感我们甚至在作者描写都市、物产、建筑、杂技、音乐、狩猎等等各方面也可以感觉到。如班固写西都长安：“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封畿之

内，厥土千里，逴踪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其阴……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西郊则有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崑崙，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两都赋》）长安形势之优越险要，物产之富庶珍奇，贡物之名贵繁多，均居环宇之冠，真是一个堂堂大国的理想的首都，谁能比得上它呢！

扬雄笔下的甘泉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其通天台是：“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夫弥度。”其大厦是：“仰乔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正浏濫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甘泉宫楼台宫馆，是高看不到顶，大望不到边，一句话，就是任何建筑物也不能超越，惟有它最高，惟有它最大。《史记·高祖本传》曾载，萧何营作未央宫，因过于奢侈而受到高祖的斥责，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这话庶几道出了汉人的心理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营建宫室在内，就是要做到“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要做到空前绝后。萧何生活在汉初，实际上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武帝以后才可能做到。但萧何这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是大汉帝国英雄人物思想的典型写照。

再看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所写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歌舞演出：“（天子）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虞，……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场面是何等广阔，人物是何等众多，声势是何等雄壮。小国寡民何敢望其项？清静寡欲何能步其尘？

天子游猎的阵容呢？那是：“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兵车）竞野，戈鋌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燭生风，歛野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班固《两都赋》）千骑万乘，震声雷动，旌旗如林，日月无光，天子外出时的队伍是何等的壮盛！何等威武！这不正是天朝大国的雄风吗？在枭雄割据，小国丛立，国力脆弱，民不聊生的混乱时代，是绝对写不出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的。

赋家们甚至在描写山形水势时，也表现出飞动的气势，呼唤着时代的心声。如司马相如笔下上林苑的河流：“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泱之野。汨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陋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整

个画面是那么流畅、欢快、强劲、壮美，飞腾的气息跃然纸上。所以，人们都可以极明显地看到，汉赋尽管是那样地堆砌、重复、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雄伟、城市的兴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宏伟、服饰的奢侈、鸟兽的珍奇、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扬。它们所力图展示的，不正是—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吗？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所以汉代文艺尽管粗重笨拙，然而它却是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对汉赋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正确估计它作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才能纠正百年来对它的错误看法。赋家们着意描绘的汉代现实生活，并不是为描绘而描绘，也不是纯客观的描绘，所有这些描绘，都浸透着作者的美学理想，表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

四

在封建社会，即使上升时期、黄金时期，也无可

避免地必然地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文学艺术也有责任去暴露它。但汉赋在大力歌颂大汉帝国的同时，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却大为逊色，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汉代处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国家刚刚统一不久，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人们还多为大汉帝国的雄伟阔大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陶醉。二是与文学发展的突变阶段有关。这时的文学艺术正处在从儒家经典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新阶段，因而要求充分发展自己的特点，也即要着重解决艺术形式问题，而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则相对忽视。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三是与赋家的身份有关，大赋作家多是帝王的弄臣，生活在帝王的身边，他们所看到更多的是帝王的奢华和威风，感受到更深的是大汉帝国的文明和强盛。他们很难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即使看到了一些世间的平和和苦难，他们也不敢轻易说出，更不敢直言正色地进行抨击。但作为一个赋家，尤其作为一个比较正直的有良心的赋家，他们也不能闭眼塞听一味地阿谀奉迎，回避问题，他们必将有所指陈。他们必将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进行力所能及的讽谏，因而也就出现了在大赋作家的作品中多有微讽帝王的旨意在。

首先是讽谏帝王过分的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几乎是帝王的通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身份地位使他们极易染上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又往往是他们的致命伤，历史上一些无道昏君如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等等的丧身失国，都与他们的骄奢淫逸有关。所以古代一些比较明智的帝王将相对此都很警惕，许多历史家、思想家对此也总是力加劝戒。如汉文帝刘恒，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自持著名的皇帝：“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对于这样一个至为重要、具有普遍意义的古老的历史主题，汉赋作家也时时注视着，并根据现实生活有针对性地进行再创作。

这一点我们在西汉前期大赋形成阶段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只不过还没有像后来扬雄赋那样在序里公开提出就是了。其中涉及这个问题最著名的赋作有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在

《七发》里，作者写了楚太子有病，症状是：“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病因一方面是物质生活过于侈靡，而另一方面又缺乏健康的精神食粮：“今夫贵人之子（当然也包括楚太子），必官居而闺处，……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腍，脍醢肥厚，衣裳则杂遝曼煖，燿烁热暑。”怎么医治呢，吴客提出了六种治疗方法——听乐、甘食、乘骑、游览、田猎、观涛，但都未能奏效。最后吴客提出请博学而有理论有才智的人，讲解“要言妙道”——“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楚太子听到了这样说，就好像听了圣人辩士的高论一样：“潏然汗出，霍然病已”，出了一身大汗，病忽然间就好了。

对于这篇赋（七体是赋的一种形式）的看法，历来分歧很大，刘勰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文选》李善注则说：“乘事梁孝王，恐梁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我以为此赋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是具有多层次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反对帝王的糜烂生活。因为赋说得非常清楚，楚太子患病，就是由于他沉湎于荒淫奢侈的生活当中。而一旦脱离了这种生活环境，听到“要言妙道”，病就好了。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反对帝王奢华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赋先让子虚和乌有先生分别夸赞各自的主子——楚王和齐王——的苑囿之大，车骑之众，然后让亡是公出面，把子虚和乌有先生训斥一通：“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这里反对荒淫奢侈的思想已很清楚了。随后亡是公虽也把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和天子校猎队伍的壮盛夸耀一通，但紧接着即让天子作自我检讨：“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音玩，损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天子自己都感到太奢侈。虽贵为天子，也不能滥耗民财民力，也不能只求自己玩得痛快，更何况诸侯呢？“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这里含有封建等级观念，以为有些天子可以享受的，而诸侯却不能，但反对过分奢侈的旨意却是很明显

的。——这也正如班固所说的，“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司马相如的赋尽管写得十分华丽夸张，但它的目标是引导帝王注意节俭。班固的看法是很深刻的。

扬雄的赋反对奢侈，提倡节俭更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他的赋有的在序文中就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如扬雄跟汉成帝去“羽猎”，心里马上波涛起伏，翻滚不已。他想：“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国家殷富，上下交足。”尧舜等先帝时刻关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因自己兴建宫室苑囿而加重百姓负担，侵占农民耕地。扬雄很赞赏这样的帝王。但历史上偏偏又有一些逞志纵欲的国君，如齐宣王，尤其是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尚泰奢丽夸诩。”扬雄恐怕汉成帝摈弃尧舜不学而效尤武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以上见《羽猎赋·序》）又如扬雄得知：“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捕熊黑、豪猪、虎豹、玃玃、狐

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阨，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扬雄从射熊馆回来，即“上《长杨赋》……以风”（《长杨赋·序》）。在赋里，扬雄也确是这样写的，如在《羽猎赋》里，他让汉成帝“奢云梦，侈孟诸。非章华，是灵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成帝翻然改悔，不再追求游猎地方的广大，从游队伍的壮盛。成帝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不过是扬雄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扬雄这样写，人们不正可以由此看出作者的用意和作品的倾向性吗！

张衡写《二京赋》的动机也表现得很清楚：“永元（汉和帝年号）中，（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后汉书·张衡传》）这里只说“自王侯以下”而不涉及皇帝本人，是一种曲笔，其实最大的“逾侈”是皇帝本人，而赋也正是这样写的。

那么汉赋讽谏帝王的奢华侈靡是不是无病呻吟的呢？不是的，赋这样写是有鲜明的强烈的针对性的。我们在前面说过，汉初的几个皇帝，承秦之敝，尚知节俭。但自武帝以后，情形就不大一样了：“至孝武

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鍤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三辅黄图·序》）我们翻开六朝人所编的《三辅黄图》，书中所载的三辅地区上下千余年间所建的宫室楼台亭阁，竟绝大部分出于汉武帝一人之手。“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满三十，出嫁之，……时有死出者，随补之。”武帝的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加上他的连年征战，终于把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疲惫不堪。

武帝以后的十几个汉王朝的皇帝又怎样呢？他们当然没有武帝那样有雄厚的财富供自己挥霍，也没有那样的胆量放手去花。但他们也绝不会像汉文帝那样约身束己。这从东汉中后期的政论家王符痛斥王公贵戚的浮侈，和西汉后期的成帝以及东汉中期的章帝、中后期的安帝的诏书揭露公卿贵近的奢华即可窥见一斑。王符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潜夫论·浮侈篇》）成帝诏书说：“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务广地宅，治园地，多畜奴婢，被服绮

穀，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章帝诏书说：“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后汉书·章帝记》）王公贵近奢华乃是最高统治者本人骄纵的结果，所以赋家们多抓住这个问题大作文章，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汉赋作家所反映的另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统治阶级的压制人才，摧残人才。这是剥削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和其短浅的眼光，决定它们不可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如果遇到所谓英明的君主，文人的境遇还会稍好一些；一旦遇到昏君当朝，奸邪弄权，情况就更加糟糕了。屈原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昏愤的楚怀王、楚襄王的统治下，像屈原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就只会落个被逐荒野与沉江自尽的下场。司马迁所说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同属这个问题。这些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家、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在生前都极不得意，都未曾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重用，甚至还遭到残酷的迫害。

汉代的情况也没有例外。如汉初的政治家、辞赋家贾谊，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文帝的博士，而且“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一个有作为的青年政治家眼看着就要高居要位，为世所用。但由于老臣们的坚决反对——“绦（绦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敖）、御史大夫冯敬之属尽害之。”（以上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听信了谗言，即贬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政治生命被扼杀了。他的《吊屈原赋》痛斥了社会的贤愚不分，是非莫辨。从字面上看，是为屈原鸣不平，实是针对现实以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愤。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辩说了几句，即遭到汉武帝的猜忌，并受到腐刑。这件事使他进一步看清了最高统治者的阴私和狠毒。在《悲士不遇赋》里，他一开始就喊着：“悲夫，士生之不辰！”这句话包含了作者的无限感慨和愤怒，这对那个所谓“汉武盛世”，真是莫大的讽刺。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佞陷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媼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

立致咎殃。……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邪正不分，是非颠倒的现象，正是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祸国的真实写照。作者愤慨的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事后证明，作者是忠实地实践自己的诺言的，“十辟公府并不就”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汉赋中思想性战斗性最强的一篇小赋。

在文人学士中，赋家们还要受到另外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即因写赋而受到轻视，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如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倡优自古以来就受到歧视、鄙视、轻视，在先秦许多典籍里倡优与奸臣就被视为同类。如《管子·立正九败解第六十五》说：“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倡优、侏儒起而议事矣！是驱国而捐之也。”作者就把倡优、侏儒与奸人放在一起，以为国家有忧患，就会出现倡优、侏儒参与国事，把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所以枚皋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后悔。

司马相如曾因《子虚赋》而受到汉武帝的垂爱，被召至武帝身边，他也曾为迎合武帝的口味而大写赋篇，《天子游猎赋》、《大人赋》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但他却始终不满自己的赋家身份，他写

赋不过是想作为进身之阶罢了。可是汉武帝并不想改变他的身份。司马相如除了出使西南夷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活动外，其余时间多是在默默无闻郁郁寡欢的情况下度过的。鲁迅先生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就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地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司马相如可悲的结局，正说明赋家的可悲的地位。司马相如虽然没有借赋来抒写自己的失意，但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他的终身不得志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扬雄为什么一再宣称自己不愿再写赋。“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雄以为赋者……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是以扬子悔之”，等等，这里有因赋欲讽反劝的原因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应当是他不满赋家身份地位。因为如果是前一个原因，主动权掌握在作

者自己手里，作者完全可以把赋的思想性讽谏性大大提高一步，从而避开人们可能引起的误解。扬雄的作为实际上与司马相如一样，是用行动来说明他对赋家身份的不满，用自己的历史来说明自己的不得志。

五

下面我们要专门探讨一下汉赋的讽谏问题，也就是人们所痛斥的“劝百风一”、“劝而不止”、“没讽谏之义”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所以最迟从西汉宣帝起——也就是汉大赋刚问世不久——它就因讽谏淡薄而受到批评。随后的扬雄对此就更加不满了：“（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与使人不能加也，既适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因赋篇讽谏气氛不强，起不到讽谏作用而表示决心不再写赋。《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扬

雄因赋的讽谏特性丧失而对自己写赋的行为感到反悔。梁朝大文艺理论家刘勰也批评汉赋忽视讽谏。清人程廷祚甚至把汉赋忽视讽谏视为其失败的关键。他说：“且骚之近于诗者，能具惻隐，含讽谕，……至于赋家，则专于侈丽闳衍之词，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旨，此其所短也。”（《青溪集·骚赋论》下）程氏以为赋之所以不如骚，就是因为它丧失了讽谏。

汉赋讽谏性不强这是事实。但如以为汉赋放弃讽谏，丧失讽谏，那也言过其实。我们前面所说的汉赋反对帝王的骄奢淫逸，就足以反驳这一点。

那么汉赋为什么会产生讽谏性不强或有点忽视讽谏的倾向性呢？我们以为有下列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与赋家的身份有关。我们前面说过，赋家身份类似倡优，帝王这样看待他们，人们这样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在当时，赋家就是供帝王消遣娱乐的工具。这一点与倡优谏事方式的一致性——所谓欲讽反劝、欲抑反扬——也如扬雄所说的“推而隆之”——得到证明。如扬雄看到甘泉宫太华丽了，可是又不敢直接批评，怎么办呢？他干脆采取：“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所

能为，党鬼神可也。’”也即拿甘泉宫与天堂比，认为只有借鬼神的力量才能建造起来，以此感悟帝王。这里的“推而隆之”，就是拼命地说吹捧赞扬的话，但骨子里却是在讽刺、反对。扬雄的《甘泉赋》正是按这种表达方式来写的。

倡优也正是运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爱憎。如楚庄王有匹爱马，宠得要命，后马肥死了，庄王就打算按大夫礼安葬，并威胁说，谁谏就杀谁。优孟听了这话，就“仰天大哭”。王问其故，他说：“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从人君礼葬之。”“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楚王听出优孟的话意，随即纠正自己的错误。

汉赋作家的讽谏方式既与倡优的讽谏方式相类似，也即赋家只能把自己的思想——他们想谏止的事——埋在诙谐谈笑之中，埋在隐语之中，而不可能像骨鲠之臣那样对帝王的过失采取正言厉色的直谏。汉大赋讽谏气氛淡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赋家自己的身份所决定的。司马迁说过：“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已看到了赋家作品思想性弱化的趋向。史学家的眼光的确是敏锐的。

其次，是与文学艺术的特征和作用有关。大家都知道，文学艺术与哲学反映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用具体的形象来显示，后者则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来论证。这也就是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正是基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文学艺术的发展史的深刻理解和掌握，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给明娜·考茨基的信》）又说：“作者的观念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给马尔加丽塔·哈纳斯的信》）拿恩格斯的这些话来衡量汉赋，我以为汉赋创作的基本倾向大体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它的观点的确是非常隐蔽的，它的倾向性的确是从整个描写、整个画面中流露出来的。当然，作为两千年前的赋家，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自觉地加以实行，在实行中也不可能很完美。但我们应当肯定，汉赋讽谏中的这种倾向性，应是文学艺术特征的一种流露。赋家们这样写，应该说，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过去，我们对文学艺术的作用，似乎理解得过于狭隘，我们十分强调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其实正当的娱乐作用，乃是人类之所必需，是有益于社会有益

于人生的，人们在紧张的劳动、工作、战斗之余，是极希望通过文学艺术来驱散疲劳、恢复精力的。如果我们能承认这一点，我们对汉赋思想性不强，讽谏味道不浓，就不会感到过于不快。尤其是从百花齐放的角度出发，更应该给汉赋这种倾向性文学以一席之地。——其实不管你是否承认，几千年来就已有一部分赋在起着娱乐作用。如前面所说的，帝王把赋家当“言语侍从之臣”，当“弄臣”，就因为他们创作出专供帝王消遣娱乐的作品，至于《汉书·扬雄传》所说的：“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武帝不仅拿《大人赋》来消遣，而且想成仙，这个责任应当主要由武帝自己来负责。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汉赋不重视讽谏，陷入所谓“劝百风一”、“没讽谏之义”的境地，是与其重视发展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性、也即发展文学艺术自身的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情况新问题。它预示着文学艺术不甘心继续充当儒经的附庸，它要求充分发展自身的特点，使文学艺术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换句话说，这是文学艺术觉醒的表现，是文学艺术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

我们知道，在两汉，一方面是文学艺术还与史学、哲学、政论文混在一起，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从《诗经》被认为是“经”书，与《书》、《礼》、《易》、《春秋》混在一起，合称《五经》即可见出；从汉人解经，把《诗经》视为代圣人立言即可见出；从《史记》、《汉书》未立《文苑传》，南朝宋人范曄写《后汉书》始立《文苑传》也可可见出。另一方面，从汉武帝开始，《五经》的地位极高，成为朝廷大政的指南，成为人们一切行动的准则；写辞作赋也不例外，也当以《五经》为准绳，如扬雄说：“舍舟航而济乎渚者，末也；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也。”（《法言·吾子》）又说：“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扬雄这里所说的“道”，当指人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当然也就是儒家之道。扬雄以为，人们的思想修养，人们的言论行动，人们的著书立说——当然也包括写辞作赋，都应以儒经为依据，一旦脱离了儒经教训，就要走入歧途。而在扬雄看来，汉赋正是不经的东西。“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诗人之赋，是指按《诗经》要求写的赋，很好但很少；而辞人（也就是汉赋作者们）的赋，在扬雄的心目中，却是比比皆是的。所以他说：

“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同上）也因此，他对自己本来热衷于写赋深感后“悔”，才痛下决心“辍不复为”！

但也正由于汉赋背离了儒经的规矩，不按经典的要求进行创作，不是如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而是写得非常华丽、美妙，“竞为侈丽闳衍之词”。也就如鲁迅一再称赞司马相如赋所说的富有文采等等，这才显示了汉赋已开始脱离了经典的轨迹，跳出了历史性散文、政论性散文和哲理性散文的界限，显现出自己的艺术特点来。在尚未正式形成的文学艺术领域里率先举起义旗，宣告独立，从而为以后各种文学体裁的诞生发展扫清了道路。为文学艺术从儒经羁绊下解放出来，在意识形态里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它的功德是无量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这里，如果我们联系到鲁迅赞赏曹丕的“诗赋欲丽”和诗赋不必寓讽谏的主张，我们就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鲁迅敏锐的指出：“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里，鲁迅把反对寓“教训”“训勉”——也即反对

寓讽谏——与文学的“自觉时代”联系在一起，把“为艺术而艺术”与文学的“自觉时代”联系在一起，可以见出，在鲁迅的心目中，反对讽谏，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这里说的是曹丕时代，也是汉末建安中，而汉赋的鼎盛时期——西汉的中后期与东汉的前中期文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双方可能还有差距，如汉赋的作家不是反对讽谏，而只是不重视或忽视讽谏，弱化讽谏；汉赋的作家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只是追求华丽，讲究文彩，所以还够不上曹魏时代文学的自觉水平，但汉赋作家与以曹丕为代表的建安作家思想是相通的，他们都在讲究文学艺术的特点，为文学艺术摆脱经学的束缚，为文学的独立而贡献力量。尤其是，汉赋作家首先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赋作——里宣告独立，为曹魏时代整个文学的“自觉”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劳，其意义，不管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六

和上一问题相联系的是，汉赋把文学艺术的特征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它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对这个问题，自古至今几乎一直为人们所误解，其集中表现就是对“虚辞滥说”的批判。如班固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在这里，可以看出，包括班固本人在内，对“虚辞滥说”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区别只在于：扬雄以为“虚辞滥说”使赋起不到良好的作用，班固则以为赋虽有过多的“虚辞滥说”，但它主旨还是引导人们注意节俭，与《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不同。扬雄对赋所作的这样的批评，我们在《汉书·扬雄传》还可以找到印证，传说：“（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这里的“推类而言”至“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句，和所列举的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说的就是赋的铺陈、华丽，尤其是赋的“虚辞滥说”问题。在扬雄看来，“虚辞滥说”的赋，不仅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相反的，还可能起到坏作用，《大人赋》即是其例。

东汉政论家王符对此也极为反感，他说：“今赋颂之徒，……竟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戇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也。”（潜夫论·务本篇）这里的“诬罔无然之事”，也就是“虚辞滥说”的意思。王符以为辞赋家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引起世人的注意，其后果是养成了年轻一代的不诚实。

但是，我们从上文扬雄批评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可以看出，扬雄所反对的“虚辞滥说”，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因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极似屈原的《离骚》、《远游》，它描写“大人”不满“中州”地盘的狭小，便驾应龙，乘虚无，漫游天外。他还能驱使羡门、祝融等神仙为自己效劳。这不正是一篇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吗？

王充在批评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后接着批评扬雄说：“孝成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即《甘泉赋》），妙称神怪，若曰此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论衡·谴告》）王充这里所批评的是，扬雄的《甘泉赋》极写甘泉宫殿的高耸广大，它高看不到顶，大望不到边，日月星辰从屋檐下经过，雷电在墙根处滚动，鬼神还

没有爬到顶端，就纷纷跌下来，简直可与神仙所居的“紫宫”相比，“此非人力之所为，党（倘）鬼神可也。”人力是建不起如此壮观的宫殿的，只有依靠鬼神的力量或许可以建成。这不正同样说明，《甘泉赋》通过极度的夸张来表现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吗？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扬雄早期写赋是效法司马相如的，正如《汉书》本传所说的：“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文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所以他受到王充的批评。后来，扬雄以为这样写的赋问题很多，起不到劝诫作用，因而“悔之”，“辍不复为”，这个时候，他就回过头来批评他的老师——同乡老前辈——司马相如，所以才出现上文他既批评别人，而自己也挨批评的怪现象。

我们从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同样可以看出，汉赋的“虚辞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构夸张的问题——也即浪漫主义问题。《夸饰篇》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鹓鹓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刘勰这里所批评的无非是汉四大赋家赋作中出现了一些极度夸张的

事例，或写了一些无法检验的神物。而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用虚构夸张四字来囊括，这不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吗？但刘勰对此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联系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里对屈原《离骚》、《天问》的非难（所谓“诡异之辞”、“谲怪之谈”），我们对刘勰非议汉赋也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为何两汉前后人们对虚构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都要大加反对呢？关键就在于文学艺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还处在儒家经典附庸的地位。对一切艺术创作，人们都要用经书的标准去衡量。《诗经》虽有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人们都把它们解释为比兴。“比者，比方于物也。”（郑玄《周礼》大师条注）“兴，引譬连类。”（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也即只认为是一般的表现方法问题，是史传等经书中也时有出现的，而不懂得是属于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诗经》是采用“‘金锡’（《卫风·淇奥》）以喻明德，‘珪璋’（《大雅·卷阿》）以譬秀民，‘螟蛉’（《小雅·小苑》）以类教诲，‘蜩蟪’（《大雅·荡》）以写号呼，‘漈衣’（《邶风·柏舟》）以拟心忧，‘席卷’（《邶风·柏舟》）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曹风·蜉

螭》)，‘两骖如舞’（《郑风·大叔于田》），若斯之类，皆比类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同样明白无误地表明，南朝文论家刘勰仍停留在寻章摘句上，认为诗中以某句喻某事的这类表现手法问题，这在经书中也是多有的，而看不到这是文艺作品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对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也作如此理解，更清楚无误地暴露对文艺作品的不理解，当然是东汉的王充。它在《论衡》里驳斥日浴汤谷，出于扶桑：“日，火也；汤谷，水也。水火相贼，则十日浴于汤谷，当灭败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处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汤谷而光不灭，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故知十日非真日也。”批驳日中有鸟，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火也，……火中无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烂而死焉，乌安得立？夫月者，水也，……兔与蟾蜍，久在水中，无不死者。”（以上见《说日篇》）在王充心目中，根本没有神话传说这种文艺样式的概念，也不允许有虚构夸张的文艺作品的存在。这也就难怪，到西晋，左思在写作《三都赋》时，要迫不及待地吧汉四大赋家的虚构夸张狠批一通，并明确表示，他写《三都赋》是百分之百地根据实有其事来写的：“其山川

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依傍）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因为他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只有讲实有其事，人们才相信。最后他还拿两种非文艺作品的儒家经典来作证：“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可见，在左思脑子里，的确没有文学艺术这一学科门类，的确不允许有虚构夸张的诗文存在。

本来，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我国，在秦以前就有大量的诗文出现。但文艺理论的产生，总要比文艺创作晚得多。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文艺理论是文艺创作经验的总结。

然而文学艺术之所以迟迟不能独立出来则又与儒家思想对它的束缚有关，如儒家的经典《尚书·毕命》，就有“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孔子虽然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但他基本上是不信鬼神的：“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孔子以为自己的言行已合于神明，不必再祷了。这是委婉地劝阻子路为他祈祷。“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就是不讲怪异、勇力、

叛乱、鬼神。不仅如此，孔子从文章的经世致用出发，还反对冥思幻想，反对过分的华饰，提出“辞达而已矣”！提出“思无邪”。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这种思想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它势必严重地影响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把儒家《五经》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的一切言行，包括各种著述在内，都要以《五经》为准绳。如扬雄后期写的《法言·寡见篇》就说：“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在作者的心目中，《五经》可以把所有的著述都包括进去，而所有的著述又都必须以《五经》为准绳。他绝不允许任何文体超出《五经》的范围。正如扬雄自己所表示的：“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书言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书恶淫辞之湫法度也！”（《法言·吾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学艺术怎能得到发展呢？扬雄后期狠批辞赋，自己决心“辍不复为”，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王充公开宣称，他写《论衡》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反对“虚妄”：“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对作篇》）他反对汉代讖纬之书的胡编瞎造，自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他

把文学艺术的夸张虚构也看成“虚妄”而加以反对，他不仅反对一切神话传说作品，而且把当时已被视为经典的《诗经》、《易经》、《尚书》中的一些夸张笔触，也加以反对，如《诗经·云汉》的“靡有子遗”，《易·丰》的“阒其无人”，《书·西伯戡黎》的“今我民罔弗欲丧”中的“靡”、“无”、“罔”，他都认为说得言过其实。就这方面说，他的思想真是比儒经还要纯粹，还要保守得多。以这种思想律文，哪里有文学艺术存在的余地？

总而言之，汉赋中“虚辞滥说”之所以受到非议，与文学艺术未获独立地位，与儒家保守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七

汉赋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其文辞上的华丽和铺陈。这一点也往往为人们——从两汉一直到今天——所訾议。如《史记·叙传》就批评司马相如赋“靡丽多夸”。《汉书·叙传》也批评相如赋“寓言淫丽”、“文艳用寡”。扬雄也批评汉赋“极丽靡之辞”。他们都认为汉赋写得过分华丽，以致淹没了其

思想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里也基本上接受这些观点，他说：“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意思是汉赋作家舍本求末，也即写得太华丽了，而又不大注意内容，这就有如花开得太多，压断了树枝；身体太胖了，损害了骨骼。有人以为刘勰这里只是批评汉赋群体中的末流作家，不包括司马相如等十家“辞赋之英杰”，其实不然，因为刘勰紧接着就说：“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扬雄的“追悔”是指他早期学习司马相如写赋，把赋写得“弘丽温雅”，“沈博绝丽”，这里已明显把司马相如也牵进去了。更有甚者，扬雄还直接讥刺司马相如的赋，讥刺他之前的赋家（见《汉书·扬雄传》），所以刘勰在这里既然同意扬雄所悔所诮，当然也就等于说他的批评是把司马相如等也包括进去的。这点从《文心雕龙·情采》篇还可得到印证。《情采》篇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对所有赋家的文彩的确是不大满意的。清人魏谦升，也完全沿袭刘勰的看法，他说汉赋是：“妖歌曼舞，终嫌不肃；繁华损枝，贻诮雾縠！”（《赋品·丽则》）

但上述指责也是不足取的。其一，是他们都忽视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基本上都是站在汉儒的立场，拿《五经》来作为衡量一切文字的标准，如扬雄在《法言·吾子》篇说：“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渥法度也。”扬雄这里所说的“书”，当然指包括辞赋在内的所有一切形诸文字的书籍；扬雄这里所说的“淫辞”主要是指辞赋，因为他说过：“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这里所说的“法度”，其实也就是儒家《五经》的同义词，因为扬雄说过：“不合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剡崦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如果我们遵从类似扬雄等人的意见，接受他们对汉赋文采的批评，用儒经作为衡文的标准，那无异同意他们取消文学艺术。

其实，文艺作品讲究文采，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文艺作品正是凭借她的艺术文采等特点，才使她与史论等其他文体区别开来，这也正是她的力量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这种认识，魏杰出文论家曹丕第一次明确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对各种不同文体提出不同要求，而对诗

赋主张写得华丽。对曹丕这种观点，鲁迅是十分赞赏的，他充分肯定了曹丕在自己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创作艺术实践。他说：“曹丕做的诗赋很好，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甚至直接称赞历来往往被指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的代表赋家司马相如。他说：“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在《文学史纲要》里，他更称颂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抒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在这里，如果联系到两汉文学艺术尚未从史论经典中独立出来，我们就会更加珍视汉赋注重文采的历史意义。汉赋注重文采意味着她对儒家经典的背叛，宣告了文学艺术自立门户的开始，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对汉赋的铺陈，人们也多有非议。的确，汉赋在铺陈手法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人们常指摘的，汉赋模山范水，字必鱼贯，铺陈堆砌，殆同书钞。但如以此来论定汉赋铺陈的功过，那就未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汉赋的铺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刘勰说：“赋者，铺也。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这也就是说，赋通过铺陈文采，来描绘

事物，抒发情志。所谓“极声貌以穷文”……极力描绘客观事物的声音容貌，以穷尽辞藻运用的能事；所谓“品物毕图”……把事物的情貌通通描绘出来；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描绘客观事物的声貌，就像雕刻绘画那样惟妙惟肖。汉赋在铺陈文采，描绘客观世界，的确是先秦诗文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当有两点：

其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给文学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源泉，也提出了新的创作要求。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求有一种崭新的文体，能把眼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世界描绘出来。因而以铺陈无方描绘精细见长的汉赋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正如刘熙载所说的：“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艺概·赋概》）

其二，文学艺术的进步。我们知道，先秦极强调“诗言志”（《书·尧典》）、“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教篇》）、“诗以道志”（《庄子·天下篇》）。事实也确如此，先秦诗歌多是作者用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对客观世界描绘得较少。这也大体上符合人们思维的规律和文学艺术发展的进程。如鲁迅所说的

最早诗歌“杭育杭育派”，就纯属劳动者为减轻自己肩上的重压而发出的咏叹。《诗经》里的诗歌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基本上还属短制的抒情诗，诗中很少有铺陈的笔墨。《楚辞》比起《诗经》又有所进步，不仅篇幅加长，而且更能够借周围事物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但她还是很少对客观事物作直接的正面的描绘。只有汉赋，才把自己的注意力由诗人内心转向外界空间，使自己的视野无限地扩大，题材也无限地增多，内容无限地丰富。汉赋这种笔法，应该说是文学艺术表现力的跃进，是文学艺术进步的表现。其后，汉赋的铺陈笔法又为诗词所吸收，即所谓“以赋入诗”，“以赋入词”等等，这对诗词的发展无疑起到良好的作用。

龚克昌

2002. 11. 9

目 录

(前汉部分)

陆 贾	(1)
孟春赋	(3)
贾 谊	(4)
吊屈原赋	(5)
鹏鸟赋	(10)
旱云赋	(17)
惜誓	(22)
箴赋	(27)
枚 乘	(29)
七发	(31)
梁王菟园赋	(52)
临霸池远诀赋	(61)
笙赋	(62)
柳赋	(63)
邹 阳	(66)
酒赋	(67)

几赋	(73)
公孙乘	(76)
月赋	(77)
路乔如	(79)
鹤赋	(80)
公孙诡	(84)
文鹿赋	(85)
羊胜	(87)
屏风赋	(88)
刘安	(90)
屏风赋	(91)
薰笼赋	(94)
淮南小山	(95)
招隐士	(96)
孔臧	(101)
谏格虎赋	(103)
杨柳赋	(110)
鸚赋	(114)
蓼虫赋	(118)
司马相如	(121)
天子游猎赋	(123)
哀二世赋	(166)
大人赋	(170)
长门赋	(187)
美人赋	(197)

黎赋	(204)
鱼菹赋	(205)
梓桐山赋	(206)
董仲舒	(207)
士不遇赋	(209)
刘胜	(218)
文木赋	(219)
刘彻	(224)
李夫人赋	(225)
秋风辞	(231)
东方朔	(234)
答客难	(236)
司马迁	(246)
悲士不遇赋	(247)
王褒	(251)
洞箫赋	(252)
甘泉赋	(265)
刘向	(267)
请雨华山赋	(269)
雅琴赋	(271)
芳松枕赋	(273)
麒麟角杖赋	(274)
合赋	(275)
行过江上弋雁赋	(276)
行弋赋	(276)

目 录

弋雌得雄赋	(276)
扬雄	(277)
蜀都赋	(279)
甘泉赋	(302)
河东赋	(323)
羽猎赋	(330)
长杨赋	(354)
太玄赋	(366)
逐贫赋	(372)
解嘲	(377)
解难	(394)
反离骚	(400)
酒赋	(412)
覈灵赋	(414)
刘歆	(417)
遂初赋	(419)
甘泉宫赋	(434)
灯赋	(439)
冯商	(441)
灯赋	(442)
班婕妤	(443)
捣素赋	(444)
自悼赋	(454)
附：无名氏	
神鸟赋（傅）	(461)

陆 贾

陆贾，生卒年不详。楚人。汉初的政治家、辞赋家。他随高祖定天下。有辩才。高祖派他出使南越，南越王尉无礼又无知，不把高祖、汉王朝大臣、使臣放在眼里，陆贾晓以利害：“（汉）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尉才开始收敛，向汉称臣。汉高祖厌恶《诗》、《书》，以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是打出来的。陆贾开导他，说你可以马上得天下，还可能马上治天下吗？他以历史为鉴，告诉高祖，治天下要“文武并用”。高祖让他总结自己之所以得天下和秦之所以失天下的教训，他写出《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高祖死后，吕后擅权，陆贾为陈平画策，铲除诸吕。文帝即位后，他以太中大夫身份再度出使南越。“令尉佗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归以

寿终。《汉书·艺文志》称他有赋四篇，今已佚。《孟春赋》仅存篇目。传在《史记》、《汉书》中。

孟 春 赋

陆 贾

说明：

此赋仅存目，《文心雕龙·才略》称：“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或疑为“进《新语》”之误）。”

贾 谊

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汉初著名的政论家和赋家。贾谊十八岁时，即“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同）。二十出头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由于他博学多才，“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因而一年中，被破格升为太中大夫。当时“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益得文帝的爱重，拟把他提拔到“公卿”的位置上来。贾谊提升得太快了，他的改革也推行得太快了，他的言行引起了老臣的妒恨，他们一起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听信谗言，贬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改迁为梁怀王太傅。贾谊的才能抱负得不到施展，郁郁寡欢，随后死去，死时才三十三岁。《史记》、《汉书》有传，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吊屈原赋

賈 誼

恭承嘉惠兮^①，俟罪长沙^②。侧闻屈原兮^③，自沉汨罗^④。造託湘流兮^⑤，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⑥，乃陨厥身^⑦。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⑧，鸱枭翱翔^⑨。阍茸尊显兮^⑩，谗谀得志^⑪；贤圣逆曳兮^⑫，方正倒植^⑬。世谓随夷为溷兮^⑭，谓跖跖为廉^⑮；莫邪为钝兮^⑯，铅刀为铦^⑰。吁嗟默默^⑱，生之无故兮^⑲；斡弃周鼎^⑳，宝康瓠兮^㉑。腾驾罢牛^㉒，骖蹇驴兮^㉓；骥垂两耳，服盐车兮^㉔；章甫荐履^㉕，渐不可久兮^㉖；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㉗。

讯曰^㉘：已矣^㉙！国其莫我知兮^㉚，独壹郁其谁语^㉛？凤飘飘其高逝兮^㉜，固自引而远去^㉝。袭九渊之神龙兮^㉞，沔深潜以自珍^㉟；偃蜩螾以隐处兮^㊱，

夫岂从虾与蛭螾^{③⑦}？所贵圣人之神德兮^{③⑧}，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③⑨}，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④①}，亦夫子之故也^{④②}。历九州而相其君兮^{④③}，何必怀此都也^{④④}？凤凰翔九千仞兮^{④⑤}，览德辉而下之^{④⑥}。见细德之险征兮^{④⑦}，遥曾击而去之^{④⑧}。彼寻常之汙渎兮^{④⑨}，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⑤①}！横江湖之鱣鲸兮^{⑤②}，固将制于蝼蚁^{⑤③}。

说明：

《汉书·贾谊传》说：“谊既以適（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自谕”云云，就是借描述屈原来表现作者自己，表面上是揭露屈原生活时代社会的黑暗，为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实则在抒发个人的情怀，倾吐个人的心曲，为自己遭谗受谤、为自己的才能不能为世所用而悲伤、怨恨，而愤愤不平。赋中写了瑞鸟与恶禽，宝物与贱货，骐驎与劣马，圣贤方正君子与卑微贪残小人，指出他（它、牠）们之间的贵贱优劣、贤良不屑全被弄颠倒了。作者尽情列举，反复吟咏，可见作者感触之深，愤激之烈。

此赋当作于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贾谊初谪长沙时。赋载《史记》、《汉书》贾谊本传，《文选》卷六〇，《艺文类聚》卷四〇。

注释：

①承：接受。嘉惠：好的恩惠。实指被贬长沙。

②俟罪：待罪，表示对自己的任职惴惴不安，惟恐力薄才疏而渎职犯罪。这是客套话。长沙：汉初封吴芮为长沙王，其国在今湖南东部。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太傅，官名，春秋时晋国置，为辅国君之官，后各国多沿置。西汉宫官有太子太傅，诸侯国也置太傅，无实权。

③侧闻：就是侧耳而闻，是谦虚的话。《列子·天瑞》：“夫子尝语伯昏瞀人，吾侧闻之。”

④汨罗：水名，湘江支流，在今湖南省东北部。

⑤造：到。托：寄托。

⑥遭世罔极：就是遇到是非不分的统治者。罔，无。极，准则。

⑦陨：通“殒”，就是死亡。厥：其，指屈原。

⑧伏窜：隐伏逃窜。

⑨鸱枭：即鸱鸺，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代以为恶鸟，常用以比喻小人，与上句以鸾凤喻君子正相反。

⑩阘茸（tà róng）：喻鄙陋无能的人。

⑪谗谀：指惯于诋毁和谄媚的人。

⑫逆曳：倒着拖拉。

⑬方正：指品性刚毅正直的人。

⑭随夷：卞随和伯夷。相传商汤曾想把天下让给卞随，随认为这是把他当贪婪之人，于是投水而死。相传伯夷与其弟叔齐互让君位而

出奔，又反对周武王伐纣，不食周粟而死。溷（hùn 混）：混浊。

⑮跖（zhí）：传说是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被诬为“盗”。跖：庄跖，战国时楚人，也被诬为“大盗”。

⑯莫邪（yé）：古代名剑，相传是名匠莫邪所铸，故名。

⑰铅刀：用铅铸的刀，刀刃柔软，不能割物。铦：锋利。

⑱吁嗟：叹息声。默默：不得志、默默无闻的意思。

⑲生：先生的简称，指屈原。无故：指屈原无端遭到横祸。故：原因。或以为故通“辜”，亦通。

⑳斡（wò）弃：旋转抛弃。周鼎：周朝的传国宝鼎。

㉑宝：作动词用，以为宝。康瓠：大葫芦。康，大。或以为康通“漭”，空虚的意思，亦通。

㉒腾：乘。罢：通“疲”。

㉓骖（cān）：古代驾在车前两旁的马。蹇：跛足。

㉔服：驾。盐车：拉盐的车。《战国策·楚策》：“服盐车而上太行。”

㉕章甫：殷代冠名。就是缁布冠，成人戴的礼帽。荐：垫。这句是说用帽子垫鞋，喻是非贵贱颠倒。

㉖渐：逐渐，浸渍侵蚀的意思。指以帽垫鞋，很快就要损坏。

㉗离：通“罹”，遭遇。咎：罪。

㉘讯：告。相当于《楚辞》中的乱辞，就是本文讲完又重宣其意。

㉙已矣：算了吧！

㉚国：国人，指统治者。其：助词。莫我知：即莫知我，不知我。

㉛壹郁：即抑郁。

㉜漂漂：同“飘飘”，高飞的样子。

㉝引：避开。

㉞袭：因袭，这里有仿效的意思。九渊：九重下的深渊，喻其极

深。

⑳沕（mì 密）：潜藏的样子。

㉑偃（miǎn 免）：背。𩺰（xiāo 杲）：鳄鱼一类的动物。𩺰与𩺰都是吃鱼的动物。

㉒蛭（zhì 至）：水蛭，俗称蚂蟥。𧈧：同“蚓”，即蚯蚓。

㉓神德：崇高非常的德行。

㉔系、羈：都是捆缚的意思。

㉕般：通“斑”，当乱讲。尤：罪过。

㉖夫子：这是对屈原的尊称。这句是说屈原吃了那么些苦头，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像凤龙翱翔深藏的缘故。

㉗九州：中国古分九州。相：辅助。

㉘此都：指楚国郢都。实指楚国。

㉙仞：古七尺或八尺为一仞。千仞，喻其高。

㉚德辉：品德的光辉。

㉛细德：鄙微的德行，指细人，小人。险征：危险的征候。

㉜遥：远。曾：高举的样子。击：搏击。这句是说高飞远逝。

㉝寻：古八尺为寻。常：古十六尺为常。汙：池子。渌：小水沟。

㉞吞舟之巨鱼：形容鱼极大，可以吞船。

㉟鱣（zhān 沾）：即鲟鱣，即江湖及近海海水中的一种无鳞大鱼。

㊱蝼蚁：蝼蛄和蚂蚁。喻细小的动物。

鵩鸟赋

贾 谊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①，止于坐隅^②。鵩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③，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④。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⑤，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⑥，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⑦，私怪其故^⑧。发书占之兮^⑨，谶言其度^⑩，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⑪。淹速之度兮^⑫，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⑬；口不能言，请对以臆^⑭。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⑮，或推而还^⑯。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螭^⑰。沕穆无穷兮^⑱，胡

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①⑨}；忧喜聚门兮^{②①}，吉凶同域^{②①}。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②②}；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②③}；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②④}。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②⑤}？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②⑥}？水激则旱兮^{②⑦}，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②⑧}，振荡相转^{②⑨}。云蒸雨降兮^{③①}，交错相纷^{③①}。大钧播物兮^{③②}，块圯无垠^{③③}。天不可预虑兮^{③④}，道不可预谋^{③⑤}；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③⑥}？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③⑦}；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③⑧}？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③⑨}！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④①}？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④①}？小智自私兮^{④②}，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④③}。贪夫殉财兮^{④④}，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④⑤}。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④⑥}；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④⑦}。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④⑧}；至人遗物兮^{④⑨}，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億^{⑤①}；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⑤①}。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⑤②}；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⑤③}。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⑤④}；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⑤⑤}。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⑤⑥}；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⑤⑦}。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⑤⑧}；德人无累^{⑤⑨}，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说明：

贾谊被放长沙，这对一个满腹经纶一心用世的二十几岁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心情肯定十分恶劣。这时，一只不祥之鸟又飞抵坐隅，这又是一个刺激。贾谊内心无法平静。他一定想的很多，但都无法自我解脱。他不能效屈原让哀怨悲愁愤懑永远缠身，那是一条送命的途径，他不能走，他年轻轻的，来日方长。但进又不能进，出路在哪里！他只好写此赋来“自广”。“自广”云云，即寻求一种口实，一个道理，来排除自己的内心愁闷，解开自己内心的郁结。这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实际上也是自我解嘲的手法。所以赋中所宣扬的道家那一套齐生死、等荣辱、顺天委命的虚无消极观点，不能看实，不可相信。贾谊随后被文帝召回京都，又“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也即整天为汉王朝出谋划策，整天在那里“痛哭”、“流涕”、“长太息”，整天想建功立业，显名于世，即可证明。

贾谊这种作赋自我安慰、自我宽解、自我解嘲，实是自欺欺人的手法，常为后世不得志的文人所仿效，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即属于这类作品。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也受其影响，他“读《服（同‘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此赋作于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因为赋首句即曰：“单阏之岁兮。”《史记·集解》徐广曰：“岁在卯曰单阏，文帝六年岁在丁卯。”赋载《史记》、《汉书》贾谊本传，《文选》卷一三，《艺文类聚》卷九二。

注释：

①鵩：楚人称鸱为鵩，也是猫头鹰一类的鸟。

②隅：角落。

③卑湿：低洼潮湿。

④自广：自我宽慰。

⑤单阏：太岁星在卯为单阏，这里是指汉文帝六年，这一年岁在丁卯。

⑥庚子：指四月的庚子那一天。日斜：太阳西斜。

⑦异物：怪异之物，指鵩鸟。后文异物指死，因为死人与活人不同，故曰。萃：停止。

⑧私：暗自。故：原因。

⑨发书：指打开占卜用的书。

⑩讖（chèn）：预言吉凶祸福的话。度：数，定数。

⑪灾：祸害。

⑫淹速：迟早。指命运的长短。淹：迟，滞留。

⑬奋翼：扑打翅膀。

⑭请对以臆：请以猜测之语作为回答。

⑮斡（wò）流：运转。迁：变化。

⑯推：推移。还：回。指回旋往复。

⑰形气：指有形体和无形体的物质。转续：转化接替。而：通“如”。蟪：通“蝉”。这两句是说，形与气的转化交替如蝉之蜕皮一样。

⑱沕（mì 密）穆：精微深远的样子。

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见老子《道德经》。倚：依托。伏：隐藏。

⑳聚门：聚集同一家门。

㉑同城：同在一个地方。域，境界，范围。

㉒吴：指春秋时吴国。夫差：春秋末吴国国君。越：指春秋时越国。栖：居住。会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这两句指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争战，以及其强弱兴衰变化。事见《国语·越语》及《史记》吴越史事。

㉓斯：即秦国丞相李斯。被：遭受。五刑：古代的五种刑罚，这里指李斯被腰斩。事见《史记·李斯列传》。

㉔傅说：殷代贤者。胥靡：古代称一种奴隶，因被缚强迫劳动。汉代还用以称一种轻刑。胥，相互。靡，系缚。武丁：殷高宗的名。此两句事见《尚书·商书》。

㉕纠缠（mò 墨）：指绳索相互纠缠在一起。纠，两股的绳。纆：三股的绳。

㉖说：解说。极：终极。

㉗激：冲激，压迫。旱：通“悍”，指水的汹涌，湍急。

㉘回薄：就是反复激荡。薄，逼。

㉙相转：相互转化。

㉚蒸：热气上升。

③①糾錯相紛：糾纏錯綜，紛紜複雜。

③②大鈞：指天，大自然。鈞是古代制陶器的轉輪，自然界的形成犹如鈞製造陶器。播物：運轉造物。

③③塊壘（yǎng yà 仰亞）：茫無邊際的樣子。垠：邊際。

③④慮：事前想到。

③⑤謀：事先計劃到。

③⑥遲速：即前文的“淹速”，指壽命的長短。時：期限。

③⑦工：巧匠。

③⑧合：聚集。消：滅。息：生長。常則：一定的規律。

③⑨未始：未嘗。極：終極，終點。

④①忽然：偶然。控：引持。抐（tuán）：捏搓。控抐，引申為愛惜生命。

④②異物：指死。患：憂慮。

④③小智：指目光短淺的人。

④④達人：知命通达的人。大觀：眼光遠大。可：適宜。

④⑤貪夫：貪圖錢財的人。殉財：為財而死。

④⑥夸者：追求權勢虛偽的人。品庶：眾庶，即眾人。每：貪。

④⑦怵迫：為利所誘迫。趨西東：東西奔跑。

④⑧大人：指道德高尚的人。不曲：不肯彎曲。指不肯屈志從俗。意變齊同：就是事物的千變萬化在大人看來都是一樣。意，同“億”。這是道家等生死、齊禍福的思想。

④⑨愚士：即蠢人。系俗：被世俗所牽累。窘：困迫。

④⑩至人：道德完善的人，亦即聖人。遺物：拋棄一切外物，也即清除一切雜念。

⑤①惑惑：思想十分迷亂。積億：堆積在心中。億，同“臆”。

⑤②真人：道家所稱的修真得道的人。恬漠：恬靜，淡漠。指自己

的内心不为外界事物所干扰。息：止，处。

⑤②释：放弃。遗：丢掉，忘却。超然：超脱于物外的样子。形容下文“自丧”，忘却自身。

⑤③寥廓：深广的样子。忽荒：就是恍惚，看不真切。翱翔：这里是形容真人自由自在逍遥自得的样子。

⑤④坻(chí)：水中的小洲。这两句是说随流行止，一任自然。

⑤⑤纵躯委命：放开自己身躯，听从命运安排。不私与己：不把身躯视为私有之物。

⑤⑥浮：寄托。休：休息。这两句出自《庄子·刻意》。

⑤⑦澹：恬静。泛：浮动。

⑤⑧故：缘故。自宝：自爱，自贵。养空而浮：养空性而心如浮舟。

⑤⑨德人：行道而有得于心的人，也即有德的人、道德高尚的人。《庄子·天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累：牵连，挂念。

旱 云 赋

贾 谊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①。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②。运清浊之湮洞兮，正重沓而并起^③。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④。屈卷轮而中天兮^⑤，象虎惊与龙骇。相抐据而俱兴兮，妄倚俚而时有^⑥。遂积聚而给沓兮，相纷薄而慷慨^⑦。若飞翔之从横兮，扬侯怒而澎湃^⑧。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碎破。或窈窕而四塞兮^⑨，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⑩。终风解而霰散兮，陵迟而堵溃^⑪。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⑫。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⑬。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愤^⑮。畎亩枯槁而失泽兮^⑯，壤石相聚而为

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耜耨而下泪^{①7}。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①8}。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①9}。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②0}。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②1}。时俗殊而不还兮^{②2}，恐功夫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②3}。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②4}。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②5}。忍兮嗇夫^{②6}，何寡德矣！既以生之，不与福矣^{②7}！来何暴也！去何躁也^{②8}！孳孳望之，其可悼也^{②9}！僚兮慄兮，以郁怫兮^{③0}。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③1}，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③2}！

说明：

此赋载《古文苑》卷三。赋描写了干旱的肆虐，禾苗的枯焦，农民的愁苦。作者对农民的不幸，表现了强烈的同情，并由此而盼天下雨，怨天不雨，更进而追究造成天旱的原因：“托咎于在位”，即旱灾是统治者造成的。可谓大胆直言，一针见血。

此赋的笔法亦极值得注意。赋描绘了白云的运动、积聚、飞腾、相搏，以及风吹云散，天空如洗，皓日当空；热浪腾起，河水断流，禾苗枯焦，农夫愁苦等等，写得绘声绘影，十分细致。像《旱云赋》

这样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腻的描绘，在先秦诗作中是不多见的，这说明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先秦诗作已开始转向以铺陈描写为特征的汉大赋。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进步。

据《史记》、《汉书》记载，文帝在位期间共发生三次大旱。此赋当为描写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那次大旱，那时他历经封建统治集团的排挤迫害，又备尝四年以上的谪居生活，对封建王朝的黑暗已有一定的认识，但他雄心未泯，仍想竭力加以救治。赋中表现的正是这种思想。

注释：

①昊天：指夏天。《尔雅·释天》：“夏为昊天。”精和：指阴阳协调，精纯和合。精，生成万物阴阳之气。正理：正常的法则。

②湔澹澹：形容云兴起动荡不定的样子。妄止：不停止。妄，无，不。云兴而不雨，所以云是妄兴空出。

③清浊：指云气浑浊纷乱。洪洞（hòng tóng 哄同）：也作洪洞，鸿洞，绵延，弥漫。重沓：重迭杂乱。

④隆崇：既大又高的样子。崔巍：高峻的样子。似：通“以”，作用解。与上文“妄止”相对。

⑤屈：卷曲，形容后文“卷轮”。中天：天空之中。

⑥拮据：结聚相依。妄：乱。倚俚：指云层相互依傍。

⑦给沓：《文选》卷二七谢朓《敬亭山诗》李善注作“合沓”，重叠的意思。纷薄：盛多而相迫。慷慨：指云气翻腾激荡。

⑧从横：即纵横。指云气恣肆飞奔。扬侯：传说中的波涛之神。澎湃：波涛相互冲击的声音。

⑨窈窕：深远的样子。四塞：布满充塞。

⑩不相得：指阴阳不协调。狼戾：如狼性般的贪婪横暴。

⑪终：既。这句应读为：终—风解—而—霰散。陵迟：山陵蹉毁。堵溃：土墙崩溃。这句写风停云散。

⑫争离、并逝：争相离散、消失。这句写黑云的散失。

⑬廓：空。荡荡：广大的样子。形容“廓”。涤：冲洗。炤炤：同“昭昭”，光明的样子。

⑭隆：盛。隆盛暑，即隆暑或盛暑。隆盛迭用，以加强语气。烂渭：渭水滚烫。

⑮汤风：热风。群生：众生，即百姓。闷满：烦忧。满，通“懣”。愁愤：忧愁昏乱。

⑯畎亩：田地。泽：雨露。

⑰垂拱：手下垂而拱。喻无事无为。耜：“鋤”的异体字。耨(nòu)：小手锄。

⑱疆畔：田边，田地。靡惠：不施恩惠。

⑲离：通“罹”，遭受。不遂：不能顺利成长。

⑳讫咎：归罪。在位：指统治者，当权派。

㉑唐虞：指唐尧虞舜。

㉒不还：不再出现。

㉓违节：背离法度。

㉔辟：聚。《史记·仓公传》：“则邪气辟矣。”《索隐》：辟，“犹聚也”。戾暴：横暴，强暴。

㉕剧：甚，极。何辜于天：即在哪里得罪于天。

㉖忍：残忍，狠心。啬夫：官名，周置，汉为卿官，职掌诉讼、

收税。

②⑦与：给予。

②⑧暴：凶猛。躁：急速。

②⑨孳孳：同“孜孜”，勤勉的意思。这里指殷切地盼望云布雨施。
悼：哀痛。

③⑩惊、慄：凄凉，寒冷。郁怫：心情不畅的样子。

③⑪终：竟。

③⑫白云何怨，奈何人兮：《古文苑》章樵注：“天实为之，人其奈何？”

辨析：

《古文苑》章樵注：“贾谊负超世之才，文帝将大用，乃为大臣绦、灌等所阻，卒弃不用，而世不被其泽，故托旱云以寓其意焉。”即贾谊把自己比作云，因客观环境的干扰，而无法成雨下降，以滋润万物。作为一种理解，也讲得通。又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引此赋为东方朔所作。题为《旱颂》，录十句。此说可疑，因《古文苑》录有全赋，计七十余句。《古文苑》为宋人得于传为唐人之藏书，来历不明，但唐初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已引用《旱云赋》之句，指出作者为贾谊，虞世南与欧阳询为同时代人。稍后几十年的大学者李善为《文选》作注，频频引用《旱云赋》的文句，皆以为此赋为贾谊所作。故宜断此赋为贾谊所作。

惜 誓

贾 谊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①。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霑濡^②。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③。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④。苍龙螭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骖^⑤。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⑥。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⑦。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⑧。涉丹水而驼骋兮，右大夏之遗风^⑨。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飚乎尚羊^⑩。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⑪。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⑫。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

乡^⑬。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⑭。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⑮。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偃回而不息^⑯。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⑰。或偷合而苟进兮^⑱，或隐居而深藏。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⑲。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⑳。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㉑。方世俗是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㉒。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㉓。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㉔。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㉕。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㉖。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非重躯以虑难兮^㉗，惜伤身之无功。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㉘。循四极而回周兮^㉙，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㉚，又何以异乎犬羊？

说明：

王逸解释《惜誓》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已信约而复背之。……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楚辞章句》）作者对楚国最高统治者不分是非，不辨贤愚，进行了委婉的讥刺和愤恨的抨击：“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

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梅伯（纣忠臣）数谏而至醢兮，来革（纣佞臣）顺志而用国。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这实际上也是借屈原之遭遇来抨击时事，来发泄自己的忧愤。

注释：

①忽忽：形容时间过得快。

②纡曲：弯曲。霑濡：沾湿。

③息：休息。沆瀣：北方夜半清和之气。充虚：即充饥。

④朱鸟：一种神鸟。太一：神名。象舆：即象车。

⑤螭蚪：屈曲行动的样子。骖、骝：古代驾车的马。两旁的叫骖，也叫骝。

⑥盖：指以日月之光作为车盖。玉女：神女。

⑦驰骛：奔走。杳冥：高远看不清的地方。昆仑：山名。墟：大丘。

⑧从容：举止行动。神明：神。

⑨丹水：传说中的水名，源昆仑。大夏：传说中的外国名。

⑩中国：国中，指楚国。尚羊：亦作倘佯，徜徉，逍遥自在地来回走动。

⑪少原之野：传说中仙人所居的地方。赤松：即赤松子。王乔：即王子乔。都是古代仙人。

⑫均：古代调节乐器的用具。清商：五音之一。《韩非子·十过》：“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或以为清商为歌曲。

⑬故乡：指楚国。

⑭后时：犹失时。寄处：寄居栖身。制：禁止。

⑮裁：裁制。

⑯冉冉：慢慢地渐进的样子。倥回：同“僮侗”，就是运转。

⑰枉：邪。矫：纠正。

⑱偷合：苟且迎合。苟进：苟欲进取。

⑲称：衡量轻重。量：计量多少的器具。这里作动词。权：秤锤。
概：平斛木。衡：平。

⑳苟容：苟且取悦于君。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

㉑纣：搓，捻。

㉒幽昏：昏暗不明。眩：迷惑。

㉓砾石：小石块。

㉔梅伯、来革：人名。据说都是暴君殷纣王的臣子。梅伯因忠谏被剁成肉酱，来革因佞谀位居通显。

㉕贼：杀害。

㉖比干、箕子：人名。据说都是纣王的忠臣。比干常冒死直谏，纣王怒而挖出他的心，说要验证圣人之心的七孔是怎么长的。箕子畏祸披发佯狂。

㉗重躯：重视自己的身躯、性命。虑难：忧虑灾难。

㉘大皇之野：大美之藪。皇，美。

㉙四极：四方极远的地方。四周：回转。

㉚使：假如。

辨析：

东汉王逸说：“《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楚辞章句》）正式提到了贾谊的名字。南宋洪兴祖说：“（贾谊）《吊屈原赋》云：

‘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系而羈兮，岂云异夫犬羊。……’与此语意颇同。”（《楚辞补注》）所说“与此语意颇同”，是指《惜誓》也有类似语句：“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洪氏的意思是《惜誓》与《吊屈原赋》有些语句相似，当同出一人之笔，也当为贾谊所作。明王夫之说得更肯定，他说：“今按贾谊渡湘水，为文吊屈原（指《吊屈原赋》），其词旨略与此（指《惜誓》）同，（贾）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指《惜誓》）为谊作审矣！”（《楚辞通释》）洪、王两人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在没有找到确凿的反证之前，我们应将《惜誓》划为贾谊所作。

策 赋^①

贾 谊

牧太平以深志^②，象巨兽之屈奇^③；妙彫文以刻镂^④，舒循尾之采垂^⑤；举其锯牙以左右相指^⑥，负大钟而欲飞^⑦。

妙彫文以刻镂兮，象巨兽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峨峨^⑧，负大钟而顾飞。美哉烂兮，亦天地之大式。

樱挛拳以螺蚪^⑨，负大钟而欲飞。

说明：

此赋系残篇。录自《全汉文·贾谊》。《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贾长沙集》亦有收录。内容稍有差异。现存辞句多有重复，可看出残篇拼凑之痕迹。此赋主

要是赞美筍簾的华美屈奇。其弦外之音当为颂扬能负重有志向的大人物。

注释：

①簾（jū 巨）：即虞，古代悬挂钟鼓磬的纵柱。

②牧：封建时代统治百姓叫牧。太平：喻盛世。深志：深远的心志。

③巨兽：大兽，指刻在纵柱上的鸟兽。屈奇：奇异。《周礼·春官·典庸器》：“帅其属，而设筍簾。”孙诒让《正义》：“筍簾之制：盖树二植木为柎，上刻鸟兽以为饰，是为虞。以横木为格，上刻龙蛇为饰，是为筍。筍之上，又有大版覆之，刻为锯齿，以白画之，是为业。”这是说明整个钟鼓架的结构，可参考。

④彫（diāo）：通雕。此句写两柱上的雕刻。

⑤此句写鸟兽下垂的尾巴。

⑥此句写左右两纵柱的巨兽张牙相向。

⑦此句主要形容两柱上雕刻鸟兽的体态情状。

⑧高角：指两柱上巨兽的角。峨峨：高貌。形容兽角。

⑨纆（liú 流）虬（qiú 球）：曲貌。虬同“虬”。这句是状巨兽张牙舞爪的形态。

枚 乘

枚乘（？—前140年），西汉早期的著名辞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文帝时为吴王濞郎中（管理车、骑、门户小官）。吴王濞谋反，枚乘上书劝阻，吴王不纳，枚乘即离开吴王改投梁孝王。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诸侯王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吴、楚七国即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枚乘又上书劝吴王罢兵，但吴王还是不纳，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七国乱平，枚乘因而知名，景帝召枚乘为弘农郡都尉。枚乘因做惯大诸侯国上宾，乐于与诸名士交游，不愿当郡吏，遂托病辞官，再奔梁孝王。当时，梁孝王门下聚集一大批赋家，但枚乘的辞赋写得最好。孝王死后，枚乘回故乡淮阴家居。

汉武帝刘彻当太子时，即闻枚乘名，及即位，枚乘已年老，便用安车蒲轮征召枚乘，不幸死于道中。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枚乘有赋九篇，但现在保存在《西京杂记》、《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里的，却只有《七发》、《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等三篇，余皆散失，而且后两篇的真伪尚有待今后确定。传在《汉书》卷五十一。

七 发

枚 乘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①，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②，亦少间乎^③？”太子曰：“惫！谨谢客^④。”客因称曰^⑤：“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⑥，太子方富于年^⑦，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⑧；邪气袭逆，中若结轳^⑨。纷屯澹淡^⑩，嘘唏烦醒^⑪。惕惕怵怵^⑫，卧不得瞑。虚中重听^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⑭，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⑮。久执不废，大命乃倾^⑯。太子岂有是乎^⑰？”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

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⑱。饮食则温淳甘醴，脰醲肥厚^⑲。衣裳则杂遝曼煖，燁烁热暑^⑳。虽有金石之

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⑲，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⑳。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蹙痿之机^㉑；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㉓；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㉔，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麻^㉕；越女侍前，齐姬奉后^㉖；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㉗。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㉘。所以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㉙，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㉚，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㉛，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㉜，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㉝。”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㉞，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㊱，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㊲，根扶疏以分离^㊳。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㊴。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㊵；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㊶。朝则鹖黄鸱鸢鸣焉^㊷；暮则羝雌迷鸟宿焉^㊸。独鹄晨号乎其下，鸱鸪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㊹，使琴挚斫斩以为琴^㊺，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

之钩以为隐^{④⑧}，九寡之珥以为约^{④⑨}。使师堂操《畅》，^{⑤⑩}伯子牙为之歌^{⑤⑪}。歌曰：麦秀薪兮雉朝飞^{⑤⑫}，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⑤⑬}。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⑤⑭}；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蜃蝼蚁闻之，挂喙而不能前^{⑤⑮}。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筍蒲^{⑥⑯}；肥狗之和，冒以山肤^{⑥⑰}。楚苗之食，安胡之饭^{⑥⑱}，抔之不解，一啜而散^{⑥⑲}。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⑥⑳}。熊蹯之臠^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⑥②}，鲜鲤之鲙^{⑥③}，秋黄之苏，白露之茹^{⑥④}；兰英之酒^{⑥⑤}，酌以淥口。山梁之餐^{⑥⑥}，豢豹之胎^{⑥⑦}。小饭大飮^{⑥⑧}，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钟岱之牡^{⑦⑨}，齿至之车^{⑦⑩}；前似飞鸟，后类距虚^{⑦⑪}。穉麦服处^{⑦⑫}，躁中烦外^{⑦⑬}；羈坚轡，附易路^{⑦⑭}。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⑦⑮}，秦缺、楼季为之右^{⑦⑯}。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⑦⑰}，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⑦⑱}。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⑧⑨}，南望荆山^{⑧⑩}，北望汝海，左江右湖^{⑧⑪}，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⑧⑫}，原

本山川，极命草木⁸³；比物属事，离辞连类⁸⁴。浮游览观⁸⁵，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⁸⁶，连廊四注；台城层构⁸⁷，纷纭玄绿；辇道邪交⁸⁸，黄池纡曲⁸⁹。溷章白鹭，孔鸟鸛鹄⁹⁰，鵷雏鸂鶒⁹¹，翠鬣紫缨⁹²。螭龙、德牧，邕邕群鸣⁹³。阳鱼腾跃⁹⁴，奋翼振鳞。淑蓂蓂，蔓草芳苓⁹⁵。女桑河柳，素叶紫茎⁹⁶。苗松豫章，条上造天⁹⁷。梧桐并间，极望成林⁹⁸。众芳芬郁，乱于五风⁹⁹。从容猗靡，消息阳阴¹⁰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¹⁰¹，杜连理音¹⁰²。滋味杂陈，肴糈错该¹⁰³。练色娱目，流声悦耳¹⁰⁴。于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¹⁰⁵。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嫫、傅予之徒，杂裾垂髻¹⁰⁶，目窈心与¹⁰⁷；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¹⁰⁸，被兰泽¹⁰⁹，嫫服而御¹¹⁰。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¹¹¹。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铃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¹¹²。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¹¹³。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¹¹⁴。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¹¹⁵，恐虎豹，惛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¹¹⁶。履游麋兔，蹈践麋鹿¹¹⁷，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

乘矣¹¹⁸。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止，几满大宅¹¹⁹。

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¹²⁰，旂旗偃蹇，羽毛肃纷¹²¹。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¹²²。纯粹全牺¹²³，献之公门。”太子曰：“善！愿复闻之。”客曰：“未既。于是榛林深泽，烟云閤莫¹²⁴，兕虎并作¹²⁵。毅武孔猛，袒裼身薄¹²⁶。白刃硃硃¹²⁷，矛戟交错。收获掌功¹²⁸，赏赐金帛。掩蘋肆若¹²⁹，为牧人席¹³⁰。旨酒嘉肴，羞飧脍炙，以御宾客¹³¹。涌触并起，动心惊耳¹³²。诚必不悔，决绝以诺¹³³；贞信之色，形于金石¹³⁴。高歌陈唱，万岁无斁¹³⁵。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¹³⁶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¹³⁷。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¹³⁸。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沔者¹³⁹，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¹⁴⁰。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¹⁴¹，忽兮慌兮，俶兮傥兮¹⁴²，浩瀁瀁兮，慌旷旷兮¹⁴³。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

苍天，极虑兮崖涘^⑭。流揽无穷。归神日母^⑮。汨乘流而下降兮^⑯，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⑰。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⑱。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漱手足，颰濯发齿^⑲。揄弃恬怠，输写澳浊^⑳，分决狐疑，发皇耳目^㉑。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蹙，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㉒。况直眇小烦懣^㉓，醒酡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㉔，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㉕？”客曰：“不记也^㉖。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㉗，日夜不止。衍溢漂疾^㉘，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㉙，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沱沱^㉚，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㉛。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㉜。六驾蛟龙，附从太白^㉝。纯驰浩蜺，前后骆驿^㉞。颢颢印印，桴桴彊彊，莘莘将将^㉟。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㊱，原不可当^㊲。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闾漠感突，上击下律^㊳。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踰岸出追^㊴；遇者死，当者坏^㊵。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菱軫谷分^㊶。回翔青箴，衔枚檀桓^㊷。弭节伍子之山，通

厉胥母之场¹⁷³。凌赤岸，簪扶桑¹⁷⁴，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¹⁷⁵，如振如怒。沌沌浑浑¹⁷⁶，状如奔马。混混庀庀，声如雷鼓。发怒庑沓，清升踰跂，侯波奋振¹⁷⁷，合战于藉藉之口¹⁷⁸。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¹⁷⁹，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¹⁸⁰。险险戏戏，崩亏陂池¹⁸¹，决胜乃罢。沛汨潺湲¹⁸²，披扬流洒¹⁸³，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湲湲，蒲伏连延¹⁸⁴。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¹⁸⁵，洄阎凄怆焉¹⁸⁶。此天下怪异诡观也¹⁸⁷。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¹⁸⁸，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¹⁸⁹，使之论天下之精微¹⁹⁰，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¹⁹¹，孟子持筹而算之¹⁹²，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¹⁹³。”潏然汗出，霍然病已¹⁹⁴。

说明：

《七发》是一篇名作，在赋史上、在文学史上都享有盛名。毛泽东主席很欣赏它。他说：此赋“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

之。’一开头就痛哭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與入輦，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客曰：‘今太子之疾，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恣然汗出，霍然病已。’……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引自《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这也即说，此赋的主旨是说明享乐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得病的根源，而听取“要言妙道”，清除杂念，提高思想认识是治病的良方。

毛泽东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里就说：“及枚乘搞艳，首制《七发》，……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观点是符合实际的，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此赋也不排除带有政治目的，即劝阻吴王濞谋反事，我在《汉赋研究·散赋作家枚乘》

一文中详细论证。此赋载《文选》卷三四，《艺文类聚》卷五七。

注释：

①楚太子、吴客：都是作者假设的人名。即如稍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即《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都是。

②伏：俯伏，谦词。

③少间：病稍好些。

④惫：疲乏。

⑤因称曰：于是乘机说。

⑥四字：四方，亦即天下。

⑦方富于年：指年轻，来日方长。富，年轻人来日方多，故曰富。

⑧意：料想。耽：沉溺。极：尽头。

⑨袭逆：侵犯。中：内心。结轡：将蒙古车上的皮革困结起来，使车中不通气。这里喻指气结不畅。

⑩纷屯：内心杂乱烦闷。澹淡：原指水波摇动。这里指内心摇动无主。

⑪嘘唏：叹息声。烦醒（chéng 成）：心中烦闷。醒，酒醉后神志不清。

⑫惕惕、怵怵：都是惊慌害怕的样子。

⑬虚中：中气虚弱。重听：就是耳聋。

⑭越渫：就是离散、涣散的意思。越，离开。

⑮聪：听觉。明：视觉。眩曜：惑乱的样子。悦怒不平：喜怒失常。

⑯久执不废：长久保持不改变。大命：天命，寿命。倾，倒，死。

掉。

①⑦是：作代词用，指“客”所说的那些毛病。

①⑧宫居而闺处：住在深宫内室之中。欲交无所：想交个朋友，也没个地方。

①⑨温淳：味道浓厚。甘膳（cuì 脆）：甘香可口。膳，同“脆”。脍（chéng 成）肥肉：就是脍肥浓厚。脍，肥肉。脓，浓厚的酒。

②⑩杂遝：众多的样子。曼：轻柔。燠（xún 旬）烁热暑：指穿的都是珍贵的皮裘之类的衣料，容易发热烦躁不适。燠：火热。

②⑪挺解：松散。挺，解。

②⑫纵、恣：都是放任。支：同“肢”。安：逸乐。和：调和。

②⑬蹙：同“蹇”，中医病名，脚上肌肉萎缩，神经麻痹而不能行走。痿：也是一种肌肉萎缩失去机能的病。机：事物变化之所由。

②⑭洞房：深邃的房间。清宫：清静阴凉的宫室。寒热：或发冷或发热，指人生病。媒：媒介。

②⑮皓齿蛾眉：洁白的牙齿和蚕蛾触须一样细长弯曲的眉毛。这里用以指代美女。蛾，同“蛾”。伐性之斧：戕害生命的斧头。

②⑯靡曼：肌肉细嫩纤弱。四支：即四肢。委随：萎弱。委，通“萎”。

②⑰淫濯：胀大而又阻塞不通。堕麻（yǔ 雨）：懒散无力。

②⑱越女、齐姬：越国和齐国的女子。古以为这些国家多美女。

②⑲曲房隐间：深邃隐蔽的房子。

③⑩甘餐：甘心吃下。戏：玩弄。

③⑪淹滞：停留，凝滞。废：停止，弃掉。

③⑫扁鹊：战国时名医。巫咸：传说中法术高强的神巫。

③⑬承间：乘机，伺机。变度易意：改变作风和心意。

③⑭淹沉：沉溺。浩唐：即浩荡，就是恣意放纵的意思。遁佚：放

纵，淫佚。

③⑤请事此言：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

③⑥药石：治病用的药品和石针。针刺灸疗：古代按病者穴位，或用针刺，或用艾薰。

③⑦可以：可用。要言：很切要的话。妙道：精妙的道理。说：劝说，说服。去：除掉。

③⑧龙门：山名。在今山西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之间。桐：木名，制琴的上等材料。

③⑨郁结：积厚，凝结。轮菌：树干纹理盘曲的样子。

④⑩扶疏：指树根向四处伸展。

④⑪遡波：倒流的波涛。澹淡：波浪起伏摇动的样子。

④⑫漂：同“飘”。霰：雪珠。激：冲击。

④⑬感：触动。或通“撼”，摇动的意思。

④⑭鹓黄：黄鹓，黄莺。鸛鷖（hàn dàn 汗旦）：据说是一种似鸡的山鸟，冬无毛，昼夜常鸣。

④⑮羈雌迷鸟：失去伴侣的雌鸟和迷途的归鸟。

④⑯背秋涉冬：离开秋经过冬。指秋去冬来，年复一年。

④⑰琴挚：春秋时鲁国的太师（主管音乐的官），因善弹琴，故称琴挚，也称师挚，大师挚。

④⑱孤子：即孤儿。钩：衣带上的钩，装饰物。隐：琴上的装饰物。

④⑲九寡：指春秋时鲁国的一位有九个孩子的寡妇。珥：耳环。约：琴徽，也是琴上的装饰物。

⑤⑩师堂：即师襄（古“堂”、“襄”通用），春秋时鲁国乐官，孔子曾向他学琴。畅：琴曲名。

⑤⑪伯子牙：即伯牙。春秋时的善鼓琴者，与钟子期友善。子期死，他痛世无知音，誓不再鼓琴。

⑤②秀：庄稼抽穗开花。薪（jiān 坚）：麦芒。

⑤③虚壑：空谷。背：离去。绝区：指悬崖断壁之类的地方。回溪：曲折的溪流。

⑤④翕翼：收敛翅膀。

⑤⑤蛟（qí 其）：一种长脚的蜘蛛。蛸（jiǎo 矫）：一种小爬虫。蝼：蝼蛄。拄喙（huì 会）：将嘴支在地上。

⑤⑥犗（chú 除）牛：小牛。腴：腹下的肥肉。蒲：香蒲，其茎鲜嫩可食。

⑤⑦和：调成羹汤。冒：覆盖。山肤：石耳、地衣类，附着于岩石上，可食。

⑤⑧楚苗：楚国苗山。食：指主食品稻米。安胡：一名雕胡，即菰米，也就是茭白结的实，像米，可食。

⑤⑨抔（tuán 团）：把东西捏成团。解：散开。啜（chuò 绰）：吸，饮。

⑥⑩伊尹：商汤的贤相，善烹术。易牙：春秋时人，以滋味说齐桓公，甚得亲幸。

⑥⑪熊蹯（fán 凡）：熊掌。蹯，兽类的脚掌。臠（ér 而）：煮熟。

⑥⑫勺药：五味的调和。薄肴：把兽类脊上的肉切成薄片。炙：烧烤。

⑥⑬鲐：细切的鱼肉。

⑥⑭秋黄：秋天叶子发黄。苏：紫苏，调味菜。茹：菜的总称。

⑥⑮兰英之酒：用兰花泡渍的酒，味香浓。

⑥⑯山梁：指野雉。《论语·乡党》：“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⑥⑰豢豹：人工饲养的豹。

⑥⑱小饭大飮（chuò 绰）：少吃饭，多喝汤。飮，饮，喝汤。

⑥⑲钟、岱：都是春秋时赵国的地名，地处今陕西、山西一带，这

里以产马著称。岱，应作“代”。牡：雄性的兽类。这里指雄马。

⑦齿至之车：用适龄的马驾车。量马岁数叫齿。齿至，指马到了适宜拉车的年龄。

⑧飞鸟：应作飞鳧，骏马名。距虚：古千里马名。

⑨穉（zhuō 卓）：早熟的麦。服处：服用，喂养。

⑩躁中烦外：马内心外表都很烦躁，指马喂养得好，精力充沛，极想奔跑。

⑪羈坚轡：系上结实的缰绳。附：依附，这里作“沿着”讲。易路：平坦的道路。

⑫伯乐：春秋秦穆公时人，善相马。王良：春秋时晋国善驾车的人。造父：周穆王的驾车人。

⑬秦缺、楼季：都是古代的勇士，善走。

⑭佚：同“逸”，奔跑。

⑮射：比赛，打赌。鎰：古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鎰。争：比赛。逐：追赶，赛跑。

⑯景夷：台名，春秋时楚国所造，在今湖北监利县。

⑰荆山：山名，在今湖南省华容县境。一说在今湖北南漳县。

⑱汝海：即汝水，在今河南南部，东流入淮。江：指长江。湖：指洞庭湖。

⑲博辩之士：学问广博而且有辩才的人。

⑳原本山川：陈述山川的本原。极命草木：全能叫出草木的名称。

㉑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将各种事物分门别类排比，用文辞表达清楚。比、属、离、连都有连缀的意思，引申作归纳、排比讲。物、事、辞、类，意义亦相近，指事物的名称和种类。

㉒浮游览观：周流观赏。

㉓虞怀：宫名。或以为虞通“娱”，虞怀即娱心。

⑧连廊四注：宫里的回廊四面相通。注，连，通。台城：城上有台。层构：层层重叠起来。

⑨輶道：可以通车的大道。邪交：纵横交错。邪，通“斜”。

⑩黄池：积水池。黄，通“潢”。

⑪鹔鹬：鸟名。或以为一种水边的翠鸟。孔鸟：即孔雀。鷩（kūn 昆）：即鸚鸡，似鹤。

⑫鴈（yuān 鸳）雏：鸾凤一类的鸟。鴈鹄（jiāo jīng 交京）：小鸟，大如水鸭，高脚长喙，头上有红毛冠。

⑬鬣（liè 列）：动物头顶上的毛。缨：动物颈上的毛。

⑭螭（chī 吃）：雌龙。德牧：鸟名。或以为头上的花纹叫德，腹下的花纹叫牧。邕邕：群鸟和鸣的声音。

⑮阳鱼：鱼。古人以为鱼属阳，故称。

⑯淩漻（jì liú 记流）：清静的水。葍（chóu 仇）、蓼（liǎo 了）：都是水草名。芳苓：芳香的苓草。苓，古“莲”字。

⑰女桑：柔嫩的桑树。

⑱苗松：楚国苗山的松树。豫章：一种樟树。造天：达到天上。形容树木之高。

⑲并间：即棕榈。极望：尽自己的眼力望去。

⑳五风：五音。

㉑猗靡：随风飘动的样子。消息：翻复。阳阴：指叶子的阴阳两面。这句是指风吹叶动，翻复不定。

㉒景春：战国时的纵横家，善辞令。

㉓杜连：古代善弹琴的人。理音：就是奏乐。

㉔错：错综。该：通“赅”，齐备。

㉕练色：挑选美女。练，通“拣”，选。流声：择取美妙的音乐。《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尔雅·释音》：“流，求

也。”《释诂》：“流，择也。”

⑩激楚：古代歌舞曲名。结风：急风。形容楚地歌曲激越急促。皓乐：善美的音乐。

⑪先施：西施。徵舒：春秋时陈灵公的儿子，此指其母夏姬。阳文：楚国美女。段干：美女名，不详。吴娃：吴俗称美女为娃。閼嫫（zōu 邹）：战国时梁王魏婴的美人。傅予：美女名，不详。

⑫窈：同“挑”，挑逗的意思。心与：内心相许。揄：舀取。《诗经·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毛传：“揄，抒舀也。”陆德明《释文》：“揄……《说文》作舀。”这句是说舀水沐浴。或以为作“引”讲，似不妥。

⑬蒙清尘：身上好像披上一层薄雾。这是美女们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下引起的错觉。

⑭被兰泽：涂上兰草浸过的油脂。

⑮嫫服：艳丽的服饰。

⑯皓侈：明盛。广博：盛大。

⑰飞铃（líng 铃）：轻车。牡骏：雄性的骏马。夏服：夏后氏的箭袋。服，通“箛”。乌号：传说后世为黄帝使用的弓所起的名。这里泛指良弓。彫弓：雕有花纹的弓。

⑱游涉：就是漫步。云林：云梦泽的丛林。兰泽：长着兰草的沼泽。弭节：按马漫步徐行。江浔：江边。

⑲掩：遮盖，遮压。青蘋：水草名。游清风：在清风中漫步。陶：舒畅。荡：洗涤。集：指许多箭交射。

⑳极：穷尽。才：技能。相御：看马和驾车。

㉑逐马：奔跑追逐的马。鑣（biāo 标）：马嚼子。可系铃。鱼跨麋角：指像鱼那样跳跃，像麋鹿那样用角来触。这是形容追逐禽兽的情状。或以为跨过游鱼，按住鹿角。

㉒履游、蹈践：都是践踏的意思。麋（jīng 京）：鹿类。角弯长，

有三叉。

⑪⑧冤伏：委屈地伏下。陵窘：形容野兽被威迫而窘急惊恐之情状。创：受伤。后乘：跟随的车子。

⑪⑨见：通“现”，表现。侵淫：同“浸淫”，逐渐扩展的意思。大宅：面部。因面部为眼、口、鼻所在，故称。

⑪⑫冥火：黑夜的火光。薄：迫近。雷运：如雷滚动一样发出震耳的声音。

⑪⑬旌：同“旌”。偃蹇（yǎn jiǎn 眼减）：高举的样子。羽毛：指旌旗上装饰的鸟羽兽毛。肃纷：整齐而色彩纷纭。

⑪⑭微：通“邀”，拦截。墨：烧田。圻：通“垠”，边际。这两句是说，因烧田而拦击野兽，范围广阔，但凭着火光仍可看到边远地方。

⑪⑮纯粹：指兽类毛色纯一。全牺：指全身完好的猎获物。

⑪⑯既：尽，完。榛：树木丛生的地方。闇（àn 暗）莫：昏暗的样子。闇，同“暗”。莫，通“漠”。

⑪⑰兕：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并作：一起出现。

⑪⑱毅武：果断勇敢。孔猛：非常强悍。袒裼（tǎn xī 坦夕）：脱衣露体。薄：迫近。

⑪⑲皦皦：通“皦皦”，洁白光亮的样子。形容刀光闪闪。

⑪⑳掌功：记录成绩。

⑪㉑掩蘋：压倒蘋草。肆若：铺开香草杜若。

⑪㉒牧人：古掌六畜的官。

⑪㉓旨酒：美酒。羞飧（páo 袍）：烧煮美味的食品。脍炙：细切的鱼片和烤肉。御：款待。

⑪㉔涌觥：一作涌觞，杯中酒上涌。也是满杯的意思。动心惊耳：指席间宾客高谈阔论，言论动听。

⑪㉕诚：忠实。必：果断。决绝以诺：已答应的事就要坚决去做。

以，通“已”。

⑬贞信：坚定诚实。形：显露，表现。

⑭陈唱：献唱。无鞅（yì 义）：不厌。

⑮直：但。

⑯广陵：古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扬州。曲江：指今扬州市南的一段长江，以江流曲折而得名。

⑰恤（xù）然：惊恐的样子。

⑱驾轶：指波涛凌驾飞越。擢拔：指浪头耸起拔出。扬汨（gǔ 古）：形容波涛急激的样子。温汾：水流结聚和回旋的样子。滌沔（qì 气）：指波浪相互冲击和摩擦。

⑲心略：智谋。辞给：言辞辩捷。缕形：详尽细致地形容描述。

⑳恍忽：即恍惚，模糊看不清的样子。聊慄：恐惧的样子。汨汨：水急流的样子。

㉑倏恍（tì tǎng 替倘）：同“倏恍”，形容波涛奔流不羁的样子。

㉒潢潢（wǎng yǎng 网养）：同“汪洋”，水深广无涯的样子。旷旷：广大的样子。

㉓秉意：执意。这里有凌驾的意思。通望：远望。虹洞：同“溷洞”，绵延弥漫。极虑：穷极思虑。也即无法思虑、难于想象的意思。崖涘（sì 四）：水的边际。

㉔流揽：即流览，周流观览。日母：太阳。所谓“日者，阳德之母”。这句是说，把心神归宿到日出的地方。

㉕汨（yù 玉）：水流急速的样子。

㉖纷纭流折：指波涛纷乱曲折地流着。繆（móu 谋）往不来：指波涛纠缠在一起向前流去而不复返。

㉗朱汜（sì 似）：南方的水边。

㉘澡概、洒练、澹澈（dàn gǎn 但敢）、頽（huì 会）濯：都有洗

濯、涤荡的意思。这是观涛后的自我感受。

⑮揄弃：抛掉。恬怠：安逸懒散。输写：倾倒。写，同“泻”。渎（tiǎn）浊：污垢。

⑯发皇：开明的意思。皇，明。

⑰淹病、滞疾：都是顽症、久病。伛（yǔ 语）：驼背。蹇（bi 必）：双腿瘸子。瞽（gǔ 古）：瞎子。

⑱直：仅仅，只是。眇小：同“渺小”。

⑲发蒙：启发蒙昧。

⑳气：气象，景象。

㉑不记：不见于典籍记载。

㉒山出内（nà 那）云：山吞吐云气。内，通“纳”。

㉓衍溢：平满的样子。漂疾：急流的样子。

㉔淋淋：洪水倾泻的样子。

㉕少进：少顷，过一会儿。浩浩：水势盛大的样子。涘涘：同“皜皜”，形容洁白，这里指白茫茫的大水。

㉖扰扰：纷乱的样子。腾装：整理行装。

㉗旁作：遍作，指涛头并起。飘飘：轻举。轻车：古代一种轻捷善驰的战车。勒兵：控制指挥军队。

㉘六驾蛟龙：即六条蛟龙（指马）驾车。附从太白：即跟随在河伯神的后面。太白，即河伯，河神。

㉙纯驰浩蜺（ní 泥）：像一条白虹霓在奔跑。络绎：即络绎，接连不断。

㉚颺（yóng 慵）颺印印：波涛汹涌浪头很高的样子。据（jū 居）据彊彊：波涛前后追逐的样子。莘莘将将：波涛相互激荡的样子。

㉛訇（hōng 烘）隐訇磕（kē 科）：形容波涛碰击声大作。轧盘：广大无垠的样子。轧，轧块，无边际的样子。盘，盘礴，广大的样子。

涌裔：波涛汹涌奔腾的样子。

⑩原：本。

⑪滂渤、佛郁：都是形容波涛受阻击而汹涌不平的样子。阇漠：即暗漠，指波涛灰濛濛一片，看不清楚。感突：即撼突，摇撼冲击。律：通“磳”，冲击。

⑫津：渡口。追：古借“堆”。

⑬坏：这里作“冲毁”讲。

⑭或圉：津名。津涯：渡边。亥（gāi 该）軫谷分：波涛遇山陇即回转，遇川谷即分流。亥，同“陔”，山陇。軫，转。

⑮青箴、檀桓：都是地名。

⑯伍子之山：即伍子山，因伍子胥而得名。通厉：远行。胥母：山名。胥或作骨，误。

⑰赤岸：地名。或说在广陵东。簪（huì 惠）：扫帚，这里作动词用。扶桑：传说中日出的地方。

⑱奋：振作。厥：其。武：勇猛。

⑲沌沌浑浑：水势相随的样子。混混屯屯（túntún 屯屯）：浪声。屯屯，即沌沌。

⑳厓（zhì 至）沓：波涛受阻碍而沸涌。厓，阻碍。沓，水沸出。清升：清波掀起。踰跂（yì 意）：超越。侯波：大波。侯，指传说中的阳侯，大波之神。

㉑藉藉：地名。这句是说在藉藉这个出口处波涛相激，形成一团。

㉒翼翼：飞动的样子。这里指波涛受阻而飞腾。

㉓荡：冲激。背击：回头冲击。覆亏：倾倒毁坏。平夷：就是夷平、削平。

㉔险险戏戏：倾斜危险的样子。陂：池塘。

㉕滟汨：水流激荡的样子。

⑬披扬流洒：波浪飞扬，浪花飞溅的样子。

⑭偃侧：翻覆，倾倒。沈（yóu 尤）沈潏潏：写鱼鳖颠倒的样子。
蒲伏：即匍匐，伏在地上。

⑮踣（bó 搏）：跌倒。

⑯惛眊：昏聩不明的样子。指因惊骇而失智。

⑰诡观：奇异的景象。

⑱奏：进，推荐。方术：道术。

⑲庄周：即庄子。魏牟：即魏公子牟。战国时人。杨朱：又称杨子，战国时哲学家，魏人，就是墨子所指斥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那个人。墨翟：即墨子。便娟：战国时哲学家，楚国人。詹何：战国时哲学家。

⑳精微：精深微妙的道理。

㉑孔、老览观：孔子、老子审阅鉴定。

㉒筹：古代算数用的筹码。这句是说，请孟子核算一下。

㉓涣乎：忽然开朗的样子，指疑惑糊涂的思想顿消，恍然大悟的意思。

㉔漈（niǎn 捻）然：汗出的样子。霍然：忽然，急速的样子。

辨析：

这篇赋的题旨多有不同看法。唐大学者李善说：“（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五臣注文选》）即认为此赋是劝阻梁孝王谋反。清人朱绶则说：“《七发》之作，疑在吴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认为此赋是谏

吴王濞止叛。李、朱之意，以为赋中所发乃弦外之音，即借七事以影射政治，前六事为非分之举，最后要言妙道，才归于正。这种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因枚乘是一位极具政治眼光，极讲究仁德，讲究封建君权主义，反对诸侯王犯上作乱的政治家、赋家，这从他数次上书劝吴王濞止叛即可看出。所以，他殚精竭虑去构筑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巨赋，劝楚太子止淫，似当另有他意。

我们从枚乘《上书谏吴王》中也可隐约得到印证。谏书为谏止吴王叛乱而作，但文中不提吴王叛乱事，见出他是颇善于运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来表达他的旨意的。《七发》也可能运用这种手法，联系到吴王濞、梁孝王政治生活的背景，《七发》劝吴、梁王止乱是可能的，是有现实性的。

又，《七发》所列七事，或以为前六事为反面之事，最后要言妙道才归于正。也有人以为前六事并非都是反面之事，在描述过程中，楚太子眉额间渐渐露出喜色，病也有所减轻，即可证明。当然，此六事未能击中要言，所以病无法根除。

梁王菟园赋^①

枚 乘

修竹檀栾，夹池水^②，旋菟园，并驰道^③，临广衍^④，长冗故，故径于昆仑^⑤，猋观相物^⑥，芴焉子有^⑦，似乎西山^⑧。西山隄隄^⑨，卹焉隄隄^⑩。崦嵫崦嵫^⑪，崦嵫崦嵫魏魏焉^⑫。暴燹激^⑬，扬尘埃。蛇龙奏林薄竹。游风踊焉^⑭，秋风扬焉，满庶庶焉^⑮，纷纷纭纭，腾踊云乱。枝叶翬散^⑯，摩来幡幡焉^⑰。溪谷沙石，涸波沸日，浚浸疾东^⑱，流连焉辘辘^⑲。阴发绪菲菲，闾闾灌灌扰^⑳。昆鸡蜺蛙^㉑，仓庚密切^㉒。别鸟相离，哀鸣其中。若乃附巢蹇蹇之傅于列树也^㉓。栖栖若飞雪之重弗丽也^㉔。西望西山，山鹄野鳩，白鹭鹄桐，鸛鸛鸛雕，翡翠鵙鵙，守狗戴胜^㉕，巢枝穴藏^㉖。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

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阖而未至^{②7}。徐飞拉
 骹^{②8}，往来霞水^{②9}，离散而没合^{③0}。疾疾纷纷，若尘
 埃之间白云也。予之幽冥，究之乎无端^{③1}，于是晚春
 早夏，邯郸襄国易阳之容丽人^{③2}，及其燕饰子^{③3}，相
 与杂遝而往款焉，车马接轸相属^{③4}，方轮错毂^{③5}。接
 服何骖^{③6}，披衔迹蹶^{③7}。自奋增绝，怵惕腾跃，水意
 而未发^{③8}。因更阴逐心相秩奔^{③9}，隧林临河^{④0}，怒气
 未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沫，濛濛若雨委雪^{④1}。高冠
 扁焉^{④2}，长剑闲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
 衰，游观西园之芝，芝成宫阙^{④3}，枝叶荣茂，选择纯
 熟，挈取含苴^{④4}。复取其次，顾赐从者，于是从容安
 步，斗鸡走兔，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欢到莫^{④5}。
 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袿裼错紵，连袖方路，摩眈
 长髻。便娟数顾^{④6}。芳温往来，按神连未结^{④7}，已诺
 不分，缥併进靖^{④8}，俛笑连便^{④9}，不可忍视也。于是
 妇人先称曰，春阳生兮萋萋^{⑤0}，不才子兮心哀^{⑤1}，见
 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

说明：

此篇可说是运用赋家典型的笔法，夸示梁孝王菟园之广大，山水之壮观，动植物之繁多，仕女之艳丽，以及钓射淫乐生活的欢快。与《七发》虚构不

同，赋中所述大都是有影子的。《西京杂记》卷二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菟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三辅黄图》卷三也有同样记述。

《史记·梁孝王世家》（卷五十八）还描述了梁孝王建造菟园的背景。他是文帝子，景帝兄弟，因抗击吴楚叛乱有功，又为窦太后所宠爱，故“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即菟园，兔园，后人又称梁苑、梁园，地在今河南商丘市），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台名，在城东北，又名修竹苑）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多作乐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梁王菟园赋》这种铺陈夸示笔法，为后来的赋家所继承和发扬。

此赋载于《古文苑》卷三，《艺文类聚》卷六五。

注释：

①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指出：“《古文苑》载枚乘《菟园赋》错脱不可理。”这里参照黄叔琳《文心雕龙》校释及章樵《古文苑》注。南朝梁江淹有《学梁王菟园赋》，可见当时还可见到乘赋完篇。附录于后，以供参阅。

②檀栾：竹秀美的样子。《文选·吴都赋》吕向注：“檀栾、婵娟，皆美貌。”夹池水：江淹《灵丘竹赋》：“夹池水而樛击。”

③旋：回旋。驰道：指“自宫连属平台”的复道。

④广衍：博大无涯的意思。

⑤长冗：二字有误。故：疑作“坂”，形近而误。昆仑：山名。

⑥猋观：犹博观。

⑦芴：即“物”之误。焉：系衍文。子有：即滋有，言物之多。子，通“滋”。

⑧西山：《古文苑》章樵注：“依山置园，故指西山比昆仑。”

⑨隄隄：高峻的样子。

⑩隤隤：即“巍巍”，高耸的样子。

⑪崦谿：即巷路，山间的小路。崦谿：即逶迤，形容道路弯曲。

⑫崦岩：即岑岩，山势险峻的样子。崦嵫：山势高峻的样子。巍嵫：都是山势险怪状。或以为系“巍巍”之误。

⑬暴嫖：即暴风。嫖，通“飏”。

⑭奏：奔走。林薄：草木丛生的地方。章樵注：“怒风卒发，尘埃隐翳，有若龙蛇之奔走者，徐而察之，则林薄之竹也。”

⑮庶庶：《尔雅·释诂下》：“庶，众也。”重言之曰庶庶。

⑯翬（huī 灰）：飞翔。这里形容林竹披拂。

⑰摩：疑当作“麾”。幡幡：犹翩翩，反复翻动的样子。形容林竹

风中形态。或以为，幡同“番”，音波，番番，勇武的样子。

⑮湏：或作洄。沸：波涌。浚：水慢慢流。浸：淹没。疾东：指溪谷的水疾向东流。

⑯流连：盘桓。辘辘：车轮转动的声音。阴发绪：此三字有误。

⑰灌扰：嘈杂的鸟声。

⑱昆鸡：即鸚鸡，似鹤，黄白色。蜺蛙：即鸛鸕，就是子规，杜鹃鸟。

⑲仓庚、密切：都是鸟名。

⑳附巢、蹇鹭：据说都是鸥鹭一类的水鸟。

㉑栖栖：繁多的样子。飞雪：指鸟色白如飞雪。弗丽：不附着。指鸟不停在树上。

㉒山鹊、野鸠、白鹭、鸛桐（鶡之误）、鸛鸕、鸛雕、翡翠、鸛鸕、守（鸛之误）狗（即天狗）、戴胜：都是鸟名。

㉓巢枝穴藏：或在树枝上筑巢，或在洞穴中做窝。

㉔离属：接连不断的样子。离，通“緌”。熙：通“嬉”，嬉戏。闾：低飞之貌。

㉕戢戢（lètà 腊踏）：飞的样子。

㉖往来霞水：往来烟霞云水之间。

㉗没：消失。

㉘予：似有误。无端：没有尽头。

㉙邯郸：古县名，故地在今河北邯郸市。襄国：古县名，项羽改信都县置，以赵襄子谥为名，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易阳：县名，汉置，在今邯郸附近。以上三县古多出美女。

㉚燕饰子：《古文苑》章樵注：“谓富贵子。”

㉛杂遝：同“杂沓”，众多杂乱的样子。款：至。接轸：车后横木相连接。

③⑤方轮错毂：即并车杂行。

③⑥服：三马驾车当中的马称服，两旁的称骖。何骖：谓何人之骖。

③⑦蹶：跌倒。

③⑧怵惕：恐惧警惕。水：疑有误。

③⑨阴逐心相秩奔：此六字疑有误。

④⑩隧：同“坠”。章樵注：“马蹶而奋，径林奔水，犹有怒气。”

④⑪红沫：羽盖上的涂色。濛濛：雨雪迷濛的样子。

④⑫扁：翩之省。

④⑬西园之芝，芝成宫阙：章樵注：“东西苑相属，合为菟园，有芝层生叠出，如宫阙状。”

④⑭苴：读与“咀”同。

④⑮莫：通“暮”。

④⑯袿（guī 圭）：妇女的上衣。裼（xī 西）：裘衣上的罩衣。眈：陀之误。髥：发之误。《文选》谢灵运《会吟行》注作：“若扶桑之女，连袖与路，磨陀长髥，便娟数顾。”

④⑰按神连未结：按，疑精之误。连，衍文。

④⑱缥併：帛青白色。併读为平（píng），缥色，即青白色。进靖：当作“进请”。

④⑲傒笑：即颦笑。

⑤⑰萋萋：草木茂盛的样子。

⑤⑱不才子：无才德的人。

辨析：

此篇载《古文苑》，《艺文类聚》有简录。宋人章樵注《古文苑》，认为此赋为枚乘子枚皋所作。他说：“（枚）乘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

是时梁王宫室踰制，出入警蹕，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劝之。观其词，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兽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王薨，乘死。其后子皋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为乘耳。”

此赋《文选》范蔚宗《宦者传论》李善注及谢灵运《会吟行》李善注都提到，明言为枚乘所作。在章樵之前，未有人怀疑过，况赋中“极欢到莫”、“僎笑连便，不可忍视也”、“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规讽意味是极明显的。此篇作者不能断为他人。

附录：

江淹《学梁王菟园赋》并序

或重古轻今者，仆曰：何为其然哉。光知音则已矣。聊为古赋，以夺枚叔之制焉。

碧山倚嶰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赭红壁。仰望沆寥兮数千尺。硿硬嶮礧，汨渥成岫，谿呀而窟窞。磳礧磳确，紫芜丹驳，苔点绮縠，若断若续，如此者百有十处。奔水激集，潏溟洁渠，滴湟吐吸，跳波走浪，溅沫而相及。满漾长警，浇灌远注，无时息焉。青树玉叶，弥望成林，亦有轮囷磈砢。一枝百顷，万叶共阴，缥草丹蘅，江离蔓荆，酷郁交布，原满隰平，于是金塘涵演，绿竹被坂，缭绕青翠，若近复远。白砂如积雪者焉，碧石如圆玦者焉。

水鸟驾鹄，鸕鷀鸿雁。上飞衡阳，下宿沅汉，十十五五，忽合而复散。乃有绮云之馆，赭霞之台，其乐足以弃国释位，遗死忘归也。若夫墨翟商瞿之伦，学兼师术，才参道真，方驾连轸，于沼之滨，乃射宿饵魴，前缴鹬鷃，青粘黄粱，臠鳖截羹，臠狍柘浆，穷嬉极娱，云翔兮烟翔。超然左览苍梧，右睨邓林，崩石梧岸，嵒岫藏阴，逮至山顶，丹壁四平。灵木夹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视流星，既投冠而弃剑，亦抗魄而荡灵。于是大夫之徒，称诗而归。春阳始映，朱华未希。卒逢邯郸之女，蕙色玉质，命知其丽，攢连映日。绮裳下见。锦衣上出，虽复守礼，令人意失。遂谣曰：碧玉作椀银为盘，一刻一镂化双鸾。乃报歌曰：美人不见紫锦衾，黄泉应至何所禁。妃因别曰：见上客兮心历乱，送短诗兮怀长叹，中人望兮蚕既饥，蹉跎暮兮思夜半。

临霸池远诀赋

枚 乘

说明：

此赋仅存篇目，见《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李善注：“《枚乘集》有《临霸池远诀赋》。”

笙 赋

枚 乘

说明：

此赋仅存篇目，见《文选》马融《长笛赋·序》。序称：“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其辞曰……。”

柳 赋

枚 乘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①。枝透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②。出入风云，去来羽族^③。既上下而好音^④，亦黄衣而绛足^⑤。蜩蟪厉响，蜘蛛吐丝^⑥。阶草漠漠，白日迟迟^⑦。于嗟细柳，流乱轻丝^⑧。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⑨。小臣瞽瞍^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⑪，爵献金浆之醪^⑫；庶羞千族，盈满六庖^⑬。弱丝清管^⑭，与风霜而共雕^⑮；铙铎啾唧，萧条寂寥^⑯；俊乂英旄，列襟联袍^⑰。小臣莫效于鸿毛^⑱，空衔鲜而嗽醪^⑲。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徼^⑳。

说明：

梁孝王与诸游士门客聚会忘忧馆，他让大家作赋抒情。枚乘大概年纪最大，资历也最深（他当过吴国上宾），赋写得最好，（所谓“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尤高。”）所以由他首唱。他的《柳赋》写了忘忧馆无限的风光和梁孝王门下济济的人才，写了梁国君臣之相得以及游园宴饮之乐。赋的终极当然落实到对梁孝王的颂扬。赋见《西京杂记》卷四，《初学记》卷二八，《古文苑》卷三。

注释：

①忘忧：馆名，梁孝王所筑，在菟园内。菟园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垂条之木：指柳树。柳枝下垂。

②透迟：同“逶迤”，形容柳枝下垂的样子。这句说，枝条弯曲含青，叶子茂盛带绿。

③羽族：指鸟类。这句描写风、云、鸟雀在柳树中穿行飞舞。

④此句语出《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

⑤黄衣：黄色羽毛，这里指黄鹂。绛足：深红色的鸟脚。

⑥蜩螗（tiáo táng 条唐）：即蝉。厉响：形容蝉叫声响亮凄厉。

⑦漠漠：原状云烟密布，这里形容阶草浓密。迟迟：形容风和日丽的景色。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芣祁祁。”

⑧于嗟：叹词。于，同吁。这句说，弱柳像细丝在和风中飘来荡去。

⑨渊穆：渊博、深沉、静穆。度，风度。御群英：率领群贤。玩：欣赏。

⑩瞽（gǔ 古）聵（kuì 愧）：眼瞎与耳聋。作者自谦的话。与：参加。陈词：陈述自己的见解。

⑪樽（zūn 尊）：酒杯。盈：满。缥玉之酒：一种颜色淡黄的酒。

⑫爵：酒器。醪（láo 劳）：味道醇美的酒。

⑬庶羞：众多美食。庶，众多。羞，同“馐”，有滋味的食品，即美食。千族：千种，形容美食之多。六庖：指君王的厨房。

⑭这句描写纤细的丝竹声，清幽的管弦乐。

⑮雕：同“凋”，这里指声音停止。

⑯铨铤（cāng huáng 仓皇）啾唧：象声词，指声大、声小。萧条寂寥：形容一切声音全无，万籁俱寂的沉寂情状。《古文苑》卷三章樵注：“铨铤，大音；啾唧，小音，并寂然无闻。”

⑰俊乂英旄：乂（yì 义），俊乂，英才。英旄：才俊之士，亦作英髦。这里俊乂英旄指杰出卓越的人士。列襟联袍：指人们前拥后挤的热闹景象。这两句是形容英才济济。

⑱鸿毛：鸿鸟之毛，喻极轻微。这句是说，我不能效尽微薄的力量。

⑲衔鲜：指吃着佳味。嗽醪：指喝着美酒。

⑳增景：增添光彩。边撩：柳树末梢，喻微小。这句说，仍无法为君王增添丝毫景色。这是谦虚。

邹 阳

邹阳，齐人，西汉文学家、政治家。曾与严忌、枚乘仕吴王刘濞。吴王因太子事怨望朝廷，阴谋叛乱。邹阳上谏书，吴王不听。他与严忌、枚乘去吴而客游于梁。后因羊胜等进谗被执，他在狱中上书，表达了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的思想，劝诫君王亲贤能、远小人，明辨是非。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梁孝王上客。太史公赞曰：“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清人管同还写过《哀邹阳赋》，对其“才高行琦，众流攸谤”，表示同情与不平；但哀其不离梁王左右，“就世主以求荣，吾窃以为君子不取也”。其文广征博引，排比铺张，颇有战国游士之风，故《汉书·艺文志》共录其文七篇，归入纵横家。传在《史记》卷八十三、《汉书》卷五十一。

酒 赋

邹 阳

梁孝王^①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为酒赋。其词曰：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②。清者圣明，浊者顽
黷^③。皆麴涓丘之麦^④，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方
金未启^⑤。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⑥。流光醪
醪^⑦，甘滋泥泥^⑧，醪酿既成^⑨，绿瓷既启^⑩，且筐
且漉^⑪，载簋载齐^⑫。庶民以为欢^⑬，君子以为礼^⑭。
其品类，则沙洛淥酃^⑮，程乡若下^⑯，高公之清，关
中白薄^⑰，青渚紫停^⑱。凝醪醇酎^⑲，千日一醒^⑳。
哲王临国^㉑，绰矣多暇^㉒。召幡幡之臣，聚肃肃之
宾^㉓。安广坐，列雕屏^㉔。绡绮为席^㉕，犀璠为镇^㉖。
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㉗。英伟之士，莞尔而即

之^{②⑧}。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坐之士皆若哺梁焉^{②⑨}。乃纵酒作倡，倾盃覆觞^{③⑩}。右以宫申，旁亦徵扬^{③⑪}。乐只之涂，不吴不狂^{③⑫}，于是锡名餌，祛夕醉，遣朝醒^{③⑬}。吾君寿亿千万岁，常与日月争光^{③⑭}。

说明：

此赋见《西京杂记》卷三，《初学记》卷十，二六。赋描绘了各种美酒，以及君王对群臣的赏赐。但最后归结到“乐只之涂，不吴不狂”，“祛夕醉，遣朝醒”，落脚于“吾君寿亿千万岁，常与日月争光”。这是借题发挥，处处表现他所倡导的明君贤臣的儒家思想。

注释：

①梁孝王：即刘武，孝文皇帝子，与孝景帝同母，其母窦太后。

②醴（lǐ）：甜酒。《周颂·丰年》：“为酒为醴，烝畀祖妣。”郑玄注曰：“醴，稻米酒也。”《说文》曰：“醴，酒一宿熟也。”清：指清酒，祭祀用的酒。《周礼·天官·酒正》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③顽：愚妄。《尚书·尧典》：“父顽，母嚚。”《孔传》：“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騃（ái）：愚呆。《汉书·息夫躬传》：“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皆外有直项之名，内实騃不晓政事。”

④麴(qū):酒母,酿酒或制酱用的发酵物,亦作糴。此处用如动词。涓丘:小山丘。与下文“野田”对。野田,荒野之田。

⑤仓风:即苍风,指春天。《尔雅·释天》:“春为苍天。”莫预:即勿动。方:正当。金:指秋天。未启:不要启用。这句指酒要经年储存,所谓酒愈老愈好。

⑥殊:异,不同。《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才:资质,品质。通“材”。

⑦流光醲醲:流光,闪动的光泽。醲醲(yì);喻酒的色泽。

⑧甘滋泥泥:甘滋,即甘甜的滋味。泥泥(ní),形容味道甘美诱人。

⑨醲醲:或作醲醲。醲(láo):浊酒。《说文》:“醲,汁滓酒也。”

⑩绿瓷:黄绿色的瓷器,此指酒具。

⑪且筐且漉:筐,方形盛物的竹器,这里用如动词。漉,渗出,滤过。且,发语词。

⑫载簋载齐:载,发语词。簋,同“筥”(chōu),用篾编成的漉酒具。齐,带糟的浊酒。《周礼·天官·酒正》有所谓“五齐”。

⑬庶民:百姓,平民。

⑭君子: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称呼。

⑮沙:酒名。《仪礼》卷十六《大射》:“两壶献酒”注:“献,读为沙,沙酒,浊。”或以沙(河名,在河南鹿邑)、洛(河名,在河南洛阳)水酿成美酒,亦通。酈(líng)淥:美酒名。酈、淥两水均在湖南,取水以酿美酒。《初学记》卷二六:“《吴录》曰:‘湘东有酈水,酒有名。’”晋张载还写过《酈酒赋》。

⑯程乡若下:程乡,酒名,古取程乡溪水(即耒水,在今湖南资兴县)酿出美酒,谓之程酒。若下,酒名,以若溪水(在今浙江长兴县境)酿酒,酒味醇美,俗称若下酒。

①⑦关中：地名。相当于今陕西省。白：清酒。《礼记·内则》：“酒清白。”《疏》：“白谓事酒、白酒，以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标之。”薄：指酒清淡。

①⑧青渚紫停：形容美酒的颜色状态。

①⑨凝醲醇酎：凝，液体渐结成固体，此指酒浓厚。醲，醇酒。醇，浓酒，厚酒。《汉书·曹参传》：“至者，参则饮以醇酒。”注：“醇酒不浇，谓厚酒也。”酎（zhòu），再三酿过的酒。《说文》曰：“酎，三重之酒也。”《礼·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本句凝、醇都是修饰词。

②⑩千日一醒：所谓千日酒，喝了千日才能醒过来。醒，酒解。《搜神记》载：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酒。

②⑪哲王临国：哲王，贤明的君主。《诗·大雅·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临国，指治国理政。

②⑫绰有多暇：就是很空闲。

②⑬皤皤（pó）：头发斑白的样子。《后汉书·樊准传》：“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肃肃：恭敬、严正。

②⑭安：安置。广坐：众人聚会的场所。《战国策·赵策三》：“自是之后，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列雕屏：安置有雕饰的屏风。

②⑮绡（xiāo）：生丝织成的薄纱，薄绢。绮（qǐ）：素底织成花的丝织物。

②⑯犀璫（qú）：犀牛角和玉。璫，玉名。镇：压席之器。《楚辞·九歌·湘夫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②⑰曳：拖，牵引。裾：衣襟。

②⑱英伟：英拔俊伟。《文选·刘峻〈辨命论〉》：“臣观管辂天才英

伟。”莞(wǎn)尔：微笑的样子。《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即：就座，靠近。

②凭：靠。《书·顾命》：“相被冕服凭玉几。”玉几：可供扶倚的玉饰小案，古代帝王的用具。倚：靠着。玉屏：玉制成玉饰的屏风。劳：慰问。粱：指好米。《汉书·霍去病传》：“弄粱肉。”师古注：“粱，米之善者。”

③倡：古称歌舞艺人为倡。《史记·滑稽列传》“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倾：倒出。盥(wǎn)：饮食器具的一种，也称“碗”，“碗”。觞：酒杯。《大戴礼·曾子事父母》：“执觞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④宫：五音之一。《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宫者，中央之音也。”申：同“伸”，指歌声远播。徵(zhǐ)：五音之一。《尔雅·释乐》：“徵谓之迭。”《义疏》：“其声抑扬迭续。”

⑤乐只：犹乐哉。只，语助词。《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吴：大声地说话。《诗·周颂·丝衣》：“不吴不敖。”《传》：“吴，诤也。”《史记·孝武纪》引《诗》作“不虞不醵。”狂：放荡。《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

⑥锡：与，赐给。《书·尧典》：“师锡帝曰：有鍰在下。”《传》：“锡，与也。”名餌：美食。餌，食也。这里指解酒的名贵食品。祛：除去。醒(chéng)：病酒。《诗·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醒，谁秉国成？”《急就篇三》：“侍酒行觞宿昔醒。”注：“病酒曰醒，谓经宿饮酒，故曰醒也。”

⑦争光：竞放光彩。《史记·屈原列传》：“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辨析：

邹阳的《酒赋》，在赋中是最早以酒名篇的。随

后继作的有扬雄、王粲、曹植等等。酒是古人祭祀宴飨欢庆消忧的物品。但酒也常与帝王的淫乱荒废、杀身亡国联系在一起，所以赋作中对酒总是褒贬兼半，倡导饮酒有度。邹赋即以此为准绳。至于晋刘伶《酒德颂》，唐孟郊《酒德诗》，那是从另一角度着眼，是在借题发挥。

几 赋

邹 阳

韩安国作几赋^①，不成。邹阳代作，其词曰：

高树凌云^②，蟠纤烦冤^③。旁生附枝^④，王尔公输之徒^⑤，荷斧斤^⑥，援葛藟^⑦，攀乔枝^⑧，上不测之绝顶^⑨，伐之以归。眇者督直^⑩，聳者磨砢^⑪。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髣髴^⑫，似龙蟠马回^⑬，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⑭。

说明：

这是邹阳客梁孝王时所作。据《西京杂记》卷四说，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作《酒赋》。韩安国作《几赋》，没有写成，邹阳代作。此赋似未得梁孝王赏识，邹阳与韩安国被罚。

此赋篇幅短小，文意浅显，似随口道来，艺术价值不高。结尾略含讽喻之意，亦有颂德之音，带有汉初赋作的普遍特点。

“齐贡金斧，楚入名工”，显示了大汉帝国声威四极，透露了汉帝国开始强盛的端倪。

结尾带有阿谀奉承之气。

注释：

①韩安国：西汉梁国成安（今河南临汝县）人，字长孺，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安国捍吴兵于东界，名由此显。武帝时累迁御史大夫。后为卫尉，会匈奴大人，以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请罢军屯。因败于匈奴，召责让，徙屯右北平。安国被疏，意忽忽不乐，后呕血而死。《史记》、《汉书》有传。

②凌云：高入云霄。

③蟠纤烦冤：蟠，盘伏，屈曲。《庄子·刻意》：“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纤，屈曲，回旋。《周礼·考工记·矢人》：“中弱则纤，中强则扬。”烦冤，婉转回旋貌。宋玉《风赋》：“夫庶人之风，塙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堦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

④附枝：附，随着。枝，树干旁出的枝条。

⑤王尔公输之徒：王尔，古之巧匠。公输，名班，春秋鲁国巧人，亦称鲁班。《淮南子·本经》：“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制刷削锯。”徒，同类之人。

⑥荷斧斤：荷，扛，用肩承物，斧斤，斧子一类工具。《孟子·告子上》：“中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

乎？”

⑦援葛藟：援，攀援，《庄子·让王》：“王子搜援绥登车。”葛(gé)藟(léi)，葛和藟，皆为蔓生植物。藟即藤，《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⑧乔枝：高枝。《书·禹贡》：“厥草惟夭，厥木惟乔。”

⑨不测：不可测度。《史记·秦始皇本纪》：“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言其深不可测。绝顶，山的最高峰。

⑩眇者督直：眇一只眼睛的负责看直。眇，瞎一只眼。督，察看。《汉书·王褒传》：“使离娄督绳。”师古注：“督，察视也。”

⑪聋者磨砻：耳聋的负责琢磨。砻，磨。《汉书·枚乘传》：“磨砻底厉，不见其损”。师古注：“砻亦磨也。”

⑫离奇：奇妙。《汉书·邹阳传》：“蟠木根柢，轮囷离奇。”注：“轮囷离奇，委曲盘戾也。”后谓事之异常曰离奇。髣髴：约略可见的形迹。晋潘岳《悼亡诗》：“惟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

⑬回：迂回。

⑭跻(jī)：登，升。《诗·商颂·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疏：“汤之下士尊贤甚疾而不迟也，其圣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

公 孙 乘

公孙乘，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与枚乘、路乔如、公孙诡、邹阳、羊胜诸文士等同为梁孝王门客，曾与梁孝王游于忘忧馆，并奉命写了《月赋》。事见《西京杂记》、《古文苑》。

月 赋

公孙乘

月出皦兮^①，君子之光^②。鹄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③。君有礼乐，我有衣裳^④。猗嗟明月，当心而出^⑤。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⑥。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⑦。炎日匪明，皓璧非净^⑧。躔度运行，阴阳以正^⑨。文林辩囿，小臣不佞^⑩。

说明：

此赋见《西京杂记》卷四，《古文苑》卷三，赋表面歌颂月，实借以颂扬梁孝王。在明月的映照下，文士们正常、愉快地生活。

注释：

①皦(jiāo 脚)：同“皎”，白而亮，这里比月光。《诗·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皎，月光也。”

②《古文苑》章樵注：“以月之明比君子之德。”

③鸛(kūn 昆)鸡：一种长得同鹤一样的飞鸟。兰渚：兰，动词，长着兰花。渚(zhǔ 主)，水中小块露出水面的陆地。这句说，长着兰草的小洲上鸛鸡翩翩起舞。蟋蟀在厅堂里起劲地鸣叫。

④这句《古文苑》章樵注：“梁王宴乐群士，众宾从梁王游，各由其道，不衍礼度。”意思是君臣欢乐有度。

⑤猗(yī 衣)嗟(jiē 结)：都是叹词。这里表赞美。当心：中央。

⑥隐：隐藏，遮挡。员岩：高耸入云的山岩。员，通“云”。《书·泰誓》：“若弗员来”。《正义》：“员即云也”。《诗·郑风·出其东门》：“聊乐我员。”《释文》：“员亦作云。”蔽：遮蔽。修：长。堞：城墙上齿状女墙。分镜：分裂的明镜。以上四句，《古文苑》章樵注：“譬君德壅蔽，则其明必亏。”这句说，因高山岩的遮挡，月亮像一把钩，又因明月被城堞掩蔽，像被分裂的镜子。

⑦少进：稍微上升。遂：就。高映：高挂天空映照。这句说，月亮只要稍微升起就为大地增添光辉，高悬天际把庭院照亮。

⑧匪：同“非”。皓：洁白。以上四句，《古文苑》章樵注：“能进乎德，其明乃全。”这句意思是说，太阳没有它明亮，玉璧也没有它明净。

⑨躔(chán 缠)度：指日、月、星、辰按一定轨迹运行的线路。这句说：月亮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阴阳因此得以调正。

⑩文林辩囿：文人如林，辩才满囿。不佞：不才。这句是谦虚话。

路乔如

路乔如（一作加，可能是字形相似而误），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汉武帝建元初年前后在世，是梁孝王的门客。梁孝王曾游于忘忧馆，令诸游士作赋，枚乘、羊胜、公孙诡、公孙乘、邹阳等各有所作。路乔如作《鹤赋》，枚乘作《柳赋》，二人各得赐绢五匹。《鹤赋》载《古文苑》，又见于《全汉文》、《西京杂记》。

鹤 赋^①

陆乔北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②。举修距而躍躍^③，奋皓翅之戔戔^④。宛修颈而顾步^⑤，啄池磧而相權^⑥。岂忘赤霄之上^⑦，忽池籊而盘桓^⑧。饮清池而不举^⑨，食稻粱而未安^⑩。故知野禽野性^⑪，未脱笼樊^⑫。赖吾王之广爱^⑬，虽禽鸟兮抱恩^⑭。方腾骧而鸣舞^⑮，凭朱檻而为欢^⑯。

说明：

本赋短小精悍。开头用“白鸟朱冠”写出丹顶鹤白身红顶的特点，接着用“修距”、“皓翅”、“修颈”勾画出其他基本特征，从而素描出丹顶鹤的形象。写外部特征时，结合从动态描写，于是鹤的跳、

飞、走、啄的动作状态跃然纸上。又通过不忘赤霄之上，“食稻粱而未安”等拟人手法，给鹤赋予了思想感情。于是通过动静结合、外部特征和心理活动的结合，塑造了一个较完美的艺术形象。

本赋是对梁孝王的歌功颂德，其艺术特色就在于没有直接陈述梁孝王的功德，而是巧妙地通过塑造鹤的形象，进而归结“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从而揭示了主题。因而感情色彩强烈，但却避免了直接吹捧。可以想见，这种含而不露的写法，可以使梁孝王更容易接受，更为得意。无怪乎作者可得赐绢五匹！

此赋在思想上无多大社会意义，但从艺术性上来说，是颇有欣赏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赋见《西京杂记》卷四，《古文苑》卷三。

注释：

①鹤：仙鹤，又称丹顶鹤。体长1.2米以上，高0.9—1米。嘴尖长而直，绿色。体羽主要为白色，头顶皮肤裸露，呈朱红色，即文中开头所谓“白鸟朱冠”。该鸟颈及腿均长，常涉浅水觅食鱼类。在我国有丹顶鹤、灰鹤、蓑羽鹤等不同种类。此指丹顶鹤。

②鼓翼：扇动翅膀。池干：池边。干通“岸”。《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③距：雄鸡、雄雉等脚爪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此借代为腿。

躍躍（tū 替）：同趯趯，跳跃迅速貌。《诗经·小雅·巧言》：“躍躍兔，遇犬获之。”集传：“躍躍，跳疾貌。”

④賸賸（zhǎnzhǎn）：飞行貌。以上两句说，丹顶鹤在池边时而抬起长腿跳跃，时而奋起翅膀飞动。

⑤宛：屈曲。顾步：盘旋而行。顾，回旋。步，徐行。《文选》沈约诗《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淹留访五药，顾步仁三芝。”李善注：“《苍颉篇》曰：‘顾，旋也。’王逸《楚辞》注曰：‘步，徐行也。’”

⑥磳（qí）：浅水中的沙石。懽，亦作灌，通喧，喧哗，指鸟叫。以上两句话，仙鹤有时弯着脖颈盘旋徐行，有时啄食着池中的沙石，相互鸣叫。按：懽《西京杂记》作歡（欢），可理解为欢爱，交合。

⑦赤霄：有红色云霞的天空，此泛指高空。

⑧池籟（yù）：用竹篱围成用以养鱼的水塘。盘桓：徘徊。以上两句说，它并没有忘记在高空中飞行，因而在池塘里徘徊不去。

⑨不举：不愿高飞远走。举，起飞。

⑩梁：《全汉文》作粮。未安：不安心，不忍心。以上两句说，仙鹤饮清流之水不愿远走高飞，吃着稻粱而感到于心不安。又：《古文苑·鹤赋》章樵注：“鹤在池籟间，志常欲高飞远举，不甘稻粱之食，犹贤士不食禄养委身。”可参考。

⑪野性：粗野的性情，放纵而不驯服的性格。这里指在大自然中生成的习性。

⑫笼、樊：都是关鸟兽的笼子。以上两句说，所以知道，即使野禽野性，也未能逃离樊笼。按：这里对梁孝王的歌功颂德，即在他的统治范围内，不仅人民称臣，野禽也驯服。

⑬吾王：《全汉文》作君王。广爱：广施仁爱。

⑭抱恩：报答恩德。以上两句说，凭我王广施仁爱，即使禽鸟也感恩戴德。

⑮方：正。腾骧(xiāng)：飞跃。骧，本为马首昂举，引申为上举。

⑯朱檻(jiàn)：朱红色的笼子。檻，关动物的大笼。以上两句说，仙鹤正上举，一边鸣叫，一边飞舞，忽而又凭依笼子而欢乐。

公 孙 诡

公孙诡，西汉齐（在今山东东部）人。梁孝王招揽四方文士豪杰，公孙诡与羊胜、邹阳即投奔梁孝王门下。“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栗太子被废，梁孝王谋继为太子，因袁盎及议臣的反对而未果。梁孝王即与公孙诡、羊胜等谋议，派人刺杀袁盎及议臣十余人。景帝疑为梁所为，追捕公孙诡、羊胜等，梁孝王只好让公孙诡、羊胜等自杀。事见《史记·梁孝王世家》及《汉书·文三王传》。

文鹿赋^①

公孙诡

麇鹿濯濯^②，来我槐庭^③。食我槐叶，怀我德声^④。质如绡纁^⑤，文如素綦^⑥。呦呦相召，《小雅》之诗^⑦。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⑧。

说明：

此赋所写的文鹿，实指作者自己，广而言之，也可以说包括游梁的诸文士、谋士。作者笔下的鹿“质如绡纁，文如素綦”。可谓文质彬彬，看出作者颇为自负。最后四句是写他们之间相处的欢快，以及对主子——梁孝王的知遇之恩。赋写来简洁、明快，颇有感染力。此赋见《西京杂记》卷四。

注释：

①文鹿：指身上长有花纹的鹿。如梅花鹿。

②麇（yòu 悠）鹿濯（zhuó）濯：娱游的母鹿。麇鹿，母鹿；濯濯，形容娱游。见《诗·大雅·灵台》“麇鹿濯濯”《传》注。

③槐庭：长有槐树的庭院。

④食：吃。怀：怀念、想念。德声：美好的名声。这句是说：吃着院中的槐叶，想着我的好处。

⑤緌（xiāng 香）：浅黄色。褊（rù 入）：通“褥”。这句意为：它体态有如淡黄色的褥子。

⑥素：本色。綦（qí 棋）：通“棋”。这句说它身上的条纹就像棋盘纵横有序。

⑦呦（yòu 幽）呦：鹿鸣声。相召：相互呼唤。《小雅》之诗：指《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作者借用此诗比喻与诸文士客游梁的欢快情景。

⑧丘山：指荒野，也即指未出仕前的生活。比岁，连年累岁。逢，遇到。指投到梁孝王门下。

羊 胜

羊胜，西汉齐（今山东东部）人，简况见公孙诡传。

屏 风 赋^①

羊 胜

屏风鞬匝，蔽我君王^②。重葩累绣，沓壁连璋^③。饰以文锦，映以流黄^④。画以古列，颀颀昂昂^⑤。藩后宜之，寿考无疆^⑥。

说明：

此赋写君王屏风的华美、实用。其实也可理解为赞美梁孝王门下的文士谋士，他们也都是人间一流人物，是梁孝王的好谋士好卫士。赋见《西京杂记》卷四，《古文苑》卷三，《初学记》卷二五。

注释：

①屏风：堂上用以挡风或为屏障的用具。

②鞞（gé 格）匝（zā）：环绕的样子。这句说，屏风围绕，遮挡着君王。

③葩（pā 趴）：花。璧、璋：指玉。重、累、沓、连：都是指繁多。这句说屏风的上面绣着很多奇异花卉，并嵌着很多玉饰。

④映：衬托。流黄：指褐黄色。这句是说，用有花纹的绸缎装饰，质地是黄褐色。

⑤列：同“烈”，烈士。古列：即古代烈士。《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赞》：“虽古烈士，何以加哉。”颀（yōng 庸）：庄重、恭敬的样子。昂昂：神气的样子。这句说，屏风上还绣着古代贤人、豪士的图像，他们都表现出庄重高昂的样子。

⑥藩后：藩王，也即诸侯王，这里指梁孝王。宜：适合。考：年老。

刘 安

刘安（前 179—前 122 年），汉武帝叔父。袭父爵封为淮南王。安能文，喜养士，好神仙之术。曾奉命作《离骚传》，对《离骚》作出极高的评价。由其门客集体编著的《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杂有儒、法、阴阳家的著作。刘安后因谋反事泄，畏罪自杀。《汉书·艺文志》说：“淮南王赋八十二首”，现仅存《屏风赋》及《薰笼赋》篇目。传在《史记》卷一一八，《汉书》卷四四中。

屏 风 赋

刘 安

维兹屏风，出自幽谷^①。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②。移根易土，委伏沟渌^③。飘飘危殆，靡安措足^④。思在蓬蒿，林有朴樕^⑤。然常无缘，悲愁酸毒^⑥。天启我心，遭遇微禄^⑦。中郎缮理，收拾捐朴^⑧；大匠治之，刻彫削斲^⑨。表虽裂剥，心实贞慤^⑩。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⑪。赖蒙成济，其恩弘笃^⑫；何恩施遇，分好沾渥^⑬。不逢仁人，永为朽木^⑭。

说明：

此赋见《艺文类聚》卷六九，《初学记》卷二五，《古文苑》卷三。赋借乔木之口，道出自己初见

弃而后被中郎发现，并经大匠的砍削雕刻而终成屏风，以发挥自己庇荫君王的作用。赋中的“乔木”，当不是刘安自己。刘安并不安分，他不甘心久居诸侯国之位。在这里，刘安似在招募宾客。他向众文士豪杰指出，只有投靠到他的门下，才能发挥各人的专长，才有光明的前途。

注释：

①维：语助词。兹：这个。幽谷：深谷。

②金：指斧、刀之类砍伐树木用的器械。孤生：即孤性，指生性孤僻。《古文苑》章樵注：“木孤生之时，其姿陋弱，以能避斧斤之害，故至高大。”可参考。

③移根：离开根部。沟渫（dú 读）：沟渠、水道。这句指乔木被砍伐后遗弃沟壑。

④危殆：意为害怕成为枯木。安措：安置。《孝经·丧亲章》：“卜其兆而安措之。”疏：“卜选宅兆之地而安置之。”靡安措足，即无处落脚，也即无处安身。靡，不。

⑤蓬蒿：野草。朴橄（sù 素）：木名，亦作“橄朴”。《诗·召南·野有死麕》：“林有朴橄。”毛传：“朴橄，小木也。”

⑥酸毒：甚苦，痛苦。这两句是说，自己被委弃沟壑，悲愁痛苦。

⑦遭遇：遇到。微禄：薄禄。这里是谦虚，喻自己有小才。或作“征禄”。

⑧中郎：官名。缮理：整治，修理。捐：丢掉。收拾捐朴，是说中郎将丢弃的木材收拾待用。《古文苑》章樵注：“朴与樸同，木质也。弃捐沟壑，人所不顾，中郎，淮南之臣，乃收录之，以成器用。”

⑨斲：同“斫（zhuó 酌）”，砍。彫：同“雕”。这两句意为高明的木匠对其砍、削、雕、刻，仔细加工。

⑩表：指树皮。慤（què 却）：同“慤”，诚实，忠厚。这两句说树皮虽剥裂难看，但树心是完好无损。《古文苑》章樵注：“犹用人当略其外貌，取其中心。”

⑪等化：似为“等比”之误。等比，同等，齐列。等比器类，也即等同一般器具。尊，敬词。这句意为，等到制作成为有用的屏风，可以蔽遮贵宅，摆列在君王左右。

⑫赖蒙：承蒙。成济：成全，成就。弘笃（dǔ 睹）：宏大，深厚。这两句意为：承蒙君王重用，恩德无量。

⑬分好：情义，友谊。沾渥（wò 握）：蒙受。

⑭这句说，如果没有遇见仁人志士，我将永远是水沟里的枯木。

薰笼赋

刘向

说明：

仅存篇目。《太平御览》卷七——：“刘向《别录》曰：‘淮南王有《薰笼赋》。’”

《北堂书钞》卷一三〇《薰笼》：“手中薰笼，大被薰笼，淮南有赋。”

淮南小山

据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说，淮南小山是淮南王刘安门下文士的集体称号，或说是刘安门客中的一个。《文选》则题为刘安所作。具体情况不详。《全汉文》也只收此一篇。王夫之谓此篇“音节局变，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辞赋可比”（《楚辞通释》）。

招 隐 士

淮南小山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①，偃蹇连蜷兮枝相缭^②。山气嵒岏兮石嵯峨^③，谿谷崭岩兮水曾波^④。猿狖群啸兮虎豹嘯^⑤，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⑥。

王孙游兮不归^⑦，春草生兮萋萋^⑧。岁暮兮不自聊^⑨，蟋蟀鸣兮啾啾^⑩。

块兮轧^⑪，山曲岧^⑫，心淹留兮恫慌忽^⑬。罔兮沕，憭兮栗^⑭，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⑮。

嵒岑碣磈兮，磈磈磈磈^⑯。树轮相纠兮，林木茷^⑰。青莎杂树兮，蒹草薿薿^⑱。白鹿麀麀兮，或腾或倚^⑲。状儿嶮嶮兮峨峨^⑳，淒淒兮漼漼^㉑。獼猴兮熊羆，慕类兮以悲^㉒。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羆咆，禽兽骇兮

亡其曹^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说明：

此赋见《楚辞浦注》卷十二，《文选》卷三三，作品系淮南小山所作。此赋写出了山中的幽暗、恐怖、寂寞、无聊，因而结论是“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此赋篇章短小，想象丰富，描绘真切，多用双声叠韵，句式回环往复，音节铿锵响亮，富有感染力。

注释：

①桂树：一种珍木，叶常绿，香气浓烈，可制香料，入药。这里指文中王孙。幽：僻静，指深山幽谷。喻远离朝廷。

②偃蹇连蜷：指桂树长得弯弯曲曲，十分好看。缭：纠缠。

③崑崙（lóng sǒng 隆怱）：原指山势高峻，这里形容云气上蒸。嵯峨：形容山石高危。

④崑岩：即巉岩，险峻貌。曾波：即层波，层层波涛。

⑤猿、狢（yòu 又）：都是猴科动物。嘯：拉长声鸣叫。嘒：吼叫。

⑥淹留：周旋留连。指野兽在桂树上栖息。

⑦王孙：古时对达官贵人子弟的通称。

⑧萋萋：青草茂密的样子。

⑨不自聊：不自聊赖，指心中空虚烦闷，无可依傍。

⑩蟪蛄（huì gū 会估）：蝉的一种。啾啾（jiū jiū 究究）：细杂的叫

声，指蟋蟀鸣叫。

⑪块轧(yángyà 羊亚)：山气郁蒸的样子。

⑫岷：形容山势曲折。

⑬淹留：久留。恫：恐惧。慌忽：即恍惚，心思迷乱。

⑭罔沕(mì 密)：罔然疑惑貌。惊栗：凄怆、悲伤貌。

⑮丛薄：草木杂生之处。栗：通“慄”，害怕，战栗。

⑯嵌(qín 钦)岑：山高峻貌。嵒嵒(qíyī 其依)：山石不平貌。礧礧(jūnzēng 君增)：石头高危貌。隤隤(kuǐwēi 傀委)：石头堆砌高低不平貌。

⑰树轮：指树干。纠：缠绕。林木：指树枝。茷猷(fáwēi 伐委)：形容树木枝叶繁茂，枝条弯曲。

⑱莎(suō 梭)：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称香附子。树：立。蒺(fán 烦)：植物名，似莎草。《文选·子虚赋》：“薛莎青蒺。”李善注引张揖曰：“青蒺，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蘘(suǐ 髓)靡：草木柔弱，随风披靡貌。

⑲麀麀(jūnjiā)：亦作“麀麀”，泛指鹿类。腾：跳跃。倚：斜靠着，指众鹿相互依靠。

⑳嶙嶙(yínyín 银银)、峨峨：都是山峰高耸的样子，形容鹿角高貌。

㉑淅淅、漉漉(xǐxǐ 洗洗)：形容鹿毛湿润貌。

㉒慕类兮以悲：指离群者因思慕同类而悲伤。或理解为设想之辞，王孙慕兽类欢聚而悲伤。

㉓亡其曹：即离开同类。曹，类。

辨析：

王逸在《楚辞·招隐士》序里说，此赋所指的

隐士是屈原。我以为是不对的。因为屈原压根儿就不是隐士。他周游各地，后又回到故乡，也根本用不着招；尤其是淮南小山早已知道屈原沉身汨罗，为国捐躯，再也招不回来了。至多，只能招其魂，不能招其人——隐士。所以，这篇赋不可能是招屈原的。

那么《招隐士》是招谁？《乐府诗集》卷五十四《晋拂舞歌·淮南王篇》崔豹《古今注》说：“《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慕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这个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小山之徒既可因思念淮南王仙游不归而写《淮南王》，为什么不可以为同一理由而写《招隐士》？

我们知道，淮南王刘安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因谋反事泄畏罪“自刭”。但《神仙传·刘安》却说：“汉史秘之（指成仙），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人主当废万机而竟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自杀，非得仙也。”这真够挖空心思为刘安畏罪自杀回护！我们想，同一道理，小山之徒为什么不可以把刘安明明是畏罪自杀而说成是入山修道，因而写《招隐士》来招回他，以掩盖其丑行？

近人金瓶香说：“小山《招隐》，何为而作也？”

详其词意，当是武帝猜忌骨肉，适淮南王安入朝，小山之徒，知谗衅已深，祸变将及，乃作此以劝王丞谋返国之作。”（《汉代辞赋之发达》）可作为一说。

我甚至发一奇想：刘安现存一赋——《屏风赋》，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古文苑》，此赋当非伪作。宋章樵在《古文苑》题注中说：“因木有自然奇怪之形。连合为屏风；譬世有遗弃之材，遭时见用。”指出赋作者以乔木制成屏风，为世所用，喻世间人才得到提拔，得以效力。我以为这个理解是符合此赋题旨的，这篇赋可视为刘安招致天下谋士的广告。我们知道，刘安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参与谋夺帝位，前后长达三十多年之久，最后也是以“为畔逆事”，“自刭”而死。为了夺取帝位，他广罗人才，招致天下俊伟之士数千人，其中著名的有所谓“八公”。我们能否这样设想：《招隐士》是淮南小山为刘安写作的一篇招致天下人才的广告？我认为这个设想并不是无中生有。

孔 臧

孔臧，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从兄。史书无传，具体生卒年无考。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汉书·高惠高后父功臣表第四》、《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下》略同），孔臧父孔聚，于秦胡亥元年（前209年）随刘邦于砀起事，以左司马入汉，以左将军身份围项羽于垓下，因战功卓著，封蓼侯（封地在今河南固始县）。文帝九年（前171年），孔臧袭父爵。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坐为太常。南陵桥坏，衣冠军不得度，国除。前后侯封四十五年。一说孔臧是自求为太常的。《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孔臧曰：“臧历位九卿，为御史大夫，辞曰：‘臣经学，乞为太常典礼，臣家业与安国、纲纪古训。’武帝难违其意，遂拜太常典礼，赐如三公。臧子琳，琳子璜，失侯爵。”《文选·两

都赋序》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后，少以才博知名，稍迁御史大夫，辞曰……。”可见孔臧活动年代在文、景、武三朝间。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文学家。《汉书·艺文志》载，孔臧有文十篇，赋二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二卷，均已佚。《孔丛子·连丛上》录其《谏格虎赋》等六篇。《全汉文》又加收录。

谏格虎赋

孔 臧

帝使亡诸大夫问乎下国^①。下国之君，方帅将士于中原^②。车骑骈阗，被行冈峦^③。手格猛虎，生缚軀犴^④。昧爽而出，见星而还^⑤。国政不恤^⑥，惟此为欢。乃夸于大夫曰：“下国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问天子之格虎，岂有异术哉^⑦？”大夫未之应。因又言曰：“下国褊陋^⑧，莫以娱心，故乃闢四封以为藪^⑨，围境内以为林。禽鸟育之，驿驿淫淫^⑩。昼则鸣嚙，夜则嗥吟。飞禽起而翳目^⑪，走兽动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惊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是掌厥禁^⑫。于是分幕将士，营遮榛丛。戴星入野^⑬，列火求踪^⑭。见虎自来，乃往寻从^⑮。张置网，罗刃锋^⑯。驱檻车^⑰，听鼓钟。猛虎颠遽^⑱，奔走西东。怖骇内

怀，迷冒怔忡^{①⑨}。耳目丧精，值网而冲^{②⑩}。局然自缚^{②⑪}，或只或双。车徒扑赞，咸称曰工^{②⑫}。乃缚以丝组，斩其爪牙^{②⑬}。支轮登较，高载归家^{②⑭}。孟贲被发瞋目，躁猾纷华^{②⑮}。故都邑百姓，莫不于迈^{②⑯}。陈列路隅^{②⑰}，咸称万岁。斯亦畋猎之至乐也^{②⑱}！”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则乐之至也者，与百姓同之谓。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③⑰}。山林泽藪，又其宅也^{③⑱}。被有德之君^{③⑱}，则不为害。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③⑲}。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③⑳}。妨害农业，残夭民命^{④⑰}。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④⑱}。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于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海，请遂改之^{④⑱}。”

说明：

此篇见《孔丛子·连丛上》，赋描述天子的代表——亡诸大夫到下国（诸侯国）去巡视，下国君向他夸耀自己格虎狩猎的欢乐。亡诸大夫听后，对下国君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的举止是祸国殃民的。下国君接受教训，表示要改正错误。此赋提出，作为一国之君，就应当勤理国政，仁人爱民，与民同乐。这全是当时新兴的汉儒的教义。

注解：

①亡诸大夫：元代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三：“言本无此大夫，假有之以为辞，犹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之类。”问：考察，过问。下国：诸侯国。

②帅：通“率”，带领。中原：原野之中。

③骈阯：布集，连属，形容多。也作“骈田”、“骈填”。被行冈峦：遍布山岭。冈，山脊，山岭。

④格：击杀，搏杀。缚：束，捆绑。貙豻（chū àn 初岸）：即貙和豻，两种猛兽名。《尔雅·释兽》：“貙似狸。”注：“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豻，古时生于北地的野狗。

⑤昧爽：昧，昏暗。爽，明。昧爽，指拂晓，天未全明之时。《书·太甲上》：“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

⑥国政：国家的政事。恤：也作“卹（xù）”，忧虑，顾惜。《诗·小雅·小弁》：“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⑦鄙固：鄙陋。异术：奇妙的方法。

⑧褊（biǎn 扁）：狭小，狭窄。《左传·昭元年》：“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

⑨闢：开。《易·系辞上》：“闢户谓之乾。”四封：四方的土地。封，指帝王分给诸侯的土地。藪（sǒu 叟）：大泽。

⑩驿驿：连续不断。淫淫：行进的样子。

⑪翳（yì 亿）目：遮蔽眼睛。

⑫虞候：官名。掌管山泽之官。《左传·昭十二年》：“藪之薪蒸，虞候守之。”疏：“水希曰藪，则藪是少水之泽。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为名也。”苑令：古代掌管畜养禽兽的园林之官。厥：其，那。禁：圈养禽兽之牢圈。

⑬营：围绕。《汉书·李寻传》：“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注：“营谓绕也。”遮：阻拦，遏止。《吕氏春秋·应同》：“子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注：“遮，后遏也。”榛丛：丛木。《广雅·释木》：“木丛生曰榛。”戴星：顶着星宿，喻早出或晚归。野：郊原，田野。《诗·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传：“郊外曰野。”这里指打猎的场所。

⑭列：通“烈”，烧。《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求：寻找。踪：踪迹。《史记·萧相国世家》：“高帝曰：‘夫猎……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⑮寻从：追寻跟从。从，跟随，追随。

⑯张：设网捕捉。《公羊传·隐公五年》：“百金之鱼，公张之。”置(jū)：捕兽的网。罗：分布，排列。

⑰檻车：囚禁犯人或装载猛兽的有栅栏的车。

⑱颠：倒，仆。遽：畏惧。

⑲怖(bù布)：惶恐，惊惧。骇：惊骇，惊忧。怖骇内怀，即内怀怖骇。迷冒：即迷瞽，迷惑眩乱。怔忡(zhēngzhōng 征忠)：惶恐，惊惧。

⑳值网：遇网。值，相遇。

㉑局然：屈身的样子。

㉒车徒：兵车及步卒。抃：赞叹。工：精妙，精巧。这里指打猎的技巧高明。

㉓缚：捆绑。丝组：丝绳，绳子。

㉔这句意思是获猎的野兽很多。较(jué决)：车箱两旁的横木，亦指车厢。

㉕孟贲：古代勇士名，据说能生拔牛角，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被(pī披)发：散发。瞋目：张目。躁猾：纷乱貌。纷华：

繁盛。

②⑥迈：远行。

②⑦隅：角落。

②⑧至乐：极乐。

②⑨顺：任情，放纵。兕：犀牛一类的动物。偕：一起。

③⑩宅：住处。

③⑪被：遇到。

③⑫恤：顾惜，顾念。

③⑬廷：禽兽生活的地方。廷，通“庭”。

③⑭残夭：残害致死。

③⑮散：闲散。

③⑯顿首：古代礼节，头叩地而拜。敏：聪慧。习：相习。

辨析：

这篇赋的结构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或分而为《子虚》《上林》两赋）如出一辙，都是安排诸侯王（或其代表）与天子的代表对话，而且都是先让诸侯王（或其代表）尽情地夸耀自家主子的淫乐，随后是天子的代表对诸侯王（包括其代表）的教训，最后是诸侯王（或其代表）的悔过。而且批判的武器都是儒家的教义。

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即谁先创作了这种崭新的赋篇形式，是司马相如呢？还是孔臧？

我们从班固的《两都赋序》得知，司马相如和

孔臧都是武帝朝廷上的著名赋家，他们或则“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则“时时间作”。但他们谁年纪大，写作谁先行一步呢？我们推论，司马相如约生于公元前172年（或说公元前179年，似难成立）。而孔臧的生年似要早得多，他在公元前171年即袭父爵封侯，那时，他可能已一二十岁了，也即说，他比司马相如要大一二十岁。这一点，我们从孔臧父孔聚的行状即可得到证实。孔聚在公元前209年就随刘邦起事，那时就算他二十岁吧，那么孔聚当生于公元前229年左右，到他死后儿子孔臧袭他的爵位，算来已近六十岁了。如果孔聚二十岁生孔臧，那么孔臧到司马相如出生时，已近四十岁了；如果孔聚三十岁生孔臧，则孔臧大司马相如近三十岁，如果孔聚四十岁生孔臧，则孔臧大司马相如近二十岁。孔聚大概活到五十多岁就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近五十才生孔臧。孔臧既比司马相如大一二十岁，他的写作活动就有可能比司马相如早得多。再说孔臧早已封侯，且“少而才博，知名”，这个“少”、“博”总得有所表现，这个“知名”总得有个来由。《汉书·艺文志》说他有儒家作品十篇，赋作品二十篇，可能就是其“少博”、“知名”的表现吧！如果把《谏格虎赋》写作定于公元前140年前后，孔臧这时也已四五十岁了，

孔臧写此赋再难往后推移。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谏格虎赋》的写作比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要早三、五年。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是孔臧写作在前，司马相如写作在后；孔臧是初创，司马相如是有所依傍；所以孔臧赋较简短粗糙，司马相如赋则铺张扬厉，精致细腻。由此可见，孔臧在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抹煞的。

杨 柳 赋

孔 臧

嗟兹杨柳^①，先生后伤。蔚茂炎夏^②，多阴可凉^③。伐之原野，树之中塘^④。溉浸以时^⑤，日引月长^⑥。巨本洪枝^⑦，条修远扬^⑧。夭绕连枝^⑨，猗那其旁^⑩。或拳勾以逮下土^⑪，或擢迹而接穹苍^⑫。绿叶累叠^⑬，郁茂翳沈^⑭；蒙笼交错^⑮，应风悲吟。鸣鹄集聚^⑯，百变其音。尔乃观其四布^⑰，运其所临^⑱，南垂大阳^⑲，北被宏阴^⑳，西奄梓园^㉑，东覆果林。规方冒乎^㉒，半顷清室^㉓，莫与比深。于是朋友同好^㉔，几筵列行，论道饮燕^㉕，流川浮觞^㉖。殽核纷杂^㉗，赋诗断章^㉘。合陈厥志^㉙，考以先王^㉚。赏恭罚慢，事有纪纲^㉛。洗觶酌樽^㉜，兕觥凄扬^㉝。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㉞，动合典章。退坐分

别，其乐难忘。惟万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经一纪^⑤，我赖以宁。暑不御簟^⑥，凄而凉清。内荫我宗^⑦，外及有生^⑧。物有可贵，云何不铭^⑨？乃作斯赋，以叙厥情。

说明：

本篇录自四部丛刊本《孔丛子》卷七。赋中的杨柳，在作者精心的培植下，长成了“巨本洪枝，条修远扬”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了歇凉游憩的场所。于是作者与朋友列几筵于树下，“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赋诗饮酒，赏恭罚慢，处处体现着儒家的伦理原则：“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最后，作者礼赞杨柳“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的功绩，抒发了对杨柳的喜爱之情。这篇咏物小赋，将描写、叙事、抒情、说理巧妙地融为一炉，读来饶有情致。此赋当为孔臧晚年作品。

注释：

- ①嗟：感叹词。兹：这。
- ②蔚：草木茂盛的样子。炎夏：炎热的夏天。
- ③多阴可凉：树阴很多，适合乘凉。可，适宜。

④中塘：即中唐，中庭。塘通“唐”。《诗经·陈风·防有鹊巢》：“中唐有甍。”

⑤溉浸以时：按时灌溉。

⑥日引月长：一天天一月月地长高。引，伸长。

⑦巨本洪枝：巨大的树干和枝条。洪，大。

⑧条修：枝条修长。远扬：伸向远方。《诗经·豳风·七月》：“以伐远扬。”

⑨天绕：屈曲盘绕的样子。

⑩猗那：同“婀娜”，袅娜多姿的样子。

⑪拳句：局促不得伸展。逮：及，达到。

⑫擢（zhuó 浊）迹：举起。擢，拔，耸起。穹苍：天空。

⑬累叠：重重叠叠。

⑭郁茂翳（yì 亿）沈：繁密茂盛，遮天垂地。翳，障蔽。

⑮蒙笼：同“蒙茏”，茂密四布的样子。

⑯鹄（hú 湖）：天鹅。

⑰尔乃：于是。

⑱运：转动，转向。

⑲大阳：太阳。大，同“太”。

⑳被：遮盖。宏阴：大面积的阴暗。

㉑奄：同“掩”，掩盖。梓（zǐ 子）：一种树木，常种于墙下。

㉒规方：规划，分划。《周礼·考工记·舆人》：“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冒：覆盖。

㉓顷：面积单位，一百亩为一顷。清室：清凉的处所。

㉔同好：爱好相同的人。

㉕饮燕：宴饮。燕，同“宴”。

㉖流川浮觴（shāng 商）：在流水上浮动酒杯，大家列坐两旁，

取杯饮酒。觴，酒杯。

②⑦骹核：骹，同“肴”，指菜肴；核，指果品。《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肴核维旅。”

②⑧赋诗断章：或赋诗或吟咏诗中某些篇章，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所谓“赋诗言志”。这是古代朋友欢聚常有的做法。

②⑨厥：其，他的。志：指思想感情。

③⑩考：校订，核实。

③⑪纪纲：法度。

③⑫觶（zhì 志）：古代酒器，圆腹侈口，圈足。樽：木制酒杯。

③⑬兕觥（sì gōng 似公）：用犀牛角做的酒杯。兕，雌性的犀牛。觥，古代饮酒及盛酒器，腹椭圆，圈足，有吐水口，有把手。

③⑭威仪：仪表行为。抑抑：谨慎而严肃的样子。《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其未醉止，威仪抑抑。”

③⑮纪：记年单位，十二年为一纪。

③⑯御：用。箒（shà 厦）：扇子。

③⑰荫：荫蔽。宗：宗族。同祖称宗。

③⑱有生：有生命者，这里指众生。《列子·杨朱》：“有生之最灵者，人也。”

③⑲云何不铭：为何不加以铭载？云，发语词。

鸛 賦^①

孔 臧

季夏庚子^②，思道静居。爰有飞鸛^③，集我屋隅^④。异物之来^⑤，吉凶之符^⑥。观之欢然，览考经书^⑦。在德为祥^⑧，弃常为妖^⑨。寻气而应，天道不渝^⑩。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服鸟，卒用丧己^⑪。咨我令考^⑫，信道秉真^⑬。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⑭。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听天任命^⑮，慎厥所修^⑯。栖迟养志^⑰，老氏之畴^⑱。禄爵之来^⑲，祇增我忧^⑳。时去不索，时来不逆，庶几中庸^㉑，仁义之宅。何思何虑，自令勤剧^㉒。

说明：

本篇录自四部丛刊本《孔丛子》卷七。《诗经·

《风》有《鵩》之诗，这是文学史上最早描写鵩（猫头鹰）的作品。汉初贾谊作《鵩鸟赋》，也以鵩（即鵩鸟）为不祥之鸟。孔臧《鵩赋》则一反前人之意，他对于鵩的降临持“观之欢然”的态度，并且“览考经书”以断吉凶，提出了修德、修身、天命、中庸、仁义等看法，显然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其中虽有排斥爵禄、淡薄名利的老庄话语，但已不是赋作的主调了。

注释：

①鵩（xiāo 肖）：今称猫头鹰，一种凶鸟，善捕田鼠。古人以为是不祥之鸟。

②季夏：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农历六月。庚子：指六月庚子日。

③爰：于是。

④集：鸟儿停息。隅（yú 于）：角落。

⑤异物：怪物，这里指鵩。

⑥符：符号，象征。

⑦经书：这里指孔子订定的六经，汉武帝崇奉的五经。

⑧在德为祥：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就是吉祥。

⑨弃常：抛弃常道。

⑩渝：改变。

⑪贾生：指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贾谊谪居长沙时，有鵩入室，“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贾生“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作赋（指《鵩鸟赋》）以自广”。赋中充满了齐生死、等祸福

的老庄思想。

⑫咨(zī): 赞叹词。令考: 先父。孔臧父孔聚, 是汉高祖的功臣, 封蓼侯。

⑬信道秉真: 即秉信道真。道真, 即道的真义, 道德的真义。《汉书·刘歆传》: “党同门, 妬道真。”

⑭化: 教化。

⑮听天任命: 听任天命。任, 任凭。

⑯厥: 其, 他的。所修: 所修炼的品德。

⑰栖(xī 兮)迟: 惶恐不安貌。

⑱老氏: 老子, 即老聃, 春秋末楚国苦县人, 曾为周藏书室史官, 相传著《老子》(又名《道德经》)五千余言。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畴: 同“俦”, 同类。

⑲禄爵: 禄位, 官爵。

⑳祗(zhī 之): 同“祗”, 适, 仅仅。

㉑庶几: 差不多。中庸: 不偏叫中, 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㉒勤剧: 勤劳, 劳苦。自令勤剧, 就是自讨苦头。

辨析: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所有赋家作品的儒家思想倾向便日趋明显, 但老庄思想也并不销声匿迹。在很多赋作中, 儒、道两家思想往往并存, 即使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样大作家也不例外。如张衡的《东京赋》, 后半部就高唱: “是以……为无为, 事无事, 永有民, 以孔安。遵节俭, 尚素朴, 思仲尼

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将使心不乱其所在，目不见其可欲（《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这是很典型的老庄思想。儒道可以互补，往往是统治阶级所必需，文人们也可加以利用。在这里，尤值得指出的是，汉赋中涌动着的一股强烈的文学自觉、文学觉醒的洪流，已不是儒道两家所能包容。

蓼虫赋^①

孔 臧

季夏既望^②，暑往凉还^③。逍遥讽诵^④，遂历东园^⑤。周旋览观^⑥，憩乎南藩^⑦。睹兹茂蓼^⑧，结葩吐荣^⑨，猗那随风^⑩，绿叶紫茎。爰有蠕虫^⑪，厥状似螟^⑫，群聚其间，食之以生。于是悟物托事^⑬，推况乎人^⑭。幼长斯蓼，莫或知辛^⑮。膏粱之子^⑯，岂曰不人？惟非德义^⑰，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⑱？逸必致骄^⑲，骄必致亡。匪唯辛苦^⑳，乃丁大殃^㉑。

说明：

本篇录自四部丛刊本《孔丛子》卷七。这篇咏物小赋借物喻人，以寄生在蓼草上的贪婪的蠕虫来比

喻不知辛苦、安逸无心的膏粱之子，说明了“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的道理，旨在告诫人们要勤劳修德，自食其力，而不能贪婪骄堕，坐待祸殃。赋以四言为主，篇幅短小，语言流畅，说理明白，通俗易懂，与堆砌辞藻的散体大赋风格迥异。

注释：

①蓼(liǎo 了)虫：寄生在蓼草中的昆虫。蓼是一种草本植物，叶味辛香，花淡红色或白色。可作调味品，也可入药。《楚辞·七谏·怨世》：“蓼虫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虫贪吃辛烈苦恶的蓼草，安于现状，而不知迁徙到甘美的葵菜上去生存，终究会落到困苦羸瘦的境地。《蓼虫赋》主旨与此句同。

②季夏：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农历六月。既望：十六日。

③暑往凉还：暑天过去，凉爽的日子又到来。

④讽(fěng)诵：背诵。

⑤遂：于是。历：尽，遍，即逛遍。

⑥周旋：来回，旋转。

⑦憩(qì 泣)乎南藩(fān 反)：在南边歇息。憩，休息。乎，相当于“于”，在。

⑧睹兹茂蓼：看到这茂盛的蓼草。

⑨结葩(pà 怕)：结出花朵。吐荣：开花。

⑩猗那(ē nuó)：同“婀娜”，摇曳多姿的样子。

⑪蠕(rú 如)虫：爬动的虫子。这里指蓼虫。蠕，虫子爬动的样子。

⑫螟 (míng 名): 一种食禾害虫。

⑬托: 寄托。

⑭况: 比拟, 比较。

⑮莫或: 没有人。辛: 辣。

⑯膏粱: 精美的食物, 比喻富贵人家。膏, 油脂, 肉之肥者。粱, 小米, 食之精者。

⑰惟非德义: 只因为不讲道德和仁义。

⑱如禽兽何: 与禽兽相比又怎么样? 意即没有区别。

⑲逸必致骄: 安逸必定导致骄纵。

⑳匪唯辛苦: 非但辛苦。匪, 同“非”, 不。

㉑丁: 当, 遭逢。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2年—前118年），蜀郡成都人。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赋家，汉赋的奠基者。相如小名犬子，少有大志，喜读书击剑，慕赵国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相如大约二十岁时，离开成都到京都长安做官。景帝让他充任武骑常侍，但相如不喜欢任武职。公元前150年，景帝胞弟梁孝王来朝，随同人员有著名赋家枚乘、邹阳、庄忌等等，相如很喜欢他们，即托疾辞去武骑常侍一职，到梁孝王门下去做游士。他的名作《子虚赋》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疾逝，梁国被瓜分，相如只好回成都老家。稍后，在临邛县令的谋划下，才女卓文君私奔相如。相如文君相携回成都暂避。不久，为生活所迫，相如文君回临邛开设酒店。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市中涤器。随后，得到卓文君父卓王孙的赏赐，相

如与文君回成都买田置宅，度过五六年的富裕优游生活。

大约是公元前 135 年，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十分感叹，得知为相如所作，即召相如进京。相如废寝忘食百日，又写出冠绝一代的《天子游猎赋》。随后又写作名篇《大人赋》，并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

公元前 129 年，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南夷，作《难蜀父老文》，这是相如仕途的高峰时期。翌年，相如因受金被免官，闲居长安。

公元前 127 年，相如复被召为郎。翌年，改拜孝文园令，也即充当汉文帝陵墓的守护人。相如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

公元前 120 年，武帝立乐府，相如参与赋诗作歌。

公元前 119 年，相如辞官，回茂陵养病。

公元前 118 年，相如死于糖尿病，遗书《封禅文》。在最后的十年里，相如一直是在抑抑不得志中度过的。传在《史记》卷一百一十七，《汉书》卷五十七。

天子游猎赋

司马相如

楚使子虚使于齐^①，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②。田罢，子虚过姁乌有先生^③，亡是公存焉^④。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⑤。”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⑥，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罟网弥山^⑦。掩兔罝鹿^⑧，射麋脚麟^⑨，骛于盐浦，割鲜染轮^⑩。射中获多，矜而自功^⑪。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⑫？楚王之猎，孰与寡人^⑬？’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⑭，幸得宿卫十有余年^⑮。时从出游^⑯，游于后园，览于

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①⑦}；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①⑧}？’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言之^{①⑨}。’仆对曰：‘唯唯^{②⑩}。臣闻楚有七泽^{②⑪}，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②⑫}，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崔嵬，岑崟参差，日月蔽亏^{②⑬}，交错纠纷，上干青云^{②⑭}；罢池陂陀，下属江河^{②⑮}。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②⑯}；众色炫燿，照烂龙鳞^{②⑰}。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②⑱}，璚玞玄厉，硬石砢砢^{②⑲}。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江蓠蘼芜，诸柘巴且^{③⑩}。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虺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③⑪}。其高燥则生葳苒苞荔，薛莎青蘋^{③⑫}。其埤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蔷彫胡，莲藕觚卢，奄闾轩于^{③⑬}。众物居之，不可胜图^{③⑭}。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③⑮}。其中则有神龟蛟鼉，毒冒鼈鼉^{③⑯}。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檉楠豫章，桂椒木兰，檟离朱杨，楂梨棬栗^{③⑰}，桔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玃獠，鸕雏孔鸾，腾远射干^{③⑱}。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蝮蜒玃玃^{③⑲}。

“于是乎乃使刳诸之伦^{④①}，手格此兽^{④②}。楚王乃驾驯驳之驷^{④③}，乘雕玉之舆^{④④}，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④⑤}，左乌号之雕弓^{④⑥}，右夏

服之劲箭^{④⑥}。阳子骖乘^{④⑦}，嫫阿为御^{④⑧}，案节未舒，即陵狡兽^{④⑨}。蹴蛩蛩^{⑤⑩}，踔距虚^{⑤⑪}，軼野马^{⑤⑫}，轹驹騄^{⑤⑬}，乘遗风，射游骐^{⑤⑭}，倏肿倩洌^{⑤⑮}，雷动焱至^{⑤⑯}，星流电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⑤⑰}，洞胸达掖，绝乎心系^{⑤⑱}。获若雨兽^{⑤⑲}，掩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⑥⑩}，翱翔容与^{⑥⑪}，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飢受诟^{⑥⑫}，殚睹众物之变态^{⑥⑬}。

“于是郑女曼姬^{⑥⑭}，被阿锡^{⑥⑮}，揄纁缟^{⑥⑯}，杂纤罗^{⑥⑰}，垂雾縠^{⑥⑱}，襞积褰绉^{⑥⑲}，纤徐委曲^{⑦⑰}，郁桡溪谷^{⑦⑱}，粉粉裊裊，扬袖戍削^{⑦⑲}，蜚襪垂髻^{⑦⑳}。扶輿猗靡^{⑦⑱}，翕呶萃蔡^{⑦㉑}，下靡兰蕙^{⑦㉒}，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⑦㉓}，缪绕玉绥^{⑦㉔}，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⑦㉕}。

“于是乃群相与獠于蕙圃^{⑧⑰}，罽毼敝窄^{⑧⑱}，上金隄^{⑧㉑}，掩翡翠，射鵀鵀，微矰出，纤缴施^{⑧㉒}。弋白鹄，连驾鵀^{⑧㉓}，双鵀下，玄鹄加^{⑧㉔}。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鵀^{⑧㉕}，扬旌榘^{⑧㉖}，张翠帷，建羽盖。罔璫瑁^{⑧㉗}，钓紫贝，攄金鼓^{⑧㉘}，吹鸣籥^{⑧㉙}。榜人歌，声流喝^{⑧㉚}。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⑧㉛}。磊石相击，琅琅磕磕^{⑧㉜}，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外。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⑧㉝}，緌乎淫淫，般乎裔裔^{⑧㉞}。

“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

持^⑨，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⑩，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⑪。将割轮焯^⑫，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⑬。’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⑭！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⑮，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获^⑯，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⑰。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⑱，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⑲，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⑳。彰君恶，伤私义^㉑，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㉒。且齐东踰钜海，南有琅邪^㉓，观乎成山，射乎之罘^㉔；浮渤澥，游孟诸^㉕。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㉖。秋田乎青丘^㉗，仿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㉘。若乃俶傺瑰玮^㉙，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㉚，充牣其中者^㉛，不可胜记。禹不能名，高不能计^㉜。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㉝，是以王辞不复^㉞，何为无以应哉！”

说明：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现存最著名的赋篇，

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赋篇。它运用夸张的笔触，反复地描绘天子和齐楚王的游猎生活以及政治活动，对比他们之间的高低优劣，寓褒贬毁誉于其中，从而达到了作者所希望的批判诸侯王，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抬高天子地位，巩固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十分强大，诸侯王与中央王朝力量对比有所谓“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大腿）”，以致酿成吴楚七国叛乱。乱平，诸侯王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但其建制仍然存在，故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实行推恩法，即令诸侯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这实际上也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翻版。《天子游猎赋》作于推恩法实行前七八年，其意义自见，说明司马相如还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赋最后描写天子于“酒中乐酣”后忽然醒悟：“‘嗟乎！此太奢侈。’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指上林苑）可以垦闾，悉为农郊，以贍萌隶，隄墙填塹，使山泽之人乃至焉……’”天子不再寻欢作乐、胡作非为了，他转而关心黎民农桑。天子还要“恣群臣，奏得失”，正正经经料理国事，做个万民拥戴的天子。这个安排也似非无的放矢。时汉武帝已初露淫风，故赋提出这个劝诫，不失为一针砭。

赋最后的这段话，被人们指为“曲终奏雅”、“光荣的尾巴”，因而历遭“劝百风一”、“劝而不止”之讥。但它却也成为后代赋家效法的对象。其功其过，有待进一步讨论。

相如《天子游猎赋》表现手法上的虚构夸张，对客观事物的精细描绘，以及以人物问答组织成篇，以“若乃”、“于是”联结成文，首尾用散，篇中入韵，句式长短不一（多运用三、四、六言句），选韵变化无定，语言比较华丽雕琢等等，也几乎成为时人写作汉大赋的法式。它堪称为一篇具有经典意义的篇章。此赋最早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相如传转录，又见《文选》卷七、八。

注释：

①使：派遣。子虚：虚构的人物。这是汉赋的一个特点。即虚构几个人物对话，从对话中展开作者的创作意图。子，古代对男子的美称。虚，空。使：出使。

②田：同“畋”，打猎。

③过：拜访，探望。姁：夸耀。乌有先生：即没有这个先生。

④亡是公：无这个人。公是对男子的敬称。存焉：在此，指在现场。

⑤云梦：即云梦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今湖南潜江县西南），范围并不大。但今人考证，古籍中的云梦，一般都泛指春秋战国楚王的游猎区，包括江汉平原的大片地区。

⑥选徒：选拔士卒。

⑦罟（fú 扶）：捕野兽的网。弥山：布满山野。

⑧掩：捕捉。辘：车轮辗压。

⑨脚麟：捉住麟的脚。脚，动词。

⑩骛：纵马驰骋。盐浦：海边盐滩地。割鲜：宰割新杀死的鸟兽的肉。染轮：血染车轮，喻射死之多。

⑪射中：射中目标。矜：夸耀。自功：自己的功绩。

⑫饶乐：富有乐趣。

⑬孰与：犹言何如。意思是不若，还不如。常用于反诘语气，并含有比较意味。

⑭鄙人：自谦之词，指自己见识浅陋狭隘。

⑮宿卫：在宫中值夜警卫。

⑯时：时常，经常。

⑰有无：有或无。指有的景物看过，有的景物没有看过。也即说看得很粗略。或以为览于有无，即无所不览。犹未能遍睹：指即便看得很粗略，后园尚且不能走一遍。

⑱外泽：后文所谓云梦等七泽。

⑲略：大略，简要。

⑳唯唯：应诺之词。

㉑七泽：七个湖泽，当指楚国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大小湖泽。这是赋中经常采用的夸张的笔法。

㉒特：只，但。小小：最小，很小。

㉓盘纡：山势盘旋纡曲的样子。崑（fú 伏）郁：山势盘曲重叠的样子。隆崇：山势高耸的样子。嶭率（lùzú 律卒）：山峰高危的样子。岑崟（yín 银）：山峰高峻的样子。参差：指山高低错落。日月蔽亏：指日月为山峰所阻，或全隐，或半缺。

②④交错纠纷：指山峰高低交错相互纠缠在一起。这是远望的感觉。干：干犯，接触到。

②⑤罢池、陂陀：都是山势倾斜的意思。属：连接。

②⑥丹：朱砂。青：青色土，可作颜料。赭垚（zhě 者饿）：赤土和白土。雌黄：又名石黄，一种矿物，可做颜料。白垺（fú 伏）：石灰。碧：一种青白色的玉石。

②⑦照烂龙鳞：指多种颜色相互照耀，灿烂如龙鳞闪光。

②⑧赤玉：一种赤色美玉。玫瑰：美玉名。据说“珠之尤精者曰玫瑰”。琳：青碧色的美玉。珉（mín 民）：一种似玉的石。昆吾：山名。这里指它所产的石，可冶炼成铁，用以铸造良剑。

②⑨玦功（jiūnlè 坚勒）：一种次于玉的美石。玄厉：黑色的石，可做磨刀石。璊（ruǎn 软）石：白色带赤的仅次于玉的美石。砮砮（wǔfū 武夫）：赤色白纹的美石。

③⑩蕙圃：种植香草的园圃。衡：杜衡。兰：兰草。芷：白芷。若：杜若。以上三种都是香草名。芎藭（xiōngqióng 兄穷）：香草名。芎或作“穹”、“芎”。产于四川的为“川芎”。菖蒲、江蓠、蘼芜：都是香草名，或以为芎藭等三者为一物，苗为江蓠，根为芎藭，叶为蘼芜。诸柘：即甘蔗。柘，同“蔗”。巴且：即芭蕉。

③⑪登降：指地势高低。陀（yǐ 以）靡：形容山势倾斜绵延不断。案衍：地势低洼的样子。坛曼：地势平广的样子。缘以大江：以大江（长江）为边缘。限以巫山：以巫山为界限。

③⑫葳（zhēn 针）：植物名，即马蓝。一说酸浆草，荇（xī 析）：蓂草，似燕麦。苞：草名，可织席、履。荔：草名，似蒲而小，根可做刷子。薛：草名，即蕨高。莎：即莎草，香附子，可作药。青蘋：似莎而大。

③⑬埤湿：指低洼潮湿的地方。埤，同“卑”。藏蓂（làng 浪）：即

狼尾草。蒹、葭：都是芦苇一类的植物。东藟：草名，苗如蓬，子似葵，可食。彫胡：即菰米，茎即茭白。觚卢：即葫芦。奄闾：一种艾蒿类的草，可治病。轩于：即获草，茎似蕙而臭。

③④不可胜图：不可一一描绘出来。图，或作“计”讲，亦通。

③⑤发：生长，开放。芙蓉：即荷花。菱华：菱花。钜：同“巨”。

③⑥神龟：龟中之最神明者。据《尔雅·释龟》说，龟分十种，其一曰神龟。蛟：龙属，似蛇。鼉（tuó 驼）：又称猪婆龙，即扬子鳄。毒冒：即瑇瑁，一种似龟的爬行动物，甲壳有花纹，可做装饰品。鼈（yuān 元）：大鳖。

③⑦阴林：大树林。以树大且多常交阴，故名。或以为指山北的森林。榿（pián 骈）：木名，即黄榿木。楠（nán 南）：即楠木。豫章：即樟木。桂：桂木，产于江南，可入药。椒：指木本椒树。檠（bò 菠）：俗称黄柏，树皮可入药。离：山梨。朱杨：即桤柳。河柳，生水旁。榘（zhā 扎）：即楂，山楂。栲（tǐng 影）栗：即栲枣。结实似柿而小，干后紫黑，大小如葡萄。

③⑧獬豸：都是獬豸类动物。鵷雏（yuānchú 冤除）：凤凰一类的鸟。腾远：说法不一。或以为即腾猿，善跳跃腾挪。远、猿音近而误。射（yè 叶）干：似狐，能爬树。

③⑨玄豹：黑色豹。曼鼯：一种大兽名，似狸而大。貆豸（chūàn 初岸）：一种大兽名，狸。或以为貆、豸为两种动物。似狸而大为貆，豸为胡地野犬。

④⑩刳诸：即专诸。春秋时吴国的勇士，曾为吴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

④⑪手格：空手搏斗。

④⑫驯駉：驯养的駉。駉，据说是猛兽，食虎豹，故虎豹等惧怕此兽。或以为駉是一种毛色不纯的马。驷：四匹马驾车。

④③雕玉之舆：用雕刻的美玉装饰的车子。

④④靡：同“麾”，挥动。橈旗：曲柄的旗帜。曳：摇动。这句是说摇动着用明月珠装饰的旗。建：举起。干将：原是古代著名的铸剑人，后用以指名剑。雄戟：三刃戟。这句是说举起名剑利戟。

④⑤乌号：相传为黄帝的弓号，后代指良弓。雕弓：雕有花纹的弓。

④⑥夏服：夏后氏（一说夏羿）的盛箭器。后代指著名箭袋。劲箭：强劲锋利的箭。

④⑦阳子：即伯乐。他姓孙名阳，春秋时善相马御车的人。或说仙人陵阳子。骖乘：陪乘。坐右边，以防车子翻覆。

④⑧嬖（xiān 仙）阿：古代善于御马的人。或说为月神的御者。

④⑨案节：有节奏地按辔徐行。案，同“按”。舒：展开。陵：践踏。狡兽：狡捷的野兽。

⑤①蹴：踩上。蛩蛩：一种类似马的善于奔跑的野兽。

⑤②骈：车轮压。距虚：兽名。似骡而小，亦善奔跑。

⑤③轹：突击。或以为作“超过”讲。

⑤④轹（wèi 畏）：碾压。轹，车轴头。驹騄：北方的一种良马，又称野马。

⑤⑤遗风：千里马名，因其奔跑速度超过风，故名。游骐：四处游荡的马。骐，青黑色犹如棋盘格子纹的马。

⑤⑥倏眴（shùn 舜）：奔逐急速的样子。倩漙（㒼 力）：急速的样子。

⑤⑦焱：同“飈”，疾风。

⑤⑧决眦：射裂眼眶。这样可以保持兽皮的完整，这要有极高明的射术才能做到。

⑤⑨洞：贯穿。掖：同“腋”。绝：断。心系：连着心脏的血管。这种射法可以一箭把禽兽射死，据说肉最好吃。

⑤9雨兽：指射获野禽如下雨。一喻其速，二喻其多。

⑥0弭节：即按节。弭，止，按下。

⑥1翱翔：原指鸟回旋飞翔，这里用以形容悠闲自得的遨游。容与：从容不迫的样子。

⑥2徼：拦截，遮拦。𦏧（jū 居）：同“欲”、“飮”，疲极。诎：同“屈”，力尽的意思。

⑥3殫：尽。变态：多种姿态。指猛兽受追击的多种恐惧姿态。

⑥4郑女：古以为郑国多出美女。曼姬：美女。曼，指皮肤细腻润滑。

⑥5被：同“披”。阿：古代一种轻细的丝织品名。锡：细布。

⑥6揄：曳引。绉：苧麻织的布。缟：未经染色的绢。

⑥7杂：错杂。纤罗：轻细的罗绮。

⑥8雾縠（hú 胡）：轻薄如雾的丝织品。

⑥9襞（bì 毕）积：形容衣裙上的折叠。褰（qiān 千）绌：指衣裙上折叠的绌纹。褰，缩。绌，蹙。

⑦0纤徐、委曲：都是婉曲的样子。重复强调，以状其婉曲多姿。

⑦1郁桡溪谷：指衣服折纹深曲犹如溪曲。

⑦2粉（fēn 分）粉、排（fēi 飞）排：都是衣长的样子。扬：举起。袖（yì 义）：衣裙的边缘。戍削：形容衣裙裁制可体的样子。

⑦3蜚襪（xiān 仙）：飘动的衣带。蜚：同“飞”。襪，古代妇女上衣装饰性的长带。髻（shāo 梢）：也是妇女上衣如燕尾的饰物。

⑦4扶舆：形容衣裙因转动而掀起的样子。猗靡：姣美的样子。

⑦5翕呷、萃蔡：都是形容走路时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

⑦6靡：同“摩”。

⑦7错：错杂。翡翠：鸟名。葳蕤：形容羽毛鲜丽盛多的样子。

⑦8缪绕：缠绕。玉绥：以玉饰绥。绥，帽带。

⑦眇眇、忽忽：都是隐约恍惚的样子。若神之仿佛：即仿佛若神仙。

⑧相与：指壮士与郑女曼姬等等。獠：夜间打猎。

⑨嬋（pán 盘）姗、敦窳（bósū）：美人上堤的样子。嬋姗，同“蹒跚”。

⑩金堤：喻堤坝坚固如金。

⑪掩：用网捕鸟禽。鷩鷩（jùnyí 俊仪）：即今天的锦鸡。矰：一种系绳的短箭。纤：细。缴（zhuó 酌）：系在箭上的生丝绳。

⑫弋：用系绳的箭射飞禽。连：一种捕鸟方法。驾鹅：即野鹅。

⑬鸛（cāng 仓）：鸟名，似雁而黑。玄鹤：黑鹤，据说鹤寿满二百六十岁则色纯黑。

⑭文鹢：指船头画有鹢鸟的船。

⑮櫓（yì 义）：同“棹”，船桨。

⑯罔：同“网”。

⑰枹（chuāng 窗）：敲打。

⑱籁：排箫。

⑲榜人：船夫。流喝：音声悠扬、悲咽。

⑳鸿：大。这句指波涛汹涌。奔扬：波涛。会：汇合。一说逆流。

㉑磊石：众石。琅（láng 郎）琅磕磕：众石相击的声音。

㉒灵鼓：六面鼓。案行：归依行列。就队：归回原队。

㉓繙（shǐ 始）：接连不断的样子。淫淫：接连不断慢慢行进的样子。般：通“班”，依次排列的样子。裔裔：排列行进的样子。

㉔阳云：台名，一作阳台。虚构的台名。或说在云梦泽中，或说在巫山下。泊：安静无为的样子。自恃：持守宁静的心性。

㉕勺药：调和。或以为药名，用以调和五味而成食品，具有和五脏辟毒气的作用。具：备办。御：进食。

⑨曾：简直，竟然。

⑩脔（luán 峦）：同“脔”，切成块的肉。轮焠（cuì 脆）：即上文的染轮。焠，浸染。一说焠做“烧烤”讲。

⑪殆：大概，恐怕。

⑫过：过分。

⑬贶：赠赐。这里指赐教。

⑭戮力：勉力，合力。致获：取得收获。指猎取禽兽。

⑮风烈：指崇高的风尚和光辉的业绩。余论：多余的言论。意思是，对方博学，议论极多，只须从对方全部议论中分出一些最零星的、次要的议论。这是客气话。或以为即宏论、识见广博之论。或以为即前人传留下来的言论。

⑯高：指高于齐国一筹。或以为即高谈。奢言：奢谈侈论。显：显示，夸耀，暴露。

⑰若：如。

⑱害：损害。信：信誉。

⑲彰：彰明，暴露。私义：个人的信义。

⑳累：牵累，伤害。

㉑渚（zhǔ 主）：同“渚”，水边。琅邪：即琅琊，山名，在今山东胶南县南，三面临海，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游至此，逗留三月作琅琊台，立石颂秦德。

㉒成山：在今山东半岛最东部，三面临海。秦始皇曾东游至此。之罘：即芝罘，在今山东福山县北，三面临海。

㉓渤澥（xiè 谢）：即渤海。孟诸：古大泽名，在今河南商丘、虞城北三十公里，西汉尚未全部淤塞，至东汉时已基本消失。

㉔邪：即斜。肃慎：古国名，故地在今东北。右：似为“左”之误。汤谷：即暘谷，传说中日出的地方。

⑪④青丘：海外国名。指今辽东、朝鲜一带。

⑪⑤蒂芥：即芥蒂，细小的梗塞物。

⑪⑥若乃：至于。俶傥：同“倜傥”，卓越，不平凡。瑰伟：奇伟，卓异。

⑪⑦鳞萃：如鱼鳞之聚集。萃，同“萃”，荟萃，聚集。

⑪⑧刳（rèn 刃）：满。

⑪⑨禹：即夏禹。传说他曾任司空，能辨九州名山，别草木。皋（xiè 泄）：即契，传说他曾任司徒，掌管土地、人口等事。

⑪⑩见客：指子虚在齐国受到宾客之礼。见，接受。

⑪⑪王辞不复：指齐王回避（也出于礼让）而不驳斥子虚的言论。或以为“辞”作言辞讲，即齐王不以言辞回答。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⑪⑫}：“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⑪⑬}。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⑪⑭}；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⑪⑮}。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⑪⑯}，捐国隩限^{⑪⑰}，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⑪⑱}，徒事争于游戏之乐^{⑪⑲}，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⑪⑳}，此不可以扬名发誉^㉑，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㉒。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㉓！君未睹夫巨丽也^㉔，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㉕？左苍梧，右西极^㉖，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㉗。终始灞浐^㉘，出入泾渭^㉙，酆、镐、潦、潏^㉚，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㉛，

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¹⁴²。东西南北，驰骛往来¹⁴³，出乎椒丘之阙¹⁴⁴，行乎洲淤之浦¹⁴⁵，径乎桂林之中¹⁴⁶，过乎泱泱之野¹⁴⁷。汨乎混流¹⁴⁸，顺阿而下¹⁴⁹，赴隘陬之口¹⁵⁰。触穹石，激堆埼¹⁵¹，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泆弗宓汨¹⁵²，偃侧泌沛¹⁵³，横流逆折，转腾激洌¹⁵⁴，滂濞沆溉¹⁵⁵，穹隆云桡¹⁵⁶，宛渟胶戾¹⁵⁷。踰波趋沔¹⁵⁸，洄洑下濑¹⁵⁹。批岩冲拥¹⁶⁰，奔扬滞沛¹⁶¹，临坻注壑¹⁶²，瀺灂霄坠¹⁶³。沉沉隐隐¹⁶⁴，砰磅訇磕¹⁶⁵。潏潏淢淢¹⁶⁶，淢淢鼎沸¹⁶⁷。驰波跳沫，汨湏漂疾¹⁶⁸，悠远长怀¹⁶⁹，寂寥无声¹⁷⁰，肆乎永归¹⁷¹。然后灏漾潢漾¹⁷²，安翔徐徊¹⁷³。翯乎滈滈¹⁷⁴，东注太湖¹⁷⁵，衍溢陂池¹⁷⁶。于是蛟龙赤螭¹⁷⁷，鲈鰭渐离¹⁷⁸，鰐鰐魍魉¹⁷⁹，禺禺魼魼¹⁸⁰，捷鳍掉尾¹⁸¹，振鳞奋翼，潜乎处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夥¹⁸²。明月珠子，的烁江靡¹⁸³。蜀石黄磬¹⁸⁴，水玉磊砢¹⁸⁵。磷磷灿灿¹⁸⁶，采色滢汗¹⁸⁷，藁积乎其中¹⁸⁸。鸿鹄鹳鹄，驾鹅属玉¹⁸⁹，交精旋目¹⁹⁰，烦鹜庸渠¹⁹¹，箴疵鵀卢¹⁹²，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¹⁹³，与波摇荡，奄薄水渚¹⁹⁴，唼喋菁藻¹⁹⁵，咀嚼菱藕。

“于是乎崇山矗矗¹⁹⁶，峿岵崔巍¹⁹⁷，深林巨木，崭岩参差¹⁹⁸。九峻巖巖¹⁹⁹，南山峨峨²⁰⁰，岩陲甌锜²⁰¹，樛婁岬岬²⁰²。振溪通谷，蹇产沟洫²⁰³，谿呀豁阬²⁰⁴，

阜陵别隄²⁰⁵，崑崙崑崙²⁰⁶，丘虚堀囷²⁰⁷。隐辘郁²⁰⁸，
登降施靡²⁰⁹。陂池獬豸²¹⁰，沆溶淫鬻²¹¹，散涣夷陆²¹²；
亭皋千里，靡不被筑²¹³。揜以绿蕙²¹⁴，被以江离²¹⁵，
糝以靡芜²¹⁶，杂以留夷²¹⁷，布结缕²¹⁸，攒戾莎²¹⁹，揭
车衡兰²²⁰，槁本射干²²¹，茝姜蘘荷²²²，箴持若荪²²³，
鲜支黄砾²²⁴，蒋芋青蘋²²⁵。布濩閼泽²²⁶，延蔓太原²²⁷。
离靡广衍²²⁸，应风披靡²²⁹，吐芳扬烈²³⁰，郁郁菲菲²³¹，
众香发越²³²，肸蚨布写²³³，晻薹呖萐²³⁴。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芬²³⁵，芒芒恍忽²³⁶。
视之无端，察之无涯²³⁷，日出东沼，入乎西陂²³⁸。其
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獬豸²³⁹，沉牛
麋麋²⁴⁰，赤首圜题²⁴¹，穷奇象犀²⁴²。其北则盛夏含冻
裂地，涉水揭河²⁴³；其兽则麒麟角端，驹騄囊驼²⁴⁴，
蛩蛩骅骝²⁴⁵，馱馱驴骡²⁴⁶。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²⁴⁷，高廊四注²⁴⁸，
重坐曲阁²⁴⁹。华榱璧珰²⁵⁰，辇道緌属²⁵¹，步榈周流²⁵²，
长途中宿。夷峻筑堂²⁵³，累台增成²⁵⁴，岩空洞房²⁵⁵。
頽杳眇而无见²⁵⁶，仰攀橑而扞天²⁵⁷；奔星更于閼闑²⁵⁸，
宛虹拖于楹轩²⁵⁹。青龙蚺蟠于东箱²⁶⁰，象舆婉倕于西
清²⁶¹。灵圉燕于闲馆²⁶²，倕倕之伦暴于南荣²⁶³。醴泉
涌于清室²⁶⁴，通川过于中庭。盘石振崖²⁶⁵，嵌岩倚
倾²⁶⁶，嵯峨嶭岬²⁶⁷，刻削峥嵘²⁶⁸。玫瑰碧琳²⁶⁹，珊瑚

丛生²⁷⁰。珉玉旁唐²⁷¹，玢幽文鳞²⁷²，赤瑕驳荦²⁷³，杂畀其间。晁采琬琰²⁷⁴，和氏出焉²⁷⁵。

“于是乎卢桔夏熟²⁷⁶，黄甘橙橘²⁷⁷，枇杷樛柿²⁷⁸，棃柰厚朴²⁷⁹，栲枣杨梅²⁸⁰，樱桃蒲陶²⁸¹，隐夫蓂棣²⁸²，答遯离支²⁸³。罗乎后宫，列乎北园，魑丘陵²⁸⁴，下平原。扬翠叶，扞紫茎²⁸⁵。发红华，垂朱荣²⁸⁶。煌煌扈扈²⁸⁷，照曜钜野；沙棠栌楮²⁸⁸，华枫枰栌²⁸⁹，留落胥邪²⁹⁰，仁频并闾²⁹¹。欃檀木兰²⁹²，豫章女贞²⁹³。长千仞，大连抱²⁹⁴。夸条直畅²⁹⁵，实叶葳茂²⁹⁶。攒立丛倚²⁹⁷，连卷栢侔²⁹⁸。崔错癸骖²⁹⁹，坑衡阆砢³⁰⁰，垂条扶疏³⁰¹，落英幡飏³⁰²，纷溶蓊蓊³⁰³，猗柎从风³⁰⁴。荇莅嵒歙³⁰⁵，盖象金石之声，管龠之音³⁰⁶。傑池茈虺³⁰⁷，旋还乎后宫³⁰⁸。杂袭累辑³⁰⁹，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乎玄猿素雌³¹⁰，蜚猱飞蠋³¹¹，蛭蜩蠼蛄³¹²，獬胡穀蛭³¹³，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³¹⁴，夭矫枝格³¹⁵，偃蹇杪颠³¹⁶。踰绝梁，腾殊榛³¹⁷，捷垂条³¹⁸，掉希间³¹⁹。牢落陆离，烂漫远迁³²⁰。

“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³²¹，天子校猎³²²。乘镂象³²³，六玉虬³²⁴，拖蜺旌³²⁵，靡云旗³²⁶，前皮轩³²⁷，后道

游³²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³²⁹，扈从横行³³⁰，出乎四校之中³³¹。鼓严簿³³²，纵猎者，江、河为陆³³³，泰山为槽³³⁴。车骑雷起，殷天动地³³⁵。先后陆离，离散别追³³⁶，淫淫裔裔³³⁷，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³³⁸，搏豺狼，手熊黑，足野羊³³⁹，蒙鹔苏，绔白虎³⁴⁰，被斑文³⁴¹，跨野马，凌三峻之危³⁴²，下磧历之坻³⁴³，径峻赴险，越壑厉水³⁴⁴。椎蜚廉³⁴⁵，弄獬豸³⁴⁶，格虾蛤³⁴⁷，铤猛氏³⁴⁸；罍骀衰³⁴⁹，射封豕³⁵⁰。箭不苟害，解脰陷脑³⁵¹，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于是乘輿弭节徘徊³⁵²，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³⁵³，览将帅之变态。然后侵淫促节³⁵⁴，倏复远去³⁵⁵，流离轻禽³⁵⁶，蹇履狡兽，轹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³⁵⁷，追怪物，出宇宙³⁵⁸，弯蕃弱³⁵⁹，满白羽³⁶⁰，射游泉³⁶¹，栝蜚遽³⁶²。择肉而后发³⁶³，先中而命处，弦矢分，艺殪仆³⁶⁴。

“然后扬节而上浮³⁶⁵，凌惊风，历骇猋，乘虚亡³⁶⁶，与神俱。躡玄鹤，乱昆鸡³⁶⁷，遁孔鸾，促鹄馵³⁶⁸。拂翳鸟，捎凤凰³⁶⁹，捷鹔雏，捎焦明³⁷⁰。

“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³⁷¹，降集乎北纁³⁷²，率乎直指³⁷³，捎乎反乡³⁷⁴。蹙石阙，历封峦，过雉鹄，望露寒³⁷⁵，下棠梨，息宜春³⁷⁶。西驰宣曲³⁷⁷，濯鹄牛首³⁷⁸，登龙台，掩细柳³⁷⁹。观士大夫之勤略，

钩猎者之所得获³⁸⁰。徒车之所闾辄³⁸¹，步骑之所蹂若³⁸²，人臣之所蹈籍³⁸³，与其穷极倦飢³⁸⁴，惊惮誓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他他藉藉³⁸⁵，填阬满谷，掩平弥泽³⁸⁶。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³⁸⁷，张乐乎胶葛之寓³⁸⁸，撞千石之钟³⁸⁹，立万石之虞³⁹⁰，建翠华之旗³⁹¹，树灵鼉之鼓³⁹²，奏陶唐氏之舞³⁹³，听葛天氏之歌³⁹⁴；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³⁹⁵。巴、俞、宋、蔡³⁹⁶，淮南干遮³⁹⁷，文成颠歌³⁹⁸，族居递奏³⁹⁹，金鼓迭起⁴⁰⁰，铿铎闐鞀⁴⁰¹，洞心骇耳⁴⁰²。荆、吴、郑、卫之声⁴⁰³，韶、濩、武、象之乐⁴⁰⁴，阴淫案衍之音⁴⁰⁵，鄢郢缤纷⁴⁰⁶，激楚结风⁴⁰⁷。俳优侏儒，狄鞮之倡⁴⁰⁸，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⁴⁰⁹，靡曼美色于后⁴¹⁰。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⁴¹¹，绝殊离俗⁴¹²，妖冶闲都⁴¹³，靓庄刻饰⁴¹⁴，便嬛绰约⁴¹⁵，柔桡嫋嫋⁴¹⁶，妩媚孌弱⁴¹⁷，曳独茧之褕袿⁴¹⁸，眇阎易以恤削⁴¹⁹，便姗嫫屑⁴²⁰，与世殊服。芬芳沤郁⁴²¹，酷烈淑郁⁴²²，皓齿粲烂⁴²³，宜笑的哂⁴²⁴，长眉连娟⁴²⁵，微睇绵藐⁴²⁶，色授魂予⁴²⁷，心愉于侧⁴²⁸。

“于是酒中乐酣⁴²⁹，天子芒然而思⁴³⁰，似若有亡⁴³¹，曰：‘嗟乎，此大奢侈⁴³²！朕以览听余间，无

事弃日⁴³³，顺天道以杀伐⁴³⁴，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⁴³⁵，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⁴³⁶。’于是乎乃解酒罢猎⁴³⁷，而命有司曰⁴³⁸：‘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⁴³⁹，隳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⁴⁴⁰，虚宫馆而勿仞⁴⁴¹。发仓廩以救贫穷⁴⁴²，补不足，恤鰥寡，存孤独⁴⁴³。出德号⁴⁴⁴，省刑罚⁴⁴⁵，改制度⁴⁴⁶，易服色⁴⁴⁷。革正朔⁴⁴⁸，与天下为更始⁴⁴⁹。’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⁴⁵¹，袭朝服⁴⁵¹，乘法驾⁴⁵²，建华旗⁴⁵³，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⁴⁵⁴，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⁴⁵⁵，兼《驺虞》⁴⁵⁶，弋玄鹤，舞干戚⁴⁵⁷，载云罕⁴⁵⁸，揜群雅⁴⁵⁹，悲《伐檀》⁴⁶⁰，乐乐胥⁴⁶¹；修容乎《礼》园⁴⁶²，翱翔乎《书》圃⁴⁶³。述《易》道⁴⁶⁴，放怪兽⁴⁶⁵；登明堂，坐清庙⁴⁶⁶；恣群臣⁴⁶⁷，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悦。乡风而听⁴⁶⁸，随流而化⁴⁶⁹，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⁴⁷¹。德隆于三王⁴⁷²，功羨于五帝⁴⁷³，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⁴⁷⁴，抗士卒之精⁴⁷⁵，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⁴⁷⁶。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

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④77}，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④78}。”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④79}，超若自失^{④80}，逡巡避席曰^{④81}：“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注释：

④72听（yīn 银）：张口笑貌。

④73失：失对。即回答得不对。得：得理，说到正道。

④74纳贡：古诸侯对天子的进贡。述职：陈述职守。

④75禁淫：禁止过分的追求。

④76藩：藩国。古封分及臣服的各国为藩国。私：私通。

④77捐国隄限：离开本国，逾越国界。捐，抛弃。限，界限，指国界。

④78务：追求，致力。明：显明。正：端正。

④79徒：仅，只。

④80胜、越：都是超过的意思。

④81扬名发誉：即发扬名誉，扩大提高自己的声誉。

④82贬君自损：指贬低齐楚国君，损害子虚乌有先生自己的声誉。

④83且夫：况且。夫，语气语。乌：何。道：称说。

④84巨丽：巨大壮丽，指下文上林苑的辽阔壮丽。

④85上林：苑名。秦时人的旧苑，武帝建元三年扩建。傍终南山而西，经渭水而东，周围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骑万乘。苑中养百兽，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这是皇帝寻欢作乐的地方。

⑬苍梧、西极：上林苑东西两个象征性地名。或以为系地理上的地名。苍梧在今广西，西极在今陕西旬邑。赋以夸张笔法表现之。

⑭丹水：水名。发源于今陕西东南，东流入河南。更：经过。紫渊：即紫泉，水名，在上林苑北。径：通“经”。

⑮终始灞浐：指灞、浐二水自始至终都在上林苑内。灞水在陕西中部北流入渭。浐水源今蓝田，亦北流入渭。

⑯出入泾渭：指泾渭二水从外流入上林苑内，又从上林苑内流出去。泾水源今宁夏六盘山，渭水源今甘肃渭源鸟鼠山。

⑰鄠、镐、潦、潏：都是水名。鄠水、潦（即潏）水源终南山，北流入渭。潏水源秦岭，北流入渭。镐源今西安西南，纳镐池水，北流入渭。

⑱纡馀：水流曲折的样子。委蛇（yí 夷）：也即逶迤，绵延曲折的样子。经营乎其内：指鄠镐四水在上林苑内周流往来。

⑲荡荡：广大的样子。分流：分别流动。相背而异态：指八川流向不同，形态各异。

⑳驰骛：奔跑，形容水势湍急。

㉑椒丘：生长椒树的小山区。或以为即陡峭的山丘。阙：原指宫阙，这里指两山对峙如阙。

㉒洲淤：水中的淤地。

㉓桂林：生长桂树的林子。

㉔泱泱：广阔辽远的样子。

㉕汨（yù 玉）：水流迅速的样子。混流：水势盛大的样子。混，丰流。

㉖阿：弯曲的地方。

㉗隘陕：即狭隘。两山相对、河道狭窄的地段。陕，原作“峡”。

㉘穹石：大石。堆埼（qí 奇）：泥沙堆积的曲岸。

⑮②泮（bì 必）弗：泉水涌出的样子。宓汨：水流迅疾的样子。

⑮③偃（bī 逼）侧：水流迫蹙的样子。泌沛：水流相冲击的样子。

⑮④转腾：水流翻滚。漈（piē 撇）洌：翻滚的波涛相互碰击的样子。

⑮⑤滂湃：波涛相击的声音。沆漑：犹沆慨，形容波涛汹涌不平。

⑮⑥穹隆：隆起的樣子。云桡：如云低垂弯曲。

⑮⑦宛洿：水流蜿蜒曲折的样子。胶戾：水流纠缠的样子。戾，古作“𡵚”。

⑮⑧逾波：后波超越前波。浥：低洼的地方。

⑮⑨涖涖：水流的声音，灏：浅滩。

⑮⑩拥：通“壅”，堤岸。

⑮⑪滞沛：水流受阻后沛然直泻的样子。或以为水花溅洒的样子。

⑮⑫坻：水中小洲。

⑮⑬澹澹（chán zhuó 馋浊）：小水声。賁（yǔn 陨）坠：陨落，坠落。

⑮⑭沉沉：水深的样子。隐隐：水流盛大的样子。

⑮⑮砰磅：同“乒乓”。水流激荡的声音。訇（hōng 轰）碰：水流巨响。

⑮⑯潏（yù 玉）潏、渥（gǔ 古）渥：都是水涌出的样子。

⑮⑰湑渫（chì jí 赤集）：水流汹涌翻滚的样子。

⑮⑱汨湜（xì 戏）：水急流的样子。湜，一作湜。漂疾：水流急速。

⑮⑲长怀：指八川从远处流来。怀，来。

⑮⑳寂寥（liáo 辽）：同“寂寥”，形容水流平静无声。

㉑肆：放松。永归：长往。

㉒灏漾：水流浩瀚无边的样子。灏，同“浩”。漾，疑为“洋”。潢漾：水深广的样子。

⑪安翔徐回：指水缓慢纡回流动的样子。

⑫澥（hú 胡）：洁白而有光亮。滈（hào 浩）滈：同“浩浩”，水势浩大而闪闪发光的样子。

⑬注：灌入。太湖：大湖。

⑭衍溢：水过多涨满溢水。陂池：湖边水池塘。

⑮蛟龙：龙的一种。螭：无角的龙。

⑯𩚑𩚑（gèng méng 亘萌）：鱼名。一名黄鱼，大数斤，骨软可食，即鲟鱼。渐离：鱼名，或以为介虫类动物。

⑰𩚑：鱼名，皮有纹。𩚑：即黑鲢。𩚑（qián 虔）：似𩚑，即鳊鱼。𩚑（tuō 托）：鱼名，一名黄颊鱼，颊黄口大，能食小鱼。

⑱禺禺：鱼名，据说皮有毛，黄地黑纹。𩚑（qū 区）：即比目鱼。𩚑（tà 踏）：𩚑鱼，俗称娃娃鱼。

⑲捷（qián 前）：举起。掉：摇摆。

⑳欢声：喧闹之声。夥：盛多。

㉑明月珠子：即明月珠。东方朔《神异经·西北方经》：“西北荒中有二金阙，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或以为明月、珠子是两种珍珠。的烁（dī 帝历）：明亮、鲜明的样子。江靡：江边。“靡”通“湄”。

㉒蜀石：一种次于玉的美石。黄硬（ruǎn 软）：黄色的次于玉的美石。

㉓水玉：即水晶石。磊砢：这里指玉石累积的样子。

㉔磷磷：同“粼粼”，玉石在水中闪闪发光的样子。

㉕滈（hào 浩）汗：同“皓皓”，光彩繁盛的样子。

㉖藂：同“丛”。

㉗鹳（sù 肃）：鹳鹅，雁的一种。长颈绿身，毛羽可制裘。鹄：鸟名，似雁而大，无后趾，虎文。属玉：鸟名，似鸭而大，长颈赤目，

紫绀色，善斗。

①90交精：鸟名，似水鸭而脚高，长喙，红毛冠，色翠绿。旋目：鸟名，大于鹭而短尾，目旁长毛而旋，色白。

①91烦鹭：一种水鸭。庸渠：似鸡的一种水鸭。

①92箴疵：一种水鸟，似翠鸟而苍黑色。鵕卢：即鸬鹚，又名鱼鹰。或以为系两种水鸟名。

①93泛淫：浮游不定的样子。泛滥：犹浮沉。澹淡：水波摇动的样子。

①94奄薄水渚：即覆集水渚之上。或解作停集。奄又作“掩”。

①95唼喋（zázhá）：水鸟吃东西的声音。菁藻：两种水草名。

①96矗矗：高峻的样子。

①97岢岢、崔巍：都是山势高峻的样子。

①98嶭岩：山势险峻的样子。参差：山峰高低不齐的样子。

①99九峻：山名，即九峻山，在陕西省咸阳西北的醴泉县境。截嶭（jié niè 截聂）：山高峻的样子。

②00南山：即终南山。峨峨：山高峻的样子。

②01岩陁：山势险峻倾斜的样子。或以岩解山势险峻，陁释山势倾斜。甗（yǎn 演）：古炊器，形似甑（zèng 赠），上大下小。形容山势险峻。锜（qí 其）：三足釜。这里指山石嵌穴，状如锜釜。

②02嶭嶭：即崔巍。山势高峻的样子。崛崎：形容山势陡峭。

②03振：收敛。通谷：指溪水流通于山谷之间。蹇产：曲折的样子。

②04矜（hán 含）呀：同“谿呀”，谷口张开的样子。豁阒（xià 下）：谷中大空的样子。

②05阜：土山。陵：大的土山。隅：即岛。这句是说，这些大小土丘在水中，各别为岛。

②06崑崙崑崙（wēi 伟）：都是形容山势险峻。

⑳虚：古读 qū，大丘。堀𡵚（kū lěi 窟磊）：山势起伏不平的样子。

㉑隐辚：即殷辚，盛多的样子。郁𡵚：即郁律，深峻的样子。合起来意思是说，深峻的地区不止一处。

㉒登降施靡：指地势高低不平而带倾斜。施，同“猗”。

㉓陂池：倾斜的样子。猳豸（bǐ zhì 笔至）：此借虫兽形容山势高低起伏绵延不断。豸是一种无足的虫，身长，行进时穹隆其脊。

㉔沔（yǎn 掩）溶：郭璞解为“游衍”，衍是溢的意思，游衍为水流四溢。淫鬻：郭璞解为“激淖”，淖是浊之意，淫衍为水流混浊。

㉕散涣：宽广的样子。夷陆：广平的陆地。或以为指水散漫于广野。

㉖亭皋：低平的泽边地。靡不被筑：没有不经过人工建造（指夯平土地）的。

㉗揜（yǎn 掩）：通“掩”，覆盖。绿蕙：绿色的蕙草。蕙是兰属香草。

㉘被：覆盖。江离：生在水边的一种香草。

㉙糝：参杂，混杂。靡芜：香草名。

㉚留夷：香草名。

㉛布：分布，布满。结缕：草名，形似茅，多年生。蔓生如缕相结，故名。

㉜攢：积聚。戾：草名，即狼尾草。莎草，即香附子。或以为戾莎即黄绿色莎草。

㉝揭车（jū 居）：香草名，高数尺，黄叶白花。衡：即杜衡，香草名。兰：兰草，香草名。

㉞槁（gǎo 搞）本：香草名。茎叶有细毛，夏开花，根可入药。射（yè 夜）干：香草名，根可入药。

②②苾（zǐ 子）姜：紫色的嫩姜。姜初生时是紫色，故名。苾，同“紫”。藿（ráng）荷：草名，如芙蓉，多年生，嫩芽可食，根可入药。

②③箴（zhēn 针）持：酸浆草。又说即《子虚赋》（见注③②）里的“葳蕤”。

②④鲜支：香草名。以为即燕支、焉支，似蓟，花如蒲公英，可以染红。黄砾（lì 力）：香草名。砾，当为“栎”的借字，可以染黄，故名。或以为木本。

②⑤蔣：即菰蒲草，茎为茭白，实为菰米。芋：草名，即三棱，叶似莎，草极长，茎三棱如刺，可以辨成索。青蘋（fán 烦）：草名，似莎而大。

②⑥布濩（hù 互）：散布，遍布。闳泽：大泽。

②⑦延蔓：即蔓延。蔓，通“蔓”。太原：广大的平原。太，通“大”。

②⑧离靡：相连不断的样子。广衍：广布。

②⑨应风披靡：随风前俯后仰。

②⑩扬烈：指花草散布浓烈的香气。

②⑪郁郁菲菲：形容香气浓烈满布。

②⑫发越：香气四射远播。

②⑬𦍋𦍋（xīxiǎng 西响）：散布。𦍋𦍋是一种知声的虫，闻声而云集。这里用以喻香气弥漫。布写：流布四泻。写，通“泻”。

②⑭唼菱：同“唼藹”，形容香气很盛。唼萐（bì bó 必脖）：也是香气盛多的意思。

②⑮缤纷：指上林苑景物繁多。轧苒（hū 忽）：恍然不可分辨的样子。

②⑯芒芒：同“茫茫”，广大深远的样子。恍忽：隐约不清的样子。

②⑰端：开头，顶端。涯：边际。

②③沼：水池。陂（bēi 卑）：池塘。

②④獐（yōng 庸）：即羴（fēng 封）牛，一种项背隆起的野牛。旄（máo 毛）：今之牦牛。貔（mò 莫）：兽名，似熊食竹。或以为系大熊猫。犛（máo 毛）：即牦牛的一种，或以为指黑色毛长的那一种。

②⑤沉牛：即水牛，因能沉入水中，故名。麈（zhǔ 主）：兽名，似鹿而大，其尾辟尘。以尾毛制成拂子，用以拂尘，即所谓麈尾。麋：即麋鹿。

②⑥赤首、鸛题：都是鸟名。

②⑦穷奇：兽名，传说其状如牛，音如嗥狗，食人。

②⑧含冻：犹凝冻。揭河：提衣渡河。

②⑨角端：兽名，状如猪，角可制弓。橐驼：即骆驼。

②⑩蚤蚤：兽名，似马而色青，善于奔跑。骅骝（tuó xī 驼希）：野马类，似马而小。

②⑪𩇑（jué 决）𩇑：良马名。或以为公马母驴所生，俗称驴骡。

②⑫弥：充满，遍布。

②⑬高廊：行廊。廊是殿下的外层。四注：四面相连接。注，连属。

②⑭重坐：指有多层楼阁。曲阁：行曲相连的阁道。

②⑮华榱（cuī 催）：雕绘花纹的屋椽。璧、珙：以玉饰屋椽头。

②⑯輶道：可乘輶的宫中通道。緌属：接连不断。

②⑰步檐：即屋檐下的走廊。檐，古“檐”字。周流：普遍流转。

②⑱夷：削平。嶢（zōng 宗）：数峰并峙的山。

②⑲累台增成：筑起重重楼阁台榭。累，堆积、重迭。成，重、层。

②⑳岩窅（yào 要）洞房：岩底下建起幽深的房室。或以为石岩自底为室潜通台上。窅，岩底。洞，通。

㉑𡵓：古“俯”字。杳眇：深远的样子。

②⑦櫟：屋椽。扪：摸。

②⑧奔星：流星。更：经。闺闼：宫中小门。

②⑨宛虹：弯曲的彩虹。拖：同“拖”。这里是越过的意思。楯（shùn 顺）：栏干。轩：有窗户的长廊。

②⑩蚺虺（yǒu liú 有留）：蜿蜒弯曲而行的样子。

②⑪象舆：象车。或说是瑞应车。婉倕（chán 婵）：盘曲而行的样子。西清：指西厢清静去处。

②⑫灵圉（yǔ 雨）：众仙的称号。或以为仙人名。燕：安闲，休息。闲馆：闲居独处的宫馆。

②⑬倕佺（wò quán 握全）：仙人名。暴（pù）：同“曝”，即晒太阳。南荣：南檐下。荣，屋檐两端上翘的部分，所谓屋翼。

②⑭醴泉：甘泉。清室：清静的房室。

②⑮盘石：大石。振崖：指用大石整治池崖。振，通“整”，整顿，整治。

②⑯嵌（qīn 钦）岩倚倾：指渠岸倾倒不整齐的样子。

②⑰嵯峨：石高大的样子。嶭业（jié yè 捷业）：石高的样子。

②⑱刻削：指渠岸石头如用刀斧削过。

②⑲玫瑰：火齐珠。碧琳：青色玉石。或以为系两种玉。

②⑳珊瑚：由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聚结而成的东西，状如树枝，有红、白等色，鲜艳美观，可做装饰品。

㉑珉（mín 民）：类玉的美石。旁唐：广大的样子。

㉒玢（fēn 分）璲：玉的花纹鲜明的样子。文鳞：玉的纹理如鱼鳞有序排列。

㉓赤瑕：即赤色的玉。驳率：指玉文彩错杂灿烂。

㉔晁采：美玉名。每日有白虹之气，光采上出，故名。琬琰：美玉名。

②⑤和氏：即和氏璧，宝玉的代称。出焉：出现在这里。或说上面的美玉珍奇都出产于上林苑中。

②⑥卢桔：桔的一种。卢，黑色，这是未熟时的颜色，熟时转金黄。夏熟：指卢桔至离支等水果夏季即成熟。

②⑦黄甘：桔的一种，熟时色黄，故名。甘，即柑。橙：即橙子。楝（còu 凑）：桔的一种。

②⑧燃（rǎn 冉）：酸小枣。

②⑨棃（yíng 廷）：山梨。柰（nài 耐）：果树名。厚朴：树名，以其树皮厚而得名，花皮可入药。

③⑩棣（yǐng 影）枣：枝叶皮核都似柿，秋晚而红，干后紫黑，大小如葡萄，今称软枣。

③⑪蒲陶：即葡萄。

③⑫隐夫：草木名，一说是常棣。萸（yù 玉）棣：即郁李，落叶小灌木，果实小，球形，可食，种子称郁李仁，可入药。萸，同“郁”。

③⑬答遝（tā tà 他沓）：果名，实似李。离支：即荔枝。

③⑭弛（yì 义）：通“迤”，延展。

③⑮扞（wù 务）：摇动。

③⑯荣：花。草本的花叫华（花），木本的花叫荣。

③⑰煌煌：形容光彩鲜明。扈扈：鲜明的样子。

③⑱沙棠：木名，状似棠，黄华，味如李而无核，可食。木材可造船。晋郭璞《沙棠》诗：“安得沙棠，制为龙舟。”栝（lì 力）：木名。果实叫橡子，树皮可作染料，叶子喂柞蚕，木材坚韧可制家俱，俗称柞树。楮（zhū 渚）：木名，木材坚硬，可造船。

③⑲华：木名，即桦树。枰（píng 平）：木名，即平仲木。一名银杏树，俗称白果。这是我国特产。栌：木名，即黄栌，木黄，可入药。

③⑳留：同“榴”，即石榴。落：即榉，叶似榆，皮坚韧，可作带。

或以为留落为一物。胥邪：即椰子树。邪，同“椰”。

②⑨仁频：即槟榔树。并闾：即棕榈树。

②⑩欂櫨：檀树。木质坚硬，是做家具的上等材料。

②⑪豫章：樟树。女贞：常绿灌木或乔木，以其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名。初夏开花，白色。果实椭圆形。为常见的庭园或绿篱树种。耐修剪，常误称冬青。果实女贞子，可药用。

②⑫仞：古以八尺为一仞。连抱：几个人才能抱过。

②⑬夸：“芎（fú 夫）”的省文。芎，草木开的花。这句是说枝条挺直而花朵舒展畅开。

②⑭蓊（jùn 俊）茂：茂盛的样子。蓊，通“峻”，大。

②⑮攒（cuán）立：指树木聚集在一起。丛倚：指树木丛集相依。

②⑯连卷：指树枝卷曲。樛：同“丽”，依附。佹（guǐ 鬼）：乖戾。

②⑰崔错：形容枝条交错。登猷（bá wěi 拔委）：形容枝条盘屈纠结。猷，古“委”字。

②⑱坑衡：即抗衡，犹对抗。阊诃（kě huō 可裸）：指枝条相互依傍扶持。

②⑲扶疏：枝条四布的样子。

②⑳落英：落花。英，花。幡緌（fān lí 番离）：指落花纷飞的样子。幡，同“翻”，即飞。

㉑纷溶：繁盛的样子。蓊蓊（xiāo sēn 萧森）：高而长的样子。

㉒猗柎：形容枝条随风婀娜多姿。

㉓薊蒻、崑歙（huì xī 会吸）：都是风吹草动发出的声音。崑，古“卉”字。

㉔金石：指钟磬乐器。管龠（yuè 越）：指箫管之类的乐器。

㉕倬（cí 雌）池：一作“柴池”，参差不齐的样子。茈虬（zī sī 滋思）：也是形容树木高低参差不齐。

⑩旋还：环绕。

⑪杂袭：一作“杂遘”，也即杂沓，相杂而累积的意思。累辑：即累集。辑，同“集”。连同下句“被山缘谷”四句，都是描绘树木繁积茂密，而且满山遍野，一片林海。

⑫玄猿：黑色猿。素雌：指白色的雌猿。

⑬雌：一种长尾猿。獼（jué 决）：大母猿。飞蝠（lěi 累）：即鼯鼠，能在林中飞翔。

⑭蛭：飞蛭，一种能飞的四翼动物。蜺（tiáo 条）：据说是一种大如驴，状如猴，善缘木的异兽。螭猿：即猿猴，猕猴类动物。

⑮獼（chán 馋）胡：兽名，似猿。胡，又作“獼”。𪊑（hù 户）：兽名，状似羊，犬首而马尾。𪊑（guǐ 诡）：异兽名，状如羊，白身赤首。

⑯翩幡：即翩翩，形容猿猴腾挪跳跃轻巧如鸟之翻飞。互经：相互穿梭。

⑰夭矫（jiāo 交）：屈伸自如而有气势的样子。枝格：枝条。

⑱偃蹇：屈伸宛转自如的样子。杪（miǎo 秒）颠：树梢。

⑲绝梁：高桥。殊榛：指丛林中特高的榛树。榛是灌木或小乔木，果实即榛子。

⑳捷：通“接”，连续。垂条：垂下的枝条。

㉑掉：一作“蹕”，腾跃，跳跃。希间：指树枝稀疏的空间。希，同“稀”。

㉒牢落：犹寥落，稀疏零落的样子。陆离：参差不齐的样子。烂漫：散乱的样子。以上两句是形容猿猴飘忽不定、聚散无常的情态。

㉓背秋涉冬：即秋去冬来。

㉔校猎：用木栏遮阻，猎取禽兽。

③③镂象：以镂刻的象牙为装饰的车子。

③④六玉虬：用六条蛟龙拉车。虬，传说中无角的龙。

③⑤拖：曳。蜺旌：画有虹蜺的旗。或以为旗上缀以五采毛羽，犹如虹蜺之气。

③⑥靡：摇曳。云旗：画有龙虎图案的大旗。

③⑦皮轩：以虎皮为饰的车子，取其威武，为天子前驱。

③⑧后：指皮轩车之后。道游：道车和游车。据说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天子的乘舆之前。

③⑨孙叔、卫公：泛指古代善驾车的人。或以为有实指，但落实颇多分歧。

④①扈从：随从。

④②四校：指屯骑、步兵、射声、虎贲四校尉所率之部曲。或以为指栅栏的四周。

④③鼓严簿：击鼓于严整的卤簿之中。簿，卤簿，天子出行的仪仗队。

④④陆（qū 区）：利用天然地形围猎野兽。即围猎之圈。

④⑤櫓：望楼。以泰山为瞭望台，是极言畋猎的范围之广。

④⑥殷：震动。

④⑦陆离：分散的样子。别追：分头追捕。

④⑧淫淫裔裔：行进的样子。

④⑨生：生擒活捉。貔（pí 皮）：一种似虎的猛兽。

④⑩手、足：作动词用，指赤手空拳地与猛兽搏击。

④⑪蒙：覆戴。鹖（hé 河）苏：指用鹖鸟尾装饰的帽子。苏，尾巴。缡白虎：穿绣有白虎花纹的裤子。缡，同“袴”，裤子。

④⑫被：披。斑文：虎豹皮上的花纹。指以虎豹皮为衣。

④⑬凌：登，升。嶭：数峰并峙的山。

③③磧历：山坡高低不平的样子。坻：同“砥”，山的倾斜面。

③④厉：涉水。

③⑤椎：击杀。蜚廉：据说是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纹的一种动物。

③⑥解豸（xiè zhì 谢至）：异兽名，据说似鹿而独角。

③⑦蝦蛤（gé 革）：猛兽名。

③⑧钺（chán 馋）：短矛，引伸为用矛刺杀。猛氏：兽名，状似熊而小。

③⑨箠（juàn 绢）：用绳索绊捉野兽。骹褭（yǎo niǎo 咬鸟）：神马名，据说日行千里。

③⑩封豕：大猪。

③⑪脰（dòu 豆）：颈，脖子。

③⑫乘輿：旧指帝王所用的车舆。这里借指天子。

③⑬睨：斜着眼睛看。部曲：汉代军队的编制，有部，有曲。这里泛指参与打猎的部伍。

③⑭浸淫：渐进的意思。促节：加快速度。

③⑮倏复（shū xiòng 书兄_去）：忽然远去的样子。

③⑯流离：离散。轻禽：飞禽。

③⑰轶赤电、遗光耀：超过赤色闪电，遗其光耀于车后。

③⑱宇宙：天地。《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这句是极度夸张的说法。

③⑲弯：张弓的样子。蕃弱：古代良弓。

③⑳满：拉满弓。白羽：用白羽装饰的箭。这里指利箭。

㉑游臬：四处游荡的臬羊。《山海经·海内南经》：“臬阳（即羊）国，……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色有毛，反踵……”见出臬羊即狒狒、猩猩之属。

③②栝（li 力）：通“椎”，敲击。蜚遽：神兽名，鹿头而龙身。

③③择肉而后发：选择肉肥的禽兽而后发射。或说选择可射之处。先中而命处：射中预先指明要射的地方。

③④弦矢分：指箭离弦，即箭射出。艺：射中的目标，箭靶。这里指野兽。殪（yì 义）：一发而死。仆：倒毙。

③⑤上浮：上游于天。指天子乘舆风驰电掣，犹如升天。

③⑥凌：升，凌驾。惊风：猛烈、强劲的风。历：经。骇森：狂风。乘：登，升。虚无：虚空的境界，即天空。

③⑦躡（lín 蔺）：蹂躏，践踏。玄鹤：黑鹤。乱：扰乱。昆鸡：即鸕鸡，似鹤，黄白色。

③⑧遁、促：都有迫近、追捕的意思。孔鸾：孔雀和鸾鸟。鷩𪗇（jùn yì 俊义）：就是锦鸡，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尾毛赤红，光彩鲜明。

③⑨拂、捎：都是掠击的意思。翳鸟：凤属。《山海经·海内经》说，这种鸟“飞蔽一乡”，所以“名曰翳鸟”。

④⑦捷：疾取。鵷雏（yuān chú 冤除）：凤凰一类的鸟。揜（yǎn 掩）：捕取。焦明：也是凤凰一类的鸟。

④⑧消摇：同“逍遥”，悠游自得的样子。襄羊：同“徜徉”，自由自在来往。

④⑨降集：自天下降而停止。北纁（hóng 洪）：指上林苑的北边。纁，犹维，指天地的边界。

④⑩率乎直指：快速向前，笔直走去。

④⑪揜：同“奄”，忽然。反乡：即返向，按来时的方向回去。

④⑫蹙（jué 决）：踩踏。石阙、封峦、雉（zhī 支）鹄、露寒：都是观名。武帝所建。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上。

④⑬棠梨、宜春：都是宫名。棠梨宫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宜春宫

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

③⑦宣曲：宫名，在昆明池（故址在今西安西南半门镇）西。

③⑧濯：通“棹”，船桨。鹄（yì 义）：古于船头画鹄鸟，故其以鹄喻船。牛首：地名，在上林苑西。

③⑨龙台：观名。《三辅黄图》卷五：在丰水西北，近渭。当即在今户县境内。掩：通“奄”，止、息的意思。细柳：观名。在今西安市西南昆明池南，上林苑内。

③⑩勤略：勤劳与谋略。略，或作略取解。钧：平分。

③⑪徒：步卒。车：车骑。闾（lǐn 吝）辄：辄压。

③⑫步骑：步卒骑兵。蹂若：践踏。

③⑬踏籍：践踏。

③⑭飢（jù 剧）：极度疲劳。

③⑮他他：犹籍籍，纵横交错的样子。

③⑯掩：遮盖。平：广大的原野。弥：满。泽：大沼泽。

③⑰颢天之台：指台之高直指天空。颢天，即昊天，这里指天空。

③⑱张乐：陈设音乐。胶葛：犹廖廓。

③⑲千石之钟：一千石重的大钟。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③⑳虞（jù 据）：悬挂钟、磬的木架，其两侧的柱叫虞。

㉑建：举。翠华：以翠鸟毛为旗饰。

㉒灵鼉（tuó 驼）：即扬子鳄。其皮可制鼓。

㉓陶唐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尧是它的领袖。它的舞指《咸池》。

㉔葛天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㉕荡波：激起波涛。

㉖巴：古族名，国名，分布今川东、鄂西一带，武王克殷，封为

子国，称巴子国。俞：通渝，古水名，指今川东的南江及其下游渠江一带，古代有夔族聚居于水滨，善歌舞。这里的巴渝，指汉初制作的巴渝舞。宋、蔡：都是古国名。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蔡国都城在今河南上蔡西南。这里的宋蔡指两国音乐。

③⑦淮南：国名，汉高帝四年设置，都城在今安徽寿县，这里指其国音乐。干遮：曲名。

③⑧文成：县名，汉置，在今河北卢龙县境。这里指其地音乐。颠：古国名，其地在今云南境。

③⑨族居：指众乐同时并举。族，众。居，通“举”。递奏：交替演奏。

④①金鼓：钟鼓。

④②铙钲：即铙钲，钟声。闾鞀（tóng tà 堂踏）：鼓声。

④③洞：穿透。指心里受到震动。骇：震惊。

④④荆、吴：楚国和吴国。

④⑤韶：传说中舜的乐曲。濩（hù 户）：相传是商汤的乐曲。武：周武王的乐曲。象：周公的乐曲。

④⑥阴淫案衍之音：淫靡放纵的音乐。

④⑦鄢：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鄢陵西北。郢：楚国都城。

④⑧激楚：楚国乐曲名，其音调激越昂扬。结风：乐曲的余声。指其余音哀切动人。

④⑨狄鞬（dī 滴）：古地名。倡：倡优。

④⑩靡靡烂漫：形容音乐美妙动听。这是以舞姿状音乐。

④⑪靡曼：肌肤柔软细腻。

④⑫青琴：古女神名。宓妃：传说为伏羲氏之女，溺于洛水，为洛水神。

④⑬绝殊：特出。离俗：超世。

④⑬妖冶：艳丽。闲：通“娴”，文雅的样子。都：美丽。

④⑭靓（jìng 净）庄：指用粉黛化妆。庄或作“妆”。刻饰：指鬓发梳理得如刻画一样。

④⑮便嬛（pián xuān 骈喧）：轻盈美丽的样子。绰约：体态柔美的样子。

④⑯柔桡：指身体柔弱苗条。嫋嫋（yuān 冤）：柔美的样子。也作“嫋嫋”、“嫋嫋”。

④⑰妩媚：姿态美丽动人。

④⑱曳：拖。独茧：一茧吐出的丝。形容丝质纯一。褕（yú 余）：罩在外面的直襟单衣。袪（yì 义）：袖子。

④⑲眇：微细的样子。此处作副词，修饰后文。闾易：衣长大的样子。恤削：即成削，形容衣服边缘整齐如刻削一样。

④⑳便（pián 骈）嫋：犹踣跢，舞貌。𩚑（piē）屑：衣服飘舞的样子。

④㉑沆郁：香气浓烈。

④㉒酷烈：指香气极盛。淑郁：气味清香浓厚。

④㉓皓齿：洁白的牙齿。粲烂：形容牙齿光洁鲜明。

④㉔宜笑：露齿而笑。指笑得很美。

④㉕连娟：眉毛弯曲细长。

④㉖微睇：流盼如秋波一转。绵藐：远视的样子。

④㉗色授魂予：即所谓“彼色来授，我魂往与接”。

④㉘心愉：内心欢快，主语指美女。于侧：在天子左右。

④㉙酒中：饮酒至中半。乐酣：音乐正奏得酣畅。

④㉚芒然：即茫然，恍恍惚惚的样子。

④㉛亡：丧失。

④㉜大：即太。

④③弃日：荒废时日。

④④杀伐：指打猎。古认为秋冬是打猎季节，所谓秋猕冬狩，所以说这时打猎是顺天道。

④⑤往而不返：指沿着奢靡道路一直滑下去。

④⑥继嗣：传宗接代。垂统：把功业传统留示后代子孙。

④⑦解酒：撤除酒宴。

④⑧有司：有官吏。古代官吏各有所司（主），故称官吏为有司。

④⑨萌隶：平民百姓。萌，同“氓”，平民。

④⑩实陂池：即池塘里养满鱼虾。勿禁：指不禁止百姓捕捞。

④⑪仞：充满。此句指废置宫室，不让居住。指天子不再游幸。

④⑫发：打开。

④⑬存：慰问。

④⑭出德号：发布德政号令。

④⑮省刑罚：减轻刑罚。

④⑯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

④⑰易服色：指车马服色各随其宜。

④⑱革：改变。正朔：正，指每年第一个月。朔，指每月第一天。

④⑲更始：重新开始。

④⑳历：选择。斋戒：古人于祭祀之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示诚敬。

④㉑袭：穿。朝服：君臣朝会所穿的礼服。

④㉒法驾：天子的车驾。法驾六马，京兆尹牵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

④㉓华旗：有文彩的旌旗。

④㉔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也即儒家所称的六经。

④5射《狸首》：即奏《狸首》以射。《狸首》是古佚诗，诸侯行射时奏此乐章。

④6《驹虞》：《诗经·召南》中的篇名，天子行射时奏此乐章。

④7玄鹤：黑鹤。舜有《和伯之乐》，奏时舞玄鹤。干：盾。戚：斧。相传舜舞干戚，有苗氏乃服。这两句表面写弋射佚乐，实是效法先帝的礼乐。

④8载云罕（hǎn 喊）：车载捕鸟的大网。罕，同“罕”，捕鸟用的长柄小网。

④9揜：掩捕。群雅：众文雅之士。这句是说天子要罗致天下贤人。或以为群雅指《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亦通。

⑤0《伐檀》：《诗经·魏风》中的篇名。《文选》六臣注：“《伐檀》刺贤人不遇，故悲之。”这是当时人对《伐檀》不正确的理解。

⑤1乐胥：《诗经·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胥，有才智之称。这里是说天子以得贤士为乐，所以“乐乐胥”。

⑤2修容：修饰威仪于《礼经》。

⑤3翱翔：徘徊遨游。《书》圃：以《尚书》为园圃。

⑤4述《易》道：阐述《易经》中所包含的精微之理。

⑤5放怪兽：指放出苑囿中的珍奇异兽，也即终止淫奢的畋猎，而游猎于六艺之中，专心治理国家。

⑤6明堂：天子接见诸侯之处。清庙：即太庙。蔡邕《明堂月令论》：“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向明，则曰明堂。”所以明堂、清庙、太庙实为一处。

⑤7恣：任凭。

⑤8“乡风”句：是说天下人居于下风，听从天子的意旨。乡，通“向”，朝着，面向。

⑤9“随流”句：是说天下人随着流俗而受到教化。

④⑦⑧卉(huì 会)然:勃然,兴起的樣子。兴道:振兴道义。迂义:徙就于义,即归顺于道义。

④⑦⑨错:通“措”,搁置起来。

④⑦⑩隆:盛,高。三王:一般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④⑦⑪羨:超出。五帝:黄帝、颡顓、帝嚳、唐尧、虞舜。还有其他多种说法。

④⑦⑫罢:同“疲”,指耗尽。

④⑦⑬抗(wán 玩):损耗。

④⑦⑭繇:同“由”,从。

④⑦⑮细:指诸侯地位卑微。

④⑦⑯被其尤:犹遭其祸害。尤,过错。

④⑦⑰愀然:变色的样子。改容:变了脸色。

④⑦⑱超:惆怅,若有所失的样子。

④⑦⑲逡巡:退却。避席:离开宴席。

辨析:

《天子游猎赋》在《文选》中被分为两篇,即《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个分法是违反史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史记》司马相如本传清清楚楚记载着,相如游梁时,“著《子虚》之赋”,到汉武帝朝廷后,再“请为《天子游猎赋》。”而且本传在“请为《天子游猎赋》”后,紧接着概括说:“相如以子虚者,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这些

话正好概括了《史记》所收的《天子游猎赋》的全部内容。可见《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写作的两篇赋。

本传在概括介绍《天子游猎赋》的三部分内容后，即刊出全部原文。原文正是《文选》中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可见，萧统是把《天子游猎赋》分割成《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他说的话当然要比后司马相如六百年的萧统来得可靠。

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从赋的通篇结构，从时代背景各方面看，如果说汉武帝所见到的《子虚赋》，就是《文选》中的《子虚赋》（也即《天子游猎赋》的前半部），也是讲不通的。我以为，武帝所见到的《子虚赋》当另有一篇。

在这里，顺便谈谈司马相如的生年。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如生于公元前179年，个别学者以为相如生年不可考。我孤陋寡闻，不知前者所说何自。但本人认为，相如不可能生于公元前179年，因为相如如果生于此年，到公元前144年梁孝王卒，相如西归老家成都，起码已有三十六七岁，而这时迷上他、委身于他的才女卓文君才十七岁，相如比文君大二十岁，

大一倍以上，这是极不符合传统中的才子佳人的形象的。

《史记》相如本传说，“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欲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如相如如此漂亮潇洒，如此神采飞扬，令文君倾倒，也不当出现在一个已有三十六七岁以上的人的身上。

《史记》本传还说，相如“以赀（资）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这段话也提供一些极重要的根据。“以赀为郎”，即家境殷富，可以自备车骑赴京为官。古男子二十而冠，即可出仕，相如为郎，也当是二十岁左右。相如是一个功名心极强的人，家境又好，他是没有理由延迟岁月出仕的。

我们从上面《史记》相如本传引文还可以看出，相如到景帝朝为郎与梁孝王来朝时间距离很近，梁孝王来朝在公元前150年。如果相如生于公元前179年，到这时已近三十岁了，相如何以会如此在家浪费自己的年华？合理的解释应是，相如应生于公元前172年前后，到为郎时刚好二十出头。

哀二世赋

司马相如

登陂陲之长阪兮^①，望人曾宫之嵯峨^②。临曲江之隄州兮^③，望南山之参差^④。岩岩深山之谿谿兮^⑤，通谷谿兮谿谿^⑥。汨渫喻习以永逝兮^⑦，注平皋之广衍^⑧。观众树之塍菱兮^⑨，览竹林之榛榛^⑩。东驰土山兮^⑪，北揭石濑^⑫。弭节容与兮^⑬，历吊二世^⑭。持身不谨兮^⑮，亡国失势^⑯。信谗不寤兮^⑰，宗庙灭绝^⑱。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⑲，坟墓芜秽而不修兮^⑳，魂亡归而不食^㉑。复邈绝而不齐兮^㉒，弥久远而愈休^㉓。精罔闕而飞扬兮^㉔，拾九天而永逝^㉕。呜呼哀哉！

说明：

司马相如曾陪汉武帝去长杨宫（今陕西省周至东南）游猎，因见汉武帝“好自击熊羆，驰逐野兽”（《史记·司马相如传》，下同），以为“非天子之所宜近”，于是上《谏猎疏》以讽谏。还过宜春宫，见二世陵，触景生情，追思往事，作《哀二世赋》。《哀二世赋》与《谏猎疏》显然是用不同的体裁和素材，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汉武帝以国事为重，避免重蹈秦二世覆灭的后辙。

注释：

①陂陀（pō tuó 泼驮）：倾斜不平貌，亦作“陂陀”、“陂陀”等。长阪（bǎn 板）：长坡。阪，坡。

②垒（bèn 笨）：并，一起。曾宫：指多层次的宫殿。曾，重叠，通“层”。嵯峨：高貌。以上两句说，登上倾斜不平的长坡，又进而进入高大的多层宫殿。

③曲江：地名，亦名曲江池，在陕西长安东南十里，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名。今已堙为陆地。秦二世葬于苑中。隄（qí 齐）州：曲岸之州。隄，曲折的岸头。

④南山：即终南山，在长安市南。以上两句说，（进入高大的宫殿）下临曲江池曲折的堤岸，远望终南山参差不齐的山峰。

⑤岩岩：高峻貌。窅（lóng 笼）窅：山谷长大深通貌。

⑥谿：“豁”的本字，前后相通的山谷。谿谿（hān xiā 酣瞎）：

谷中空阔深邃貌，亦作“谿𪔐”、“谿呀”、“谿𪔐”。以上两句说，山峰高峻，峡谷深长。

⑦汨𪔐(yù 域)：水急流貌。噏(xī 西)：通“𪔐(sǎ)”，师古注：“𪔐然，轻举意也。”习：和舒貌。

⑧平皋：水边平地。广衍：宽阔绵延，一望无际。以上两句说，水流急速，轻快地奔涌，注入广阔无边的水边平地，一去不回。

⑨塍薹(wěng ài 滂爱)：荫蔽貌。《汉书》作“薹薹”。

⑩榛(zhēn 真)榛：草木丛杂貌。

⑪土山：指二世陵墓东西的小土山。

⑫揭(qì 弃)：掀起衣服涉水。石濑(lài 赖)：水激石间而成的涡旋急流。𪔐，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⑬弭节：按节，策马缓行。弭(mǐ 米)，止，此指控制。节，同“策”，马鞭。或说节度。容与：迟缓不前貌。

⑭历吊：徘徊而凭吊之。以上写曲江池的地理环境，面对遗迹，引起对秦二世的凭吊。

⑮持身：立身。

⑯失势：失掉权力。势，权力。

⑰信谗：听信谗言。二世胡亥登位后，听信赵高谗言，做了一系列坏事，残杀太子扶苏及大将蒙恬，后又杀丞相李斯。不寤：不醒悟。寤，通“悟”。

⑱宗庙灭绝：秦二世的昏庸及倒行逆施引起农民起义，后来赵高又使阎乐逼二世自杀，立公子婴为秦王，项羽入关又杀子婴及诸公子宗族，于是秦朝灭亡。

⑲操行之不得：等于说没有操行。得，通“德”。

⑳脩：通“修”，修整。

㉑亡：无。以上两句说，二世的坟墓不加修整而芜秽不堪，其灵

魂就无法归来就食。

②复（xiòng）、邈：皆远义。复邈绝，绝远。不齋：即不斋，不斋戒，不祭祀。齋，通“斋”。

③侏：通“昧”。《礼记·明堂传》：“昧东夷之乐也。”《文选·两都赋》李善注引《孝经·钩命诀》：“东夷之乐曰昧。”昧，皆暗。

④精：指灵魂。罔阒（liǎng 两）：无所依据貌。

⑤拾（shè 射）：通“涉”，此指飞升。九天：《史记·正义》引《太玄经》：“九天谓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此泛指天空。以上分析二世灭亡的原因，指出其可耻下场。

大人赋^①

司马相如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②，见上好僎^③，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④，在乎中州^⑤。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⑥。悲世俗之迫隘兮，謁轻举而远游^⑦。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⑧。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耀之采旄^⑨。垂旬始以为幃兮，曳彗星而为髯^⑩。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⑪。揽欂櫨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⑫。红杳眇以玄溟兮，焱风涌而云浮^⑬。驾应龙象舆之螭略委丽兮^⑭，骖赤螭青虬之蚺蜺蜿蜒^⑮。低卬夭矫，据以骄骖兮^⑯；诘折隆穷，踔以连卷^⑰。沛艾赳虬，伋以佻傺兮^⑱；放散畔岸，骧以孱颜^⑲。踉蹌踔躅，容以骖丽兮^⑳，蚺蜺偃

蹇，怵隼以梁倚^{②①}。纠蓼叫募，踏以腰路兮^{②②}；蔑蒙踊跃，腾而狂趋^{②③}。莅飒卉歛，焱至电过兮^{②④}；焕然雾除，霍然云消^{②⑤}。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②⑥}。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②⑦}。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②⑧}。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②⑨}。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裔皇^{③①}。厮征伯侨而役羨门兮，诏岐伯使尚方^{③②}。祝融警而蹕御兮，清雾气而后行^{③③}。屯余车其万乘兮，綵云盖而树华旗^{③④}。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娵^{③⑤}。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③⑥}。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轂以方驰^{③⑦}。骚扰冲苾，其相纷拏兮^{③⑧}，滂溥泱轧，丽以林离^{③⑨}。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④①}，衍曼流烂，彳以陆离^{④②}。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崑崙^{④③}。徧览八紘而观四海兮，赜度九江越五河^{④④}。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④⑤}。奄息葱极，汜滥水娵兮，使灵媧鼓琴而舞冯夷^{④⑥}。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④⑦}。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④⑧}。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④⑨}。登阊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⑤①}。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⑤②}。噉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

乌为之使^{⑤①}。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⑤②}。

回车謁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⑤③}。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⑤④}。僣褻寻而高纵兮，纷鸿溶而上厉^{⑤⑤}。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溱^{⑤⑥}。骋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⑤⑦}。迫区中之隘狭兮，舒节出乎北垠^{⑤⑧}。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⑤⑨}。下崢嶸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⑥①}。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怳而亡闻^{⑥②}。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⑥③}。

说明：

据《史记》相如本传记载：“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相如写《大人赋》是为迎合武帝的胃口，投武帝之所好。相如知道，传说中的神仙，居深山荒野，生活艰难，肌肤消瘦，武帝不会喜欢这样的神仙，更不敢做这样的神仙。他要把神仙生活写得很美好，令人钦羨，也即要把《大人赋》写得比《天子

游猎赋》还要靡丽。《大人赋》的基调也的确是如此。请看赋中“大人”这个特号的神仙，他嫌弃尘俗生活单调、狭隘，决定浮游仙乡天国。他驾应龙、象舆，骑赤螭、青虬，以格泽星为旗竿，以欃枪彗星为旗帜，令五帝先导，责诸神跟从，遍游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多么威风！多么尊贵！难怪汉武帝读了这篇赋，竟飘飘然欲仙了。所以扬雄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

当然，同《天子游猎赋》一样，相如违忤当时儒家诗教，不重讽谏。但对武帝好仙，相如肯定是不赞同的，尤其是在相如写作《大人赋》时期，以齐为中心的成千上万方士，用各种手段欺骗汉武帝，怂恿他求仙果、不死药，简直把汉武帝搞得神魂颠倒。相如对此更不可能漠然置之。所以赋中对神仙也多有不敬之辞：“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皤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这实际上也正违反了相如写作此赋的初衷。赋最后一段，“大人”来到“下崢嶸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恍而亡闻”，更剥夺了“大人”的一切欢乐，把他推向孤独虚无的深渊，尤非“大人”之所希冀。这是

对“大人”的警告，也是对“大人”的箴戒。总之，此赋的讽谏的意向还是存在的。

注释：

①这是司马相如晚年任孝文园令所作。孝文园令是管理汉文帝陵园的闲散职务。他虽居闲职，但仍关心朝廷大事。他见汉武帝“好仙道”，于是作《大人赋》以讽谏。

②孝文：指汉文帝。孝，谥号，西汉从惠帝起谥号一律加一“孝”字。园：陵园，帝王或诸侯的墓地。陵园令：《百官志》云：“陵园令，六百石，掌按行扫除。”

③僊：“仙”的异体字。

④大人：指汉武帝。《易·乾》：“九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大人即指人君。

⑤中州：即中国、中原。此指国境内部的地区，以别于边境地区而言。

⑥宅：居住的地方，此指天子的统治范围。弥：满。这两句说，虽有江山万里，但不值得稍加停留。

⑦迫隘：狭隘，喻世事之艰难险阻。《史记·索隐》如淳曰：“武帝云‘诚得如黄帝，去妻子如脱屣’，是悲世俗之迫隘也。”竭（qiè 窃）：离去。轻举：轻身高举，即飞升。远游：指远离尘世。

⑧绛幡：赤色的长方而下垂的旗子，亦为旌旗的总称。蜺：“霓”的异体字，雄虹。《说文》：“屈虹青赤色或白色，阴气也。”素霓即白霓。上句，张揖说：“赤色为幡，缀以白气也。”下句，载：乘坐。这两句说，用赤色云气作为旗幡，又点缀上白色云气，乘坐云气飘浮于高空。

⑨建：竖立，此指高举。格泽（hèduó 又音 gézhái）：星云名。

《史记·天官书》：“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锐）。”又《汉书》注引张揖说：“格泽之气如炎火状，黄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锐。”按张揖所说格泽之气实际上是一种星云，与《天官书》所言状貌一致，实为一物。下句，总：系（jì）。光耀：闪烁着光辉的云气。耀，“耀”的异体字。采旄：用五彩羽毛装饰竿首的旗帜。这两句说，以格泽星云作长竿，系上闪烁着光辉的云气作为彩旗。

⑩旬始：星名。《史记·天官书》：“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惨（shān 山）：旌旗的旒。曳：拉。《史记》作“拖”，义同曳。彗星：又名扫帚星。髯（shāo 稍）：旌旗上下垂的羽毛。按旧注为燕尾，即形似燕尾的旗帜。这两句说，以旬始星作为旌旗下垂的旒，拉过彗星作为旌旗下垂的羽毛。

⑪掉：摆动。指桥、偃蹇：张揖说：“指桥，随风指靡也。偃蹇（蹇），高貌。”旖旎：犹言婀娜。招（sháo）摇：跳蹈（张揖说），即跳动，此指旌旗抖动。这两句说，旌旗及饰物随风摇摆，委曲婉转；飘荡抖动，婀娜多姿。

⑫揽：持。欃枪（chánchēng）：亦作“撝枪”，二星名，即天欃和天枪。《史记·正义》引《天官书》说：“天欃长四丈，末锐。天枪长数丈，两头锐。其形类彗也。”又《汉书》注张揖说：“彗星为撝枪。”因上文已有“曳彗星而为髯”，故欃枪不应再指彗星，只是类似彗星的星云。旌：长幅垂挂的旗，旁附有长条的绶带为饰。靡：曳也。屈虹：虹是弯曲的，故曰屈虹。旧注以为断虹。绸（tāo 或 chóu）：缠裹，套。这两句说，以欃枪二星为旌，曳着屈虹作为缠裹旗竿的套。

⑬杳眇：深远貌。玄溟：因色彩混合而显暗冥。《史记》作“眩溟”。《汉书》注引晋灼说：“言自绛幡以下，众气色盛，光彩相耀，幽蔼炫乱也。”这两句说，红光照射深远，又与众气色彩混合，而显得暗冥，在这轻举之时，感到飓风奔涌，云雾飘浮。

⑭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传说曾助禹治水，以尾画地，导流入海。象舆：传说中一种象征瑞祥的山林精灵。螭（huò 获）略：龙行貌。委丽：亦作“透丽”，曲折盘旋。这句说用应龙、象舆驾车，曲折盘旋而游。

⑮骖：两旁陪驾的马，此作动词，以……为陪驾。螭（chī 吃）：若龙而黄。虬（qiú 求）：一种无角的龙。蚺（yǒu liú 又读 yōu qiú）：蜿蜒，皆形容龙屈曲行动貌。这句说，用赤色的螭和青色的虬作陪驾，屈曲而行。

⑯低昂：同“低昂”，起伏，升降。夭矫：同“乔矫”，伸屈自如貌。据：张揖曰：“直项也。”形容龙伸直脖子。《史记》作“据”，通“倨”。骖：恣纵奔驰。这两句说，驾车的应龙等起伏屈伸，直起项颈，恣纵奔腾。

⑰诘（qū 曲）折：即曲折。隆穷：举臂，此指龙之脊背隆起。踔（jué 决）：张揖曰：“跳也。”《史记》作“螭”。连卷（quán 全）：形容龙爪蜷曲。这两句说，有时龙身屈曲，脊背隆起，有时腾空跳跃，龙爪蜷曲。

⑱沛艾：马疾行时昂首摇头貌。赳赳（xiù 秀）：伸颈低头行走貌。伫（yì 亦）：抬头。怡凝（yǐyì 以意）：停滞不前貌。这两句说，龙等忽而摇动着身子昂首奔驰，忽而伸颈低头缓缓而行，忽而抬起头来止步不前。

⑲放散：尽情奔驰不受约束。畔岸：放纵任性。骖（xiāng 乡）：上举。孱颜：即巉岩，高峻貌。此指龙身升腾高举。一说不齐。这两句说，龙等忽而向前纵情奔驰，忽而向上高高腾起。

⑳踔蹀（dié duó 又读 chī duò）：走路时忽进忽退。螭裼（è hé 遏曷）：《汉书》注张揖说：“摇目吐舌也。”螭，《史记》作“辖”。容：指龙体之姿态。一说急步奔驰。骖（wéi 伟）丽：曲折盘旋貌，

旧注以为左右相随。飏，同“委”。这两句说应龙等忽进忽退，摇目吐舌，曲折盘旋。

②①蜺蜺（tiáo liào 条料）：龙首摇动貌。怵隳（chuò 绰）：惊奔。梁倚：如屋梁一般相互依附、依靠。这两句说，龙首摇动，委曲奔走，互相倚依。

②②纠蓼（liǎo 了）：互相牵引。叫寡（ào 奥）：相呼。踏：下。《史记》作“蹋”。腹（jiè 界）：到达，通界。这两句说，应龙等互相牵引，互相呼叫，由上而下落于地上，改行陆路。

②③蔑蒙：即蠖螾，一种小虫。龙行空际，如小虫飞舞，所以张揖说：“蔑蒙，飞扬也。”腾：奔腾。狂趯（cuī 催上）：狂奔。趯，奔跑。《汉书》、《全汉文》作“趯（jiào 叫）”，义同趯。这两句说，应龙等落地后，忽而疾速跳跃，又忽而狂奔起来。

②④莅（lì 利）颛：竞相飞驰。张揖说：“飞相及也。”卉歃（xì 戏）：追逐。张揖说：“走相追也。”焱（biāo 彪）至：如疾风之来临。这两句说，它们竞相飞驰追逐，疾如飚至，瞬息即逝。

②⑤焕然：光亮貌。霍然：突然。这两句说车驾疾驰而过，如云消雾散，豁然开朗。

这段先写“大人”“远游”的原因，次写远游的仪仗，又重点写应龙等行走奔驰的千姿百态，表现了“轻举”“远游”的盛况。

②⑥邪绝：斜渡。绝，渡。少阳：指东极。即东方极远的地方，故曰绝。太阴：指北极。北极地高，故曰登。真人：得道成仙的人。《庄子·大宗师》说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拒）；脩然而往，脩然而来。”相求：指向真人求取成仙之道。这两句说，由东极斜渡北极，结交真人，向他求取成仙之道。

⑳互折：形容道路交错曲折。窈窕：云气深邃貌。横厉：横渡。厉，渡。飞泉：谷名，即飞谷，在昆仑山西南。这两句说，经过交错曲折深邃的道路再向右转，横渡飞谷，然后向东行进。

㉑悉：全。征：召。灵圉：众神。选：选派。部署：安排。《史记》署作“乘”，今依《汉书》、《全汉文》作“署”。摇光：北斗七星第七星，在斗柄末端，也作“瑶光”。按张揖说摇光为“北斗杓头第一星”，当从斗柄末数起。这两句说，把众神全部召集起来加以挑选，在摇光对众神进行部署。

㉒五帝：指五天帝。天上五方，各有一帝：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又《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说：“五帝，五时，太昊之属也。”按时，神灵所居之处。应劭所说五帝指五方神：东方为太昊，南方为炎帝，西方为少昊，北方为颛顼，中央为黄帝。他说略。太一：天帝的别名，亦作泰一。陵阳：古仙人，陵阳子明。《史记·正义》引《列仙传》：“子明于沛涪县旋溪钓得白龙，放之，后白龙来迎子明去，止陵阳山上百余年，遂得仙也。”反、从：皆为使动用法。这两句说，令太一回到自己所居住的中宫，让仙人陵阳子明做大人的侍从。

㉓玄冥：水神，或说雨神。《左传·昭公十八年》：“櫜火于玄冥。”注：“玄冥，水神。”又《风俗通》卷八“雨师”：“郑大夫子产櫜于玄冥，雨师也。”黔雷：天上神名，《史记》作“含雷”，亦作“黔羸”。长离、喬（yù 玉）皇：《汉书》注引服虔说：“皆神名也。”长离，一说灵鸟名，即凤。《史记》作“陆离”、“滴湟”。

㉔厮、役：皆役使。征伯侨：即仙人王子侨。《汉书·郊祀志》作“正伯桥”。羨门：碣石山上仙人羨门高。按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一说指河北乐亭县西南的碣石山，北魏时沦入水中，今已不在。诏：《史记》作“属”，嘱托。歧伯：黄帝太医。尚：掌管，主持，特指管

理帝王的事。方：方药。尚方：主管方药。

③祝融：火神名。《史记·正义》张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兽身人面，乘两龙，应火正也。”按火正谓火官，掌祭火星，行火政。警：警戒。《史记》作“惊”，今从《汉书》、《全汉文》。蹕（bì）：清道。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断绝行人叫警蹕。御：此指祭神以防止雾气（不祥的灾异之气）为害。雾气：恶气。《汉书》、《全汉文》作“气氛”，今依《史记》。这两句说，用祝融作警戒，清路开道，并通过祭祀排除恶气，然后通行。

④屯：聚集。余：“大人”自称。万乘：万辆。这是天子所有的车子。綵（cuì 翠）：五采杂合。綵云盖：以五彩云为车盖。华旗：以五彩羽装饰之旗。此仍指以五彩云装饰之旗。

⑤句芒（gōu máng 沟忙）：神名。《史记·正义》张云：“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将行：领行，带路。娛（xī 西）：同“嬉”，《史记》作“嬉”，游戏，玩乐。

这一段写“大人”游历天庭，会见真人，重点写派遣众神的威风。

⑥崇山：山名，即狄山。《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按狄山在今河南清丰县，汉置顿丘县，唐改清丰县。九疑：即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上传为舜陵墓所在。世称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谓之九疑。这两句说，大人一行经过尧舜的陵墓所在地崇山和九嶷山。

⑦湛湛（chén chén 陈陈）：重厚貌，此指车辆众多拥挤。差错：交相错杂。杂遝（tà 踏）：亦作“杂沓”，众多杂乱貌。胶葛（gé 革）：亦作“胶葛”、“胶葛”，交错纠缠貌。方驰：并驾齐驱。方，并列，并排。这两句说，众多的车辆杂乱无章，互相交错，乱纷纷地一齐向前驰骋。

⑧骚扰：扰乱，指车辆互相干扰。冲苴（sǒng 耸）：相互碰击。

纷挐（nú 奴）：混乱貌。这两句说，众多的车辆互相干扰碰击，显得十分混乱。

③⑧滂湃（pāng pì 兵辟）：众盛貌。泱轧（yāng yà 央亚）：同“垓圯”，弥漫而无边际。丽：并驾。林离：同“淋漓”，水流不绝貌。此指车辆络绎不绝。这两句说，车辆之多，显得无边无际，齐头并进，络绎不绝。

③⑨攒（cuán）：聚集。《史记》作“𦵏”。攒罗、列聚、丛、茏茸：皆聚集貌。

④⑩衍曼：连绵貌。流烂：布散（师古说）。侈（tuō 托）：众多貌。陆离：参差不齐。以上四句说，众多的车辆时而聚集起来，时而分散开来，放纵奔驰，连绵不绝，参差不齐。

④⑪雷室：即雷渊或雷泽，神话传说中雷神所居住的水名。《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砰磷郁律：雷声，旧注深峻貌。洞出：像穿过洞穴一样走出。鬼谷：张揖说：“鬼谷在昆仑北直北辰（北极星）下，众鬼之所聚也。”堀礧（kū lěi）崦嵫：高低不平貌。《史记》作“崦嵫崦嵫（huí 回）”，义同。这两句说，车辆的行列径直进入雷神所居之处，那里正发出轰隆隆的雷声，又穿过高低不平的鬼谷，那是鬼聚居之处。

④⑫徧：同“遍”。八纮（hóng 红）：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地交接处有八根纲维联系着，称为八纮。此指八方极远之处。四海：《史记》作“四荒”，指四面荒远之处。赜：作语助词，犹“聿”，起顺承上下文的作用，此处可译为“接着”或“又”。度：同“渡”，《史记》作“渡”。九江：泛指众多的江河。五河：古代术士所称仙境里五种不同颜色的河流，《仙经》说有紫、碧、绛、青、黄五色河流。

④⑬经营：回旋往来，此指经过。炎火：神话传说中的火山。《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邱“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弱水：水

名，在甘肃境内，源出祁连山，注入居延海，其东有巴丹吉林沙漠，联系下文的“涉流沙”，即指此。又《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传说因其水弱不胜鸿毛，故称弱水。因《山海经》中的弱水、炎火都在昆仑山处，故弱水也可指此。未必确指。杭：船。绝：渡。浮渚：流沙中的沙丘。流沙：古指我国西北的沙漠，因可随风流动转移，沙流如水，故称流沙。按《史记》“浮渚”下有“而”字。这两句说，远游中的大人一行，经过了西北的炎火山，渡过弱水，又乘舟渡过流沙及流沙中的沙洲。按，船在沙漠中渡过，同上文车马在空中奔驰一样，盖系浪漫主义手法。

④④奄息：停息。葱极：葱，《史记》作“纁”。即葱岭山，在新疆疏勒、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原名薄梨）等县西边，为亚洲山脊，中国诸山脉之发源处，横亘数百里，平均高度为500米，古代总称葱岭，土名随地而异。《西河旧事》说：“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汜滥：随波摇荡。汜，“泛”的异体字。水嬉：水上的娱乐活动。嬉，《史记》作“嬉”。灵媧（wō）：古代神话中造人、补天、止水的女神，即女娲。冯夷：即河伯，黄河水神，又名冰夷、无夷、冯迟。传说为华阴潼乡人，因渡河淹死，被天帝封为水神。又《庄子·大宗师》说：“冯夷得之，以游大川。”陆德明音义引《清泠传》云：“（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这三句说，他们在葱岭山上停息，游戏于山涧积水之上，让女娲为之鼓琴，使冯夷为之起舞。

④⑤暧暧（ài 爱）：昏暗貌。《史记》作“菱（ài）菱”，义同。屏翳（yì 义）：《史记·正义》引应劭云：“屏翳，天神使也。”引韦昭云：“雷师也。”按，联系上下文有风神雨师，则此处解为雷师为宜。风伯：风神，字飞廉，亦作蜚廉。雨师：司雨之神。召、诛、刑互文。以上三句说，这时老天好像要变得昏暗起来，于是召来雷神、风神、雨神加以责问惩罚。

④⑥昆仑：山名，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东延入青海境内，东西长约2500公里。高峰有慕士塔格山（7456米）、公格尔山（7719米）。古之所谓昆仑专指中昆仑，在唐古拉山脉之北。《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轧沕（wù 勿）荒忽：不分明之貌。荒忽，《史记》作“洸忽”。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之东南。《尚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即指此。因其三峰耸峙，其势欲堕，故名。

④⑦排：推开。阊阖（chāng hé 倡河）：传说中的天门。玉女：传说中的仙女。

④⑧阊（làng 又读 láng）风：山名，相传为仙人所居，在昆仑之巅。遥集：在遥远处停下。集，停留。按《史记》登作“舒”，遥作“摇”。亢鸟腾：高高飞起，如鸟腾空。亢鸟，高鸟，名词作状语。壹止：稍稍停止一下。这两句说，他们登上阊风山，远远停下，就像鸟腾空而起又稍稍停下一样。

④⑨阴山：张揖说：“阴山在大昆仑西二千七百里。”按文中阴山当指此。西王母：古代传说中的女神。《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

⑤⑩皤：“皓”的异体字，白貌。《史记》作“皤”。胜：妇人首饰。上句说，西王母是白头发，戴着首饰，居住在洞穴里。下句，三足鸟：张揖说：“三足鸟，三足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之北。”按《山海经·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梯，凭。

⑤⑪“必长生”两句：这两句说，如果像西王母那样，穴居野处，即使能度过万世，长生不死，也不值得高兴。《汉书·司马相如传》师

古注：“昔之谈者咸以西王母为仙灵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娱游之盛，顾视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羡慕也。”师古的意思是西王母不过如此而已，不值得羡慕。

这一段写大人一行远游仙境的盛况、经过，且写大人对仙人有刑罚之威、支配之权，最后隐约可见作者对长生不死、飞升入天的讽谏之意。

⑤来：语气词。绝：越过。不周：神话传说中的山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又《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颧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张揖说：“不周山在昆仑东南二千三百里。”会食：相聚而食，即会餐。幽都：《书·禹贡》：“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按朔方，北方之地。太阳行至此处，转入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这三句说，回车离去吧，越过不周山，在幽都会餐。

⑥沆瀣（háng xiè 杭谢）：夜间的水气。咀嚼（jǔ jiào）：义同咀嚼。噍，咬、嚼。《史记》作“噍咀”。芝英：灵芝的花。叽（jī 极）：稍稍吃一点。琼华：琼树的花。琼树，古代传说中的树。张揖说：“琼树生昆仑西流沙滨，大三百围，高万仞。华，荣也。食之长生。”按荣，“蕊”的异体字。

⑦僊（jīn 禁）：仰，此指向上。《史记》作“僊（xiān 鲜）”，义同僊。侵寻：亦作“侵寻”、“侵得”、“浸得”，义同浸淫，逐渐的意思。鸿溶：竦踊，向上腾跃。《史记》作“鸿涌”，义同。厉：高飞，疾飞。这两句说，他们离开地面引身高举，纷纷腾跃高飞天际。

⑧列缺：闪电。倒景：倒影。景，同“影”。人在天上，向下看日月，日月由下向上照，影在上面，因与地上相反，故曰倒影。涉：渡水，此指在雨中行走。丰隆：云神。滂湃（pì 辟）：大雨貌。《史记》作“滂沛”，亦作“霂霂”，义同滂湃。这两句说，在高空穿过闪电的

倒影，冒着云神所降下的滂沱大雨。

⑤⑥游：游车。道：导车，道同“导（導）”。皆皇帝出游时前导的车。脩降：从高空下降。脩同“修”，长。此指从高空到地面距离之长。这句说，周览天上之后，又乘车从高空沿着长长的道路向下驰骋。骛遗雾：因疾驰而把云雾远远抛在后面。骛，急跑，此作使动用法，此指因相对运动使雾向后跑。遗雾，遗留在后的雾。

⑤⑦迫：逼近。区中：世间，人间。隘陬：狭隘。陬，“狭（狭）”的本字。舒节：即纵辔奔跑。舒，放松，放纵；节，马鞭。《天子游猎赋》：“案节未舒，而凌狡兽。”乃相反行为。北垠：北方的边境。垠，边界。这两句说，从高空下降迫近狭隘的世间，又纵马奔出北部边境。

⑤⑧屯骑：指驻扎下来的众多的车马。玄阙：北极之山（张揖说）。轶：通“逸”，奔逸。寒门：北极之门。这两句说，把众多的车骑留在北极之山，让前导奔驰到北极之门。

⑤⑨崢嶸：深邃貌。寥廓：空阔。《汉书》、《全汉文》作“寥廓”，义同。下、上：可理解为动词，因达到绝对自由的境地，故可纵游上下四方。这两句意思是，出地之下，出天之上；下则深邃无底，上则空阔无边。

⑥⑩眩混：眼神飘浮不定。《史记》作“眩眠”。亡：同“无”。敞恍（chǎng huǎng）：模糊不清。《史记》作“恍恍”，亦作“敞恍”。这两句说，眼看，则飘浮不定，看不到什么；耳听，则模糊不清，听不到什么。

⑥⑪上遐：升入太空。遐，远去。遐，《史记》作“假”，至。超无友：意为块然独处，绝不结交朋友。友，一作“有”，似是。意为大人进入无闻无见的空虚之境，超越尘世而块然独处。

这段写“会食”及升天入地的情景，并已达到无地、无天、无见、无闻的境界，隐含作者对超然物外、块然独存的讽谏之意。

辨析：

《大人赋》很明显受到《远游》的影响。赋的内容、情节、结构与《远游》很相似，有的辞句甚至雷同，如“悲世俗之迫隘兮”两句，“屯余车其万乘兮”两句，“下峥嵘而无地兮”以下四句，两赋基本相同。

但郭沫若先生认为：“……只是《远游》整抄《离骚》和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亦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赋》的初稿。《史记·相如列传》说：‘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据此看来，分明是有未就的稿本与具奏的定本两种。因为稿本未脱《楚辞》的巢臼，不好拿去见皇帝，所以他以‘未就’目之，待到具奏本，他只把稿本的精粹语保存了下来，而用自己既成的风格来完全改作了一遍。稿本被后人寻得，因首韵有‘远游’两字，遂摘以为篇名，又因多整袭《离骚》的地方，遂被收入《楚辞》而误认为屈原所作。”（《屈原研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郭老这个评论很明显是源于陆侃如先生的观点。陆先生说：“1.《远游》有模仿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嫌疑，不但在结构方面完全相同，词句上也有整段抄的……我们知道司马相如是个天才的辞赋家，自以

为《大人赋》胜于《子虚》、《上林》，且要献给爱读辞赋而又长于辞赋的武帝，决不会抄前人之作。故我们认为《远游》在《大人赋》之后，而以《大人赋》为范本的。2. 这篇所举人名为屈原时所无。例如韩众（一作终）是秦始皇时的方士，于三十二年（前215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3. 这篇所表现的思想与屈平异。从《离骚》等篇看来，他是入世的，《远游》却是出世的。”（《中国诗史·章三屈平》）

陆、郭先生认为《远游》非屈原之作，有一定道理。但认为《远游》抄袭《大人赋》（或《大人赋》之初稿），则当属臆测了。因为至今无任何根据可以确认《远游》为司马相如所作，或作于司马相如之后。

再则，关于抄袭问题，我们同汉人的看法肯定不同。扬雄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风流人物，但他写赋公开模仿相如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以后的班固、张衡也都是学界的一流人物，但他们作赋，也都是不忌讳公开抄袭他人之作。可以这样说，一部《楚辞章句》，就是一部抄袭文章，除屈原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其他人的文章都是公开地抄袭屈原的文章。只是抄袭的手法、程度不同罢了。

长 门 赋

司马相如

孝武皇帝陈皇后^①，时得幸^②，颇妒^③，别在长门宫^④，愁闷悲思^⑤。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⑥，奉黄金百斤^⑦，为相如文君取酒^⑧，因于解悲愁之辞^⑨。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⑩，陈皇后复得亲幸^⑪。其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⑫，步逍遥以自虞^⑬。魂踰佚而不反兮^⑭，形枯槁而独居^⑮。言我朝往而暮来兮^⑯，饮食乐而忘人^⑰。心慊移而不省故兮^⑱，交得意而相亲^⑲。伊予志之慢愚兮^⑳，怀贞慙之懽心^㉑。愿赐问而自进兮^㉒，得尚君之玉音^㉓。奉虚言而望诚兮^㉔，期城南之离宫^㉕。修薄具而自设兮^㉖，君曾不肯乎幸临^㉗。廓独潜而专精兮^㉘，天漂漂而疾风^㉙。登兰台

而遥望兮³⁰，神怳怳而外淫³¹。浮云郁而四塞兮³²，天窈窕而昼阴³³。雷殷殷而响起兮³⁴，声象君之车音³⁵。飘风回而赴闺兮³⁶，举帷幄之襜褕³⁷。桂树交而相纷兮³⁸，芳酷烈之闾闾³⁹。孔雀集而相存兮⁴⁰，玄猿啸而长吟⁴¹。翡翠胁翼而来萃兮⁴²，鸾凤翔而北南⁴³。心凭噫而不舒兮⁴⁴，邪气壮而攻中⁴⁵。下兰台而周览兮⁴⁶，步从容于深宫⁴⁷。正殿嵬以造天兮⁴⁸，郁并起而穹崇⁴⁹。间徙倚于东厢兮⁵⁰，观夫靡靡而无穷⁵¹。挤玉户以撼金铺兮⁵²，声噌吰而似钟音⁵³。刻木兰以为榱兮⁵⁴，饰文杏以为梁⁵⁵。罗丰茸之游树兮⁵⁶，离楼梧而相撑⁵⁷。施瑰木之櫨栌兮⁵⁸，委参差以棖梁⁵⁹。时仿佛以物类兮⁶⁰，象积石之将将⁶¹。五色炫以相曜兮⁶²，烂耀耀而成光⁶³。致错石之瓴甓兮⁶⁴，象璚瑁之文章⁶⁵。张罗绮之幔帷兮⁶⁶，垂楚组之连纲⁶⁷。抚柱楣以从容兮⁶⁸，览曲台之央央⁶⁹。白鹤噉以哀号兮⁷⁰，孤雌跼于枯杨⁷¹。日黄昏而望绝兮⁷²，怅独托于空堂⁷³。悬明月以自照兮⁷⁴，徂清夜于洞房⁷⁵。援雅琴以变调兮⁷⁶，奏愁思之不可长⁷⁷。案流徵以却转兮⁷⁸，声幼妙而复扬⁷⁹。贯历览其中操兮⁸⁰，意慷慨而自印⁸¹。左右悲而垂泪兮⁸²，涕流离而从横⁸³。舒息悒而增欷兮⁸⁴，蹉履起而彷徨⁸⁵。揄长袂以自翳兮⁸⁶；数昔日之讐殃⁸⁷。无面目之可显

兮，遂颓思而就床⁸⁸。拊芬若以为枕兮⁸⁹，席荃兰而茝香⁹⁰。忽寢寐而梦想兮⁹¹，魄若君之在旁⁹²。惕寤觉而无见兮⁹³，魂迁迁若有亡⁹⁴。众鸡鸣而愁予兮⁹⁵，起视月之精光⁹⁶。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昂出于东方⁹⁷。望中庭之蔼蔼兮⁹⁸，若季秋之降霜⁹⁹。夜曼曼其若岁兮¹⁰⁰，怀郁郁其不可再更¹⁰¹。澹偃蹇而待曙兮¹⁰²，荒亭亭而复明¹⁰³。妾人窃自悲兮¹⁰⁴，究年岁而不敢忘¹⁰⁵。

说明：

此赋见《文选》卷一六，《艺文类聚》卷三〇。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七月，陈皇后被废，幽禁于长门宫。陈皇后闻知司马相如善写文章，又深得武帝赏识，就派人送去黄金百斤，请他写一篇文章，一则为了解除自己悲愁之苦，二则幻想打动武帝，使他们的爱情重归于好。于是司马相如就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长门赋》。但因序说陈皇后“复得亲幸”，而历史上无此事，因而人们多以为此赋是后人伪托的。但也有人以为序是后人追加的，错在序，与赋无关，赋还是相如创作的。

注释：

①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刘彻，谥号孝武。陈皇后：武帝姑母长公主刘嫖之女，名阿娇。武帝因姑母的帮助，得立为太子，武帝即位，立阿娇为皇后。

②得幸：得宠。

③颇妒：嫉妒心很强。阿娇立为皇后擅宠骄贵，但十余年无子。武帝又宠幸妃子卫子夫，陈皇后十分嫉妒，几次寻死，后用楚服等巫女为她祈祷，并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发，楚服斩首示众，废阿娇皇后之位，使谪居长门宫，即下句所说“别在长门宫”。

④别在：另外住在。长门宫：汉代长安别宫之一，在长安城南。

⑤悲思：悲痛而思虑。

⑥工：擅长。为文：写文章。当时相如已作过后来为汉武帝所激赏的《子虚赋》等。

⑦黄金：实际指黄铜。

⑧文君：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取酒：买酒的钱。实际上是陈皇后花钱向相如买文章。

⑨因：于是。于：为；写。此句主语是相如，意思是相如就写了一篇给她解除悲愁的文章。

⑩悟主上：使皇上醒悟，回心转意。

⑪复得亲幸：重新得到宠爱。按《史记·外戚世家》司马贞索隐：“作颂（指《长门赋》）信有之，复亲幸恐非实也。”何义门说：“此假托之辞，诸史传无复得亲幸事。”

⑫夫何：发语词，带有嗟叹的意味。佳人：指陈皇后。

⑬步：徐行。逍遥：此有徘徊无定之义。虞：测度；思虑。即测度自己被废而幽居长门宫之事。

⑭踰：超越。此指魂离体。佚：散失。魂踰佚，形容陈皇后失魂落魄的样子。反：同“返”。

⑮形：形体容貌。枯槁：憔悴。

⑯这句是说武帝对陈皇后曾有“朝往暮来”的许诺。我：代武帝。

⑰这句话说有了饮食之乐就把人遗忘了。人：指陈皇后。

⑱慊（qiàn 欠）：李善注引郑玄《周礼》注曰：“慊，绝也。”慊移，指绝情变心。省：顾念。故：旧有的，原来的，指陈皇后。

⑲得意：指如意之人。这两句说，武帝已断情绝义不再来看望故旧，而与新结交的心上人相亲相爱。

⑳伊：发语词。予：陈皇后自指。慢愚：迟钝愚笨。

㉑贞：忠贞。慤（què 却）：谨慎。懽心：即欢心。此指爱情。这两句说，我性情愚笨，对爱情忠贞不二，谨慎从事。

㉒赐：有求于人的敬词。愿赐问：希望予以过问。自进：陈述自己的心情。

㉓尚：敬受。君：指汉武帝。玉音：对别人言辞的敬称，又特指帝王的话。这两句话，希望君王赐问，得以表达自己的忠心，不过尚须恭候君王的佳音。

㉔虚言：假话。望诚：希望是真诚的。

㉕离宫：指长门宫。这两句是说，我把一句空话奉为真情实意，就期待在城南的长门宫相会。

㉖脩：整治，备办。薄具：菲薄的饭食。具，饮食，酒肴。

㉗幸临：特指君王驾临。这两句说，饭食菲薄却是我亲手准备，君王竟不肯驾临。

以上部分写佳人失宠后的痛苦，怨恨君王失信于己并结交新欢，而自己却忠贞不二痴心盼君。

㉘廓：空寂。独潜：孤独地潜居。专精：专一精诚。

②漂漂：亦作飘飘，风迅疾貌。

③兰台：台名。

④怳（huǎng 恍）怳：神思不定貌。外淫：外游。指精神离开肌体。

⑤四塞：四方密布。

⑥窈（yǎo 咬）窈：幽暗隐晦貌。阴：阴暗。

⑦殷殷：震动声，此形容雷声。

⑧象：相似，好像。

⑨飘风：旋风。赴闺：指风吹向卧室。赴，李善本作“起”。闺，闺房。

⑩举：吹起。帷幄：宫室的帷幕。檐（chān 搀）檐：摇动貌。

⑪相纷：互相交错。

⑫闾（yīn 音）闾：香气盛貌。

⑬集：群鸟栖止在树上。相存：互相存问，即相互照顾。

⑭玄猿（yuán 圆）：黑猿。

⑮胁翼：收拢翅膀。胁，敛。萃（cuì）：聚集。

⑯鸾凤：鸾鸟和凤凰。鸾是古代传说凤凰一类神鸟。

这一段写佳人登兰台盼君幸临的急切心情，通过景物描写和比喻表达对君王的思念和失宠的痛苦。

⑰凭噫（yì 义）：愤懑抑郁。

⑱邪气：中医名词。引起疾病的外感因素，如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及疫疠之气，此泛指忧恨之气。攻中：侵入心中。

⑲周览：四处看，实际是漫不经心地彷徨四顾。

⑳步从容：步履舒缓，此指迈着沉重的步子。

㉑嵬：特立貌。造天：直至天上，形容宫殿之高。

㉒郁：繁盛貌，指正殿以外的宫殿之多。并起：指多座宫殿耸立。

穹、崇：皆高貌。

⑤⑩间：少顷。徙倚：徘徊。

⑤⑪靡靡：富丽貌。按此处以无穷无尽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反衬佳人凄凉的心境。

⑤⑫挤：推。玉户：指殿门。撼：摇动。金铺：铜制的铺首（衔门环的底座），作虎、螭、龟、蛇等形。撼金铺，指摇动门环打击金属底座。

⑤⑬噌吰（cēnghóng 曾宏）：钟声。按这两句以撼金铺声音之洪大反衬环境的寂静。

⑤⑭木兰：落叶小乔木或灌木，早春失叶开花，花大，微香，果实似玉兰，干燥的花蕾可入药。榱（cuī 崔）：屋椽，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片的木条。

⑤⑮文杏：即杏树，其木质坚硬细密有纹彩。文，凡文理致密有纹彩者皆可曰文。

⑤⑯罗：排列。丰茸：茂密貌。游树：指建筑上的浮柱。

⑤⑰离楼：众木攒聚貌。梧：斜柱。此指以斜柱交叉支撑。这两句说，浮柱密密排列，斜柱互相交叉支撑。

⑤⑱施：设，置。瑰木：奇异珍贵的木料。櫨栌（bólu 伯卢）：柱上承托栋梁的短木，即斗拱。

⑤⑲委：堆积。櫨（kāng 康）梁：屋宇空阔貌。王念孙《读书杂志》：“櫨梁者，中空之貌，言众櫨栌罗列参差而中空也。”这两句说，以珍奇的木料做斗拱，斗拱参差，屋宇空阔。

⑥①时：是。仿佛：好像，见不真切。以物类：以他物相比拟。类，比拟。

⑥②积石：即积石山，亦名阿尼马卿山，在青海东南部，延伸至甘肃省南部边境，为昆仑山脉中支，黄河绕流东南侧。古以为是黄河的

发源地。将（qiāng 枪）将：高大雄壮貌。这两句说，上述建筑时时觉得似乎可用他物比拟，它们正如积石山那样高大雄壮。

⑥②五色：青、赤、黄、白、黑，此泛指各种颜色。炫：光耀，明亮。曜：同“耀”，照耀。

⑥③烂：明，有光彩。耀耀：光明貌。

⑥④致：精密，细密。错石：错杂各种石块。瓟甃（líng pì 玲辟）：铺地的砖。

⑥⑤璊璵（dài mào 代冒）：海中动物，形似龟，长约0.6米，大者可达1.6米。背面角质板光滑，有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可做装饰品。文章：花纹。这两句说，精密地拼合各种石块而成文彩，铺成地面，其文彩图案好像璊璵背上的美丽花纹。

⑥⑥张：挂。幔帷：帐幕。

⑥⑦楚组：楚地出产的丝带，因其闻名，故称。组，用丝织成的有文彩的丝带。连纲：连结幔帷上所有的总带。纲，总的绶带。

这一段写佳人下兰台入深宫所见眼前富丽堂皇的建筑、装饰，进一步反衬其孤寂悲伤的心情。

⑥⑧柱：梁柱。楣：房屋的横梁。柱楣，偏义复词，强调柱。

⑥⑨曲台：曲台殿，在未央宫东。央央：宽广貌。

⑦①噉（jiào 叫）：呼号声，指鸟悲鸣。

⑦②孤雌：失偶的雌鸟，暗喻佳人。跂（zhì 治）：同“峙”，耸立，这里是停落的意思。

⑦③日：指日日。望绝：望不见。

⑦④怅：怅惘。托：托身。

⑦⑤明月：珠名，即明月珠。自照：独自照耀。

⑦⑥徂（cú 殂）：消逝。洞房：深邃的内室。是说在洞房中度过清夜。

⑦援：拿过来。雅琴：琴。雅是敬词。变调：即古代音乐中的变调。古以中正和平之音为正调，如过于激烈哀怒或靡靡之音则为变调。这里指过于哀伤。

⑧不可长（zhǎng）：不能再增加。指陈皇后的愁思已达极点。

⑨案：通“按”，弹奏。流徵（zhǐ 纸）：流变的徵音。却转：回转。却，退回。

⑩幼（yào 药）眇：微妙曲折，悲凉凄婉。《汉书·中山靖王胜传》：“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说明幼眇之声悲哀。复扬：又转为高亢。这句意思是，原先弹变调，其音悲哀凄婉，又转弹流徵（徵调式），琴声又变得高亢起来。

⑪贯：贯穿。历览：依曲次第观察、体会。中操：内心情操，此指通过曲调表现出来的内心感情。

⑫意：指琴曲表现出来的情绪。慷慨：感慨，悲叹。印：激昂。

⑬左右：身边的人。

⑭涕：泪。流离：犹淋漓，流泪貌。从横：泪水交流貌。从，通“纵”。

⑮舒：伸，舒展。此指吁气叹息。息：叹息。悵（yì 义）：忧郁。歔（xī 希）：抽咽声。

⑯蹠（xǐ 喜）履：拖着鞋。这两句说，吁气叹息以排解忧郁反增加抽咽之声，只好拖着鞋子起而徘徊。

⑰揄（yú 鱼）：挥。袂（mèi 妹）：袖。翳（yì 忆）：遮蔽。

⑱数（shǔ）：列举罪状，此指自我反省。讟：同“愆”，过失，罪咎。殃：祸害，此指自己惹下的祸。

⑲颓思：颓唐的思虑。善注：“《广雅》曰：‘颓，坏也。’言坏其思虑而就床。”

⑳转（tuán 团）：结聚。芬若：香草名。

⑩荃、兰、茝(zhǐ 止):皆香草名。这两句说佳人铺设香草为枕席,希君幸临。

⑪寢寐:入睡。

⑫魄若:精神感觉好像。魄,梦魂。

⑬惕:警。寤觉:醒来。

⑭迁(guàng 逛,又读狂)适:惶惧貌。若有亡:若有所失。亡,丢失。

⑮愁予:使我愁。

⑯精光:明净的月光。精,净。

⑰毕、昴(mǎo 卯):二十八宿(xiù 秀)中的两星宿名。毕宿,叉状,形似田猎所用毕网得名。昴宿,肉眼可看到七星或八星聚在一起。昴、毕二宿在阴历五月晨出于东方,故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将晓。

⑱中庭:庭中。蔼蔼:暗淡貌。

⑲季秋:指夏历九月,古人把每个季度都分为孟、仲、季三个阶段,一阶段一个月,如秋季分为孟秋、仲秋、季秋。这句说,虽时值盛夏,有如季秋降霜一样阴冷。按上文说“毕昴出于东方”,是在夏历五月,此时正为夏季。

⑳曼曼:同“漫漫”,漫长。若岁:像一年。

㉑郁郁:郁闷。不可再更:不能再忍受。更,经历。

㉒澹(dàn 旦):摇晃;动摇。指内心不平静。偃蹇(yǎn jiǎn 掩简):伫立貌。

㉓荒:欲明貌。亭亭:远貌。此指远处东方天空将亮。

㉔妾人:古时妇女自称的谦词。窃:暗中。

㉕究:穷尽,终极。究年岁,指终生。不敢忘:不敢忘怀君主。

这一段写佳人以香草为枕席盼君幸临及梦中思君度夜如年的悲凉心情。

美人赋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美丽闲都^①，游于梁王^②。梁王悦之，邹阳潜之于王曰^③：“相如美则美矣，然服色容冶^④，妖丽不忠^⑤，将欲媚辞取悦^⑥，游王后宫，王不察之乎？”王问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⑦？”相如曰：“古之避色^⑧，孔墨之徒，闻齐馈女而遐逝^⑨，望朝歌而回车^⑩。譬于防火水中，避溺山隅^⑪。此乃未见其可欲^⑫，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长西土^⑬，鰥处独居^⑭，室宇辽廓^⑮，莫与为娱^⑯。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⑰，蛾眉皓齿^⑱，颜盛色茂^⑲，景曜光起^⑳。恒翘翘而西顾^㉑，欲留臣而共止^㉒。登垣而望臣^㉓，三年于兹矣^㉔。臣弃而不许^㉕。

窃慕大王之高义^{②⑥}，命驾东来^{②⑦}，途出郑卫^{②⑧}，道由桑中^{②⑨}，朝发溱洧^{③⑩}，暮宿上宫^{③⑪}。上宫闲馆^{③⑫}，寂寥云虚^{③⑬}，门阁昼掩^{③⑭}，暖若神居^{③⑮}。臣排其户而造其堂^{③⑯}，芳香芬烈^{③⑰}，黼帐高张^{③⑱}。有女独处，婉然在床^{③⑲}。奇葩逸丽^{④⑰}，淑质艳光^{④⑱}。睹臣迁延^{④⑲}，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④⑳}？所从来无乃远乎^{④㉑}？’遂设旨酒^{④㉒}，进鸣琴^{④㉓}。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④㉔}。女乃歌曰：‘独处室兮廓无依^{④㉕}，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④㉖}？日既暮兮华色衰^{④㉗}。敢托身兮长自私^{④㉘}。’玉钗挂臣冠^{④㉙}，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④㉚}，流风惨冽^{④㉛}，素雪飘零^{④㉜}，闲房寂谧^{④㉝}，不闻人声。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④㉞}，金铤薰香^{④㉟}，黼帐低垂。裯褥重陈^{④㊱}，角枕横施^{④㊲}。女乃弛其上服^{④㊳}，表其亵衣^{④㊴}。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④㊵}，柔滑如脂。臣乃脉定于内^{④㊶}，心正于怀，信誓旦旦^{④㊷}，秉志不回^{④㊸}，翻然高举^{④㊹}，与彼长辞。”

说明：

此赋见《古文苑》卷三，《艺文类聚》卷一八，《初学记》卷一九，《北堂书钞》卷一〇六，《太平御览》卷三八一。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

但他对此职并不感兴趣，景帝又不好辞赋，因而相如的特长难以发挥。恰在这时，梁孝王来长安，并带来了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司马相如得以跟他们交往，感到高兴。于是辞去了武骑常侍的职务，去做梁孝王的门客。《美人赋》就是以梁为背景写成的。

注释：

①闲都：文雅美好。闲，又作嫔、闲，文雅。都，优美，漂亮。

②梁王：即梁孝王刘武，汉文帝二子，先立为代王，徙淮阳，又徙梁（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善招延四方豪杰文学之士。按此句“王”为衍文。

③邹阳：西汉文学家，齐人。初从吴王刘濞。有《上吴王书》，劝濞勿起兵叛汉，濞不听。后为梁孝王客，被谗下狱，有《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屈。释放后，为梁王上客。谮（zèn）：进谗言。

④容冶：容饰妖艳。冶：妖艳。妖：艳丽。

⑤妖丽：艳丽。

⑥媚辞：谄媚的言辞。取悦：讨好。

⑦何苦：何如，比……怎么样？这句说，跟孔子墨子相比怎么样？

⑧避色：避开美色。

⑨馈女：赠送女子。遐逝：远走。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任鲁司寇，诛少正卯，为政三月，路不拾遗。齐人担心鲁国吞并齐国，黎鉏献计，选齐国美女八十赠鲁君。鲁君因此怠于政事，孔子于是出走到卫国。事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下》、《论语·微子》。按本赋此处用典与《史记》等的含义不尽相符，基本属于文学作品的虚构。

⑩朝歌：殷之故都，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此句用典见《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所以养志者也。”《史记·邹阳列传》：“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汉书》邹阳传同。又孙诒让《墨子传略》：（墨子）“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以为朝歌就是早晨唱歌，所以望朝歌而回车。按此处用典可理解为唱歌则有歌女，为了“避色”，故望朝歌而回车。

⑪隅：角落。

⑫可欲：可以引起欲望的事物。《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⑬西土：指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郡成都。因在长安之西，故称。

⑭嫫处：无妻室。嫫，本指老而无妻，此指无妻。

⑮辽廓：广阔，此指空虚。

⑯莫：无。这句说，没有人跟我娱乐。

⑰云发：形容头发浓密如云。丰艳：指头发丰茂艳丽。

⑱蛾眉：指眉如蚕蛾的触须长而且曲。皓齿：指洁白整齐精细的牙齿。这些都是美女的标志。

⑲颜：脸色。这句说东邻之女正值青春年华。

⑳景曜：光采貌。这句说女子光采照人。

㉑恒：常常。翘翘：高貌，此指登高。顾：看，望。这句说，老是站得高高地向西张望。

㉒止：居住。

㉓垣：墙。

㉔兹：现在。这句说到现在有三年了，按《古文苑》“于”作“有”。

㉕弃：放弃这个机会。不许：不答应。

这一段先写司马相如辩解不好色的缘起，接着通过对梁王的回答，说明自己胜过孔墨，并用东邻之女“望臣三年”，“臣弃而不许”为例，说明自己不好色。

②⑥窃：私下，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高义：人品崇高，行为合乎道德仁义。

②⑦东来：指离开长安到梁。因梁国在长安之东。

②⑧郑：古国名。都新郑，属今河南。卫：古国名，先后建都于今河南淇县等地。郑卫是由长安到梁国必经之地。古以为郑卫多美女，民风淫放，而相如不为所动。

②⑨由：经过。桑中：桑林之中。一说卫国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诗·邶风》有篇名《桑中》，描写一美女在桑林中等候情人，“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旧时因指男女幽期为“桑中之约”。所以毛诗序说：“桑中，刺奔也。”

③⑩溱洧（qín wěi 秦伪）：二水名。洧水源出河南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经密县会溱水，东流为双洎河。溱水发源河南密县圣水峪，东南会洧水为双洎河，东流入贾鲁河，一名漕水。溱洧又为《诗·郑风》篇名，描写“士与女”在溱洧河岸聚会，选择情侣，互赠香草的情况。毛诗序：“溱洧，刺乱也。”

③⑪上宫：城角楼，一说河南地名。《诗·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因上宫幽静，所以便成了男女幽会之处。按以上郑卫、桑中、溱洧、上宫，语义双关，一方面是作者赴梁必经之地，另一方面这几处都与女子有关，暗含虽经美女出入之处，而不为所动，以明不好色。

③⑫闲馆：幽静的馆舍。

③⑬寂寥：《古文苑》作寂寞。云虚：高大空虚。云，比喻高。此句《文选·石阙铭》李善注引作“寂寥至虚”。

③④阁(gé 革): 闺中小门, 侧门。此泛指门。

③⑤暖: 隐约不明。神居: 神仙所居。

③⑥排: 推。造: 到。这句说推开门进入正堂。

③⑦芳烈: 香气浓郁。

③⑧黼(fǔ 斧) 帟: 绣有斧形花纹的帷帟。黼, 古代礼服上绣有白与黑相间的斧形花纹。高张: 高高挂起。张, 开。

③⑨婉然: 姣好貌。

④⑩葩(pā 趴): 华美。此比喻女子貌美。逸丽: 非常美丽。逸, 通“轶”, 超越。

④⑪淑质: 美善的资质。艳光: 艳丽的光采。

④⑫迁延: 犹言徜徉。此有迟疑之义, 欲进又止, 望而却步。

④⑬上客: 贵客。

④⑭所从: 由来之所。无乃: 恐怕。这句说所来之地到这里很远吧?

④⑮旨酒: 美酒。旨, 味美。

④⑯进: 送上。鸣琴: 即琴。

④⑰幽兰、白雪: 皆古琴曲名。白雪,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齐·徐孝嗣·白雪歌·题解》: “《琴集》曰: ‘《白雪》, 师旷所作, 商调曲也。’” 取凜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一说齐国刘谓子所作。

④⑱廓无依: 孤独而无所倚托。廓, 空寂, 孤独。

④⑲美人: 指司马相如。来何迟: 为什么来得这样迟。

⑤①华色: 比喻女子青春时的容貌颜色。

⑤②敢: 自言冒昧之词。托: 今简化作“托”, 托身, 寄身。自私: 自己一人占有。这句说, 冒昧地请求托身于您, 长久地同您在一起。

⑤③玉钗: 玉制的首饰。

⑤④玄、阴、晦、冥: 这里都有夜幕降临, 天色昏暗的意思。

⑤⑤流风: 疾风; 长风。惨冽: 极言寒冷。

⑤零：落。

⑥闲房：幽静的房间。谧（mì 秘）：安静。

⑦服玩：服用玩赏的物品。

⑧金铤（zā 札）：薰香之器，用金属制成的球形香炉，能四面旋转。按此句与下句，善注《文选·别赋》“共金炉之夕香”注引作“金炉薰香，黼帐周垂”，《舞赋》“黼帐祛而结组”注亦作“周垂”。

⑨裯（yīn 音）：垫子、褥子之类。重陈：重迭铺设。

⑩角枕：用兽角装饰的枕头。施：放。

⑪弛：松开，此指脱下。上服：指外衣，与下句褻衣相对。

⑫表：呈露；显露。褻衣：贴身内衣。这句说贴身内衣显露在外面。

⑬时：时时；多次。

⑭脉：血管，此指血液。这句说保持冷静决不心血来潮。按此句《古文苑》作“臣乃气服于内”。

⑮信誓：真诚的誓言，此指发誓不为美色所诱惑。旦旦：诚实的样子。

⑯秉志：坚持某方面的志向，此指下定决心。不回：不邪曲。

⑰翻然：回飞貌，形容转复明快。此有果断的意思。高举：远走高飞。

以上部分写赴梁途中经过上官闲馆的情景，先写美女的卧室环境，然后详写美女态度之殷勤，容貌之美丽，动作之亲近，最后用“翻然高举，与彼长辞”，表示自己不好色。

梨 赋

司马相如

唼嗽其浆

说明：

残句，录自《文选》左思《魏都赋》刘逵注。

鱼 菹 赋

司马相如

说明：

仅存篇目，见《北堂书钞》卷一四六《菹》三八注：“司马相如有《鱼菹赋》。”

梓桐山赋

司马相如

说明：

仅存篇目。《玉篇·石部·碯》注：“司马相如《梓桐山赋》云：‘碯碯。’”

董 仲 舒

董仲舒（前 179 年—前 104 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一说景县）人。少时发愤攻读，三年不窥园。专治《春秋》。为人廉直，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景帝时，曾任博士，武帝时任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以上引文见《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诸不在文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他的对策为武帝所采纳，使此后两千余年间儒学取得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他以儒家学说为主，又吸收了法家和其他各家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政治上主张

大一统，以“德化为本”，反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主张“限民名（占）田”，反对兼并；主张轻徭薄赋，以宽民力。

《汉书·艺文志》说他有儒家著作一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今存有《春秋繁露》、《董胶西集》。传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汉书》卷五十六。

士不遇赋

董仲舒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①。时来曷迟^②？去之速矣。屈意从人^③，非吾徒矣^④。正身俟时^⑤，将就木矣^⑥。悠悠偕时^⑦，岂能觉矣^⑧！心之忧兮，不期禄矣^⑨。皇皇匪宁^⑩，祇增辱矣^⑪。努力触藩^⑫，徒摧角矣。不出户庭^⑬，庶无过矣。

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⑭，而丁三季之末俗^⑮。以辩诈而期通兮^⑯，贞士以耿介而自束^⑰。虽日三省于吾身兮^⑱，繇怀进退之惟谷^⑲。彼寔繁之有徒兮^⑳，指其白以为黑^㉑。目信嫫而言眇兮^㉒，口信辩而言讷^㉓。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㉔，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㉕。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㉖，藏器又蚩其不容^㉗。退洗心而内讼兮^㉘，亦未知其所从也^㉙。

观上世之清浊兮^{③①}，廉士亦茕茕而靡归^{③②}。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③③}，周武有伯夷与叔齐^{③④}。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③⑤}。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③⑥}，矧举世而同迷^{③⑦}。若伍员与屈原兮^{③⑧}，固亦无所复顾^{③⑨}。亦不能同彼数子兮^{④①}，将远游而终慕^{④②}。于吾侪之云远兮^{④③}，疑荒涂而难践^{④④}。惮君子之于行兮，诚三日而不饭^{④⑤}。

嗟天下之偕违兮^{④⑥}，怅无与之偕返^{④⑦}。孰若返身于素业兮^{④⑧}，莫随世而轮转^{④⑨}。虽矫情而获百利兮^{⑤①}，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⑤②}。纷既迫而后动兮^{⑤③}，岂云稟性之惟褊^{⑤④}。昭同人而大有兮^{⑤⑤}，明谦光而务展^{⑤⑥}。遵幽昧于默足兮^{⑤⑦}，岂舒采而薪显^{⑤⑧}。苟肝胆之可同兮^{⑤⑨}，奚须发之足辨也^{⑥①}。

说明：

此赋载《古文苑》卷三，《艺文类聚》卷三。董仲舒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汉书》中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下不注出处者，皆同此。）刘向称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但汉武帝只用他的谋不让他临政。这就是董仲舒写作此赋的背景。

注释：

①遐、邈：都是久远的意思。

②时：此指时机。曷：同“何”，多么。开头四句说，时间茫远漫长，时机为何来得迟迟而离去又那么匆匆！

③屈意：委曲意志。

④吾徒：我这一类的人。徒，同类的人。《艺文类聚》“徒”作“族”。

⑤正身：修身。俟时：等待时机。《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

⑥就木：入棺，此指老死。以上两句说，修身等待时机，但年已老矣，时不我与。

⑦悠悠：忧思貌。偕时：与时俱去，此指虚度光阴。偕，俱，同。

⑧觉：醒悟；觉悟。或以为作先知者讲。

⑨期：期待，希望。禄：俸禄。

⑩皇皇：同“惶惶”，心不安貌。《艺文类聚》作“遑遑”。匪：通“非”。宁：安静。

⑪祇（zhǐ 支）：仅，不过。在此意义上，也作“祇”、为“只”的一种繁写。以上两句说，心里惶惶不安，只能增加耻辱。

⑫“努力”两句。努：出力，用力。触藩：以角触撞藩篱。藩，篱笆。《周易·大壮》九三爻辞：“羝羊触藩，羸其角。”羸（léi 雷）；通“累”，束缚缠绕。意思是，公羊用角触篱笆，被绳索缠住了角。徒：白白。摧：摧折，毁坏。这两句说，用尽力量冲撞藩篱，只能白白毁掉两角。

⑬“不出”两句。户庭：内院。庶：大概，或许。《周易·节》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咎，灾祸。这两句说，不出庭院，大

概不会有什么过失吧。联系上文意思是，既然冲不破藩篱的束缚，只好老老实实呆在院内。实际是愤激的话。以上一段感叹士人生不逢时，表达了等待将老死家中，冲击将自讨苦吃的矛盾心情。

⑭重曰：指再进一步说。《古文苑》：“前意未畅，重述而铺衍之，故曰重。”丁：当，逢。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⑮三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末期。末俗：乱世败坏的习俗。

⑯辩诈：巧言欺诈。辩，《古文苑》作“辨”，“辨”通“辩”。期通：期望通达。通，处境顺利，做官显达。此几句或断为：“……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

⑰贞士：坚贞之士。贞，坚定，有操守。耿介：正直。自束：自己约束自己。

⑱日：每天。省：自我检查，反省。三：多次，或解为三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⑲繇：通“犹”，还。进退维谷：进退两难。见《诗·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犹“是”。谷，毛氏注：“谷，穷也。”指困境。以上两句说，尽管做到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心里还是感到进退两难。

⑳寔繁有徒：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出自《尚书·仲虺(huī)之诰》：“简贤附势，寔繁有徒。”寔，“實(实)”的异体字。繁，多。徒，徒党，同一类的人。

㉑《艺文类聚》“其”作“贞”，“黑”作“墨”。《古文苑》“以”作“而”。以上两句说，实在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往往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㉒信：确实。嫫：同“嫫”（hù户），美好。眇：瞎。

㉓辩：有口才。讷（nè呢或nà那）：出言迟钝。以上两句说，明明人家眼睛健全美好，那些人却说人家眼瞎；明明人家有口才，却说

人家口拙。

②④人事：人为之事。变：改变。戾：违反。按《全汉文》“鬼神”下有“之”字，今据《古文苑》、《艺文类聚》删。

②⑤愚夫：指那些思想糊涂不辨是非的人。违：邪恶，错失。惑：困惑，迷乱。以上两句说，人为地颠倒是非曲直，违反情理，鬼神也无法改正过来；愚夫陷于错失困惑之中，圣贤也不能使他们大彻大悟。

②⑥偕：共同。与：《古文苑》作“以”。这句意思是，出门与人同行，本是正常的事，但也要遭到那帮人的责难。《易传·同人》象辞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②⑦藏器：比喻怀藏才学。器，用具，引申为才能。《易传·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②⑧洗心：悔过自新。《易传·系辞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内讼：内心自责。讼，责备。《论语·公冶长》：“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②⑨亦：《全汉文》作“固”。以上两句说，尽管事后反省责备自己，也还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重申前意，进退维谷。

③⑩上世：上古之世，此泛指古代。清浊：犹言治乱。

③⑪廉士：有操守不苟取的人。茕（qióng 穷）茕：孤独无依貌。靡归：无处归宿，指怀才不遇。以上两句说，纵观上古之世，不管政治清明还是黑暗，廉士也还是孤独无依，怀才不遇。

③⑫殷汤：即商汤，商朝的建立者，原为商族领袖，任用伊尹执政，积聚力量，经十一次出征，成为当时的强国。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卞随：夏时高士。相传汤将伐桀，与卞商量，卞拒不答，后欲让天下给卞，卞辞而不就，投稠水而死（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离俗》、《荀子·成相》）。稠水，《吕氏春秋》作“颍水”。务光：古代隐士。好琴，相传汤放桀后，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负石投渚

水而死（见《庄子·让王》）。按：务光，《庄子》古本多作“瞀光”。

③③周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族率军东进，攻入朝歌（今河南淇县），遂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建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洋河以东）。伯夷、叔齐：殷时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死后，叔齐不愿登位，伯夷也不接受，先后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殷亡，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于首阳山。事见《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

③④遁迹：潜踪隐迹，指投水而死。遁，逃。《史记·伯夷列传》正义：“薇，山菜，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以上四句说，商汤、周武王时期都是大治之世，而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廉士犹有不遇之恨。

③⑤繇：通“犹”，尚。周遑：彷徨；犹疑不定。按：圣贤，一作圣人。

③⑥矧（shěn 审）：况且，何况。迷：迷惑。以上两句说，上古政治清明，尚使圣贤感到疑惧惶惑，何况举世同迷的时代，士人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

③⑦伍员（yún 云）：（？—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伍奢被杀，他经历宋、郑等国入吴。后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吴王夫差时，劝拒越国求和而被疏。后被赐死。伍员临死时要舍人悬其头于吴东门，“以观越寇之人灭吴”。后越果灭吴（见《史记·伍子胥传》）。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子兰（楚

怀王幼弟)、郑袖(楚怀王宠姬)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

③⑧固:本来。无所复顾:没有什么好再顾念的。因为国君昏庸,致使国家无可救药,伍员、屈原感到绝望,也就无所顾念而死。

③⑨数子:指以上廉士。子,古代男子的美称。

④⑩终慕:内心总是羡慕。以上两句说,今不能同以上廉士一样杀身,或将去国远游,内心总是羡慕他们。

④⑪侪(chái 柴):辈,类。云远:遥远。

④⑫疑:怀疑,担心。涂:通“途”。荒涂:荒僻的道路。这句说,古人既远,此道久荒。以上两句说,对我辈来说,古人已离我们很遥远了,古人之路已变得荒芜,因而担心此路难再通行。意思是说,因时代不同,不能再走古人之路。

④⑬“憚君子”两句。憚:怕。诫:慎,小心。《周易·明夷》初九爻辞:“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这两句说,又害怕君子远行,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按联系上文意思是,古人远游之路难通,即使可行,又担心远游途中几天吃不上饭。

④⑭偕违:共同陷于邪恶之中。

④⑮悵:悵惘,失意。偕返:一起返回正道。以上两句说,天下人都陷于邪恶之中,竟无人同我一起返回正道,实在令人悵惘。

④⑯孰若:何如,哪里比得上。素业:本业。

④⑰轮转:旋转。

④⑱矫情:掩饰真情。

④⑲复:还。正心:使心归向正道。《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一善:一种善行,一种美德。《礼记·中庸》:“子曰:‘回之为人,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古文苑》章樵注:“仲舒有言,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盖

平日持论坚实若此。”

⑤⑩纷：众多貌。迫而后动：有所逼而后有所行动。《庄子·刻意》：“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⑤⑪禀性：天赋的资质。褊（biǎn）：狭隘，此指心地狭窄。以上两句说，那众多的耿介之士都是迫不得已才采取那样的远游、杀身的行为，怎能说是天生的心地狭窄。

⑤⑫昭：显著，此为使动用法，使……显扬。同人、大有：皆为六十四卦之一。《易传·序卦传》：“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意即事物不可能永远倒霉，所以接着是象征与人和谐的《同人》卦。能够与人和谐，就会有收获，所以接着是象征大获所有的《大有》卦。同人：与人和谐；和同于人。大有：所有者大，所有者多。

⑤⑬明：与上句“昭”同义。谦光：即谦尊而光。《易传·谦》彖辞曰：“谦，尊而光。”孔颖达疏：“尊者有谦而光明盛大。”一说“尊”通“撙”，退让。意即谦让而显示其光明美德。务：致力；追求。展：伸张。以上两句说，要使与人和谐之风显著并兴盛起来，使谦退之风显著并发扬光大。

⑤⑭遵：遵照。幽昧：昏暗。默：沉默，不说话。《礼记·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按“容”，容身。

⑤⑮舒采：展现文采。此处喻表现才华。翫显：求得显现。此喻求得通达。以上两句说，遵照在昏暗中沉默的原则就足够了，哪里想施展才华以求得显达。

⑤⑯苟：假如。可同：可视为同物。

⑤⑰奚：何，哪里。足辨：值得辨别。足，值得。以上两句说，假如肝胆可视为一体，那么胡须头发哪里还值得辨别呢？意思是肝胆是人体重要器官，很重要，须发是身上外在附加物，不重要。意即上古

廉士表现不一，但内里是相同的。所以《古文苑》章樵说：“索于形骸之内，不求于形骸之外。”

以上一段，感叹天下邪恶，提出要返身素业，正心归善，谦退沉默的原则，表示了决不随世轮转、是非不分的决心。

刘 胜

刘胜（？—前113年），汉景帝之子，武帝异母兄。景帝前三年（前154年）立为中山王。武帝即位之初，朝臣欲削弱诸侯，屡言诸侯之恶。建元三年（前138年），刘胜等朝见武帝，备言骨肉亲情及诸侯蒙受恶名之冤。武帝因此“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但后来还是用主父偃谋，实行“推恩法”，“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诸侯之势日见削弱。

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是个耽于酒色，奢淫无度，不问政事，只图眼前享乐的诸侯王。事见《史记·五宗世家》及《汉书·景十三王传》。

刘胜存文一篇曰《闻乐对》（载《汉书·景十三王传》），存赋一篇曰《文木赋》（载《西京杂记》及《古文苑》）。传在《汉书》卷五十三。

文木赋^①

刘 胜

丽木离披^②，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③，横日路而擢枝^④。幼雏羸穀^⑤，单雄寡雌^⑥，纷纭翔集，嘈噉鸣啼^⑦。载重雪而梢劲风^⑧，将等岁于二仪^⑨。巧匠不识，王子见知^⑩。乃命班尔^⑪，载斧伐斯^⑫，隐若天崩，豁如地裂^⑬。华叶分披^⑭，条枝摧折。既剥既刊^⑮，见其文章^⑯。或如龙盘虎踞^⑰，复似鸾集凤翔^⑱。青绀紫绶^⑲，环璧珪璋^⑳。重山累嶂^㉑，连波叠浪。奔电屯云，薄雾浓雰^㉒。麤宗驥旅^㉓，鸡族雉群^㉔。蝟绣鸯锦^㉕，莲藻芰文^㉖。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㉗。裁为用器^㉘，曲直舒卷^㉙，修竹映池^㉚，高松植巘^㉛。制为乐器，婉转蟠纡^㉜。凤将九子^㉝，龙导五驹^㉞。制为屏风，郁崑穹隆^㉟。制为杖

几，极丽穷美^{③⑥}。制为枕案，文章璀璨^{③⑦}，彪炳涣汗^{③⑧}。制为盘盂^{③⑨}，采玩蜘蛛^{④⑩}。猗欤君子^{④⑪}，其乐只且^{④⑫}。

说明：

本篇录自晋葛洪《西京杂记》。赋前有序云：“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为赋曰。”赋后又云：“恭王大悦，顾盼而笑，赐骏马二匹。”《古文苑》将两段合并置于赋前。鲁恭王刘馥与中山靖王刘胜是异母兄弟。史载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史记·五宗世家》），与中山王同为声色犬马、骄奢淫逸之辈。《西京杂记》所载伐木为器、作赋赐马之事，符合二人的性格及趣味，《文木赋》似非伪托。

该赋先以夸张的笔墨摹状文木挺立时的伟岸雄姿，又以细腻的笔触刻画文木“既剥既刊”后所呈现的烂漫“文章”，再以排比的手法罗列所制器具的精致可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文木的喜爱和赞美。尤其是对“文章”的描绘，驱遣龙虎鸾凤，绸绶珪璋，山嶂水波，风云雾电，鹿骥鸡雉，乃至鸳鸯莲藻，真是精雕细刻，维妙维肖，比喻恰切，启人遐思。该赋篇幅短小，精致可喜，但见不到任何或儒或道的思想

印痕，也很像是胸无大志、逍遥玩物者之所为。

注释：

①文木：木名。木质细密，有纹理，产于越南。

②丽木：华美的树木。离披：散乱的样子。

③天河：银河。

④日路：太阳经过的道路。擢（zhuó 浊）：拔，植物滋长。

⑤雏：指幼鸟。羸（léi 累）：瘦弱。穀（kòu 叩）：待母哺食的幼鸟。

⑥单雄寡雌：孤单的雄鸟或雌鸟。

⑦嘈噉（áo 敖）：鸟鸣声。

⑧梢：用作动词，以树梢抵挡。

⑨二仪：即两仪，也即天与地。《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是形容文木树龄与天地同寿。

⑩王子：这里指鲁恭王刘馥。

⑪班尔：鲁班与王尔，都是古代巧匠。鲁班是春秋时鲁国的巧匠，又名鲁般，公输班。《淮南子·本经》：“公输王尔，无所挫其剡剡削锯。”

⑫载斧伐斯：用斧头来砍伐。斯，劈，削。《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

⑬隐、豁：都是砍倒文木的声音。

⑭华叶：花叶。分披：分离。

⑮既：语辞，犹“乃”。剥：去皮。刊：砍削。

⑯见：同“现”，呈现。文章：错杂的色彩或花纹。

⑰龙盘虎踞：形容文木的纹路曲曲折折，很像是龙虎盘踞的样子。

⑱鸾（luán 峦）、凤：都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①綢 (guō 瓜): 紫青色的绶。绶 (shòu 受): 用以拴系玉饰和印章的丝质带子。

②环璧珪璋: 四种玉器。环为圆圈形; 璧为平圆形, 内有孔, 边宽为内孔直径的两倍; 珪上尖下方; 璋为半珪之形。珪, 同“圭”。

③重山累嶂 (zhòng 涨): 重重叠叠的山峰。嶂, 险峻高耸如屏障的山峰。

④雰 (fēn 分): 雾气。

⑤麋 (jī 佳) 宗騊旅: 成群的鹿和马。麋, 同“麋”, 牡鹿。騊, 骏马。

⑥雉 (zhì 至): 野鸡。

⑦蠋 (zhú 竹) 绣鸯锦: 绣有蛾蝶鸳鸯的锦缎。蠋, 蛾蝶类的幼虫。

⑧菱 (lǐ 寄): 菱角。自“龙盘虎踞”至此都是形容文木奇异的纹理。

⑨参: 错杂。

⑩裁: 剪裁。指加工制造。

⑪舒卷: 舒展、卷曲。

⑫修竹映池: 修长的竹子倒映在池中。

⑬嶰 (yǎn 眼): 高峰。

⑭婉转: 委婉曲折。蟠纡 (pán yū 盘纡): 曲折缠绕的样子。

⑮将: 带领。

⑯驹: 马驹。

⑰郁崱 (fú 伏): 山势高峻的样子。穹隆: 屈曲的样子。

⑱极丽穷美: 美丽到了极点。

⑲璀璨 (cuǐ càn): (玉、石等) 色彩鲜明的样子。

⑳彪炳: 文彩焕发的样子。涣汗: 光彩四射的样子。

③⑨盂(yú 余): 盛液体的器皿。

④⑩采玩: 光采夺目的样子。踟蹰: 自得的样子。《诗经·邶风·静女》:“搔首踟蹰。”《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韩诗》“踟蹰”作“踟蹰”。

④⑪猗欤(yī yú): 同“猗与”, 赞叹词。《诗经·周颂·潜》:“猗与漆沮, 潜有多鱼。”

④⑫只且(jū): 赞叹词。

辨析:

用一篇文字来描写一草一木, 并非自刘胜始, 屈原有《橘颂》, 枚乘有《柳赋》, 《七发》中还写过梧桐, 等等。但屈、枚的辞赋主要表现描写对象的精神面貌和外部环境, 像刘胜这样对文木的纹理作如此生动、细致、形象的刻画, 在此之前的文学中是难得一见的。出现在文木赋中的这种笔墨, 与刘胜的生活环境有关, 与赋体文学的特征有关, 与文学发展的进程也不无关系。其后, 文学中精雕细刻的笔墨渐多, 花草树木也渐渐成为辞赋的描写对象。

刘 彻

刘彻（前156年—前87年），即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汉武帝。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力大盛。他开发西南夷，击败匈奴，通西域诸国，扩展了疆域，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文学艺术、也懂得文学艺术的皇帝。他建立国家图书馆，收集整理图书；建立学校，重视文士；建立乐府机构，采集民歌，鼓励文人创作；招揽文士，鼓励写赋。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是一个杰出的辞赋家。现存辞赋作品有《李夫人赋》、《秋风辞》、《瓠子歌》、《白麟歌》、《天马歌》、《宝鼎歌》、《恩奉东子侯歌》、《芝房歌》、《西极天马歌》、《朱雁歌》。传在《史记》卷十二、《汉书》卷六。

李夫人赋

刘 彻

美连娟以修嫫兮^①，命櫟绝而不长^②。饰新宫以延贮兮^③，泯不归乎故乡^④。惨郁郁其芜秽兮^⑤，隐处幽而怀伤^⑥。释輿马于山椒兮^⑦，奄修夜之不阳^⑧。秋气潜以凄泪兮^⑨，桂枝落而销亡^⑩。神茕茕以遥思兮^⑪，精浮游而出疆^⑫。托沉阴以圯久兮^⑬，惜繁华之未央^⑭。念穷极之不还兮^⑮，惟幼眇之相羊^⑯。函菱荇以俟风兮^⑰，芳杂袭以弥章^⑱。的容与以猗靡兮^⑲，缥飘姚乎愈庄^⑳。燕淫衍而抚楹兮^㉑，连流视而娥扬^㉒。既激感而心逐兮^㉓，包红颜而弗明^㉔。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㉕。忽迁化而不反兮^㉖，魄放逸以飞扬^㉗。何灵魂之纷纷兮^㉘，哀裴回以踌躇^㉙。势路日以远兮^㉚，遂荒忽而辞去^㉛。超兮

西征，屑兮不见^{③②}。浸淫敞荒^{③③}，寂兮无音。思若流波^{③④}，怛兮在心^{③⑤}。乱曰^{③⑥}：佳侠函光，隕朱荣兮^{③⑦}。嫉妒闾茸，将安程兮^{③⑧}！方时隆盛，年夭伤兮^{③⑨}。弟子增欷，洿沫怅兮^{④①}。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④②}。响不虚应，亦云已兮^{④③}。嫫媿太息，叹稚子兮^{④④}，恻慄不言，倚所恃兮^{④⑤}。仁者不誓，岂约亲兮^{④⑥}？既往不来，申以信兮^{④⑦}。毒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④⑧}。呜呼哀哉，想魂灵兮^{④⑨}！

说明：

此赋见《汉书·外戚列传》，《艺文类聚》卷三四。李夫人原是汉武帝的近幸李延年的妹妹。有一次，延年起舞作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听后叹曰：世间真有此人吗？平阳公主说，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佳人。武帝召见，果真“妙丽善舞”，从此得幸。后李夫人病重，武帝再三求见，李夫人以被蒙面，终不应见。夫人姊妹深责之。夫人辩曰：“我以容貌之好，得以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帝如“今见我容貌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不已，方士少翁，夜张灯烛，设帷

帐，让武帝居他帐遥望。武帝遥见有好女如李夫人，但不得靠近。武帝愈益相思悲感，因而就写了一首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弦歌，继而又写作此赋。

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对李夫人的爱，至精至诚，所以赋写得感情真挚，动人心弦。

注释：

①连娟：细长屈曲的样子。修：长，此指身高。嫋（hù 护）：同“嫋”，美丽姣好的意思。

②櫟（cháo 巢）：断绝。此处指李夫人死亡。

③饰：装饰，修建。延伫：久久地站立等待。

④泯：灭，指灵魂消亡。

⑤惨：色彩暗淡，昏暗不明的样子。郁郁：忧伤苦闷。芜秽：荒废，充满秽气。这句是写李夫人居住的地方昏暗幽闷，充满芜秽之气。

⑥此句写李夫人居住在昏暗的地方而心怀忧伤。幽：昏暗。

⑦释：放。山椒：山顶。《文选·谢庄·月赋》：“菊散芳于山椒”李善注：山椒，山顶也。这句意思是：放置车马于山陵之上。这是想象自己去寻找李夫人的芳踪。

⑧奄：通“淹”，停滞。阳：日出。这句是描写自己的心理：因见不到李夫人，作者好像感觉到夜色停滞，长夜难明。或以为此两句主语是李夫人。

⑨秋气：秋的萧杀之气。后亦谓人兴意低沉为有秋气。潜：一作“惨”，惨痛。凄泪（l 厉）：寒凉。这句意思是：秋气潜浸，意兴低沉，凄凉惨痛。

⑩桂枝：香木名，用以比喻李夫人。落：原意是树叶脱落，此处指李夫人香消玉殒。销：通“消”。此句意思是：李夫人如桂花般美丽芳香，却不幸早亡。

⑪茕茕（qióngqióng 穷）：孤零零的样子。这里写自己在李夫人死后的孤独寂寞以及对她的遥远的怀念。

⑫精：精神。浮游：漫无目的地游荡。曩：通“疆”，边界。这句意思是说自己精神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或以为上两句主语是李夫人。

⑬托：依附，依托。沉阴：指在地下，阴间。圻久：永远。圻，同“旷”。这句意思是说李夫人将灵魂永远地托附于阴间。

⑭未央：未尽。这句是叹惜李夫人风华正茂而早卒。

⑮穷极：终极，尽头。这句是说自己极其思念李夫人，思绪至无穷之外而仍不知返回。

⑯惟：思念。幼眇（yòu miǎo）：也就是“窈窕”。相（xiāng 乡）羊：即：“徜徉”，漫游，徘徊。这句意思是：思念丰姿绰约的李夫人，而使自己的精神漫无边际地游荡。

⑰函：包容。菱（suī 虽）：花穗。蕝（fū 肤）：散发。

⑱杂袭：重积，错杂。弥：更，甚。章：通“彰”，鲜明。这两句意思是：李夫人身上具有花穗所散发的香味，微风吹来，芳香更加浓馥。

⑲的（dì 帝）：鲜明。容与：从容不迫的样子。猗靡：婉约柔顺。

⑳飘姚：即“飘摇”。缥：轻举的样子，即“缥缈”。庄：端庄严肃。这两句意思是：李夫人颜色自然盛美，虽在风中飘摇起伏，而愈益端庄严肃。

㉑燕：欢乐。淫衍：指极度的欢乐。抚榼：摩挲厅堂前的柱子。

㉒连：留连。流视：流览。娥扬：扬其蛾眉。这两句是追述平生

与李夫人在一起时的欢乐。

②激感：激动，感慨。

③包：隐藏。这句意思是：心中受到激发感动而欲去追寻李夫人，可是李夫人藏其容颜于坟墓之中而不可见。

④接狎：亲密。寤梦：半睡半醒，似梦非梦，恍惚如有所见。芒芒：渺茫。以上两句主语是汉武帝。

⑤迁化：迁移变化。

⑥魄：阴神，魂魄。放逸：放任自由。

⑦纷纷：杂乱，指思绪纷繁。

⑧裴回：往返回旋，同“徘徊”。这句意思是：心中悲伤而徘徊不前。以上两句写李夫人。

⑨势路：指李夫人的去向。

⑩荒忽：隐约不分明的样子。辞：离开。这两句意思是：李夫人美丽的身影愈去愈远，渐渐地模糊了。

⑪屑：疾。此指李夫人去得疾速，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⑫浸淫：逐渐。敞菀：模糊，不真切。菀：古“恍”字。

⑬流波：流水。这句意思是：周围寂静无声，思念如流水般绵绵不绝。

⑭怛（dá）：悲伤。

⑮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

⑯佳侠：犹佳丽，美人。这句意思是：李夫人光彩照人，却不幸早亡。

⑰阹茸（tà rǒng 踏冗）：卑贱。程：标准。这句意思是：那些卑贱嫉妒之人，怎么能和李夫人相提并论呢？

⑱方：正当。隆盛：丰富。这句意思是：李夫人年岁正丰，却不幸早亡。

④⑩弟：指李夫人兄弟。子：指昌邑王。歔（xī 夕）：抽泣呜咽的声音。洟沫（wū huì 污慧）：泪流满面。

④⑪邑：通“悒”，忧愁不乐。喧：哀哭不止。

④⑫这句意思是：自己发出声音，而李夫人不知晓。

④⑬嫫（jiāo）妍：忧伤瘦损。稚子：幼儿。

④⑭惻慄（liú lì 刘栗）：悲伤。

④⑮这句意思是：仁者行恩尚不认为是恩施，岂有对亲人而反以言相约的呢？

④⑯申：重申。这句意思是：死者已一去不复返，重念酷痛，重以此心为约，不敢有所忘记。

④⑰昭昭：明亮。就：趋向。冥冥：指阴间。复：返。这句意思是：李夫人离开了阳间，归向阴间，就到一个新的居处而不再返回以前的宫廷了。

④⑱魂灵：即灵魂。

秋 风 辞

刘 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①。兰有秀兮菊有芳^②，怀佳人兮不能忘^③。泛楼船兮济汾河^④，横中流兮扬素波^⑤，箫鼓鸣兮发棹歌^⑥。欢乐极兮哀情多^⑦，少壮几时兮奈老何^⑧？

说明：

此篇见《文选》卷四五。《汉武帝故事》说，武帝临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欢甚，乃作此辞。武帝幸河东，祠后土于汾阴共六次。《资治通鉴》武帝纪载五次，其中元封四年（前107年）、六年、太初二年（前103年）、天汉元年（前100年）四次在春三月举行，另一次在元鼎

四年（前 113 年）冬十一月进行，都与《秋风辞》所写秋景明显不合。《汉书·郊祀志》载元狩二年幸汾阴未具时间，因此作辞的时间可能就在这一年。察辞中所写，这次祭祀比较隆重，武帝即位二十年来首次目睹饱尝其气氛，颇有感触，所以作辞记事。这时他未醉神仙，比较清醒人在宇宙大千世界中的生老规律，但壮岁思老，故哀叹少壮无多。

这首辞的主旨在于抒发作者感物悲秋、乐极伤老的思想情绪。辞前三句描绘秋景，感物悲秋，有楚辞逸致，定全篇伤怀之调。第四句转笔触景生情，怀念佳人。六、七、八三句描写中流泛舟的热闹场面，楼船半渡，中流扬波，船上奏出美妙的音乐，舟中唱起欢快的棹歌，活现了一幅帝王游乐图。第九句物盛而衰，乐极生悲。最后一句点出辞旨，人生短促，盛年难再，盛叹老之将至。全篇始以衰景，结以哀情，中间衬以乐景，情景交融比照，井然有序，浑然一体。辞的基调开阔、雄壮、慷慨、悲凉，语言清丽，语气缓急有度，韵味深浓。这首辞被古人誉为“绝妙好辞”，唐李贺、宋苏轼都称武帝为“秋风客”，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注释：

①黄落：凋落。

②兰：兰花，香草。秀：禾类植物开花抽穗。芳：香。兰秀菊芳互文见义。

③佳人：美人，品德高尚的人，这里指群臣。武帝好像眷恋良臣、爱惜人才，其实他重用酷吏，多有误杀。

④泛：飘浮，泛舟。楼船：多层的大船。济：渡。汾河：黄河支流，又称汾水。源自山西宁武管涔山，南流入黄河。

⑤中流：河中。素波：白色的水波。

⑥鸣：指箫鼓发音。棹（zhào）歌：鼓棹而歌，行船时水手所唱的歌。

⑦极：尽。此句言乐极必哀。

⑧此句感叹时光短暂，老之将至。

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郡厌次（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市陵县神头镇）人，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卒于汉武帝延和四年（前89年）或后元元年（前88年），活了七十二三岁。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的重要赋家。《史记》、《汉书》有传。《汉书·艺文志》说他有作品二十篇。《汉书·东方朔传》列举的作品有《答客难》、《非有先生传》、《封泰山》等十七篇（《七言》上下、《八言》上下算四篇）。《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还提到《据地歌》、《临终谏天子诗》。以上是可靠的。另外《楚辞》收《七谏》，《初学记》收《与公孙弘书》，《艺文类聚》收《诫子诗》、《旱颂》（与贾谊《旱云赋》内容同），这几篇文章真伪难辨，但伪托可能性更大些。现存有《东方大中集》（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传在

《史记·滑稽列传》、《汉书》卷六十五。

东方朔自幼失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二十二岁开始步入官场。他学问广博，德才兼备。《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杂家，其实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同时杂有法家。汉武帝很喜欢东方朔，但东方朔却做不了大官，他以太中大夫闲职了却一生。东方朔最著名的作品是《答客难》。

答 客 难

东方朔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①。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②，好学好道之效^③，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耶^⑤？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⑦：“是固非子所能备也^⑧。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

亡，故谈说行焉^⑨。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廩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⑩。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⑪？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⑫；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⑬？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⑭。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也，曾不得掌故^⑮，安敢望常侍郎乎^⑯！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⑰！《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⑱！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⑲。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鹳鸣，飞且鸣矣^⑳。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㉑’。‘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㉒；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

恤人之言’^{②③}？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②④}。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②⑤}。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②⑥}。

“今世之处士，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②⑦}，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②⑧}？若夫燕之用乐毅，秦子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②⑨}！语曰：‘以筦闾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③⑩}！繇是观之，譬犹瞽瞍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③⑪}？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于大道也^{③⑫}。”

说明：

此篇载《汉书》卷六五，《文选》卷四五，《艺文类聚》卷二五。《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汉书·东方朔传》曰：“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

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这段话说明了《答客难》的创作目的和主题思想。

《答客难》从字面上讲，就是回答别人的责问，其实是东方朔借答客之机抒发其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的感慨与牢骚。虽尽是牢骚之辞，然而在客观上却深刻地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的文士处境的差异，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从皇帝任意摆布的悲哀命运，有较强的现实性。“在青云之上”与“在深泉之下”，“绥之则安，动之则苦”、“为虎”与“为鼠”等对比用语生动，比喻形象贴切，论理清晰，语言也浅白易懂，刘勰赞其为“疏而有辨”。

《答客难》是一篇有独创风格的赋作。它仿效宋玉在《对楚王问》中首创的对问体，也设为主客问答，这对当时及后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张溥《东方大中集题辞》中就说，由于他“始设客难”，“学者争效慕之，假主客遣抑郁者篇章叠见”。东方朔《答客难》之后，又有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駰《达旨》、张衡《应问》、蔡邕《释诲》、郭璞《客傲》、夏侯湛《抵疑》、韩愈《进学解》、

柳宗元《起废答》，皆为仿效之作，《答客难》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注释：

①苏秦：洛阳人，战国时的纵横家，他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他以连横游说六国，联合事秦，被秦惠王任为秦相。当：《文选》翰曰：“当，遇也。”万乘之主：战国时，大国兵车万乘，故万乘之主即泛指大国的君主。都：居。泽：福泽，恩惠。

②子：古时对男子的尊称，这里指东方朔。大夫：东方朔在建元三年曾当过大中大夫，这时任中郎。大夫是对他表示客气的尊称。修：研究，学习。讽诵：背诵朗读。《诗》、《书》百家之言：泛指各种书籍，各派学说。《诗》即《诗经》，《书》即《尚书》。著：写文章，写书。竹帛、竹简和白绢。唇腐齿落：此处形容东方朔读书之多，态度之刻苦认真以至于嘴唇腐烂、牙齿脱落。服膺：即谨记在心，衷心信服之义。释：放弃。

③《文选》五臣本“之”下有“无”字。翰曰：“言张仪、苏秦一遇而为卿相，而朔好学乐道，位且卑微，是好学之无效，明白甚矣。”

④辩智：指精明而又善于辩论。

⑤悉力：全力。事：奉事，为……服务。旷日持久：空废时日，拖延很久。旷：荒废。侍郎：汉代郎官之一种。东汉设侍郎三十六人，属宫廷的侍卫官，职位较低，秩比四百石。执戟：持戟警卫门户的郎级官员。戟，古代一种兵器。意者：想来大概是……。《庄子·天运》：“意者其运转而不能止邪。”遗行：犹失德。遗，缺失。谓品德有缺陷。

⑥同胞之徒：指东方朔的兄弟。客居：容身、安身。这句话的意思

是东方朔俸禄微薄，他的兄弟也无处容身，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⑦喟(kuì)然：长叹的样子。仰：昂起头来，表示理直气壮。应：回答。

⑧固：本来。子：指东方朔。备：尽。此处为完全知晓之意。

⑨周室：周王室。坏：衰败。朝：朝拜、拜见。力政争权：以武力征伐，争夺权力。力政，即力征。相禽以兵：用武力相互征服。禽：同“擒”。兵，此指武力。并：兼并。十二国：指鲁、卫、齐、宋、楚、郑、燕、赵、韩、魏、秦、中山。未有雌雄：指十二国未分出胜负。士：指贤士。指善于治国用兵。谈：彼此对话，讲论。说(shuì)：用话劝说别人使听从自己的意见。谈说即讲论游说。行：兴起。

⑩廩仓：《文选》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廩。’”

⑪圣帝流德：圣明的皇帝威德流布天下。震慑：震惊、害怕。宾服：顺服。宾，服从，归顺。带：衣带。覆盂(yú)：《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盂。”晏：安。盂与杆同，是一种口大底小的盛饭器皿。覆盂即倒扣着的盂。这句意思是将天下像系衣带一般牢固地连结在一起，王朝像覆盂一样，十分稳固。动发举事，犹运之掌：意为采取任何行动办任何事，如同在掌上运转。喻其易为。贤不肖，何以异哉：因为事易为，故不需要什么本事，谁都能办到，所以贤与不肖，就难于区别，也无需区别。这句是慨叹无用武之地。

⑫绥(suí)随：安，安抚。动：变动，指“不得其所”，故要遭殃。卑：贬谪。虏：奴隶，仆役。《韩非子·说难》：“百里奚为虏。”抗：举起。抑：贬抑，压制。

⑬效：送，献出。安知前后：不知前进或后退。意即不要你动，也即不用你。所以《文选》济曰：“谓无所用其才也。”

⑭竭精：竭尽精力。辐凑：像车轮辐条向中心点聚集。悉力：竭尽全力。募：追求。之：指天子及其恩德。困于衣食，或失门户：连吃饭穿衣都没着落，有的甚至遭受灭门之祸。这两句写的是悉力募之的结果。或：有的。失门户：《文选》善曰：“言上书忤旨，或被诛戮。”

⑮仆：东方朔对自己的谦称。掌故：官名。汉文学官之一种，比文学掌故略高。《文选》李善注：“应劭《汉书》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吕向注曰：“掌故，卑吏也。”

⑯望：企望。《文选》、《类聚》无“常”字。

⑰虽然：转折语气，即使这样。务：致力、从事。修身：提高自身修养。

⑱鼓：敲打。九皋：曲折深远的沼泽。《诗·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苟能：倘若能，假如能。患：担忧，忧虑。荣：荣耀、显贵。

⑲太公：指姜太公吕望。传说他七十余岁钓于渭，才被周文王发现并加重用，后佐周武王灭纣封于齐，为齐国之始祖。体行：亲身推行。设用：重用。厥：其。说：指吕望佐文武的主张。

⑳孳（兹兹）孳：勤勉，努力不懈的样子。敏：努力，奋勉。怠：懈怠。辟若：譬如，好像。鵲鵲（jǐ líng）：一种鸟。《文选》向曰：“鵲鵲鸟，飞则必鸣，行则摇尾，不能自舍，亦如人孳孳修身而不懈怠也。”

㉑为：因为。恶：厌恶。辍：停止。匈匈：形容争辩喧闹的声音或纷乱的样子。易：改变。

㉒常：永久，固定不变。度：道，规律。

㉓“君子道其常”二句：《文选》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乃是其常，而小人则自矜夸争计其功也。”自“天不为人之恶寒”至

此，均出自《荀子·天论》篇。

②③愆：失。恤：忧虑，担心。

②④至清：即清到极点。至察：过于明察也即过于苛求。徒：追随拥护者。冕：古代大夫以上品级的礼冠。前旒（liú 流）：冕前沿的垂珠。故下句说它用以蔽明。明：视觉。黻纁（tōu kuàng）：黄色的绵丸。《文选》善曰：“薛综《东京赋》注曰：‘黻纁，以黄绵为丸，悬冠两边当耳，不欲闻不急之言也。’”充耳：即塞耳，遮挡两耳。塞听：阻塞听觉。举：列举。赦：免除，原谅。《文选》李善注：“《论语》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尚书》曰：‘与人弗求备，检身苦不及。’”

②⑤枉：弯曲，不正直。直：这里用作动词，使之直。优而柔之：即宽和温厚。揆（kuí 葵）：揣测，估量。索：求。《文选》善曰：“皆《大戴礼记》孔子之辞也，《家语》亦同。王肃曰：‘虽当直枉，从容使自得也；优宽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开视之，使自索得也。’”

②⑥敏：迅速。敏捷。指才思。广：博大。

②⑦处士：隐居的人。块然：独立貌。廓然：空寂的样子。许由、接舆：皆古代的隐者。许由，尧时的处士，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接舆：春秋时楚国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佯狂不仕。《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②⑧计：计谋，谋略。范蠡（lǐ）：春秋时越国的大夫。颇有谋略，曾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称霸。子胥：春秋时吴国的贤臣，姓伍名员字子胥，曾佐吴王夫差破楚败越，后因忠心数谏于王而不听，被夫差赐死。耦：通“偶”，成对。这几句的意思是国家昏乱，忠臣才会受重

用，而现在天下太平，百姓与义相扶，所以贤人无用于时，也缺乏志同道合的同伴，这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客人何必对我（东方朔）有所怀疑而设难于我呢？

⑳若夫：至于，用于句首，表示另提一事。乐毅：战国时名将，曾为魏昭王使燕，燕以礼相待，遂留燕，为燕昭王师，率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伐齐，下齐七十余城，被封昌国君。李斯：楚国上蔡人，西仕于秦。佐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被封丞相。酈食其（lì yì）：西汉陈留高阳人，著名说客。楚、汉相争时，曾为刘邦说齐，下齐七十余城。说行如流：指乐毅等人游说行事十分顺利。曲从如环：吕向曰：“谓诸侯从其言如环之绕指也。”喻十分随心。功如丘山：功绩如山。喻功之高。子：指客。

㉑语曰：古语说。筩：古“管”字，竹管。瓢：用瓠做的瓢。莛：小木枝。条贯：条理，脉络。考：考察。文理：犹纹理，纹路，脉络。以上这段是东方朔自谦之辞。《文选》铉曰：“朔自言所答客之辞不可通发心意也。”

㉒鼯鼠（jīng qú）：即地鼠。《汉书》如淳注曰：“鼯鼠，小鼠也。”又名翼鼠，是食虫类动物，体小，形似小鼠。豚（tún）：小猪。咋（ze）：咬住。靡耳：通“糜”，烂掉。又《文选》刘良以“靡耳”为一词，注曰：“靡耳，畏服貌，谓以耳向后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发其意，亦犹鼠之袭狗，豚之齿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强言者，盖无功也。”似强为之辞。

㉓下愚：这是东方朔自谦的说法。下愚指极端愚蠢的人。处士：指客。困：窘迫，指无言以对。权变：随机应变。这几句的意思是今日我以下愚之言以答客难，虽然想不陷于困窘，但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事，这适足以证明我不懂权变，对大道理迷惑不解。这是东方朔自谦的说法。

辨析：

《答客难》是由东方朔创作的一种崭新文体。作者总是先让他人来责备自己不能为世所用，当不了大官，实是借他人之口来诉说自己的失意。随后由作者作答，答词全是替作者辩解，但这个辩解是说反话，只是反话正说而已（如本篇东方朔说自己生于盛世，世界太平，用不着人们去治理，所以无需人才，自己当然不被起用），最后作者又往往走自我道德完善之路，加强自我修养，这其实也正是无可奈何的出路。

这种文体往往为后代失意的文人所沿用，成为其揭露封建统治者摧残人才的武器，同时也作为自我慰藉的工具。

司 马 迁

司马迁（前145年—前86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从小随其父司马谈到长安学习，十岁即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漫游，后又两次随汉武帝巡祭名山大川，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元封三年（前108年），他接替父职任太史令。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李陵降匈奴辩解，触及汉武帝隐私，被捕下狱，惨遭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续写《太史公书》（即后所称《史记》），前后历十八个春秋，终于告成。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传记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全其书。”（郑樵《通志序》）二千年来，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在《史记》卷一百三十、《汉书》六十二。

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①。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②。谅才赅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③。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④。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⑤。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⑥。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⑦。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⑧。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⑨。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⑩。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⑪。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⑫？逆顺还周，乍没乍起^⑬。无造福先，无触祸始^⑭。委之自然，终归一矣^⑮。

理不可据，智不可恃。

说明：

此赋堪称凝结血泪之作，悲愤沉痛至极。赋开头惊喊：“悲夫！士生之不辰！”司马迁生在汉武盛世，竟喊出生不逢时，这对汉初现实是多大讽刺！“愧顾影而独存”，这句很明显写他惨遭腐刑之后，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为了完成那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他别无选择。他要把自己的悲愤统统倾泻到《史记》中去。包括三百篇在内的在他之前的伟大著作，不都是发愤之作吗？在这里他同时找到了苟活的依据。赋随后写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天道幽微，美恶难分，这是对现实生活的正面批判。作者最后声言“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切听从天命安排，其实这不正是“愧顾影而独存”的另一说法吗？

这篇赋的形式基本上属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有别。赋见《艺文类聚》卷三〇。

注释：

①辰：时刻，时运。生之不辰：犹言生不逢时。《诗经·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俾怒。”愧：愧恨。顾影：自顾其影。

②恒：经常，总是。克己而复礼：约束自己使之合乎礼教规范。《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行：志向行为。此二句意为，经常地约束自己以符合礼的要求，唯恐自己的志向和行为默默无闻。

③谅：信。才：才能。韪（wěi 伟）：善。《文选·东京赋》：“京室密清，罔有不韪。”善注：“韪，善也。”戾：乖违。才韪而世戾，谓才能虽高而时世多非。逮：至。勤：忧虑。《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④形：形体。彰：显扬。能：才能。陈：施展。《论语·季氏》：“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⑤穷：穷困，指逆境。达：显达，指顺境。惑：迷惑。信：确实。

⑥悠悠荡荡：飘忽不定貌。指时间很快流逝。

⑦“使公于公”四句谓如能秉公对待一切，则彼我均可等同；若人都私于一己，结果必各“自相悲”。

⑧天道：犹天命。微：幽深。吁嗟：叹词。阔：邈远。“吁嗟阔兮”化用《诗经·邶风·击鼓》诗句，言天道幽远。“天道微哉”四句说明人理显明互相倾夺，而所谓天道却是幽远难知。面对不公现实，作者心情十分沉重。

⑨“好生恶死”四句：说明好生恶死，为才士所鄙弃；好贵夷贱，为哲人所反对。这里“才”、“哲”互文。

⑩炤炤：明亮透彻的样子，形容洞达。洞达：通达坦荡。豁：开阔，形容通晓领悟。昏昏：迷乱的样子，形容罔觉。罔觉：无知，不悟。内：内心，与上文“胸中”同义。毒：邪恶。《尚书·盘庚》：“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灭于厥身。”

⑪哲：才智卓越的人。付：揣度，理解。《孟子·梁惠王上》：“《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

选：抉择。

⑫没世：犹终身。无闻：不闻于道。《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闻：指闻道。《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否（pǐ 匹）：《周易》卦名。否，是闭塞不通，也即不吉利的意思。

⑬逆顺：背逆和顺遂。还周：循环往复，变化不定。乍：忽然，言“逆顺”无定，忽起忽灭。

⑭“无造福先”二句：是说不要跑到祸前，也不要触及祸边，要随顺自然。这是道家的思想。

⑮委：托付。自然：指宇宙万物。《老子·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一：道家的概念。“一”是从“道”派生出来的。《老子·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王 褒

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生年不可考，卒于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宣帝征召天下奇才，益州刺史王襄推荐他。入都后，作《圣主得贤颂》，待诏金马门。帝所到之处，辄令作赋。后被擢为谏大夫。皇太子有疾，命褒侍候，褒即诵奇文及所自作赋为太子取乐。太子及后宫才人都很喜欢他的《甘泉宫颂》及《洞箫赋》。后奉命持节往益州祭祀金马、碧鸡之神，死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说王褒有赋十六篇，现存有《圣主得贤臣颂》（见《汉书》本传）、《洞箫赋》（见《文选》）、《九怀》（见《楚辞》）及残篇《甘泉宫颂》（见《艺文类聚》）、《碧鸡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等等，明张溥编有《王谏议集》。传在《汉书》卷六十四。

洞箫赋

王 褒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①，于江南之丘墟^②。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③。徒观其旁山侧兮^④，则岖嵚岿崎，倚巖迤嶭^⑤，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傖莽^⑥，联延旷荡^⑦，又足乐乎其敞闲也^⑧。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⑨。吸至精之滋熙兮^⑩，禀苍色之润坚^⑪。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⑫。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⑬，回江流川而溉其山^⑭。扬素波而挥连珠兮^⑮，声磕磕而澍渊^⑯。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⑰，玉液浸润而承其根^⑱。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⑲，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⑳。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㉑，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㉒。处幽隐而奥庑兮^㉓，密漠泊以歛瘝^㉔。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

弗宣^{②⑤}。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②⑥}。可谓惠而不费兮^{②⑦}，因天性之自然^{②⑧}。於是般匠施巧^{②⑨}，夔妃准法^{③⑩}。带以象牙，掇其会合^{③⑪}。鍜镂离洒，绛唇错杂^{③⑫}。邻菌缭纠，罗鳞捷猎^{③⑬}。胶致理比，挹拊搯擗^{③⑭}。

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③⑮}，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形^{③⑯}。愤伊郁而酷眊^{③⑰}，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③⑱}。故吮吮值夫宫商兮，和纷离其匹溢^{③⑲}。形旖旎以顺吹兮，瞋咽啍以纤郁^{④①}。气旁连以飞射兮^{④②}，驰散涣以遯律^{④③}。趣从容其勿述兮^{④④}，骛合遝以诡譎^{④⑤}。或浑沌而潺湲兮^{④⑥}，猎若枚折^{④⑦}。或漫衍而骆驿兮^{④⑧}，沛焉竞溢^{④⑨}。林慄密率^{⑤⑩}，掩以绝灭^{⑤⑪}。嘈霰晬捷，跳然复出^{⑤⑫}。

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⑤⑬}。啾呖嚙而将吟兮^{⑤⑭}，行鍃铤以和罗^{⑤⑮}。风鸿洞而不绝兮^{⑤⑯}，优娆娆以婆娑^{⑤⑰}。翩绵连以牢落兮^{⑤⑱}，漂乍弃而为他^{⑤⑲}。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⑥①}。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⑥①}。其妙声，则清静厌虑，顺序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⑥②}。科条譬类^{⑥③}，诚应义理，澎湃慷慨，一何壮士^{⑥④}。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鞀鞀^{⑥⑤}，佚豫以沸悞^{⑥⑥}。其仁声则若飏风纷披，容与而施惠^{⑥⑦}。或杂遝

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奋弃⁶⁸。悲怆怛以侧怛兮⁶⁹，时恬淡以绥肆⁷⁰。被淋洒其靡靡兮⁷¹，时横溃以阳遂⁷²。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醪醑而有味⁷³。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⁷⁴，狼戾者闻之而不忍⁷⁵。刚毅强暴反仁恩兮，暋咤逸豫戒其失⁷⁶。钟期牙旷怅然而愕立兮⁷⁷，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⁷⁸。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兮⁷⁹，浸淫叔子远其类⁸⁰。鬲顽朱均惕复惠兮⁸¹，桀跖鬻博儻以顿顿⁸²。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⁸³。时奏狡弄，则彷徨翱翔⁸⁴。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悵瀾漫，亡耦失畴⁸⁵。薄索合沓，罔象相求⁸⁶。

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⁸⁷。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擎涕拉汨⁸⁸。其奏欢娱，则莫不憺漫衍凯⁸⁹。阿那腰膝者已⁹⁰。是以蟋蟀蛸蠖，蚘行喘息⁹¹，蝼蚁蝓蜒，蝇蝇翊翊⁹²，迁延徙迤，鱼瞰鸡睨⁹³。垂喙蛩转，瞪瞖忘食⁹⁴。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⁹⁵

乱曰：状若捷武，超腾逾曳，迅漂巧兮⁹⁶，又似流波，泡洩泛漚，趋轶道兮⁹⁷。哮呬呌唤，跻踖连绝，漚殄沌兮⁹⁸。搅搜淖捎，逍遥踊跃，若坏颓兮⁹⁹。优游流离，踌躇稽诣，亦足耽兮¹⁰⁰。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还兮¹⁰¹。赖蒙圣化，从容中道，

乐不淫兮^{⑩②}。条畅洞达，中节操兮^{⑩③}。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络绎，变无穷兮^{⑩④}。

说明：

《洞箫赋》见《文选》卷一七，《艺文类聚》卷四四。它是赋史上的名篇，它头一次用整篇赋作来描绘一种乐器。赋从制箫的原材料、产地、周围环境写起，进而写由著名的工匠来制作、装饰、调试，随后是高手的演奏，奏出动心骇耳的乐曲，最后写效果。由于作者基本上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作赋，以慈父、孝子、壮士、君子面目出现，所以最后自然产生移风易俗的作用，令贪婪的人变廉洁，让凶狠的人变仁善。赋写得极细腻铺陈，达到了绘形绘声的地步。

但我们应当指出，《洞箫赋》的构思可能是仿效《七发》写琴一节，此节已具备了《洞箫赋》的雏形。《洞箫赋》出现，颂扬乐器的赋作也相继登场。以致《文选》的编者专门为之设置栏目。

注释：

①《汉书音义》：“洞者，通也。箫之无底者，故曰洞箫。”“箫，肃也，言其声肃肃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长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

一名簌。”原：《广雅》：“原，本也。”箫干：指做箫的竹子。

②丘墟：废墟、荒地。江南之丘墟：刘宋山谦之《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王褒赋曰：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

③洞：通。条畅：指竹身条直通畅。罕：稀少。标：指竹的顶端。《文选》善曰：“标，竹之末也。”敷纷：枝叶茂盛貌。扶疏：枝叶四布貌。

④旁（bàng 蚌）：靠近。通“傍”。

⑤岖嵌（qīn 亲）、岵崎、倚巖（xī 希）：皆状山势险峻之貌。迤嶕（mǐ 米）：斜相连接的样子。

⑥弥望：满眼。《汉书·元后传》：“连属弥望。”倪莽：广大无边貌。

⑦旷荡：宽广貌。

⑧敞闲：开阔、幽闲。《文选》善注：“敞，大貌，言竹生敞间之处，又足乐也。”

⑨后土：指大地。不迁：不变。

⑩至精：天地的精气。滋熙：润泽貌。

⑪稟：接受。润坚：润湿而坚贞。

⑫感：感应，感受。附：寄托。性命：指竹的性命。

⑬萧萧：指风声。翔风：祥瑞之风。径：经过，掠过。

⑭回江：《文选》善曰：“回江，谓江回曲也。”溉：灌溉。此句意为“回流之水溉灌其山下也。”

⑮扬素波：激起白色浪花。汉武帝《秋风辞》曰：“横中流兮扬素波。”挥（jiàn 剑）：通“潏”，飞洒。连珠：喻水花。

⑯磕磕（kè 课）：水石相击声。澍（shù 树）：注，灌。

⑰清冷：清凉。陨：降落。

⑱玉液：指泉水。浸润：滋润，沾濡。承：承奉。

⑲娱优：指娱乐游戏。

⑳嬉：戏乐。其颠：指竹端。

㉑蜎：蝉。抱朴：抱住树木。《文选》李善注引《苍颉篇》：“朴，木皮也。”

㉒玄：黑。搜索：指来来往往。

㉓奥屏（bǐng）：幽深隐僻。《广雅》曰：“奥，藏也。”《说文解字》曰：“屏，蔽也，屏与屏同。”

㉔漠泊：《文选》善曰：“竹密貌。”指竹子茂密的样子。猗猗（sùchuán）：形容竹子连续延绵的样子。

㉕素体：本体，指竹子的本性。喧：吵闹。

㉖溢（shì）：号。渥（wò）：优厚。

㉗惠而不费：《论语·尧曰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指君子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

㉘因天性之自然：意为，依竹子的自然天性以制箫。《文选》善曰：“《家语》：‘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㉙般匠：般，指春秋时鲁国人公输般，也即鲁班。匠：指匠石。《文选》善注：“司马彪曰：‘匠石，字伯。’两人都是古代著名的木匠。”

㉚夔（kuí）妃：《文选》李善注引《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他是舜时乐师。妃：善曰未详。一作襄，即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师。准：依据，根据。准法：意为依据箫的特性制定箫的法则。

㉛带：装饰。搢（kǔn）：混同。《文选》李善注引《方言》曰：“‘搢，同也’，言以象牙饰其会合之际，言巧密也。”此句意为，将象牙装饰在合会的地方。

㉜镂（sōu）镂离洒：雕刻了很多花纹。《尔雅》曰：“镂，镂”

也。”绛唇：指涂有赤色的箫管的吹口。错杂：多彩缤纷貌。

③③邻菌、繚纠：竹纹繚绕貌。罗鳞：形容排箫如鱼鳞布列。捷猎：参差不齐貌。

③④胶致理比：《文选》善曰：“言细密也。”指箫管编连得细密牢固合适。挹拊猗摘（yìnèyèniè）：指抑按、压捻、合乎宫商。《文选》善曰：“言中制也。”

③⑤性味之宕冥：味，冥暗。宕，大，过。《文选》善曰：“性味，宕冥，谓天性闇昧过于幽冥也。”这里指天生的盲人。

③⑥睹：看。体势：形状。闇于白黑之貌形：《文选》李善注《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矣。”闇，暗的异体字，昏暗。

③⑦愤：《文选》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曰：“愤，怒气充实也。”伊郁：心意郁结不通。酷：很。颺（nù）：忧愁的样子。

③⑧“愁眸子”以下三句：愁，惜。眸子，眼睛。丧精：失明。《文选》铣曰：“瞳子之无精光，而舒展其思虑，乃专心音声，乃至妙理也。”即既然看不到世上的事物，思虑不多，就会专心于吹奏，使技臻精妙。

③⑨吻：口。吮：吸，指嘴吹箫的动作。宫商：古代的乐调。古代的五声乐调为：宫、商、角、徵、羽。《文选》善曰：“言口吻所吮，皆遇宫商。”纷离、匹溢：形容声音纷繁四散。

④⑩旖旎（yǐnǐ）：温存柔和貌。顺吹：指吹箫时体态柔顺。这句是形容吹箫人柔美的体态。

④⑪瞋：怒视。唢嘲（hánhú）：《说文》：“唢（頤），頤也。”《释名》：“咽，咽下垂也，言气之盛而唢嘲，类瞋也。”这句是指鼓腮作气，像瞋怒之貌。纡郁：郁结。

④⑫旁迂（wǔ）：《文选》善曰：“言气竞旁出，递相逆迂也。”指

吹箫气流纷繁交错。飞射：气出很急的样子。

④③散涣：指声音散布。遄（zhū）律：缓缓出气貌。

④④趣（qù）：同“趋”，行走。勿述：指音声流畅没有阻碍。《文选》善曰：“无所逆误之貌。”

④⑤骛（wù）：急，速。合遝（tà）：形容声音纷繁盛多。诡譎（jué）：形容声音奇异。

④⑥浑沌：形容声音浑厚。潺湲（chányuán）：水徐缓流动貌。此处指声音如流水。

④⑦猎：象声词，状声音清脆。枚折：树枝折断。

④⑧漫衍：水流漫溢貌。络绎：同“络绎”，形容绵延不断。

④⑨沛：盛多貌。

⑤①淋慄（lǐnlì）：形容声音凄苦，带寒意。《文选》善曰：“寒貌，恐惧也。”密率：《文选》善曰：“安静也。”

⑤②掩：《文选》善曰：“止息貌。”

⑤③嘈囀晬蹀（xījièjié）：形容声音繁多而急速。

⑤④曲度：乐曲的节度。廉察：考察，视察。

⑤⑤啾：众声。唳（lì）：开始发出声音。

⑤⑥行：且，将。铿铎（chēnrén）：声音舒缓貌。和罗：形容众声迭荡互相混杂。

⑤⑦鸿洞：连续不断貌。

⑤⑧娆娆：柔美貌。婆娑：盘旋貌。以上二句《文选》翰曰：“风吹其声相连不绝而优游柔雅分散也。”或以为“风”作状词，即如风之相连……

⑤⑨翩绵：形容声音飞扬绵连不断。牢落：形容声音渐渐稀疏零落。

⑤⑩漂：《说文》：“浮也。”乍：忽然。他：指别的曲调新声。《文选》善曰：“言声漂结而去，弃其旧调，而更为奇声。”

⑥①要复：犹待机，等待时宜。遮：拦截。蹊径：道路。讴谣：指讴歌者唱一首歌曲。相和：指箫声与歌声相应和。《文选》善曰：“讴谣已发，箫声于其蹊径要复而遮之，与之相和也。”

⑥②巨音：大音。周流泛滥：形容声音四处飘荡。吐含：吞吐。畜：养。《文选》善曰：“《韩诗》曰：‘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也。’”

⑥③妙声：美妙之声。仄愿（yì）：安静深远貌。《文选》善曰：“仄，安静貌。曹大家《列女传》注曰：‘愿（yì）：深邃也。’”顺序卑达（tì）：温顺恭谦之意。《文选》善曰：“《字林》曰：‘达，滑也。’”

⑥④科条：法令条规。譬类：犹譬喻。

⑥⑤澎湃（bì）：波浪相激之声。慷慨：《文选》善曰：“言声之慷慨如壮士。”一何：何其。优柔：指声音温柔和平。温润：温和柔顺。

⑥⑥輶輶（lénghóng）：声音很大。

⑥⑦佚（yì）豫：声音急速。沸悒（wèi）：不安貌。

⑥⑧飏风：南风。纷披：和缓貌。容与：宽裕貌。施惠：《文选》善曰：“飏风长物，故曰施惠。”

⑥⑨杂遝（tà）：众多貌。拔擢（shā）：分散。奋弃：谓奋迅如消散。

⑥⑩怆怆（chuàng huǎng）：失意貌。惻怛（yù）：悲伤，伤痛。

⑥⑪恬淡：清静安闲貌。《广雅》曰：“恬，静也。”淡：《说文》曰：“淡，安也。”绥肆：迟缓。

⑥⑫被：及，延及。淋洒：形容声音连绵不断。靡：声音柔细美好。

⑥⑬横溃：水流横溢溃决。阳遂：指声音清畅通达。

⑥⑭惛惛（juān）：忧烦貌。醴醴（tān）：深厚有味。《文选》良曰：“哀声则苦，烦悒在怀醇浓而有味也。”

⑦④饕 (tāo): 贪婪。廉隅: 廉洁有节操。

⑦⑤狼戾: 如狼一样残暴。怱 (dù): 怨恨。

⑦⑥啾啾 (chōu) 逸豫: 形容舒缓的声音。

⑦⑦钟期: 钟子期, 春秋时楚人。牙: 伯牙, 春秋时人。《吕氏春秋·本味》、《淮南子·修务训》载: 伯牙鼓琴, 志在太山。钟子期说: “善哉, 巍巍兮若太山。” 须臾志在流水。子期说: “善哉, 洋洋兮若流水。” 子期死, 伯牙破琴绝弦, 终身不复鼓琴。旷: 师旷, 春秋晋国乐师。善于辨音。《孟子·离娄上》: “师旷之聪, 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 参见《左传》、《国语》、《庄子》等书。愕: 惊。指惊叹箫声之妙。

⑦⑧杞梁之妻: 《列女传·齐杞梁妻》曰: “齐杞殖妻也。齐庄公袭吕, 殖战死。杞梁之妻无子, 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 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 内诚动人, 道路过者, 莫不为之挥涕, 十日而城为之崩。杞梁字, 殖名也。” 不能为其气: 指杞梁妻听到箫声, 也会停止恸哭。

⑦⑨师襄: 春秋时卫乐师。《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 严春: 古之善弹琴者, 本名庄春, 汉人避明帝刘庄讳而改。《七略》: “有庄春言琴。” 窅: 措量; 行使。

⑧⑩浸淫叔子句: 《文选》善曰: “浸淫, 犹渐冉相亲附之意也。毛萼《诗传》曰: ‘昔颜叔子独处于室, 邻之嫠妇, 又独处室, 夜暴风雨至, 屋坏, 妇人趋而至, 叔子纳之, 而使执烛, 放 (至) 于平旦, 蒸尽, 摘 (suō, 抽引) 屋而继之, 自为避嫌不审矣。’” 又: 《文选》銑曰: “叔子, 古之知音人, 闻洞箫之妙声亦去而远之, 莫能比类于古者也。”

⑧⑪瞽 (yǐn 淫) 顽: 愚昧顽钝。这里借指舜的父母。《尚书·尧典》: “父瞽母顽。” 朱、均: 指尧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儿子商均。《史

记·五帝纪》曰：“尧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惕：惊醒。复惠：恢复仁善。

⑧桀跖鬻博：桀，夏桀。夏代最后一个暴君。跖，被称为盗跖。春秋末人。鬻，夏育。博，申博，两人都是古代勇士。陆机《夏育赞》：“夏育之猛，千载所杀；申博角勇，临额奋椎。”偏：瘦弱。顿顿（cui）：劳悴。指听到箫声他们再不凶悍好杀了。

⑨参差：这里指排箫，因长短不齐，故曰。永御：长久服用。

⑩狡弄：急调之曲。狡，勇；弄，曲。

⑪悼佬（cǎolǎo）：寂静，幽静。与嘒嘒同。瀾漫：分散貌。亡耦失畴：即忘失同类伴侣。

⑫薄索：迫近求索。薄，迫；索，求。合沓：指声音重叠。罔象：虚无。这句是指靠近谛听，且觉得箫声虚无缥缈。

⑬怪而伟之：即惊奇而赞美之。

⑭欷（xī）：不断地抽泣。擎（piē）：挥去。汶（wèn）：揩、擦。

⑮憺漫衍凯：高兴貌。

⑯阿那腰腰（wěiněi）：舒缓貌。阿那，同“婀娜。”

⑰蚺螭（qíhuò）：又作“蚺螭”、“尺螭”、一种善伸屈的虫。蚺（qí）行：虫行貌。

⑱蜺蜺（yǎyán）：守宫，俗称壁虎，蜺蜺。蝇蝇翾翾：行进貌。

⑲迁延徙迤：皆后退、退却之意。鱼瞰鸡睨：像鱼和鸡那样看。鱼目不瞑，鸡好斜视，故以此为喻。这句是形容鱼、鸡听了箫声后着迷的样子。

⑳喙：鸟嘴。蜺转：即蜿蜒、盘曲转动貌。瞪：直视，睜。瞽：目不明貌。《文选》善曰：“视不审谛也。”瞪瞽，指瞪目茫然。

㉑感阴阳：此句意为人禀天地阴阳之和受到伦理道德之教化，是高级动物，更易受到箫声的感染。

⑨⑥乱：诗赋结尾。这里是对洞箫的总评。捷武：敏捷勇武。逾曳：超越。逾、曳义同。漂巧：疾速灵巧。

⑨⑦泡洩：水盛多貌。泛捷（jié）：《集韵》：“声微小貌。”巇（xī）道：险道。

⑨⑧哮呶（xiā）、呶（juǎn）唤：皆形容声音很大。跻（jī）蹶连绝：或升或降，时连时断。渥（gǔ）：搅混。殄（tiǎn）沌：混杂不分。

⑨⑨搅搜、潚（xiào）捎：皆响声词，形容水声。逍遥踊跃：指水滚滚而流。若坏颓：《文选》善曰：“言如物崩坏颓毁也。”

⑩⑩优游流离：来回徘徊。稽诣：《文选》善曰：“言声稽留如有所诣也。”诣：到。耽：乐。

⑩⑪颓唐：陨坠貌。形容箫声衰微。

⑩⑫圣化：指神圣的帝王，通过洞箫进行教化。中道：合乎人伦道义。《文选》善曰：“中于道德，虽乐不荒。”

⑩⑬“条畅”句：指箫声有条贯、通畅洞达，而中于节操。

⑩⑭漂撇：指余音相击。自“终诗卒曲”以下，皆写洞箫演奏的遗响。

辨析：

《汉书》王褒本传载，汉宣帝令王褒随他出游及打猎，所到之处，辄使作赋。朝臣们多以为宣帝此举无关紧要而又过分靡费。宣帝反驳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娱）说（悦）耳目。”宣帝这个反驳是惊世骇俗的。宣帝这个观点主要又是针

对王褒而发的，说明王褒的赋作是具备如下特点：它既有与《诗经》等所谓经书板着脸目教训人的一面，又有自己独特的令人耳目娱悦的另一面。这也就突破了汉儒所强调的诗赋教化作用的一面，它还可以有娱乐消遣的另一面。正因为如此，皇太子有疾，宣帝即命王褒给太子朗读奇文及所自作辞赋，让太子心情愉快，精神焕发，驱除病魔。这是文艺观念上的大飞跃，文学艺术的作用扩大了。文学艺术开始从经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向被孔子视为淫乱的郑卫之声，在这里被纠正过来了。宣帝以帝王之尊作出这个判决，为郑卫之声平了反，而王褒则是以创作实践为宣帝的判决、平反提供了事实依据，这是又一次文艺审美观上的大解放，为以后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繁荣发展准备了条件。

甘泉赋^①

王 褒

十分未升其一^②，增惶惧而目眩^③。若播岸而临坑^④，登木末以窥泉^⑤。

却而望之^⑥，郁乎似积云^⑦。就而察之^⑧，霏乎若太山^⑨。

说明：

《汉书·王褒传》载，王褒以善作辞赋而被汉宣帝擢为谏大夫。“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可见《甘泉》及《洞箫》二赋确实能虞人耳目，消闷解

醒，对太子的疾病起到了有效的辅助治疗作用。可惜二赋仅存《洞箫》，《甘泉赋》只有残句。上列前四句录自《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后四句录自《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李善注。寥寥八句，亦可窥见《甘泉赋》善用比喻、巧于对仗、夸张渲染、声情并茂的特色。它与扬雄《甘泉赋》一样，都意在夸饰甘泉宫殿的巍峨绚烂。

注释：

①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

②十分未升其一：即尚未攀登甘泉宫的十分之一。

③增：更加。惶惧：惊惶恐惧。目眩：眼花。

④播：摇动。播岸，形容登上甘泉宫上，如登上摇晃的高岸。临：面对。这句形容其险峻。

⑤木末：树梢。《楚辞·九歌·湘君》：“搴芙蓉兮木末。”窥（kuī 亏）：观看。这句主要形容其高危。

⑥却：后退。

⑦郁乎：云气浓盛的样子。这是形容甘泉宫殿一大片，都高人云端。

⑧就：接近，靠近。察：观察，仔细看。

⑨黼（dù 对）兮：黑貌。太山：大山。

刘 向

刘向（前 77 年—前 6 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友的四世孙。二十岁为谏大夫，与王褒、张子侨等蒙宣帝召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曾献淮南王《枕中鸿宝苑秘书》，言黄金可成，因秘方不验而下狱，罪当死。其兄以入国户半赎之，宣帝亦爱其才，乃免。后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因与萧望之等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而两度下狱，几死。无官十余年。成帝时，石显等被诛，复受擢用，更名刘向。初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后迁光禄大夫。刘向屡次上书，抨击外戚专权及朝政昏暗，言极痛切，成帝感其言而不用其计。成帝欲迁其为九卿，终因得不到外戚的支持而作罢。年七十二而卒。其子刘伋、刘赐、刘歆皆好学，歆最知名。

刘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为整理和保存古代典籍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今已残。编有《列女传》、《说苑》、《新序》、《五经通义》等。《汉书·艺文志》著录赋 33 篇，惜多散佚。今仅存《九叹》、《请雨华山赋》。《雅琴赋》、《围棋赋》只存片语，《松枕赋》等 6 篇仅见篇目。明张溥辑有《刘子政集》。传附《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请雨华山赋

刘 向

崕嶭巍嵒崕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崔竭离安连
迎嵒通谷曼服愧奄草均阿阪殷纷声沸路辽远调修崕嵒
寒服屿冥冥兰蔓散峡嵒嵒嵒嵒嵒嵒嵒嵒嵒嵒嵒嵒嵒
下为深壑旅请今深渥水谷密请宜令所出百镮镮清池涌
泉淡州鸣鸯翔唼唼殊侶诊赏悬若神悲哀徂往不可语人
麇鹿麇麇麇嵒嵒他他野牛胜握触熊蜚蜚律怒佛特林旅象
犀庸游山陵天阴且雨员日聆棠柘梓桐摎捎母猴猿木戏
手相持睭阳趯焚若风时憚鴛飘阳鸾孔翠文章明蟹黼苑
仓游山旁悝悝狐獭临水凝浑兮不触果必方莖格可为悝
陵鲤难神龟春夏出游冬自根圣人亲之诚虞哉號拖何不
可胜亦路临何为华山

说明：

本篇录自《古文苑》。题注云：“此文阙讹难读，姑存其旧，以俟识者。”残文共237字，多为无法贯通的字词，可见错讹之甚。估计原文篇幅当为残文之数倍。从残文亦可推知原文的大致内容：由于久旱不雨，天子及有关官员前往华山祭神求雨，刘向亦在随从之列。赋篇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沿途的高山深谷，花草树木，以突出旱情的严重。尤以“崆嶒”、“嵒崿”、“崿”、“崿”等词语状华山山势的巍峨险峻，层叠变化。后写抵达华山祭坛，陈列祭品，叩告天神，烟气袅袅，钟磬声声。于是天神感动，风云突变，“天阴且雨”。赋中写了山中各种动物如鹿、野牛、熊、象、犀、猿猴、獾、狐、貂等的欢腾踊跃，也写到水上鸳鸯、水里鲤鱼的追逐嬉戏。最后是赞颂天子的盛德。

雅 琴 赋

刘 向

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①。
潜坐蓬庐之中，岩石之下^②。
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悃悃^③。
末世锁才兮智孔寡^④。
穷音之至入于神^⑤。
弹少宫之际天，援中徵以及泉^⑥。
葳蕤心而自愬兮，伏雅操之循则^⑦。

说明：

本篇仅存残句。除最后一句录自《初学记》外，其它几句都辑自《文选》李善注。可见此赋在初唐犹存，当佚于盛唐以后。此赋似在描绘雅琴所奏出的

动听的音乐。

注释：

①此句辑自《文选》左思《蜀都赋》“鸟生杜宇之魄”句李善注。听之所至：即最动听的声音。

②此句辑自《文选》张衡《归田赋》“将回驾乎蓬庐”句李善注。又傅玄《赠何劭王济诗》李善注引上句。潜：暗暗地。蓬庐：草房。

③此句辑自《文选》嵇康《琴赋》“愔愔琴德，不可测兮”句李善注。愔愔（yīnyīn 音音）：和悦貌。

④此句辑自《文选》谢灵运《七里濑诗》“岂屑末代诮”句李善注。琐才：据胡克家《文选考异》当作“琐才”，小才，指委琐无能之辈。琐通琐。孔寡：很少。

⑤此句辑自《文选·古诗十九首》“新声妙入神”句李善注。

⑥此句辑自《文选》张协《七命》“启中黄之少宫”句李善注。少宫：乐调名。《太平御览》卷八四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宫、商、角、徵、羽之音。历九代，至文王复增其二弦，曰少宫、少商。”际：到，接近。中徵（zhǐ 只）：乐调名。

⑦此句辑自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一六。蕤蕤（wēiruí 危锐阳平）：形容心乱。自慙：自我倾诉。慙同“诉”。伏：承受，接受。雅操：雅正的音乐。《初学记》卷一六引《风俗通》曰：“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曰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循则：依法。

芳松枕赋

刘 向

说明：

该赋已佚，仅存篇目。《太平御览》卷七〇七引刘向《别录》曰：“向有《芳松枕赋》。”《白氏六帖》卷四作《芳松赋》。

麒麟角杖赋

刘 向

说明：

此赋已佚，仅存篇目。《北堂书钞》卷一三三引刘向《别录》曰：“有《麒麟角杖赋》。”《太平御览》卷七一〇引作：刘向《别传》曰：“有《骐驎角杖》。”

合 赋

刘 向

说明：

此赋已佚，仅存篇目。《太平御览》卷七一七引刘向《别传》曰：“向有《合赋》。”合同盒。

行过江上弋雁赋

刘 向

行 弋 赋

刘 向

弋雌得雄赋

刘 向

说明：

此三赋已佚，仅存篇目。《太平御览》卷八三二引刘向《别录》曰：“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从题目看，三赋皆铺叙行弋之事。弋（yì）：用带绳子的箭射猎。

扬 雄

扬雄（公元前 53 年—公元前 18 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在蜀郡出现的又一个大赋家。据《汉书·艺文志》载，扬雄有赋十二篇，现散见于《汉书》本传、《文选》、《古文苑》等书传中，尚有《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文选》作《羽猎赋》）、《长杨赋》、《太玄赋》、《逐贫赋》、《蜀都赋》（此赋有争议）、《酒赋》、《覈灵赋》（残）九篇，另有《解嘲》、《解难》、《反离骚》、《广骚》、《畔牢骚》（后两篇仅存篇目）虽不立赋名，但实属辞赋一类作品。

扬雄少好学，博览群书，口吃不善言谈，为人清静无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但他爱好辞赋，很崇拜相如赋的宏伟华丽，温润典雅，每作赋，常拟之

以为式。

扬雄四十岁后，赴京求官，成帝任他为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并列。哀帝时，又与董贤同官。王莽等后都位居三公，权倾人主，但扬雄仍任旧职，后才以年高望重而转为大夫。

扬雄好古乐道，常想以文章留名后世，故效《易经》作《太玄》，效《论语》作《法言》，桓谭给了极高评价：“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闻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这个评价显然过了头。

扬雄的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成帝以前时期与哀帝以后时期。在前期，他为成帝作赋，热情甚高，他以赋为武器，时时风谏成帝，希望成帝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使国家富强，让人民安乐，这时他写了《甘泉赋》等著名的四大赋。哀帝以后，扬雄经历了王莽篡权，刘家王朝倾覆的巨变，他对封建王朝腐朽黑暗的认识加深了，他再也提不起精神去颂扬它，这时他为我们留下一些比较深入揭露封建王朝黑暗的赋篇。主要作品有《解嘲》、《逐贫赋》等等。这些赋的风格与前期已迥然不同。传在《汉书》卷八十七。

蜀都赋

扬雄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①。禹治其江，淳皋弥望^②。郁乎青葱，沃野千里^③。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坤宫奠位^④。东有巴賁，绵亘百濮^⑤。铜梁金台，火井龙湫^⑥。其中则有玉石簪岑，丹青玲珑^⑦。邛笮桃枝，石鲮水螭^⑧。南则有犍牂潜夷，昆明峨眉，绝限岷塘，堪严亶翔^⑨。灵山揭其右，离堆被其东^⑩。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焚^⑪。西有（《太平御览》九百六十六作于西则）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邛连庐池，澹漫波沦。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⑫。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兽则麋羊野麋，黑犛獬豸，麝麝，鹿麝，户豹能黄，猓胡蝥獾，獾蝥獾獾，犹穀

毕方^⑬。尔乃仓(《文选·西都赋注》《南都赋注》作“苍”)山隐天，岢嶷回丛。增嶰重峯，岨石岷崔^⑭。崷崪崑崙，霜雪终夏(《文选·南都赋注》作“夏含霜雪”)^⑮。叩巖岭嶙，崇隆临柴^⑯。诸微嶷峩，五硃(《文选·蜀都赋·刘达注》作“岬”)参差^⑰。湔山严严，观上岑崑。龙阳累峩，淮粲交倚^⑱。雌嶰嶷崎，集嶷胁施^⑲。形精出偈，堪嶰隐倚^⑳。彭门嶷嶷(《文选·蜀都赋·刘达注》作“鸿岬”)，岨嶰嶷岨^㉑。方彼碑池，岨岨鞬嶰，砾乎岳岳，北属崑崙(《文选·蜀都赋注》作“昆仑”)泰极^㉒。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㉓。于是乎则左沈犛，右羌庭，漆水淳其匈，都江漂其泾^㉔。乃溢乎通沟，洪涛溶洗，千谿万谷，合流逆折，泌澌乎争降^㉕。湖漕排碣，反波逆澌，礫石冽嶰^㉖。纷苒周溥，旋溺冤，纓頽慚^㉗，搏岸敌呬粹瀨，磴岩檠汾，忽溶闾沛，踰窘出限^㉘。连混陲隧，铎钉钟，涌声灌，薄浮龙^㉙，历丰隆，潜延，雷扶电击，鸿开康磕，远远乎长喻^㉚。驰山下卒^㉛。湍降疾流，分川并注^㉜，合乎江州^㉝。于木则榱桷豫章树榜，檣樯棹桺，青稚雕梓，枌梧樛桤，槲櫟木稷^㉞，枅信楫丛，俊干湊集，枇枋枳楬，圯沈檠椅^㉟，从风推参，循崖撮掇^㊱，淫淫溶溶，缤纷幼靡^㊲，泛闕野望，芒芒菲菲^㊳。其竹则钟龙笳

篁，野篠纷鬯³⁹，宗生族攒，俊茂丰美⁴⁰，洪溶忿
 苇，纷扬搔翕⁴¹，与风披拖，夹江缘山，寻卒而起，
 结根才业，填衍迴野，若此者方乎数千里⁴²，于汜则
 注注漾漾，积土崇隄⁴³，其浅湿则生苍葭蒋蒲，藿芋
 青蘋，草叶莲藕，茱华菱根⁴⁴；其中则有翡翠鸳鸯⁴⁵，
 袅鹄鸕鹭，鸂鶒鸕鷀⁴⁶；其深则有獬豸沈鲜，
 水豹蛟蛇⁴⁷，鼃螈鼉龟，众鳞鰌鱗，蚌含珠而擘
 裂⁴⁸。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间。两江珥其市，九
 桥带其流⁴⁹。武僭镇都，刻削成莖⁵⁰。王基既夷，蜀
 侯尚丛。并石石扉。岷岑倚从⁵¹。秦汉之徙，充以山
 东⁵²。是以隄山厥饶，水贡其获，苴竹浮流。龟鳖
 磧⁵³竹，石蝎相救⁵⁴。鱼酌不收⁵⁵。鸕鷀鸕鷀，风胎
 雨馥⁵⁶。众物骇目，单不知所御⁵⁷。尔乃其裸，罗诸
 圃豉缘畛黄甘诸柘，柿桃李枇杷，杜楮栗棕，棠梨
 离支，杂以挺橙，被以櫻梅，树以木兰⁵⁸。扶林禽，
 爚般关⁵⁹，旁支何若，英络其间⁶⁰。春机杨柳，衰弱
 蝉杪⁶¹。扶施连卷，豺獐蟠蛰⁶²。子臈呼焉⁶³。尔乃
 五谷凭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⁶⁴。往往姜杞，附子
 巨蒜，木艾椒蒿⁶⁵。藹酱醪清，众献储斯⁶⁶。盛冬育
 筍，旧菜增伽⁶⁷。百华投春，隆隐芬芳⁶⁸。蔓茗荧
 翠⁶⁹。翠紫青黄。丽靡摘烛，若挥锦布绣⁷⁰。望芒芒
 兮无幅⁷¹。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统纁纁纁，缘缘卢

中^②。发文扬采，转代无穷^③；其布则细绋弱折，绵茧成衽^④。阿丽纤靡，避晏与阴^⑤。蜘蛛作丝，不可见风^⑥。箴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钋器，百伎千工^⑦。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轶齐轂^⑧。隐軫幽赜，埃勃尘拂^⑨。万端异类，崇戎总浓般旋，閤齐嗜楚，而喉不感槩^⑩。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之械^⑪。财用饶贍，蓄积备具^⑫。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⑬。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穀^⑭。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⑮。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味（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鮑，陇西牛羊，糴米肥猪^⑯，靡磨不行，鸿狹獐乳，独竹孤鸽，炮鹑被纰之胎，山麋隋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鵒晨鳧，戳鵒初乳^⑰。山鹤既交，春羔秋獬，脰鮓龟肴^⑱。杭田孺鷺，形不及劳^⑲。五肉七菜，朦厌腥臊^⑳。可以颐精神养血脉者，莫不毕陈^㉑。尔乃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㉒。乾池泄澳，观鱼于江^㉓。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㉔。侯罗司马，郭范垒杨^㉕。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㉖。延帷扬幕，接帐连冈^㉗。众器雕琢，早刻将星^㉘。朱绿之画，邠盼丽光^㉙。龙虺蜚螭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㉚。昔天地降生肚鄣密促

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声呼吟靖领，激呦喝啾^⑩。户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庙嚼吟，诸连单情^⑪，舞曲转节，跼馭应声，其佚则接芬错芳，檐袪纤延^⑫。躡《凄秋》，发《阳春》，罗儒吟，吴公连，眺朱颜，离绛唇^⑬。眇眇之态，叱嗽出焉^⑭。若其游息渔弑郤公之徒，相与如平阳，濒巨沼^⑮。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隄，行船竞逐^⑯。偃衍撇曳，绋索恍惚^⑰。罗畏弥漈，蔓蔓沕沕^⑱。茏睢睢兮霖布列，枚孤施兮纤缴出^⑲，惊雌落兮高雄蹙，翔鸢挂兮奔紫毕^⑳。俎飞脰沈，单然后别^㉑。

说明：

《蜀都赋》载《古文苑》卷四，又节载《艺文类聚》卷六一，散见《文选》注及《北堂书钞》。

此赋作于何时，史无明文，但扬雄《答刘歆书》曾提到：“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卬铭》、《阶闕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也说：“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

帝时，夜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可见，扬雄在离开蜀郡成都之前，慕乡人司马相如辞采，写了一些颂扬家乡的作品，《蜀都赋》也当作于此时。《蜀都赋》与扬雄于元延元年（前12年）到京师为郎后大写讽谏赋的倾向大不相同，此赋纯属歌颂之赋。

《蜀都赋》曾因不见《汉书》扬雄本传等早期典籍而受到怀疑，但因提不出更多证据，故著作权仍应划归扬雄。

注释：

①蜀都：扬雄《蜀王纪》：“秦惠王灭蜀，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蜀都，即汉之蜀郡，因成都为三蜀之都会，故称蜀都。其辖区包括今四川成都市及内江地区大部分县境。梁州：《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武帝元封五年，改梁州为益州，蜀郡隶属之。梁州，古九州之一，东至华阳，南至长江，北至雍州。

②禹治其江：禹疏导江水以除水害，自岷山始。渟（tíng 停）：水储积不流。《史记·李斯传》：“禹凿龙门，……决渟水致之海。”皋：岸，水边之地。弥望：满眼，遍地。

③郁：草色茂盛。青葱：葱绿色。《淮南子·俶真》：“根茎枝叶，青葱苓龙。”沃野千里：形容成都平原土地肥沃辽阔。《汉书·张良传》形容关中“沃野千里”。后来诸葛亮对刘备也说到：“益州险阻，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④稽：考核。乾度：就是乾文，也即天象。井：星名。络：井星的网状的样子。精：精华。《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言东井主蜀，分野岷山，上应天象，其精储为井星之维络。”地纪：地理，指地理的度数。所谓云汉自坤抵艮为地纪。《易说卦注》：“坤，西南方之卦也。”又曰：“天地定位，蜀居地之西南，故于九宫为坤宫。”奠：定。

⑤巴：古族名，国名，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武王克殷，封为子国，称巴子国，至秦始称巴郡。賁（cóng 从）：古代的一种少数民族，其中心地区在今四川省渠县一带，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阆中有渝水，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绵亘：连绵不断。濮（pú 匍）：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名。殷周时分布于江汉以南，春秋以后散布于今湖南西北部澧沅流域。《尚书》中称为“濮人”。百言其部族散居无君长。《左传·文公十六年》：“百濮离居，各欲走其邑。”

⑥铜梁：山名，在四川省合川县南，山有石梁横亘，色如铜，因名。金堂：山名，在四川省金堂县东南，县以山名，亦曰金台山。金堂山在新都县，水通巴汉。火井：可燃的天然气井。《文选》左思《蜀都赋》唐·刘良注：“蜀都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古多用以煮盐，故称盐井）。欲其出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张华《博物志》：“临邛火井，昔时人以竹木投取火。”龙湫（qiū 秋）：即龙潭。湫，深潭。

⑦嵒岑（qíncén 琴岑）：高峻貌。形容所产玉石堆积如山。丹青：丹砂和青雘，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玲珑：指矿石清亮透明。章樵注：“玲珑，层出之状。”

⑧邛节：邛地所产之竹，中实而高节。桃枝：八角之竹，可以织

席作杖。传说汉武帝因邛杖而伐西南夷。石鲮（měng 猛）：鱼名。水螭（chī 吃）：传说中无角的水龙。宋章樵注：“水螭，水中怪兽。蜀守李冰尝沉石犀以御水怪。”

⑨犍：当作“犍（qián）”，据《古文苑》改。即犍为郡，汉武帝时置。牂（zāng 脏）：即牂牁，武帝元鼎六年置，辖境包括今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一带。潜夷：潜水上之夷人。《尚书·禹贡》：“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zhǐ 纸）绩。”昆明：汉为建伶、谷昌两县地。或以为族名，似非。峨眉：山名，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两山相对，状如峨眉。绝限：指山势高峻险要成为区域界限。狼嶂（lángdàng 狼荡）：山名。宋章樵注：“狼嶂山俗伪为螳螂山，在今云南会泽县境。堪严：山形窈深貌。亶翔：山势飞舞的样子。”

⑩灵山：章樵注：“灵关山在成都西南汉寿界。”揭：显现。离堆：山名，相传秦蜀守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其址在四川灌县西一里处，或曰灌山口。被：附着。

⑪瑕：赤玉。英：通“瑛。”似玉的美石。菌芝：石芝。一种钟乳石。江珠：光珠，一名琥珀。碧：一种青美的玉石。《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犀、象……之饶。”

⑫盐泉：盐井。铁冶：即炼铁。橘林：橘树之林。铜陵：产铜之山。邛：章樵注：邛即邛字。形近而误。邛，邛水，在今四川境内。庐池：即泸水。澹漫：指水波时而平静，时而起伏的样子。期牛：一名夔牛，《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九山》：“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郭璞注：“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曰夔牛。”兕：一种似水牛的动物，角在额上，古人用以作酒杯，谓之兕觥。金马：毛色如金的马。《华阳国志·南中志》：“蜻蛉县……山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碧鸡，神名。《汉

书·郊祀志下》：“宣帝即位，……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颜师古注：“金形似马，碧形似鸡。”《汉书·王褒传》：“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⑬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绵延川甘两省边境，为岷江、嘉陵江发源地。羌：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之一。麋（yán 盐）：细角羚羊，比山羊大。麋（mí 弥）：即麋鹿。黑：兽名，俗称人熊，犛（mǎo 毛）：即牦牛，黑色，长毛，耐寒，现分布在青海、西藏高原地区。《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山》：“东北百里，曰荆山……其中多犛牛，多虎豹。”獬（mò 莫）：一种野兽。《尔雅·释兽》：“獬，白豹。”郭璞注：“似熊，小头庠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说文》：“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獬（tuān 湍）：《本草纲目·兽部二》：“即今之猪獾也……状似小猪獾形，体肥而行迟。”麋麋（yù yú 预鱼）：似鹿而大于鹿的一种兽。麋（shè 射）：似鹿而小，无角，灰褐色，腹部有香腺。户豹：同“眈豹”，有文采的豹。能黄：即黄能。传说中一种似熊的野兽。《左传·昭公七年》：鲋死，“化为黄能”。猼胡：也作“猼胡”（chán hú 缠湖），一种似猿的野兽，黑毛，腰围白色，前肢白而尤长。雌（wèi 卫）：《古文苑》作“雌”。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印鼻而长尾的猿猴。獬（jué 决）：大母猴。獬：即猿，似猴的一种兽。鼯（lěi 累）：鼯鼠。兔状而鼠尾，能飞。獬：似猿，善攀援。犹：似猴而短足的一种猿类动物。穀（hù 户）：传说中犬首而马尾的一种兽，食猕猴。毕方：传说中的一种异鸟。《山海经·西山经》：“（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讹火。”

⑭隐：遮藏。指山极高。岌岌（fényīn 坟银）：山势险峻的样子。增（céng 层）：通“层”，重迭。嶮（zhǎn 斩）：也作“嶮”，险峻的山峰。重：重叠。岑：危高也。岾（gān 甘）：山名。岾（cáng 藏）

崔：高大貌，指山石高耸。

⑮崷（tóu 投）：山势险峻的样子。崷嶷（bèng）：高峻的样子。崷崷（zuìwěi 罪伟）：高峻貌。

⑯叩：击，敲打。巖（yán 岩）：山峰。岭嶙：击打岩石的声音。章樵注：“重阴润寒，冰雪长夏不融，叩其严崖，其声岭嶙然。”临柴（zì 自）：积聚。

⑰徼（jiào 教）：边界，此指边防要塞。诸徼，明边塞非一。崷嶷（diéniè 迭聂）：参差不齐的样子。五砠：当为“五砠（wù 勿）”，五重险峰。

⑱湔（jiàn 间）山：湔水的发源地，一名玉垒山，山出璧玉，在成都西北。严严：高峻的样子。观上：山名。岑崑（cényán 涔岩）：山势险峻的样子。龙阳：山名。累崱（wěi 伪）：累积高峻。《字汇·山都》：“崱，高也。”濯（cuī 催上声）：水深样子，这里指谷深。粲：形容山势优美。交倚：形容众山相互依傍。

⑲雌嵴（cuīzú 催族）：即崔率，形容山势高峻曲险。崛崎（juéqí 掘奇）：形容山势陡峭，峭拔。集：聚集。险（xián 险）：险要，险阻。胁施（yì 义）：从山的侧边向四周蔓延。

⑳形：山的形状地势。精：指山的精灵。出：超出。偁（jié 杰）：勇武高大。指山势山精端庄威严。堪：章樵注：即崱字，与“嵌”同。山深貌。嶠（chēng 称）：众山奇特之形。隐倚：指山互相倚靠的样子。

㉑彭门：山名，在四川省彭县西北，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众名天彭山，嵴嶭（jīyáng 鸡阳）：众山森列，争高竞峻的样子。“嵴”同“岛”。嵴嵴（xíngyǎn 刑眼）山高峻之貌。“嵴”同“嶭”。嵴嵴（jiéke 洁渴）：山高峻貌。

㉒方：旁，并列。碑（pō 坡）池：傍颓相连也。池，严可均作

“地”，据《古文苑》及《四川志》改。岷岷（yàjiā 亚加）：山峰林立的样子。赜赜（géxiè 格谢）：互争高峻的样子。砾（lì 力）：山中小石。岳岳：高峻耸立。属：联接。崑崙泰极：崑崙山。在西藏新疆之间。章樵注曰：“自岷山而北，联属昆仑山。昆仑在域羌中，其山最高，众山视之为极尊，故称泰极，黄河之源出于此。”

②③醴（lǐ 里）：泉水，凝：形成。津：河。漉（lù 路）：渗出。这句章樵注为：“（黄河）东注蒲昌海，凝注为大泽，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漉谓渗漉，流行；集谓合众流也。”

②④沈黎：一作“沈犁”。即苻（zuó 昨）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苻都地置沈黎郡，见《汉书·武帝纪》。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漆水：章樵注：“漆恐当作沫，音昧。《说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东南入江。’章说极是。沫水隋唐以后改名大渡河。洑（bó 脖）：波浪兴起。匈：同“胸”。指沫水“涌其前也”。都江：章樵注：“本沱水，东流过成都，谓之都江。”漂：浮流。泾：似当作“脰”，与上文“胸”对。

②⑤溢：指水满外流。通沟：通畅的河。洪涛：大涛。溶洗：指水波荡漾。湲：水流貌。逆折：碰到山石而返回。泌瀨（mì 密或 bì 必 jié 节）：水波冲激的样子。争降：争相下泻。

②⑥漕：似当为“浚”，小沟。排碣：冲击山石。湍（pǐ 僻）：水暴发暴至之音。礫：与砾同。借为辄。冽：借为裂。嶰（yǎn 眼）：山峰。

②⑦苴（rú 茹）：犹纷拏，错杂貌。周溥（pǔ 普）：分布很广。旋溺冤：被水卷入而死者烦冤。绥颓惭：迟缓颓唐者生惭。绥，迟也。（李善《文选·王褒〈洞箫赋〉注》）章樵注：“水触石抵山，则波涛洄湫，舟行人旋溺而死者冤，绥颓而生者惭。”

⑳搏岸：即冲击江岸。岬（xiā 瞎）：借为岬。两山之间。敌岬，即激流与山岬相抵触。粹（zuì 醉）：疑当作蹕，触也。濑（lài 赖）：水击石间而形成的湍急之水。磴（dèng 凳）岩：蹬，踏也，指江水抽岸。檣（táng 堂，又读 chāng 昌）：柱也。指水石相激而涌起的水柱。汾：指水柱很多。《古文苑》作“汾汾”。忽：指水柱迸落迅速突然。溶：水盛也。闾沛（tángpèi 堂佩）：水声很大。踰窘出限：指大水越出束缚它的河床界限。

㉑陲（tuó 驮）：崖际也。隧（zhuì 坠）：道路，这句指河水泛滥，河岸道路都被淹没，大水连成一片。铎（zhì 至）钉钟：河水冲击岸石的声音。涌声讙：河水发出喜悦的声音。司马相如《文选·上林赋》：“鱼鳖讙声。”向注：“谓鱼鳖戏躍声也。”讙，同讙，欢。薄：鄙薄。泝龙：水声。

㉒历：超过。丰隆：传说中的云神。历丰隆是指比丰隆声还大。潜：水伏流。这里指无声无息地流动。延：《古文苑》作“延延”，水长流的样子。扶（chì 斥）：《古文苑》作“扶”，据严可均《全汉文》校改。打击。鸿开康磳：河水冲击声。据钱校本改。远远乎长喻：指声音迅速传到远处。喻，指声音导向远方。

㉓驰山下卒：如士卒从山上飞驰而下。

㉔湍：急流。降：下落。疾流：急速的流水。并：齐。注：流入。

㉕合：汇合。江州：章樵注：“县名，在巴郡，众水至此而汇合。”江州本巴国都。战国置县。战国秦至南朝皆为巴郡治所，地望在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

㉖榎（pián 骈）：木名，即黄榎木。栌（lì 历）：木名，果实叫橡子，橡斗。叶可饲柞蚕，皮可作染料。豫章：樟木一类的树木。榜：疑借为枋，檀木。檣：当为檣（zhǎn），木名。櫨（lù 虑）：山櫨（lěi 蕾），似葛（多年生蔓草）而粗大。榦（shàn 善）：又名白理木，木

质坚硬，白色，可制梳、杓等。桺（jiǎ 甲）：严可均《全汉文》作“押”，据《古文苑》改。一种树木。青稚：稚字有误，当为一种良木香木，如青桂等等。雕梓：可用作雕刻的梓木。梓（zǐ 子），木名，质轻而易刻，古人常用来制作琴瑟及建筑木料。粉（fén 坟）：白榆木。《诗·陈风·东门之粉》：“东门之粉，宛丘之栩。”《疏》引孙炎：“榆白者名粉。”梧：梧桐树。樛（jiāng 姜）：质地坚韧的一种树木，古人常用以作车轮外周。析（lì 历）：木名。榦（sī 斯）：木枝向下的树。槽（yóu 由）：一种树木。《山海经·中山经》：（岨山）其木多槽柎。”《注》：“槽，刚木也，中车材。”木稷：一种树木，似松柏而有刺。

⑤枿（yá 牙）：与桺、桺同，即桺树。信（shēn 伸）：通“伸”，舒展，指木枝向周围伸张。楫（jī 集）：林末也。丛：汇集。俊：大。干：树身。湊（còu 凑）：聚集。桃（cí 词）：一种楠木。枿（jī 鸡）：榆树的一种。枿（yǎng 养）楬：疑为枿梅之误。为木之中材用也。枿，《古文苑》作枿，枿、楬都非木名，或疑即嵯岬，原状山之高，这里借以形容桃、枿之高大。圯（yà 压）沈：形容树丛茂密幽深。榦椅：形容树木相互支撑。榦通“撑”。椅通“倚”。

⑥推参：指随风推挤而参差交错。循：顺着。崖：山崖之际。撮：聚集。接（ruó 弱）：相互碰击，摩娑。

⑦淫淫：指树木飘动如行进的样子。溶溶：树林一望无际的样子。缤纷：杂乱的样子。幼靡：章樵注：“幼读作窈，窈靡，深密也。”

⑧泛：广大，博大。閼：高大。野望：在野外瞻望。这句意思是，四望原野，只觉宇宙博大高远。芒芒：同茫茫，广大的样子。《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菲菲（fēifēi 非非）：指宇宙中万物很盛的样子。

⑨钟龙：也作“箛箛”，“箛龙”，竹子的一种。晋·戴凯之《竹谱》曰：“箛箛，竹名，伶伦吹以为律。”箛（niè 蹶）：一种竹子。箛

(jīn 谨)：竹名，皮白如霜，大者可为簠。篠(xiǎo 小)：小竹子，出产于鲁部山，可作笙。晋·戴凯之《竹谱》：“海中之山曰岛山，有此篠。大者如筋，内实外坚，拔之不曲。生即危坼，海又多风，枝叶稀小，状若枯筋。”纷：杂乱的样子。鬯(chàng 倡)：通“畅”，畅茂。

④⑩宗生：同类繁生。族攒：同类的竹木聚集在一起。俊茂：美好，优秀。丰美：丰满美丽。

④⑪洪溶：广大宽阔。忿苇：《尔雅·释詁》：“茂盛也。”极言竹之富。搔合：即骚屑，风声。

④⑫与风披拖：《古文苑》作“与风披”，意思是随风而牵引时分时合。夹江：在江的左右相待。缘山：沿山。寻：大竹名。《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岳之山，寻竹生鸟。”注：“寻，大竹名。”卒：通“猝”，突然。结根：指根相互盘结，聚合在一起。才：《说文》：“草木之初也。”业：《广韵》：“业，大也。”这句指竹由小到大。填衍：丰饶，充实。迥野：遥远的原野。数千里：《古文苑》及《四川志》均作“数十百里”，章樵注：“方数十里以至百里，盖盛言竹之富。”

④⑬汜(sì 四)：章樵注：“浅水荡也。”即不流通的小水洼。注注：当为“汪汪”，《古文苑》、《四川志》作“汪汪”，指水深广的样子。漾漾：水流动荡的样子。积土：土堆。积，累，堆积。崇隄(dī 低)：拦水的大坝。隄同“堤”。

④⑭苍葭(jiā 加)：青色的芦苇。蒋(jiāng 江)：植物名，俗称茭白。蒲(pú 葡)：香蒲或昌蒲一类的草。藿(huò 霍)：一种香草，藿香。苕：草名，即荆三棱。青蘋：水萍。《尔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草叶：水藻，可供祭祀用。莲藕：莲子及根茎。茱华：章樵注：“芙蓉也。”即莲花的别名。菱根：菱角的根茎，可能代指藕。

④⑮翡翠：鸟名，其羽艳丽，可作装饰品。鸳鸯：鸟名，比鸭子小。

雄为鸳鸯，羽色绚丽；雌为鸯，背苍褐色。

④⑥鸬（lú 卢）：鸟名，即鸬鹚，俗称水老鸦，似鸦而大，毛黑色，善捕食水类，常栖息水边。鸕（yì 益）：水鸟名，似鹭而大，苍白色，善飞。鹭（lù 路）：水鸟名，高脚长脖，嘴强劲有力。鷃（kūn 昆）：同鷃，鷃鸡，鸟名。鹈鹕（sùshuāng 肃双）：水鸟名，雁属，长颈，羽毛可制裘。

④⑦獬（biān 扁）獬：獬属，能入水食鱼。鲮：章樵注：“音善。《说文》：‘皮可为鼓。’”则此鲮当为鼉。《集韵》：“鼉，《说文》：‘水虫，似蜥易，长大’。或作鲮。”《文选·李斯·上秦始皇书》：“树灵鲮之鼓。”水豹：《古文苑》章樵注：“水豹，水兽，状似豹。”蛟：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吞人的动物，似蛇，四脚小，头细，颈有白瘰，大者十数围。虵：蛇的俗字。

④⑧鼉（yuán 元）：大鳖，头有疙瘩，背青黑色。鼉（shàn 扇）：即鳙鱼，一种体形很大的鱼。众鳞鰪鰋：章樵注：“言其众多，犹杂遘也。”

④⑨都门二九：章樵注：“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门。”阊：坊巷门也。珥：环绕。宋章樵注：“《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二江指郫江、检江。珥，言江水旁贯其市。九桥：《华阳国志》云为李冰所建。带：言九桥横跨四海。

⑤⑩武僭：疑为“武担”，山名，在今四川成都市西北。镇：安定。都：城市，指蜀都。《华阳国志·蜀志》：“此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刻削：指山形险峻，如刀刻斧削一般。蓺（lián 连）：草名。《诗·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蓺蔓于野。”《疏》曰：“蓺似栝楼。”栝，箭末的扣弦处，

指箭。这句是指山形如箭。

⑤王基句：章樵注：“秦惠王讨灭蜀，封公子通为蜀侯，赋言蜀都之王基既平，蜀侯通始寿，可配蚕丛之王。尚，记也。”并石：即所谓累石为室。罾：（古“犀”字，与“栖”同），居住。岍：山傍石的样子。岑（cén 岑）：小而高的山。倚从：相互倚靠，连续不断。

⑥秦汉之徙：钱照祚校：“此指秦汉徙山东民以实蜀地。”充：发配。山东：即关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

⑦是以：因此。隤山：倾山，满山。厥：其。饶：富饶的物产。水：江河湖泊。获：收获。苴：有子的麻。浮流：随水流浮动。龟磧：形容浮流而下货物之多。有如到处堆积的砂磧。磧（qì 气）：浅水中的石头。

⑧竹石句：章樵注：“上文已有竹，不应再举，竹石疑是合为若字，杜若，香草；蝎，螫虫，二者药材柔猛之性相济。举细微以见万物富美。”

⑨鱼酌句：章樵注：“鱼酌，皆取也。收……掩藏也。……言山川所产，惟人所取，未尝有靳。”

⑩鸛（tú 涂）：通“鹳”，与兽同穴的鸟类。鸛（hóu 猴）：鸟名，似雕。鸛（qú 瞿）：鸛鸛，即八哥鸟。鸛（huáng 黄）：凤类。鸛，同凰。风胎雨殼（kòu 扣）：指鸟因风雨而鸛化。殼，待出壳的鸟。章樵注：“《庄子》曰：‘鸛相视而风化’。注：不待合而生子。”见《庄子·天运》。

⑪駭：惊。单：同殫，尽。御：进奉。

⑫裸：章樵注：“亦作蓏（luǒ 罗上声）。”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罗：罗列、遍布。啟（kuāng 匡）：园圃四周的栅栏。缘：围绕。畛（zhěn 枕）：田间的道路或界限。黄甘：柑桔类的果品。枇杷（pípá）：常绿树，果可食，叶似琵琶，可入药。产于我国南方各省。

杜：树木名。即杜梨。楸：同榛。棕（nài 耐）：果树名。也称花红，沙果。棠梨：一种似梨而小的初春开白花的树木，果实如榛子，可食。离支：即荔枝。杂：错杂。挺橙：果木名，即柚类果木。被：覆。樱：樱桃。梅：果木名。早春开花，花后生叶，果实味酸，立夏后熟，生者叫青梅，熟者叫黄梅。树：种植。木兰：大树，叶似长生果，果实如小柿子，味甘美。

⑤⑨扶：章樵注：“扶谓骈生，其实相扶。”林禽：果木名，也称花红、沙果等。或云此果味道甘美，能招致众鸟，故有林禽、来禽之名。爚（yuè 月）：光彩照人的样子。般关：梨的一种。章樵注：“般关，美梨也。”

⑥⑩旁支：形容果木树枝繁多。支，同“枝”。何若：即阿若，婀娜，喻树枝繁多飘拂的样子。英：花，花片。络：缠绕。

⑥⑪机：木名，似榆，可烧成灰以粪田，出蜀中。裊（niǎo 鸟）：柔弱摇曳的样子。裊通“嫋”。蟬杪：章樵注：“音掸爰，相率引也。”

⑥⑫扶施：即扶疏，纠缠散布的样子。连卷：弯曲相连的样子。貍貍（jùxī 西）：蟪蛄，蝉的一种。蟪蛄（tángjī 唐鸡）：蝉类的动物。

⑥⑬子规（guī 规）：即子规，杜鹃。

⑥⑭凭戎：富饶盛多。瓠：蔬菜植物，即葫芦。饶：丰富。卉：草的总名，这里意为种植。

⑥⑮姜（jiāng 江）：草木植物，根茎辛辣，可作调味品。梔（zhī 支）：常绿灌木，仲春开花，夏秋结实，生青熟黄，可入药，也可作染料。附子：植物名，株高三四尺，茎四棱，叶如艾，花碧紫色，根似鸟头，附头而生者为附子，可入药。木艾：艾草，一种香草。《说文通训定声》：“五行不言草，草亦木也。”又见《礼记·祭统》注。

⑥⑯藹酱：枸椹酱。醑（tú 途）清：酒名，即醑麋酒。献：奉献。储斯：犹储胥，储蓄也。或以为借为藷薹，薯芋芥菜。

⑥⑦盛冬：隆冬。育：生长。筍：竹笋。增伽：指茄子尚多。伽，作“茄”。

⑥⑧华：花。投：至也。隆隐：丰厚深重。

⑥⑨蔓：蔓生植物的枝茎。茗：茶芽，一说是晚采的茶叶。茱翠：茂盛。

⑦⑩丽靡：华美，华丽。搞烛：传布光彩。挥：舞动。绣：丝织品。这里写草木繁盛，如舒布锦绣。

⑦⑪芒芒：广大辽远。幅：边际。

⑦⑫纁（qiú 求）：蜀地所产的丝织品。《古文苑》宋·章樵注：“蜀锦名件不一，此其尤奇者。”纁（xuǎn 选）：蜀锦名。宋章樵注：“纁，素丝织也。”缙（fèi 匪）：蜀锦名。纁（xū 须）：同“纁”，蜀地织锦名。缙（shān 山）：宋、章樵注：“缙，绛色。”缘：沿着。卢：黑色。章樵注：“绛色缘其外，黑色居中，相合为文。”

⑦⑬文：文采，花纹。这句意谓，发扬文采，故转于世间而无有穷尽。

⑦⑭絺（chī 吃）：细葛布。弱折：宋章樵注：“布名。”茧：章樵注：“茧布，江南人谓之生布。”衽：衣襟或衣袖，代指衣服。

⑦⑮阿丽：柔美华丽，阿，通“婀”。纤靡：纤细美丽。晏：晴朗无云。

⑦⑯“蜘蛛”句：极言丝织品的质地精细。

⑦⑰箒（tǒng 桶）中：布名。黄润：箒中细布。端：古布帛长度名。布以六丈为一端。唐以四丈为匹，六丈为端。雕缕：雕刻花纹。钤（kòu 扣）器：以金银饰边的器具。百伎千工：极言工技之精巧。伎，同“技”。

⑦⑱鳞集：如鱼鳞般聚在一起。并：一起。凑：聚合。方：并船，引申为并。辕：车前的横木。齐：与……整齐。毂：车轮中间车轴贯

入处的圆木。这句极言物产丰富，来往客商众多。

⑦⑨隐：隐隐，象声词。軫：軫軫，盛大。隐軫：言车轮滚动，声音巨大。幽赜：象声词。《汉书·扬雄传·校猎赋》：“皇东幽赜，光纯天地。”注：“幽赜，车声也。”埃勃尘拂：尘埃兴起，沸沸扬扬。

⑧⑩万端异类：指种类繁多。崇：指商贩聚集。戎：指商贩来往的区域广大。总：指客商聚合。浓：指商贩密集。般（pán 盘）旋：回旋。圉（huì 会）：都市的外门。嗜：聚语貌。喉：发音器官，这里指言语。感槩：即感慨，意为小节，小气。章樵注：“蜀物丰美，负贩者多齐楚之人，逮至都市，喧诤而争售之。”

⑪⑫更湊：变换聚合。四时：四季。迭代：更替。折货：折价而售之货，意谓损失。折，亏损。罔：不。械：禁。我罔之械即我不禁之。

⑬⑭饶：富足。贍：充足，丰富。备具：即具备。

⑮⑯宗：祭祖庙，奠祭。厥：助词，无意义。祖：祖先。祢（nǐ 你）：父死后在宗庙中立牌位曰祢。《周礼·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注》云：“郑司农云，祢，父庙。”《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生称文，死称考，入庙称祢。”练时选日：选择合适的日子。练，通“拣”，选择。

⑰⑱泝豫：事先准备酒。泝，清酒。豫，准备。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饮酒，吃素食，以示虔诚。龙：假借作“袭”，穿衣。明衣：洁净之衣。斋戒时，浴后所服之内衣，以布为之。《论语·乡党》：“斋必有明衣布。”表：外衣。玄黻：疑为玄黻之误。周人祭祀穿黑衣。《礼记·王制》：“周人冕而祭，玄衣以养老。”

⑲⑳俪：偶，配。异：分开。清：清酒，浊：浊酒。合：会。疏明：即亲疏明辨。章樵注：“犹言会亲疏。”绥：安抚。离：位次之别。旅众：章樵注：“众宾酬主人曰旅。”

㉑伊：伊尹，传说伊尹曾负鼎俎诣商汤。调：佐调。勺药：五味

调和。司马相如《子虚赋》：“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韦昭注：“勺药，和齐酸咸美味也。”羹：和味的汤。鲐（tái 台）：海鱼名。鮑（bào 暴）：鱼名。糴（dí 敌）米：《古文苑》宋·章樵注：“言养之以米，所以涤其秽。”糴，通“涤”，养牲之宫。肥：养于涤也。

⑧⑦麋（zhuī 追）：一岁的鹿。《广韵·脂韵》：“麋，鹿一岁。”又《玉篇·鹿部》：“麋，鹿二岁。”麋（yòu 悠）：母鹿。《说文》：“麋，牝鹿也。”不行：章樵注：“弋猎所供，无行贩也。”鸿：大。獭（shuǎng 爽）：兽名。宋·章樵注：“獭，贵大者。”獐（dǎn 胆）：兽名。《字汇·大部》：“獐，贵初生者。”乳：初生。竹：通“属”，即属玉，鸟名。鸕（cāng 仓）：鸟名。章樵注：竹、鸕，“皆水鸟名，不牝牡，则味全。”炮（páo 庖）：烧烤。鸢（xiāo 消）：猫头鹰。被（pī 批）：同披，剖开。玃（pí 皮）：通“玃”，豹属。胎：孕于母体内的幼体。山麋（jūn 军）：山獐。隋：通“髓”。这句意谓山兽以髓脑为珍贵。水游：水族。腴：腹下的肥肉。水族以腹下之肉为甘美。蜂：通“封”，大。豚（tún 屯）：小猪。应雁：应候之雁。随季节变换而迁移的大雁。指南归大雁。被鸢：即斥鸢，小雀。晨鳧：晨飞之鳧。鳧，即野鸭。鷖：通“鷖”，亦作鷖，即野鹅。鷖（yì 义）：又作“鷖”，通“鷖”，水鸟。初乳：刚出生。

⑧⑧山鹤既交：交配后的山鹤。春羔：春天的小羊。秋鼯：秋天的鼯类。《玉篇·鼠部》：“鼯，似鼠而大。”章樵注：“物以时而美。”脍（kuài 快）：切细切薄成脍。鲛（suǒ 梭）：石头鱼之别名。龟肴：将龟蒸熟，使其解体。肴，熟肉连骨。

⑧⑨杭（jīng 京）：同粳，一种不黏的稻。孺：初生的，通“乳”。鹭（bì 必）：有文采的赤雉。羽毛可为帽饰。《山海经·西山经》：“鸟多赤鹭。”注云：“赤鹭，山鸡之属。胸腹洞赤，冠金，皆黄头绿尾，中有赤毛，彩鲜明。”形：体形。这句意思是：乳鹭食于杭田，未能

飞，故不劳而肥。

⑨五肉：指牛、羊、鸡、犬、猪肉。七菜：指葱、韭之类。臙：遮掩，去除。厌：抑制。这句意谓用葱韭之类去调和五肉，以去除腥臊之气。

⑩颐：保养。毕：都，全部。陈：罗列。

⑪这句意谓，中等人家，尊贵之人莫不出游。

⑫澳（yù 玉）：池塘，水塘。

⑬嘉：美。期：会合。

⑭这是汉代蜀郡的七个望族。

⑮置：设置。荣：美色。坐：通“座”。华都：华美之都，即蜀都。

⑯延：扩展。这句意思是帷幕施于堂室，帐设于空旷之地。

⑰器：器具。雕琢：指玉、石器。早：通“藻”，彩绘。刻：雕刻。指木器。将星：光彩照耀的样子。星，一作皇。

⑱朱：红色。邠盼（bīnfēn 宾纷）：即缤纷。丽光：华丽有光彩。

⑲虺：“蛇”的俗字，一说是龙蜷缩的样子。鼉：章樵注：“犹蓍也。谓四散山林之间。”

⑳杜郾：宋章樵注曰：“《蜀王本纪》曰：‘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降，自称望帝，蜀人尊为主。杜郾即杜宇，望帝姓名也。郾，音户。’密促之君：指王君在位短促。宋·章樵注：‘按《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亡尸之相：宋·章樵注：‘（《蜀纪》）又云，望帝治汶山，下邑曰埤，荆人鳖灵死，其尸亡，随江逆流而上，至埤而生，望帝以为相，委图授之。’（引者按：以上引文与《蜀王本纪》稍异。）厥女作歌：宋·章樵注：‘《成都古今记》：蜀王尚纳五丁之妹为妃，不习水土，欲出。王固留之，为作《东平之歌》。无几，物故。王悲悼不已，乃作《夷斜之

歌》、《就归之曲》而哀之。”靖领：犹悲惨。《骈雅·释训上》：“靖领，悲懵也。”激：章樵注：“激，读作噉。”号呼声。呦（yōu 悠）：呜咽的声音。喝：悲咽的声音。嗽：口中发出的吟声。

⑩户：通“濩”，商汤的音乐。六成：六变。乐曲一阙为一成。行夏：音乐名。低徊：舒缓行徐。这句是说歌曲合于商周之乐。胥徒：民之给徭役者，如今天之卫士。入冥：指歌声妙入幽冥。及庙：指士女出游去拜诣望帝及鳖灵庙。望帝和鳖灵在成都都有庙堂。嚅：咬唇而出声。诸连：指后世之曲系依昔日之歌写成，相连不断。单情：尽情，单，同殚。

⑪蹁（xiāo 消）：跳跃。馐（sà 飒）：疾速。这句是说舞蹈的疾迟都与歌声相应。佚：通“佾”，行列。接、错：均是错杂的意思。襜（chān 搀）：衣袖。拈：即褰，衣衽。纤延：指衣服飘荡的样子。

⑫躑（tǎn 坦）：以足踏地而歌。《凄秋》、《阳春》：皆歌曲名。罗儒吟：章樵注：“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秦氏女罗敷曲也。罗敷采桑，赵王见而悦之，欲载以归。罗敷不从作是曲以明意。儒，读作孺。’”吴公：汉代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虞、吴，汉人多通用。”连：随唱。眺：仰起。朱颜：红颜。离：张开。绛唇：红唇。

⑬眇眇：好貌，形容仪态美好。吡噉（pǐdàn 匹旦）：指歌声之妙。

⑭怠：通“怡”，和乐。渔：钓鱼。弋：狩猎。郤公：蜀郡的豪富。相与：一起。如：往，到。平阳：平旷的原野。濒：《古文苑》作“颍”，临近，靠近。巨沼：大泽。沼，亦作“野”或“洛”。

⑮期：期望。会：会合。投宿：指倦游后找地方托身。方：并也。方隄即站满堤坝。竞逐：奔走。章樵注：“遨游既倦，日将暮矣，期于托宿，车马同回，舟楫奔走，观者并隄，人物併杂。”

⑩偃衍：繁杂纷乱。撒曳：纷沓的样子。绋索：纷繁沓杂的样子。恍惚：不分明。

⑪罗畏：也是纷沓的样子。弥：满。澹：大海。蔓蔓：绵绵不绝的样子。沕沕（wù 勿）：深藏也。

⑫茏：捕鱼的竹器。睢（suī 虽）：大视也。睺（huò 霍）：惊奇地看。罾（shèn 渗）：在水中积柴以聚鱼。枚：聚鱼的树枝。孤：即“瓠”，船上的鱼网。施：用。纤缴：射鸟时系在箭上的生丝绸。

⑬惊雌：受惊的雌鸟。高雄：高飞的雄鸟。蹙：晕倒。翔鹞：飞翔的鹞鸟。挂：指猎获鸟类。奔紫毕：指禽兽均落入网中。毕，田猎用的长柄网。这里作动词。

⑭俎（zǔ 阻）：切菜用的砧板。这里用如动词，在板上切。飞：飞禽。脍：切成薄片。沈：鱼类。这里是互文，即旋取禽鱼以供俎脍。单：通“殫”，尽。这句意思是至日落时飞禽游鱼不可复取才作罢。

甘泉赋

扬雄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①，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②，召雄待诏承明之庭^③。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④。其辞曰：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⑤。雍神休，尊明号^⑥，同符三皇，录功五帝，邈胤锡羨，拓迹开统^⑦。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⑧，星陈而天行^⑨。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⑩，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魑而扶獠狂^⑪。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辚而军装^⑫。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⑬。齐总总搏搏，其相胶轕兮，焱骇云讯，奋以方攘^⑭；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虎参差，鱼颡

而鸟旸^⑮；翕赫晷霍，务集蒙合兮，半散照烂，粲以成章^⑯。

于是乘輿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⑰，驷苍螭兮六素虬^⑱，螭略蕤綏，漓乎褰緌^⑲。帅尔阴闭，霁然阳开^⑳，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旂旐郅偁之旖旎也^㉑。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㉒。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㉓。声骅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驱遗风^㉔。陵高衍之崿岨兮，超纤谿之清澄^㉕。登椽栳而軋天门兮，驰闾闾而入凌兢^㉖。

是时未臻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㉗。下阴潜以惨廩兮，上洪纷而相错^㉘。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弥度^㉙。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于林薄^㉚；攒并间与茝蓀兮，纷被丽其亡鄂^㉛。崇丘陵之骏骖兮，深沟嵌岩而为谷^㉜。往往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庠延属^㉝。

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摧嵬而成观^㉞，仰拑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㉟。正浏濫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㊱，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㊲。据轸轩而周流兮，忽轶轧而亡垠^㊳。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磷瑞^㊴。金人伉伉其承钟虞兮，嵌岩岩其龙鳞^㊵，扬光曜之燎烛兮，垂景炎之炘炘^㊶，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一之威神^㊷。洪台掘其独出兮，擢北极

之嶙嶙^④，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栝振^④，雷郁律而岩窅兮，电倏忽于墙藩^⑤。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⑥。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螭螭而撒天^⑦。

左橈枪右玄冥兮，前燁阙后应门^⑧；荫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⑨。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庠昆仑^⑩。览樛流于高光兮，浴方皇于西清^⑪。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⑫，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⑬，闲闾闾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⑭。骈交错而曼衍兮，崦嵫隗庠其相婴^⑮。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捁成^⑯，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宛延^⑰。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庠临渊^⑱。

回森肆其矜骇兮，披桂椒郁栻杨^⑲。香芬茝以穷隆兮，击薄枌而将荣^⑳。芴咲肸以捁根兮，声驺隐而历钟^㉑。排玉户而飏金铺兮，发兰惠与穹穷^㉒。帷弭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覩深^㉓。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㉔。般倕弃其剗斲兮，王尔投其钩绳^㉕。虽方征侨与偃佺兮，犹仿佛其若梦^㉖。

于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㉗，盖天子穆然，珍台闲馆^㉘，璇题玉英，蜎蜎蠖濩之中^㉙，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恩^㉚，感动天地，逆釐三神者^㉛。乃搜逮索偶，皋、伊之徒，冠伦魁能^㉜，函甘棠之惠，挟

东征之意⁷³，相与齐乎阳灵之宫⁷⁴。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⁷⁵。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⁷⁶。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⁷⁷。建光耀之长旂兮，昭华覆之威威⁷⁸。攀璇玑而下视兮，行游目乎三危⁷⁹。陈众车于东阨兮，肆玉轡而下驰⁸⁰；漂龙渊而还九垓兮，窥地底而上回⁸¹。风飐飐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⁸²。梁弱水之湍淥兮，蹶不周之逶蛇⁸³。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⁸⁴。玉女亡所眺其清眄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⁸⁵。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⁸⁶。

于是钦柴宗祈，燎熏皇天，招摇泰一⁸⁷。举洪颐，树灵旗⁸⁸，樵蒸焜上，配藜四施⁸⁹，东烛沧海，西耀流沙⁹⁰，北炷幽都，南炷丹厓⁹¹。玄璜觱觱，柜鬯泔泔⁹²。肸向丰融，懿懿芬芬⁹³。炎感黄龙兮，燁讹硕麟⁹⁴。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⁹⁵。候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⁹⁶。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偃棠梨⁹⁷，天阍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⁹⁸。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⁹⁹，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¹⁰⁰。

乱曰：崇崇圜丘，隆隐天兮¹⁰¹。登降列施，单墀垣兮¹⁰²。增宫嵯差，骈嵯峨兮¹⁰³。岭嵒嶙峋，洞亡厓兮¹⁰⁴。上天之縡，杳旭卉兮¹⁰⁵。圣皇穆穆，信厥对

兮^⑩。徠祗郊禋，神所依兮^⑪。徘徊招摇，灵遲迟兮^⑫。辉光眩耀，隆厥福兮^⑬。子子孙孙，长亡极兮^⑭。

说明：

此赋见《汉书》卷八七，《文选》卷七，《艺文类聚》卷三九。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汉书》本传说：“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陆，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彫，墙涂而不画……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虔妃’，此微戒齐肃之事。”可以看得很清楚，此赋表面是批判暴秦和汉武，实是要求成帝立即停止自己的“奢泰”，提醒他不要为女色所迷惑。

在表现手法上，赋采用了“推而隆之”，即竭力夸饰描绘的对象，使阅者感到自己追求之有过，从而猛醒过来，改弦易辙，这手法极似先秦前汉的滑稽

家，如孟优陈楚庄王葬马，它是从《七发》、《天子游猎赋》那里学来而加以着意运用的。

注释：

①客：指杨庄。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先作《县邸铭》、《王伾颂》、《阶闕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现。”或以为客指王音、王根、王商。录以备考。

②上：即汉成帝。方：正当。郊祠：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神灵的活动。甘泉：即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秦始皇二十七年建甘泉前殿，以后汉武帝于建元年间增建通天、高光、迎风等宫馆。泰畤（zhì 至）：古代君王祭祀天神的地方。据《史记·孝武帝纪·元鼎五年》记载，汉武帝立泰畤坛。《汉书·郊祀志下》：“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汾阴：县名，汉置，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宝鼎，因在汾水之南，故名。武帝时于此得宝鼎。后土：古时称地神或土神为后土，此处指地神祠。继嗣（sì 四）：子孙后代。

③待诏：等候天子的命令。承明之庭：即承明殿，在未央宫中。

④正月：指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 11 年）一月。风：通“讽”，讽谏。

⑤汉十世：指汉成帝。汉从高祖建国，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至成帝，共十代帝王。郊：祭名，即祭天地。上玄：天。定：武帝祭泰畤，宣帝罢，成帝复祭，故曰定。

⑥雍神休：祈求神灵保佑并给以美好的福祥。雍，护佑。或作“拥”。休：美善，喜庆。尊明号：指尊为天子之名号。明号，天子之名号。

⑦同符三皇：使君王受命于天的符证合于三皇。符，合也。三皇，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一般指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录功五帝：总领五帝的功业。录，总领。五帝，指黄帝、颡项、帝喾、唐尧、虞舜。邝（xù叙）：同“恤”，忧患。胤（yìn印）：后代。锡：与，赐给。羨：丰饶。拓：扩展。迹：业绩，事迹。统：世代相继的系统。以上两句是说，成帝忧患自己没有子嗣，因而来祭祀天地神明，祈求神灵多赐福祥，以拓展汉家的功业。

⑧命：告诉，命令。僚：官吏。历：选择。灵辰：良辰。灵，善，美好。这句意思是说，成帝命令百官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使其合乎善时。

⑨星陈：众星陈列。天行：天体运行。一说，即天子的出行。全句意思是说，天子出行时，百官陪伴跟从犹如众星在天空中罗列，犹如天体之运行。喻声势浩大。

⑩招摇：星名。在北斗的杓端。《释文》：“北斗第七星。”太阴：太岁的别名。伏：通“服”，降服，使屈服。钩陈：星名，在紫微垣内，与北极星最近，天文学家常用它为准来测量北极，故亦称极星。当：担当。这句意思是：天子下诏命令招摇与太阴作为旌旗的装饰，让钩陈星作自己的军卒。

⑪属（zhǔ主）：通“嘱”，委托，托付。堪輿：有两种说法，张晏认为是天地的总名；孟康认为是制造图宅之书的神仙。两说皆可。壁垒：军队作战时用以进攻或防守的围墙工事。梢（shāo烧）：通“箭”，打击。夔（kuí魁）：山林中的精怪。李善注引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龙，有角，人面。”魍（xū虚）：古代传说中使人消耗钱财的鬼。扶（chì斥）：鞭打。獯（xù序）狂：恶鬼的名字。这句意思是说，把军营委托给天地之神，使他们打击精灵鬼怪。

⑫八神：八方之神。奔：急急忙忙地走动。警蹕（bì必）：古代

帝王出入称警蹕。左右侍卫叫做警，止人清道叫做蹕，以戒止行人走动，维护皇帝安全。振：奋起。殷辚：繁盛的样子。军装：穿着军服。这句意思是说，四面八方的神灵都穿着军服前后奔走，护卫着皇帝的安全，气势非常盛大。

⑬蚩（chī 吃）：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部落首领。伦：同辈，同类。干将：古代的宝剑名。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记载，春秋时吴人干将与莫邪为吴王铸成两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一名干将，一名莫邪。秉（bǐng 丙）：执，操持。玉戚（qì 气）：以玉装饰的斧子。戚，古代兵器名，形状似大斧，一说就是长柄的斧。蒙茸、陆梁：都是狂奔乱走的样子。这句意思是，使蚩尤之类的武士拿着锋利的宝剑和玉斧奔驰于皇帝的左右。

⑭总总、搏搏（zǔn 遵）：都是聚集、聚合的样子。胶葛（gé 革）：杂乱、不整齐的样子。焱（biāo 标）：通“飘”，旋风，暴风。骇：起，产生。讯：快，迅速。奋：猛然用力，言其速也。方攘：分散奔离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武士们前后奔跑，时分时合，行动迅速敏捷，如乌云奔涌，如暴风陡生。

⑮骈（pián 便）罗：骈比，罗列。布：陈列。杂沓：众多纷杂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他们的排列分布，如鱼鳞一样，纷纷杂杂。柴廛（cīzhǐ 差纸）：参差不齐的样子。又作“柴池”，“櫟池”。颉（xié 协）：上下游动不定的样子。𪔐（héng 横）：“颉”的假借字。指鸟上下飞动的样子。这句是说众神并列前后，其行迅疾，如鱼跃鸟翔。

⑯翕赫：隆盛的样子。晷（hū 忽）霍：一开一合，迅疾的样子。务：地气。蒙：天气。半（pàn 泮）散：分散，公布。照烂：光辉灿烂。粲：鲜明。章：文章，文采。以上四句意思是，天子出行祭祀时人多兵盛，行动迅疾，如云集雾合，分布罗列，光辉灿烂，富有文采。

⑰乘（shèng 胜）舆：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这里指代天子。凤

皇：用凤凰装饰起来的车子。翳（yì 义）：遮蔽。华芝：华美的车盖。

⑮驷（sì 四）：古代一辆车套四匹马称驷。苍：青黑色。螭（chī 吃）：传说中无角的龙。素虬（qiú 求）：白色无角的龙。吕向注曰：“凡称龙者，皆马也。言龙者，美之也。”

⑯螭（huò 获）略：行走进退，有节度，如螭行一般。螭，也叫尺螭，虫体细长，行走时身体一屈一伸，如用尺量物。蕤（ruí 瑞阳平）绥：装饰物下垂的样子。这句写龙行走的样子。漓（lí 离）乎穆（shēnlí 深离）：毛羽下垂的样子。这句写龙翰下垂之貌，也可以认为是写车饰。

⑰帅：聚集在一起。或以为帅同“率”，率尔犹“倏尔”。霁（sà 飒）然：分散的样子。或以为同“飒然”，倏尔，飒然，都是迅疾之貌。这句意思是说，天子的队伍，有时聚集在一起，就像阴云布满天空；有时分散开来，就像阳光冲破云层。

⑱腾：上升。霄：云。颜师古注曰：“霄，曰旁气也。”轶（yì 义）：越过，超过。浮景：流动的云光。也指日光。旗（yú 与）：绘有鸟隼图象的旗帜。颜师古注曰：“画鸟隼曰旗。”旐（zhào 兆）：上面画有龟蛇的旗子。邈（zhìjié 至杰）：高高耸立的样子。颜师古注：“邈，竿杠之状也。”旒旒（yīnǐ 倚你）：轻盈柔顺的样子。这里是写轻风吹动旗子的形态。这两句的意思是，天子的车子升入云霄，越过流动的云光，绘有鸟隼和龟蛇的旗帜，高高地矗立在车上，随风摆动，轻柔多姿。

⑲星旒（máo 毛）句：张铈曰：“旒，以旒牛尾为之，饰以星文，其光如电，悬于竿上，以指麾也。”咸：都、皆。翠盖：用翠羽装饰的车盖。鸾（luán 峦）旗：天子车上的旗帜，红色，编以羽毛，上面绘有鸾鸟。天子出行时，陈于道而先行。

⑳敦（tún 屯）：通“屯”，布陈，屯聚。万骑（jì 寄）：千军万

马，形容人马众多。一人一马为骑。中营：营中。方：并也。玉车：用玉石装饰起来的車子。乘：车。

②④骖（pēng 砰）隐：形容车骑声音盛大。陆离：错综杂乱，参差不齐的样子。馭（sà 飒）：马行迅疾。遗风：速度很快的风，疾风。这句意思是说，车马奔驰，声势浩大，其轻快迅捷，如疾雷遗风。

②⑤陵：超越。衍：无边无际。崿岫（yǒngsǒng 涌竦）：山峰众多的样子。纡谿（yūjué 迂决）：曲折多变。

②⑥椽栾（chuánluán 船峦）：山名，在甘泉宫南。𨋖（gòng 贡）：到。闾阖（chānghé 昌河）：天门。凌兢：令人寒冷战栗的地方。一说即凌境，凌空境界。这句意思是说，天子的车马驰过了曲折的道路，登上了甘泉南山，好像到达了天门。进入了令人寒凉战栗之处。

②⑦臻：通“臻”，至，到达。通天：即通天台，在甘泉宫中。《汉书·武帝纪》及《三辅黄图》均有记载。绎绎（yì 义）：高大的样子。

②⑧阴潜：阴暗的样子。惨凜（lǐn 凛）：寒凉的意思。洪：大。纷：杂乱。错：相互交错。这句意思是说，通天台下阴冷寒凉，暗淡不明；通天台上高大广阔，色彩缤纷。

②⑨峣峣（yáo 尧）：高。造：到达，至。厥：其，指代通天台。庆：发语词，通“羌”。弥：终，极尽。度（duó 夺）：测量，计算。这句意思是，通天台高而达天，不可到达它的顶点而测量它。

③⑩唐：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三”）曰：“唐者，广大之貌。”坛（dàn 旦）曼：平坦，宽广。新雉（zhì 至）：同“辛夷”。一说是香木名，一说是香草名。薄：草木丛生的地方。

③⑪攢（cuán 攒）：聚集在一起。并闾（bīnglú 兵卢）：即棕榈。张铉释为“瑞草”。芟蒨（bákuò 拔括）：草名，即薄荷。张铉释为“瑞草”。被（pī 披）雨：分散、到处分布的样子。亡（wú 无）鄂（è 恶）：无边无际。鄂，边际。这句意思是说，瑞草并闾及芟蒨，四

散分布，无边无涯。

③②崇：高。駉駉（pǒě 叵婀）：高大的样子。这句意思是，山阜很高，沟谷深险。

③③往往：处处，到处都有。离宫：古代帝王在正式的宫殿之外另建宫室，以便随时游乐居住。谓之离宫，言与正式宫殿分离。般（bān 班）：与“斑”同，分布。烛：照。封峦、石关：都是观名。《三辅黄图》卷五记载，甘泉有石关观、封峦观。施（yì 义）靡：连绵不断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到处都是离宫别馆，相互映照，封峦、石关等宫观连绵不绝。

③④云谲波诡：这里用来比喻房屋构造精巧，怪异多变。崔嵬：即崔巍，高大宏伟的样子。

③⑤矫（jiǎo 矫）：举起，仰起。冥眩（míngxuàn 明眩）：目光昏乱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仰起头来向高处望，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到。

③⑥浏滥：即浏览。弘：大。敞（chǎng 敞）：通“敞”，宽广，广阔。漫漫：长远无际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正面看，高楼广大宽阔，东西望则无边无涯。

③⑦徊徊（huí 回）：旋转。徨徨：心神不安的样子。眇眇（miǎo 秒）：遥远，深远。这句意思是，大厦高耸壮观，视之，则感到天旋地转，心驰神摇，魂惊魄骇。

③⑧据：依、凭。矍（lǐng 玲）轩：有窗格的小房间或长廊。矍，同“椳”。周流：周转流观。鞅轧（yǎngyà 仰亚）：广大弥漫的样子。垠（yín 银）：边际，界限。这句意思是说，凭依着长廊上的栏杆向四周眺望，忽然感到天地广阔，无边无垠。

③⑨翠：青绿色的玉石。玉树：用玉石制作而成的树。颜师古注曰：“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而左思

不晓其意，以为非本土所出，盖失之矣。”青葱：葱绿色，玉树的颜色。璧马犀：两种释法。颜师古曰：“马犀者，马脑及犀角也。以此二种饰殿之壁。”壁或作“璧”，即以璧玉雕刻马与犀。磷瑞（lín bīn 林宾）：文采缤纷，犹言色彩斑斓。

④⑩金人：铜铸的人像。霍去病讨匈奴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武帝以为神仙，列于甘泉宫。伉伉（yì 义）：勇敢强壮的样子。虞（jū 巨）：用以悬挂编钟的木架。嵌：开张的样子。岩岩：高大威武的样子。龙鳞：似龙之鳞。

④⑪燎（liáo 辽）：火炬，大烛。垂：向下。景：日光。炎（yàn 艳）：火光。忻忻（xīn xīn 新新）：火焰炽盛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宫观装饰华美，高扬其光辉，如火炬照耀；太阳光芒下垂，灿烂夺目。

④⑫配：配对，媲美。帝居：天帝居住的地方。悬圃：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泰一：天神之尊贵者。

④⑬洪台：高大的台子。掘（jué 决）：通“崛”，特起，突出。擢（zhì 至）：至，到。北极：北极星。崢嶸（zūn 尊）：耸立，高台竦峭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大台特然突出，高至北极，耸峭峻秀。

④⑭列宿（xiù 秀）：列星。施（yì 义）：蔓延，延续。在此句中可训为“经历”。荣：屋翼、屋檐两端上翘的部分。今通称飞檐。枅（yāng 央）：中间，中央。榑（zhēn 真）：屋宇檐端。这句意思是说，宫观很高，众星日月都从它的屋檐间经过。

④⑮郁律：细小的雷声。岩窞：山之深处，这里指宫观的深邃幽静处。倏（shū 书）忽：疾速，形容时间极短。藩（fān 翻）：篱笆。

④⑯魅（mèi 妹）：鬼怪。逮：及。颠：从高处陨坠。这句写楼台屋宇的高峻，即使是神仙鬼怪也不能爬上顶端，爬到中途就要颠坠下来。

④⑰历：经过。倒景（dào yǐng 到影）：即倒影。这是描写宫观之高，过于日月，日月从下往上照，故成倒影。绝：跨过，超越。飞梁：

凌空而修建的桥梁。浮：超过。螭虬（miè měng 灭猛）：一种虫子，体小细蚋，群飞如烟雾。又吕向注：“螭虬，游气也。”这句意思是说，楼台很高，日月反射出倒影，越过飞梁，超出天空中的游气而拂于天。

④⑧橈枪（chán chēng 馋撑）：彗星的别名。玄冥：北方水神名。一谓雨师。爍（biāo 标）闕：赤红色的宫阙。应（yīng 硬）门：宫中正门，在爍闕之内。

④⑨荫：遮蔽，遮盖。西海：西方极远的地方，泛指四方。幽都：北方极远的地方。醴（lǐ 里）：醴泉，甘美的泉水。汨（yù 玉）：迅疾的样子。生：形成。这句意思是说，宫殿很高，遮蔽了西海和幽都，醴泉涌出，水流很急，汇集成河。

⑤⑩蛟龙：即蛟。其体形与传说中的龙相似，所以称为蛟龙。连蜷（quán 拳）：屈曲的样子。厓（yá 牙）：水边或山边。敦圉（dūn yǔ 顿雨）：盛怒的样子。昆仑：山名，古代传说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这两句用天帝居处昆仑山，左青龙，右白虎，象征着甘泉宫楼台的威严。

⑤⑪览：看。樛（jiū 纠）流：缭绕、曲折的样子。高光：即高光宫。溶：安闲自得。方（páng 旁）皇：同“彷徨”、“彷徨”，徘徊。西清：西厢清静的地方。这句意思是，在高光宫环顾周览四方，在清静的西厢堂悠闲自得地徘徊。

⑤⑫前殿：即正殿。李善注：“前殿，正殿也，诸宫皆有之。”《汉书》曰：“未央宫立前殿。”崔巍：高峻的样子。和氏：和氏璧。后泛指宝石。玲珑：宝玉碰撞发出的声响。这里形容宝石的颜色光亮鲜明。这句意思是说，正殿高大雄伟，梁壁上装饰着宝玉，色彩明亮可见。

⑤⑬炕（kàng 抗）：通“抗”，举起。浮柱：梁上的短柱。因其高，如浮在空中一般，故称浮柱。飞榱（cuī 崔）：椽子，因其凌空而架，有飞动之势，故称飞榱。莫莫：隐蔽在暗中。这句意思是说，甘泉宫屋宇高峻险要，其形危竦，所以不倾，是因为有神在暗处扶持。

⑤④闳(kàng 抗): 门高的样子。闾闾(láng 狼): 高大的样子。寥廓: 空旷, 辽远, 广阔。紫宫: 天帝居住的地方, 因而帝王的宫殿有时也称紫宫。崢嶸: 深邃的样子。这句意思是, 殿宇高大空旷, 就像天神居住的紫宫那样深邃虚静。

⑤⑤骈: 并列。交错: 檐栋相连的样子。曼衍: 连绵不绝。崦(tuǒ 妥): 李善注引《埤苍》:“崦, 山长貌。”嶭隗(zuìwěi 最伟): 犹崔嵬, 高峻的样子。婴: 环绕。这两句是说, 檐栋分布连绵不断, 楼台宫观与高峻的山峰相互环绕。

⑤⑥乘: 登。云阁: 阁名。《三辅黄图》卷一:“二世所造, 起云阁欲与南山齐。”蒙笼: 分辨不清的样子。混(hùn 混)成: 天然而形成。混, 同“混”。颜师古注:“混成, 言其有若自然也。”这句是说, 台阁高连云霄, 上下蒙笼, 与山浑然一体, 如同自然生成。

⑤⑦曳: 拖, 摇荡。颺:(yáng 扬): 飞扬。宛延: 同“蜿蜒”。流离: 同“陆离”, 光彩不定的样子。这句意思是说, 宫观很高, 好像光怪陆离、色彩缤纷的云光霞气都在它的身边蜿蜒拖曳和飞扬。

⑤⑧袭: 因袭, 继承。璇(xuán 旋)室: 用璇玉修饰而成的宫室。相传是夏桀建造的。璇, 美玉。倾宫: 高大巍峨的宫殿。因其高耸, 就好像要倾倒一样, 所以叫倾宫。相传是商纣王所建。妙远: 向远处仔细看。肃: 严肃, 谨慎。这句委婉地表达了作者的讽谏之意。所以应劭曰:“登高远望, 当以亡国为戒, 若临深渊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曰:“夏之衰也, 其王桀作为璇室。殷之衰也, 其王纣作为倾宫。”

⑤⑨回飙: 回旋的狂风。肆: 疾速, 放肆。飏(dàng 荡)骇: 振荡。飏与“荡”通。骇, 动, 起。披: 散乱。桂椒: 都是香木名。郁: 茂密, 草木丛生之处。移(yí 移)杨: 木名。颜师古注曰:“移, 唐棣也。杨, 杨树也。”这句意思是, 旋风疾速而过, 吹动众树, 桂椒披

散，移杨郁聚。

⑥⑩芬蒨（fú 浮）：芬香馥郁，香气浓盛。穷隆：盛大的样子。击：拍击，拂击。薄栌（lú 卢）：柱上的方木，即斗拱。将：送，及。荣：屋檐两端上翘的部分，即飞檐。这两句意思是说，香气浓郁，遍布梁柱和屋檐。

⑥⑪芎（xiǎng 响）：通“响”，风吹动树的声音。呖肱（lì 义西）：散的样子。搢（hùn 混）：振。根：犹株。骅隐：形容声音气势浩大。历：经过。颜师古注曰：“言风之动树声响，摇动众树，合骅隐而盛，历八殿之钟也。”

⑥⑫排：开。玉户：用玉装饰的门户。颺：见注⑤⑦。金铺：门上用以起衔接作用的金属环钮。穹穷：香草名。颜师古注曰：“言风之所至，又排门扬铺，击动钹钮，回旋入宫。”

⑥⑬帷：帷帐。弭𦉳（pénghóng 朋红）：风吹动帐帷的声音。拂汨（yù 玉）：风吹动帷帐的样子。稍：少顷，一会儿。暗暗：幽隐深空的样子。靓（jìng 净）：通“静”，安祥，安静。这两句的意思是，风吹动帷帐发出声音，帷帐飘拂，过了一会儿，又复归平静，显得幽隐深空。

⑥⑭阴阳清浊：指风声的特色，即高低、轻重、缓急等。李善注引《庄子》：“黄帝曰：‘一清一浊，阴阳调和。’”穆羽相和：有两种解释。穆，变音，羽，正音。变声与正声相应，故曰穆羽相和。琴有和穆二音，而风声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调琴也。夔：传说是舜时的乐官，精通音乐。牙，伯牙，春秋时人，传说以精通鼓琴技艺而著名。

⑥⑮般：指公输班，又称鲁班。春秋时鲁国人，古代著名的工匠。倕（chuí 垂）：人名，古代的能工巧匠。一说是尧时人，一说是黄帝时的巧人。《庄子·胠箝（qūqiè 区怯）》、《吕氏春秋·离谓》及《尚

书·尧典》都曾提及他。传说他最早建造耒耜、钟、铍、规矩、准绳。剡（jī 基）：雕刻用的曲刀。剡（jué 决）：刻镂用的曲凿。王尔：古时巧匠，见《淮南子·本经》。钩绳：工匠工曲直的工具。这句意思是说，甘泉宫的建筑极尽精巧，即使是公输班和工倕这样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放弃手中的工具，自愧弗如。

⑥方：并，一起。征侨：仙人名，姓征名伯侨。一说即王子侨。偃佺（wǎnquán 握全）：仙人名。这句意思是，甘泉宫极高，即使是仙人伯侨与偃佺在其上行走，也会因不识其形貌，而产生如在梦中的感觉。

⑦骇：惊骇，诧异。回：回皇，惊疑不定。这句意思是说，楼台宫观的建筑千变万化，使人耳目惊骇。

⑧穆（mù 目）然：犹默然，静思默想的样子。闲：安闲舒适。这句意思是说，天子在珍台闲馆之中静思默想祭祀的事情。

⑨璇（xuán 旋）题：用玉装饰的椽头。题，椽，椽的头端。玉英：玉的色彩。《孝经·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华之色。”蜺蜺（yānyuān 渊渊）蠖蠖（huòhuò 获获）：都是形容皇宫建筑物上雕刻的形状。一说是屋宇的深广（颜师古及张铉注）。

⑩惟：思考，谋划。夫：那，指祭祀的事情。澄心清魂：使心神清静。储精垂恩：储蓄精神，等待赐予的恩惠。储，积蓄。垂，留下。

⑪逆：迎接。釐（xī 西）：通“禧”，福。三神：天神、地神、人神。这句意思是，用祭祀之事感动天地，到三神那儿迎福。

⑫搜：寻求，选择。逮（qiú 求）：匹配。索：寻找。偶：配偶。皋（gāo 高）：即皋陶。传说是舜的良臣，掌管刑狱。伊：即伊尹。商汤的贤臣，曾佐汤讨伐夏桀。冠伦魁能：才能在同辈中居第一。冠、魁，都是首，第一的意思。伦，同类。

⑬函：包含、容纳。甘棠：《诗经·召南》中的篇名。传说周武王

时，召伯巡行至南国，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后人思念他的恩德，作《甘棠》诗来纪念他。后用作称颂官吏政绩之辞。惠：贤惠。挟（xié 鞋）：拥有。东征：指周公东征管叔、蔡叔、武庚，平定天下。意：意图，愿望。

⑦④相与：共同，一起。齐（zhāi 斋）：通“斋”，斋戒。一说，齐，同，同集于此。两说皆通。阳灵之宫：祭天的地方。阳灵，本指天神，这里是一宫名。

⑦⑤靡：压倒铺平。薜荔（bì lì 必利）：香草名。琼枝：玉树的枝杈。

⑦⑥噏（xī 吸）：同“吸”。流瑕：即流霞，天空中飘动的红色云彩。若木：神话中的树名，太阳落在它生长的地方。露英：花叶之上的露珠。这句意思是，斋戒时，呼吸天空中流动的霞气，啜饮神木上的露珠。意谓居处饮食很芬芳清洁。

⑦⑦礼神：祭神。礼，祭神以求福。颂祇（qí 其）：作歌颂扬地神。祇，地神。圉、堂：都是祭神的地方。这句意思是，聚集在祭神的地方，作歌来颂扬天地神明。

⑦⑧旂（shāo 稍）：旌旗上的飘带。昭：光明。华（huá 滑）覆：华盖。指车子。威威：形容车子羽饰的鲜明艳丽。

⑦⑨璇玑：北斗七星。游目：向四面八方眺望。三危：山名，在敦煌东南。此处似应指神话中的仙山。

⑦⑩东阬（gāng 冈）：东冈。阬，通“冈”，丘陵。肆：纵。玉轸（dài 代）：用玉装饰的车轴头，其形状外方内圆。

⑦⑪漂：浮。龙渊：古人所说的藏龙的地方，实指深潭。还（xuán 旋）：旋转，环绕。九垓：九重。这句意思是，飘浮于龙渊之中，绕九重之下，窥地底后而返。

⑦⑫似似（sǒngsǒng 耸耸）：风疾行的样子。扶辖（xiá 侠）：即扶毂，推动车子前进。辖，古代车子上的部件，用它插入轴端的孔内，

起固定车轮与车轴的位置的作用。鸾凤：古代传说中的两种瑞鸟。蕤：古代车子上下垂的装饰物。

③梁：桥梁，这里用作动词，架设桥梁，引申为渡过。弱水：传说中的水名，在昆仑山下。今甘肃河西走廊也有弱水。淅淅（dǐngyíng 顶营）：细水流动的样子。蹶：履，攀登。不周：即不周山，神话传说中的山名。逶蛇（yí 移）：长而曲折的样子。

④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参阅《山海经》等书。屏、却：都是屏退、排除的意思。玉女：神女，也指美女。宓（fú 伏）妃：传说中的洛水神女名。这两句意思是，到极西西王母居住的地方以后，想到西王母的高寿，于是悟出爱好美色会败坏德行，故将玉女和宓妃等神女屏弃。

⑤亡：通“无”。眺：向远处望。清眈（lú 卢）：清亮的瞳眸。蛾眉：女子细长而美丽的眉毛，因其弯曲细长如蚕蛾的触须，所以叫蛾眉。这句意思是，玉女、宓妃等被屏弃后，故其美目蛾眉无法施展其魅力。

⑥方：应当。揽：撮取，酌取。精刚：精微刚毅。侔（móu 牟）：通“牟”，效法。这句意思是说，谋取道德精微的义理，效法神明，为自己所用。

⑦钦：恭敬、钦敬。柴：即柴祭，古代祭祀之一，即烧柴祭天。宗：尊崇。析：祈求。燎（liào 廖）：古祭名，焚柴祭祀上天。招摇、泰一：都是天神名。

⑧洪颐（yì 义）：旗帜的名称。

⑨樵蒸：木柴。樵，粗大的木柴。蒸，细小的木柴。焜（hùn 混）：明亮。配藜：犹披离，火光四散的样子。这句意思是，祭祀的木柴熊熊燃烧，火光明亮，照耀四方。

⑩沧海：东海的别称。流沙：西部极远的沙漠地区。

①①炉 (huàng 晃): 明亮, 照明。炆 (yàng 样): 烘烤。丹雘: 丹水边上。丹水, 河名。《汉书·地理志》、《汉书·律历志》及《水经注》说法不同。

①②玄瓊 (zàn 赞): 用黑色玉石装饰起来的酒器。瓊, 古代祭祀用的礼器, 用以灌酒, 像勺子, 有鼻口, 酒可以从口流出, 用玉作柄。觶觶 (qiúliú 求流): 弯曲的样子。秬鬯 (jùchàng 巨倡): 祭祀时灌地所用的酒, 用郁金香和黍酿制而成, 黄色而味带芳香。秬, 黍。鬯, 郁金香。泔 (hàn 汗) 淡: 满的意思。

①③肸 (xī 夕) 向: 散布, 弥漫。丰融: 丰富繁盛的样子。懿 (yì 义): 美好。这句意思是, 秬鬯酒味醇美, 芳香弥漫。

①④炎: 通“焰”, 火光。燔 (biāo 标): 火焰。訛: 动摇, 移动。硕: 大。麟: 古代传说中的吉祥动物。

①⑤巫咸: 古代传说中神巫的名字。帝阍 (hūn 昏): 天门。天庭: 神话中尊贵之神泰一居住的地方。延: 延请。

①⑥傒 (bīn 宾): 引导, 迎接宾客。这里是指随神而来的傒相, 即赞礼者。暗藹: 神很多的样子。清坛: 清洁的祭坛。瑞: 吉祥。穰穰 (ráng 瓤): 很多。委: 堆积。这句意思是说, 神灵众多, 纷纷降临在高洁的神坛上, 降下的祥瑞, 堆积如山。

①⑦度: 过。三畎: 观名, 即封畎观, 在甘泉宫中。偈 (qì 气): 通“憩”, 休息。紫黎: 即紫黎宫, 在甘泉宫中。这句意思是, 祭祀完毕以后, 功绩很大, 于是回车而归, 度过三畎观, 在紫黎宫休息。

①⑧天阍 (kūn 捆): 天门。阍, 门槛。决: 开。八荒: 四面八方的荒远之地。协: 和睦。谐: 调和, 和合。这句意思是说, 天地之门开通, 流出德泽, 致使四面八方的国家无不和合。

①⑨长平: 即长平坂, 在泾水上。磕 (kē 科): 鼓的声音。天声: 天雷之声。这里指鼓声。厉: 勇猛。毫不畏惧。

⑩滂沛（pāngpèi 兵配）：大雨的样子。于：发语词。胥：互相，都。丽：华美。这句意思是说，天赐的恩泽很多，像云行雨施，君臣都有圣德，相辅相成，故其华丽长至于万代。

⑪乱：古代乐曲的最后一章叫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也叫乱。崇崇：高大的样子。圜（yuán 元）丘：祭天的大坛。隆：高。隐：遮蔽。这句意谓：祭坛很高，遮住了青天。

⑫崿崿（lǐ lǐ 里以）：曲折绵延的样子。单（chán 缠）：广阔很大的样子。墀垣（quányuán 全元）：弯弯曲曲的围墙。颜师古认为，墀垣，圆貌。

⑬增宫：指宫殿重重叠叠。嵯差：高低不齐。嵯峨（cuóé 搓鹅）：高峻的样子。

⑭岭嶭（hóng 洪）：形容宫观深邃峭拔。嶭峒：形容突兀而起的样子。洞：深。

⑮绎：读“载”，事情。杳：高远。旭卉（huì 会）：明暗。

⑯穆穆：形容圣皇的仪表威严盛美。信：确实。对：匹。这句意思是，天子威容盛美，可与天相匹配。

⑰徕：同“来”。郊禋（yīn 因）：到郊外燃烟祭祀天神。这句意思是，恭恭敬敬地到郊外祭祀，神灵就会来依附。

⑱遲遲（qí chí 栖迟）：又作迟迟，游息。这句意思是，神灵徘徊游戏而不立即离开。

⑲辉光：神的光辉。眩耀：同“炫耀”，光彩耀眼。隆：大。厥：其。

⑳亡极：没有穷尽。

辨析：

《甘泉赋》的写作时间，《文选》李善引《七

略》曰：“《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永始三年，汉成帝无幸甘泉之事。而且据《汉书》扬雄传载，《甘泉赋》与《河东赋》、《校猎赋》是同一年写的。（《汉书·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湊汾阴，……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查《汉书·成帝纪》，只有元延二年扬雄才有可能同时写作如上三大赋。（“（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

又按《汉书·扬雄传赞》载：“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扬雄系“天凤五年卒”，“年七十一”（《汉书》本传），说明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往后推四十余年，再等待岁余上赋，正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左右。如果《甘泉赋》作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则扬雄游京都只三十七岁，与《传赞》记载明显不合。

河 东 赋

扬 雄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湊汾阴^①。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②，顾龙门，览盐池^③，登历观^④。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⑤。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⑥，还，上《河东赋》以劝，其辞曰：

伊年暮春，将瘞后土^⑦，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⑧，因兹以勒崇垂鸿，发祥隤祉，钦若神明者，盛哉铄乎，越不可载已^⑨。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輿，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⑩，掉奔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⑪。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披云梢^⑫。奋电鞭，骖雷輶^⑬，鸣洪钟，建五旗^⑭。羲和司日，颜伦奉輿^⑮。风发飈拂，神腾鬼趯^⑯。千乘霆

乱，万骑屈桥^{①⑦}，嘻嘻旭旭，天地稠嶷^{①⑧}。簸丘跳
 峦，涌渭跃泾^{①⑨}。秦神下鬻，跼魂负沴^{②⑩}；河灵矍
 眴，爪华蹈衰^{②⑪}。遂臻阴宫。穆穆肃肃，蹲蹲如
 也^{②⑫}。灵祇既乡，五位时叙^{②⑬}，絜缁玄黄，将绍厥
 后^{②⑭}。于是灵輿安步，周流容与^{②⑮}，以览乎介山。嗟
 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②⑯}，溷沈菑于豁渎兮，
 播九河于东濒^{②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
 营^{②⑱}。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②⑲}，瞰帝唐之
 嵩高兮，睎隆周之大宁^{③⑰}。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
 阍下与彭城^{③⑱}。涉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③⑲}。
 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峽嵒^{③⑳}。云霓霓而来迎
 兮，泽渗漓而下降^{④⑰}。郁萧条其幽蔼兮，瀚汎沛以丰
 隆^{④⑱}。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④⑲}，参天地而
 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④⑳}。遵逝乎归来^{④⑱}，以函夏之
 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④⑲}？建《乾坤》之贞兆兮，
 将悉总之以群龙^{④⑱}。丽钩芒与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
 融^{④⑱}。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④⑲}。隃于
 穆之緝熙兮，过《清庙》之雝雝^{④⑳}；轶五帝之遐迹
 兮，躐三皇之高踪^{④⑲}。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
 不能从^{④⑲}？

说明：

这篇赋见《汉书》卷八七，《艺文类聚》卷三

九。赋描写汉成帝祭后土后登上西岳华山，泛览三代遗迹：“殷都河内（河内，指今河南安阳），周在岐丰（岐在今陕西岐县，丰在今西安），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传尧都此），舜都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传舜都此）。”（《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因而浮想联翩，对先圣无限仰慕，所谓“追观先代遗迹，思欲齐其德号”。（上注）扬雄见成帝这种情绪，立即抓紧时机，因势利导，鼓励他脚踏实地，将思想化为行动，所谓“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回京后立即写此赋以“劝”。劝者，勉励也；奖励也。鼓励成帝效法前代圣贤。这也正是扬雄风谏的另一种方式。赋中所述：“轶五帝之遐迹兮，躋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即含此意。

注释：

①三月：指元延二年（前11年）三月。后土：土地神。横：横渡。大河：指黄河。湊（còu 湊）：奔赴。汾阴：地名，在汾水之南，即今山西万荣县。汉武帝曾于此得鼎。

②介山：古名绵土，又叫绵山，因春秋晋人介之推隐居在此地，故名介山。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回：绕过。安邑：县名，相传是夏禹的都城。

③龙门：山名，在陕西韩城县与山西河津县间。盐池：在山西运城县境，以出产池盐而名。

④历观：在历山之上的宫观，在今山西永济县。

⑤陟：升。西岳：华山。迹：追踪遗迹。虚：处所，地方。眇然：思绪高远。

⑥言成帝追寻历览先代的遗风，想要齐其德号，故雄以为，思唐虞之风，不如行唐虞之政。

⑦伊年：指成帝元延二年。伊，这。暮春：春末，农历三月。瘞(yì)义：埋葬。祭名，把祭品埋在地下以祭地神。

⑧礼：敬神，祭祀求福佑。灵祇：神明。东郊：京都以东，皆在汾阴。

⑨勒：雕刻，这里是留与青史的意思。崇：高大的名声。重：留传。鸿：通“洪”，大。隤(tuí)颓：降下。祉：福。钦：敬，恭敬。若：顺从。铄：辉煌，美丽。越：发语辞。

⑩齐：使……整齐。法服：礼法规定的标准服装，这里指祭神所穿的服装。整：整備。灵舆：天子所乘的车马。抚：据。翠凤之驾：上面刻有凤的图形并以翠羽装饰的车子，为天子所用。先景：在影之先，形容六马所驾之车行走迅疾。

⑪掉：摇动。奔星：流星，形容旌旗飘动如流星闪光。流旂(zhān 沾)：飘扬的旗子。旂，赤色曲柄的旗子。覆(jué 决)：急张弓。天狼：星名，在东井星南方。威弧：星名，在天狼星东南。

⑫玄旄：用旄牛尾装饰的黑旗。纛(dào 到)：帝王车子上的饰物。用旄牛尾或雉尾做成。梢：同“旖”，旌旗的旒，也即旌旗下边悬垂的装饰物。以云为旖，喻旗之高。

⑬奋：震动。电鞭：似闪电之鞭。骖(cān 参)：驾馭。雷輶(zī 资)：輶车行走，震声如雷。輶，有帷盖可载重的车子。

⑭洪钟：大钟。《尚书·大传》曰：“天子左右五钟。天子将出则撞黄钟之钟，左五钟皆应；入则撞蕤宾之钟，右五钟皆应。”五旗：帝

王的车驾建立五色的旗子，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负重致远。

⑮羲和：神话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人。司：掌管。颜伦：古代善于驾车的人。奉：侍奉，伺候。

⑯趯（cuǐ 催上）：奔跑。这句形容车行迅疾。

⑰霆乱：车骑很多，如疾雷之盛而乱动。屈（jué 决）桥：即崛矫，形容马健壮敏捷。

⑱嘻嘻：欢笑的样子。旭旭：得意洋洋的样子。稠巖（tiào ào 跳傲）：动摇的样子。

⑲这句是说，车骑的雄伟，声音的盛大，使得丘峦颠簸跳动，泾渭奔涌翻腾。

⑳秦神：苏林曰：“秦文公时，廷中有怪，化为牛，走到南山梓树丛中。伐梓树，后化人丰水，文公厌之，故作其象以厌焉。……故曰秦神。”𪔐（zhé 折）：同“惛”，恐惧。跼（zhí 直）：蹈，践踏。涉（lì 历）：阻挡水流的高地。

㉑河灵：即巨灵，河神。夔轔：惊惧，惊动。爪：古“掌”字。华：华山。衰：衰山。这句意思是说，因为车骑很多，羽旄繁盛，声势浩大，所以秦神、河灵莫不惊恐而自放。

㉒臻：到达。阴宫：汾阴之宫。穆穆肃肃：庄严静穆。踔踔（dūn 吨）：行进有节的样子。

㉓乡：通“享”。五位：东、西、南、北、中五方之神。时：是。叙：通“序”，指各就其位。

㉔缊（yīn yùn 因运）：古代所说的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状态。玄黄：黑色和黄色，指天地。将：壮大。绍：继。颜师古曰：“言天地之气大兴发于祭祀之后。”

㉕灵輿：天子的车。周流：转动。容与：安闲自得的样子。

㉖介山：在山西介休县东南，相传春秋时晋人介之推隐居此处。

愍(mǐn 敏):哀怜。推:介之推。传说曾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回国后没有受到封赏,与母亲隐居绵土山。文公为逼他出来,放火烧山,他至死未出。勤:勤劳。龙门:龙门山,传说大禹曾凿之以通河水。

②⑦涵(sǎ 洒):疏导。沈菑:洪水。沈,通“沉”;菑,古“灾”字。豁渎:疏通江河。播:分布,分散。九河:古代黄河自孟津以北,分为九道,故名。黄河古道的确切地址已不可考。《汉书·地理志》载有九河的名称。东濒:东海边上。

②⑧历观:汉代楼观名。经营:来来往往。

②⑨虞氏:舜之先封于虞,此指舜。舜曾躬耕于历山,所以有“虞氏之所耕”。

③⑩帝唐:即唐尧。嵩高:传说尧曾遨游于阳城,故登嵩高山来观看他的遗迹。脉(mò 莫):看。隆:尊贵崇高。宁:安宁。此颂扬周文王、周武王功绩。

③⑪汨(yù 玉):往。低回:徘徊。行:且,将要。睨(nì 溺):斜着眼看。垓下:项羽被打败的地方。彭城:项羽称王时的都城。

③⑫涉:同“秣”。南巢:古地名,成汤流放夏桀的地方,在今安徽巢县西南。邠(bīn 滨):古都邑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相传周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邑。

③⑬翠龙:传说中穆天子所乘的马。西岳:即华山。峩嶭(yáo zhēng 尧争):山高峻的样子。嶭,同“崢”。

③⑭电电:同“霏霏”,云纷起的样子。泽:雨露。渗漓:流动的样子。

③⑮郁:云雨茂盛。萧条:云雨凋零的样子。幽蔼:云气深暗。滂(wǎng 塏):云气涌起的样子。汎沛(fàn pèi 泛佩):云雨盛涌的样子。丰隆:云雨繁盛的样子。

③⑯风伯:兴风之神。雨师:行雨之神。

③⑦参：三。颜师古曰：“天地曰二仪，王者大位，兴之合德，故曰参天地。”廓：广。荡荡：空旷广大的样子。

③⑧遵：循原路。

③⑨函：包容。夏：古代汉族人的自称。彼：指尧、舜、殷、周。

④⑩贞兆：正兆，吉兆。总：统领。

④⑪丽：并驾。钩芒：木神名。颜师古注为“东方神”。骖：三匹马拉一辆车，这里用作动词。蓐收：西方之神，主管秋天。服：役使。玄冥：北方之神，司水。祝融：颛顼氏的后代，死后为火神。

④⑫敦：督促，劝勉。式：标准，法则，这里用作动词，使……符合道的法则。六经：指《易》、《诗》、《书》、《春秋》、《礼》、《乐》。摅（shū书）：散布，抒发。颂：《诗经》中的《颂》诗。

④⑬喻：超过。穆：壮美。缉熙：光明。《诗经·周颂·敬之》：“学有缉熙于光明。”清庙：《诗经·周颂》中的篇名。诗中有“于穆清庙，肃雍相和。”雝：同“雍”，和谐。这两句是说，汉德超过周代。

④⑭轶：超过。遐迹：遥远的事迹。蹶：追随。

④⑮平盈：平坦的地方。喻和平时世。

羽 猎 赋

扬 雄

其十二月羽猎，^①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②，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③；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④。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⑤。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⑥，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⑧；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⑨；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⑩。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⑪，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⑫。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⑬。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驂娑，渐台、

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⑭。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贍齐民^⑮。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偯^⑯，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⑰，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⑱。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⑲。故聊因《校猎赋》以风^⑳，其辞曰：

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㉑？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㉒？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㉓？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㉔？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觔，贵正与天乎比崇^㉕。齐桓曾不足使扶藪，楚严未足以为驂乘，陋三王之阨薜，峩高举而大兴^㉖。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㉗。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㉘，万物权輿于内，徂落于外^㉙。帝将惟田于灵之囿^㉚，开北垠受不周之制^㉛，以终始颛顼、玄冥之统^㉜。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闾阖^㉝。储积共偯^㉞，戍卒夹道。斩丛棘，夷野草^㉟。御自汧渭，经营酆镐^㊱。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杳^㊲。尔乃虎路三𨔵，以为司马^㊳。围经百里，而为殿门。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㊴。鸿濛沆茫，碣以崇山^㊵。营合围会，然后先置

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④①}，赍育之伦，蒙盾负羽，杖模邪而罗者以万计^{④②}。其余荷垂天之毕，张竞野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④③}。青云为纷，红蜺为纆，属之乎昆仑之虚^{④④}。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④⑤}。淫淫与与，前后要遮^{④⑥}。櫜枪为闾，明月为候^{④⑦}。荧惑司命，天弧发射^{④⑧}，鲜扁陆离，骈衍佻路^{④⑨}，徽车轻武，鸿絺缦猎^{⑤⑩}，殷殷轸轸，被陵缘坂，穷冥极远者，相与迺乎高原之上^{⑤⑪}。羽骑营营，眴分殊事^{⑤⑫}。缤纷往来，轳辘不绝，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⑤⑬}。

于是天子乃以阳朝，始出乎玄宫^{⑤⑭}。撞鸿钟，建九旒^{⑤⑮}。六白虎，载灵舆^{⑤⑯}。蚩尤并轂，蒙公先驱^{⑤⑰}，立历天之旂，曳捎星之旗^{⑤⑱}。霹雳烈缺，吐火施鞭^{⑤⑲}。萃似沆溶，淋漓廓落，戏八镇而开关^{⑥⑰}。飞廉、云师，吸噍湍率，鳞罗布列，攢以龙翰^{⑥⑱}。秋秋踔踔，入西园，切神光^{⑥⑲}。望平乐，径竹林，蹂惠圃，践兰唐^{⑥⑳}。举烽烈火，警者施披^{⑥㉑}，方驰千驷，校骑万师^{⑥㉒}。虓虎之陈，从横胶輶^{⑥㉓}。森泣雷厉，骢驔聆磕^{⑥㉔}。洶洶旭旭，天动地岨，羨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⑥㉕}。

若夫壮士忼慨，殊乡别趣^{⑥㉖}。东西南北，骋耆奔欲^{⑥㉗}，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⑥㉘}。斲巨狔，搏玄

蜎^{⑦②}。腾空虚，距连卷^{⑦③}。蹕夭矫，娛涧门^{⑦④}。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森，林丛为之生尘^{⑦⑤}。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⑦⑥}。猎蒙笼，辘轳轻飞^{⑦⑦}。履般首，带修蛇^{⑦⑧}。钩赤豹，掎象犀^{⑦⑨}。跼峦阬，超唐陂^{⑧①}。车骑云会，登降闾阖^{⑧②}。泰华为旒，熊耳为缀^{⑧③}。木仆山还，漫若天外^{⑧④}。储与乎大溥，聊浪乎宇内^{⑧⑤}。

于是天清日晏^{⑧⑥}，逢蒙列眚，羿氏控弦^{⑧⑦}。皇车幽赜，光纯天地^{⑧⑧}。望舒弥轡，翼乎徐至于上兰^{⑧⑨}。移围徙陈，浸淫蹇部^{⑧⑩}。曲队坚重，各按行伍^{⑧⑪}。壁垒天旋，神扶电击^{⑧⑫}。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⑧⑬}。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⑧⑭}。蹈飞豹，绢噪阳^{⑧⑮}。追天宝，出一方^{⑧⑯}。应驛声，击流光^{⑧⑰}。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⑧⑱}。沈沈容容，遥矚乎纒中^{⑧⑲}。三军芒然，穷尤阙与^{⑧⑳}。亶观夫票禽之继隃，犀兕之抵触^{⑨①}。熊罴之挈攫，虎豹之凌遽^{⑨②}。徒角抢题注，蹴竦薈怖^{⑨③}。魂亡魄失，触辐关脰^{⑨④}。妄发期中，进退履获^{⑨⑤}。创淫轮夷，丘累陵聚^{⑨⑥}。

于是禽殫中衰，相与集于靖冥之馆，以临珍池^{⑨⑦}。灌以岐梁，溢以江河^{⑨⑧}。东瞰目尽，西畅亡厓^{⑨⑨}。随珠和氏，焯烁其陂^{⑩①}。玉石簪釜，眩耀青

茝¹¹⁰。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殫形¹¹¹。玄鸾孔雀，翡翠垂荣¹¹²。王雎关关，鸿雁嚶嚶，群娯乎其中¹¹³。噍噍昆鸣，鳬鹭振鹭，上下砰磕¹¹⁴，声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¹¹⁵。凌坚冰，犯严渊¹¹⁶。探岩排碣，薄索蛟螭¹¹⁷。蹈猿獼，据鼃鼃¹¹⁸，祛灵蠃¹¹⁹。入洞穴，出苍梧¹²⁰。乘钜鳞，骑京鱼¹²¹。浮彭蠡，目有虞¹²²。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¹²³。鞭洛水之宓妃¹²⁴，餉屈原与彭胥¹²⁵。

于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¹²⁶。依唐典，匡雅颂¹²⁷。揖让于前，昭光振耀，蚤晷如神¹²⁸。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¹²⁹。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¹³⁰，移珍来享，抗手称臣¹³¹。前入围口，后陈庐山¹³²。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徒，喟然称曰¹³³：“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¹³⁴！太古之覲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¹³⁵？”

上犹谦让而未俞也¹³⁶。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¹³⁷。发黄龙之穴，窥凤皇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¹³⁸。奢云梦，侈孟诸¹³⁹。非章华，是灵台¹⁴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¹⁴¹，土事不饰，木功不彫¹⁴²。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偕男女使莫违¹⁴³。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

之囿，弘仁惠之虞^⑭。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⑮。放雉兔，收罝罟，麋鹿刍蕘，与百姓共之^⑯。盖所以臻兹也^⑰。于是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⑱。加劳三皇，勛勤五帝^⑲，不亦至乎？乃祇庄雍穆之徒^⑳，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㉑。因回轸还衡^㉒，背阿房，反未央^㉓。

说明：

此篇见《汉书》卷八七，《文选》卷八，《艺文类聚》卷六六。这是一篇充满政治激情的赋。元延二年十二月，扬雄随汉成帝外出打猎，扬雄看到成帝的奢丽，内心非常感慨，他引古证今，对成帝进行委婉劝戒：“（雄）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尧舜禹汤文王等先帝开辟苑囿，进行渔猎，只不过为提供祭品、招待宾客而已，决不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所以农民的生活很富足。扬雄认为这是仁人爱民的帝王。但历史上也有一些纵情逞欲的帝王，如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

至羽猎……尚泰奢丽夸诩。”扬雄恐成帝“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也即担心成帝效尤武帝，不以《公羊》（文公十六年）的泉台之讥——“鲁庄公筑台，非礼也。至文公而毁之。《公羊》讥云：先祖为之而毁之，勿居而已。”（《文选》李善注引服虔曰）——为正，为准则，所以写此赋进行讽谏。因为是有意进行讽谏，所以赋写得讽谏意味甚浓。赋在描写成帝进行一场十分紧张、残酷的田猎之后，迅即改弦易辙，去奢从俭，仁人爱民：“奢云梦，侈孟诸，非章华，是灵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彫，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济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徧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成了一个圣明的君主。

此赋笔触极逼真传神，如“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一段，描绘出经过一场紧张的追捕野兽之后，人兽都已精疲力尽的景象。野兽有的被罩入网中，在里面张口吐舌，喘息不止；有的被追逼得四处乱窜，或相互碰击，或头触车辐，或角抢大地，或走投无路地浑身哆嗦。猎手们也疲乏至极而失神地站在一边呆看。我们读了这段文字，就如置身于一场人困兽乏的

田猎残局之中。又如“王雎关关”一段，作者专从声音上发笔，好像把我们带进一个鸟类欢乐的世界。

此赋用词丰富而且极富变化，如“若夫壮士愔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嗜）奔欲，拖（拖）苍猊，跋犀犛，蹶浮麋。斲巨狔，搏玄蜎。……山谷为之风猋，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猎蒙笼，麟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挫象犀。蹇峦阬，超唐陂……”作者好像有用不尽的动词（或名词作动词用），而且词语并不生涩，怪僻。

总而言之，《羽猎赋》不管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在汉大赋中都堪称佳作。

注释：

①十二月：指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十二月。羽猎：君王打猎，士卒负羽箭随行。羽，箭翎。

②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③榭：（xiè 谢）：台上的高屋。麓：山脚。藪：水浅草盛的大泽。奉：进献，进贡。御：侍奉。充：供给。《公羊传·桓四年》：“三曰充君之庖。”

④膏腴：肥沃。柘：木名，叶可养蚕，木质坚韧密致，可做弓，木汁赤黄色。

⑤殷：富足。

⑥甘露：甜美的雨露。零：落。醴泉：甘美的泉水。唐：庙中之

路。

⑦凤皇、黄龙、麒麟、神爵：都是祥瑞的神物。臻：到，聚。

⑧益：伯益，禹的虞官。虞：掌管山林沼泽的官员。上：指山。下：指平地。和：茂盛和谐。

⑨田：同“畋”，狩猎。

⑩裕：使富饶。

⑪宜春：宫名，在渭南杜县东，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鼎湖：宫名，《三辅黄图》以为在蓝田。御宿：汉宫苑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南。《三辅黄图》卷四《苑囿》：“御宿苑在长安城南御宿川中，汉武帝为离宫别馆，禁人不得入，往来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昆吾：山名，山上有亭。

⑫旁：通“傍”，依，沿着。南山：终南山。长杨：长杨宫，秦汉宫名，因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故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五柞：汉代离宫，故址在今陕西周至东南，因宫有五柞树，故名。

⑬黄山：宫名，汉惠帝所建，在陕西兴平县西南。《三辅黄图》卷三：“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渭：渭河。袤：广阔，长远。

⑭昆明池：湖泽名，武帝于元狩二年建于长安近郊，池周围四十里，广二百三十二顷，水东出为昆明渠。象：拟。滇河：湖名，在云南昆明市西南。此指汉武帝在长安近郊摹拟而建的湖池。营：治，修建。建章：汉宫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建，位于未央宫西。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凤阙：汉代宫阙名，在建章宫东，高二十余丈，上有铜凤凰，故名。神明：台名，在建章宫内，台上有铜仙人及承露盘。驳娑（sà suō 飒梭）：汉宫名，在建章宫中。渐台：台名，武帝所建，在未央宫泰液池中。高一十余丈。台址在水中，故名渐台。渐，浸，言浸在水中。泰液：池名。武帝元封六年建，在建章宫北。泰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周流：环绕而流。方丈、瀛洲、蓬莱：都是神话中的

海上仙山名，有仙人居之。此处指泰液池中的摹拟性建筑。

⑮三垂：指东、西、南三方。垂，通“陲”，边境。赡：供养。齐民：平民。齐，等也。无有贵贱。

⑯偪（zhì 至）：储备。

⑰营：造作。泰：过分。夸诩：炫耀，指过分奢靡。

⑱三驱：古代狩猎的等级，一为笱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⑲此句服虔释为：“鲁庄公筑泉台，非礼也，至文公毁之，公羊讥云：‘先祖为之而毁之，勿居而已。’今扬雄以宫观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当以泉台折中也。”折中者，正也。

⑳风：通“讽”，劝谏。

㉑或：不定代词，有人。假设之辞。戏：通“羲”，即伏羲，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姓风，相传他画八卦，并教民结网捕鱼。农：即神农，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名，相传他教百姓使用耒耜以兴农业，品尝百草作为药物治病。岂或：表疑问。弥文：更加文饰。这句李善注曰：“假为或人之意，言古之朴素而合礼者，咸称羲农，是则岂或谓后代帝王弥加文饰而不合礼哉？”或解释为，有人称道羲农，是由于不理解帝王弥文的真义吧？

㉒论者：答对之人，即扬雄自指。否：不然，不是这样。各：五臣本无“各”。并时：随时而变化。宜：合适，合于时。奚：何。贯：条理。这句李善注曰：“言帝王文质各并随时而得宜，何必同条而共贯乎？言必不然也。”

㉓乌：何。这句意思是，封禅亦各有异处，后代帝王虽文饰质朴，礼仪各殊，然道德是一致的。

㉔垂统：把基业传给子孙后代，多指皇位的继承。爽：差错。遐迩：远近。五三：指五帝三王。这句意思是：创业垂统者各随时而立制，文质繁俭不同，都不见其过失，所以远近推于五帝三王，谁知其

是非。

②⑤丽哉：感叹成帝之事壮丽。神圣：指成帝。玄宫：古以五色配五方，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所以玄宫指北面的宫殿。侔（móu zī 谋资）：程度相当。侔，相等。譬，通“贲”，资，即资财。比：相类。这句意思是，没有什么能够比天更神妙，没有什么能够比地更富庶，没有什么能够比帝王更崇高，而成帝之事壮丽繁盛，故其德可与天地相匹配。

②⑥齐桓：即齐桓公，春秋时五霸之一。任管仲为相，使其成为强国。扶毂：扶着车子，犹随车侍卫。楚严：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骖乘：古代乘车时坐在车子右边的陪乘。阨：《文选》作狭，狭小。阨薛：狭窄。阨，通“隘”。薛，《文选》作“僻”，偏邪。峤：尖而陡峭的高山。《尔雅·释山》：“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这里的意思是向上高举。

②⑦历：超过。寥阔：宽阔高远的样子。涉：五臣注《文选》作陟，登上，达到。登閼：高远的样子。

②⑧玄冬：冬天。颜师古注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季月：春夏秋冬四季的最后一个月，这里指农历十二月。隆烈：指阴气很盛。

②⑨权舆：开始。徂（cú 殂）落：死亡，消亡。徂，通“殂”。这句意思是：草木在内部孕育萌芽，在外部枝叶凋零死亡。

③⑩帝：指成帝。惟：思虑，谋划。田：田猎。灵之囿：有灵德之囿。《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

③⑪垠：涯，边际。吕延济注曰：“冬尚北，故曰开北垠。”不周：风名。吕延济曰：“不周，西北方之风。其风杀物，故王者取之以为制法也。”

③⑫颙顼、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统：纲纪，法则。

③⑬虞人：古代掌管山林川泽苑囿的官员。典：掌管，管理。延：

及。昆邻：昆明池边。驰：往。闾阖（tánghé 堂河）：门名。《洛阳官舍记》：“洛阳有闾阖门。”闾，六臣注《文选》作阊。

③④共：通“供”，供给。

③⑤夷：平。

③⑥御：禁止。汧（qiān 千）：渭河支流，今名千河，源有甘肃六盘山南麓，东南经陕西陇县千阳入渭河。渭：渭河，黄河支流，源自甘肃渭源县，东南经清水入陕西，东至潼关入黄河。经营：规划谋虑。酆（fēng 丰）、镐：即酆京和镐京，都是西周国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

③⑦章皇：犹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周游各地。出入日月：言苑囿广大，日月好像是从中出入的一样。杳：当作杳，据《文选》改，合的意思。《楚辞》屈原《天问》：“天何所杳？”这里意思是狩猎范围很广，远望，天地就好像会合在一起了。

③⑧乃：《文选》作迺。虎路（luò 落）：即虎落，用以遮护城堡或营寨的竹篱笆。三嵎（zōng 宗）：山名。郭璞《三仓注》：“三嵎山在闻喜。”嵎，数峰相连的山。司马：即司马门，王宫之外门。《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

③⑨极：至。邪：通“斜”。界：以……为界限。虞渊：神话传说中太阳落人的地方。这句意思是：狩猎的范围广大，向南望，目极于南海，斜与虞渊为界。

④⑩鸿濛（hòng méng 诟蒙）、沆（hàng 杭）茫：都是广大的样子。李善注：“韦昭曰：‘鸿蒙沆茫，水草广大貌也。’”碣：通“揭”，标出的意思。颜师古曰：“碣，山特立貌。”或释碣为表。吕向曰：“碣，表也。言以崇冈为表碣也。”

④⑪营：围绕。合：会合。先置乎：指先放置供具于前。白杨：宫

观名。灵沼：池名，即灵沼池。言灵是赞美之。《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神池。”

④②贲（bēn 奔）：孟贲，古代勇士，齐人，为秦武王所招罗，能生拔牛角。育：夏育，周时卫国猛士，传说能生拔牛尾。伦：类。蒙盾：以盾遮挡。杖：通“仗”，拿着。模邪（mò yé 莫爷）：宝剑名。

④③荷：背负。垂天之毕：形容毕很大，就像天的四边垂下一样。毕，《文选》作罽，古代用以捕捉野兽的长柄网。竟野之罽：形容网很大，能盖满原野。竟：满。罽（fú 浮）：网。靡：按。日月：绣有日月图案的旗子。朱竿：朱红色的旗竿。曳：拖引。彗星：古人认为彗星是天地之旗。飞旗：飘扬的旌旗。或说旗飘如彗星闪现。

④④纷、纒：均是旗子上的带子。纷，飘带。纒，结带。红蜺（ní 泥）：即虹蜺，古人认为虹有雌雄，色彩鲜盛者为雄，曰虹；颜色暗淡者为雌，叫蜺。这两句意思是：画云虹于旗上。属：相连。昆仑：昆仑山，古人认为是黄河的发源地，其址在新疆和西藏之间。虚：六臣注《文选》作“墟”，大丘。

④⑤涣：显明，指光亮。罗：列，布列。浩：浩渺，广大。

④⑥淫淫与与：来往行走的样子。要（yāo 腰）遮：拦截。

④⑦欃（chán 馋）枪：彗星的别名。《尔雅·释天》：“彗星为欃枪。”闾（yīn 因）：城门外的女垣，这里作狩猎的障蔽物解。候：古代观察瞭望敌情的人。

④⑧荧惑：火星的别名，因时隐时现，使人迷惑，故名。古人认为它掌握人的命运。司命：主天子之号命。天弧：星名，主弓矢。

④⑨鲜扁：战斗时军队陈列的样子。也有人认为是鲜明斑斓的样子。陆离：参差错综，指军队陈列的样子。骈衍：相连的样子。佻（bí 鼻）：满。

⑤⑩徽车：有标志的车。武：强健。鸿洞（hòng dòng 诟洞）：车

马直驰的样子。也有人认为是相连的样子。缙（qī 七）猎：前后依次相连。

⑤殷殷軫軫（yīnyīnzhěnzhen 引引诊诊）：指车声盛大的样子。冥：幽深高远。被：布满，覆盖。缘：沿着。坂：《汉书·扬雄传》作“阪”，山坡。

⑥羽骑：骑兵背着插羽的箭。韦昭曰：“骑负羽也。”营营：来来往往的样子。晡（hù 户）：鲜明。《说文》：“晡，明也。”分：职份。这句意思是，羽骑分列来往，明白分别，各负其责。

⑦缤纷：众多且来往很快。輶轳（léi lú 雷卢）：连续不断。孟康曰：“輶轳，连属貌也。”颜师古注为“旋转”，意同。这句张铉释为：“言仪仗之盛，其色若光，其疾若灭也。烟色，青林映之，故云青林。”

⑧阳朝：晴朗的早晨。李善曰：“阳朝，阳明之朝。”一说是早朝。吕延济曰：“阳朝，早朝也。”

⑨鸿钟：大钟。九旒（liú 留）：旗名。《礼记·乐记》：“龙旗之旒，天子之旌也。”

⑩白虎：指驾御的六匹白马。灵輿：天子之车。

⑪蚩尤：古代九黎族部落的首领。并：同“傍”。毂（gǔ 古）：指车。蒙公先驱：使蒙公为先驱。蒙公，即蒙恬，秦始皇的大将，曾率兵北筑长城。又：如淳曰：“蒙公，髦头也。”髦头，帝玉仪仗中披发的前驱骑士。

⑫历：经。捎：拂。旗（zhān 沾）：赤色弯柄的旗帜。这句意思是说旌旗之高，历拂于天上之星。

⑬霹雳：急击之雷。烈缺：闪电。火：指闪电光。应劭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雳烈缺，吐火施鞭，而为卫也。”又：颜师古：“言猎火之耀，及驰骑奋鞭，如电吐光，及象其极。”

⑭萃似（cuì sǒng 翠耸）：群走貌。一说，聚集。沆（yǎn 眼）

溶：很多的样子。沆，《汉书·扬雄传》作允。廓落：空旷，辽远。戏：通“麾”，指挥。八镇：四方及四隅。应劭曰：“四方四隅为八镇。”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镇在中，天子居之故也。”这句是说军旅很盛，可以指挥八方而使之开关。

⑥①飞廉：风神。云师：云神。吸：内息。噓（pì 辟）：喘息声。颜师古曰：“吸噓，开张也。”瀟（sù 诉）率：吸噓貌。此指风神、云师呼吸的样子。鳞罗：指士卒像鱼鳞一样罗列。攒以龙翰：指士卒像龙毛一样聚集。翰，毛之长大者。

⑥②秋秋：飞舞的样子。《荀子·解蔽》：“《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注：“秋秋，犹跄跄，谓舞也。”《文选》作“啾啾”，众声也。跄跄（qiāng 枪）：行走时飞跃奔腾的样子。颜师古曰：“秋秋跄跄，腾骧之貌。”西园：上林苑的别名。《文选》张衡《东京赋》薛综注：“西园，上林苑也。”切：近。神光：宫名。

⑥③平乐：馆名，在上林苑中。径：经历。惠圃：惠草之园圃。兰唐：生有兰草之唐池。唐，通“塘”。

⑥④轡（pèi 配）：驾车的人。服虔曰：“轡者，执轡之人也。”施：施展。披：《文选》作“技”，技能。

⑥⑤方：一并。校骑：颜师古曰：“校骑，骑而为部校者也。”吕向曰：“校骑，校捷之骑。”《文选》作“狡骑”。万师：形容军队之多。

⑥⑥虓（xiāo 孝）虎：勇健咆哮之虎。《诗·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阊如虓虎。”陈：五臣注《文选》作“阵”。胶輶（gé 革）：错杂的样子。

⑥⑦猋：暴风，狂风。泣：风声。厉：猛烈，指雷之威。骶（pīn 拼）骶：众多响声混杂在一起。骶，五臣注《文选》作“缤”。聆轳（líng kē 玲科）：车骑喧闹的声音。

⑥⑧洶洶（xiōng 凶）旭旭：形容声音的喧闹猛烈。李善曰：“洶洶

旭旭，鼓动之声也。”岷（è 恶）：摇动。羨漫：散漫。这句刘良释为：“言鼓动之声，震摇天地。士卒连接分散，萧条然。列于数千里之外，言远也。”

⑥愴（kāng 康）慨：意气风发。殊：不同。乡：五臣注《文选》作“向”，方向。趣：趋。全句意思是：壮士们意气风发，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奔去。

⑦嗜：六臣注《文选》作“嗜”，爱好。这句意思是：壮士们各随他们自己的嗜好欲望而奔驰。

⑧拖：同“拖”。苍豨（xí 席）：黑色的野猪。跋：踩踏。李善曰：“韦昭曰：‘跋，踏也’”。犀：犀牛。犛（máo 毛）：长髦牛。《山海经·中山经》：“荆山……多犛牛。”注：“旄牛属，黑色，出西南徼外也。”蹶：用脚踢踏。浮麋：浮游的麋鹿。

⑨斲（zhuó 浊）：斩，砍。巨狔（yán 盐）：巨大的狻猊。《广雅》曰：“狔，𧈧也，怒走者为狔。”玄猿：黑色之猿，猿，猿的本字。

⑩腾空虚：即腾空搏击野兽。距：通“拒”、距，跳过。连卷（quán 权）：弯曲的样子，指木枝弯曲貌。

⑪蹕（chuō 戳）：奔腾跳跃。《三苍诂训》曰：“蹕，踰也。”夭矫：《文选》作夭矫，当为猛士恣意跳跃，屈伸自如的样子。娛（xī 西）：同“嬉”，嬉戏，游戏。涧门：《文选》作“间间”，林丛之间。

⑫莫莫：尘土飞扬的样子。纷纷：尘埃四起杂乱貌。李善曰：“莫莫纷纷，风尘之貌也。”吕延济曰：“言风尘昏昧于山谷丛林之间。”

⑬获夷之徒：能捕获夷狄的人。一说是古代壮士名，能用脚摧折松柏，用手掌击打蒺藜而不受伤害。掌：用手掌击打。蒺藜：植物名，生于沙地，蔓生，果实表面突起如针尖。

⑭蒙笼：草木茂密繁盛的地方。𦨇（lín 吝）：用车轮碾压。轻飞：

轻捷的兽和善飞的禽鸟。

⑦⑧履：践踏。般（bān 班）首：虎一类的猛兽。如淳曰：“般首，虎之类也。”带：佩带在身上。修蛇：长蛇。

⑦⑨钩：拖曳。掣（qiān 牵）：古“牵”字。

⑧⑩跼（dié 谍）：渡过，逾越。岵：山小而尖锐叫岵。阡（gāng 冈）：丘陵，土冈。超：越过。唐：通“塘”，池塘。陂（bēi 悲）：池泽边上挡水的岸堤。

⑧⑪云会：像云一样聚集。闾阖（àn āi 暗矮）：众盛貌。

⑧⑫泰华：泰山和华山的合称。旒（liú 流）：古代的旗帜下面悬着的装饰物。熊耳：山名，在湖南省。一说在河南省。缀：旗子的装饰。

⑧⑬仆：倒下。山还（xuán 旋）：山体旋转。漫：遍及。天外：天边之外，指极远的地方。

⑧⑭储与：飘泊流浪无定。《淮南子·本经》：“阴阳储与，呼吸浸潭。”高诱注曰：“储与犹尚羊（即徜徉），无所主之貌也。”溲（pǔ 浦）：六臣注《文选》作浦，水边。聊浪：游荡。

⑧⑮晏：天空晴朗无云。

⑧⑯逢（páng 旁）蒙：古代善射者，曾学射于羿，尽羿之道，后嫉羿超过自己，于是杀羿。列：通“裂”。眦（zì 自）：也作“眦”，眼眶。羿氏：古代善射者。控弦：拉弓。《说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

⑧⑰皇车：天子之车。幽辚（gé 革）：车辆行动的声音。纯：边缘。李奇曰：“纯，缘绕也。”这里指光围绕在天地的边缘。

⑧⑱望舒：神话传说中月亮的御者。弥辔：即停车。弥，通“弭”，止，停息。辔，缰绳。翼：人很多的样子。徐：慢慢地。上兰：观名，在上林苑中。

⑧⑲陈：《文选》作“阵”，指围猎的阵势。浸（qīn 侵）淫：逐渐

地依次接近。蹙部：使军队靠近，蹙，古字通“促”，接近。部，军队，军之部伍。

⑩曲（qū 屈）：古代军队的编制。《后汉书·百官志》：“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队：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淮南子·道应》：“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注曰：“队，军二百人为一队。”坚重：坚固而繁密。各按行伍：各自依据行伍的次序。按，依据，依照。行伍，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五人为伍，五伍为行。

⑪壁垒：星名，军队用以进攻或防守的工具仿此而设。天旋：天之旋转。神扶电击：如鬼神雷电所击。挟（chì 斥）：鞭打。

⑫惊：动。骇：起。这句描写狩猎的威势之盛，士卒齐起而杀，禽兽皆尽，如刮野扫地一般。

⑬罕车：戴罕网的车。罕，也作“罕”。聿皇：轻疾的样子。

⑭缟：《文选》作“罽”，系住，结住。噪（jiāo 骄）阳：即狒狒。人形，人面，黑色，体有毛，若反踵，唇蔽其目，见人而笑。《淮南子·记论注》曰：“噪阳，山精也。”

⑮天宝：传说中的神名，即陈宝，鸡头面人身。

⑯駉声：駉然有声。流光：闪烁的光芒。如淳曰：“陈宝神来下时，駉然有声，又有光精也。”张铉曰：“其神来，声如电，有光如流星。”

⑰囊括：包罗，包括。张铉曰：“其神有雌雄，并而执之，故云‘囊括其雌雄’。”颜师古曰：“雄在陈仓，雌在南阳也。故云‘野尽山穷’也。”

⑱沈沈容容：都是形容野兽很多的样子。沈沈，《文选》作沈沈（yǎn 眼）。噉（jué 决）：口之内上下，这里是指张口喘息。纆（hóng 洪）：《文选》作弦，捕捉禽兽的网。这句意思是：野兽狂奔乱突，疲倦至极，都遥遥地张噉吐舌在网中喘息。

⑨芒然：形容军队盛多。允（yín 银）：六臣注《文选》作“冗”，行进的样子。阙（yù 玉）：遏止。与：通“豫”，犹豫徘徊。这句是写三军威盛，穷追猛打其奔跑者，阻遏其犹豫徘徊者。

⑩亶（dàn 旦）：通“但”。票（piāo 漂）禽：飞行迅疾的鸟。继（yì 义）：通“跼”，度过，超越。逾（yú 余）：通“逾”，超过。兕（sì 四）：一种形体似牛的野兽。抵触：犀犛一类的动物以角与敌搏斗。

⑪拏（ná 拿）攫：张牙舞爪相搏斗的样子。拏，牵引。攫，搏斗。凌：战栗之状。遽：惊惶之状。

⑫徒：但。角抢：以角抢地。抢，通“枪”，刺。题注：以额头注地。题，额头。注，撞击。蹴（cù 促）：急迫，慌张。竦：惊惧。𦓐（zhé 折）：恐惧，惊慌。

⑬辐（fú 福）：辐条，用以连接轮及轴心。关：折断。脰（dòu 豆）：颈项，脖子。

⑭妄发：无目的地射箭。期：必定。这句意思是：妄发而必定射中。进退履获：进退之间都有履获。

⑮创淫：指禽兽被刀剑所创伤者。轮夷：指禽兽被车轮压伤者。丘累陵聚：言所获甚多，积累聚集起来如丘陵一般。

⑯殫：尽。中衰：指无禽兽可打。靖冥之馆：幽深闲静之馆。珍池：指琳池。珍是贵重之意。

⑰岐：岐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山形如柱，又称天柱山。梁：梁山，在陕西韩城县境。这句意思是：以珍池水灌岐梁之地。溢以江河：指池水溢入江河。江河指岐梁山下的江河。

⑱瞰：遥望，远视。目尽：尽目而望。畅：通达，平畅。亡垠：无边无际。

⑲随珠：传说中的宝珠，明月珠。相传随侯曾助蛇治伤，蛇从江

中衔珠以报答。和氏：和氏璧，相传是春秋时楚国和氏（卞和）所得的宝玉。焯（zhuó 灼）烁：光彩照耀。陂：水边。六臣注《文选》作“波”。

⑩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有人认为是石和玉。嵒峩（qín yín 芹银）：高锐奇特。青荧：泛指青光和白光。颜师古曰：“青荧，言其色青而有光荧也。”

⑪汉女：汉水神。刘向《列仙传》说，郑交甫到汉皋台下，逢二女在玩赏两珠，大如荆鸡子。郑交甫向其索取，二女解与之。交甫受而去，回头视女不见，珠亦失。水潜：潜入水中。幽冥：潜隐而不可见。不可殚形：不能够描述其形状。

⑫玄鸾：黑色凤凰一类的神鸟。翡翠：鸟名，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彩色。可作装饰品。垂荣：散发光彩。荣，形容鸟羽有光彩。

⑬王雎：鸟名，雎鸠，雎类，喜在江渚山边捕食鱼类。关关：鸟儿的和鸣声。《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嚶嚶（yīng 英）：鸟鸣声。《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娯（xī 西）：《文选》作“嬉”，嬉戏。

⑭噍噍（jiāo 交）：鸟鸣声。昆：共同，一起。凫（fú 浮）：野鸭子。鹭（lù 路）：鸥，水鸟名。振：展翅而飞。鹭（lù 路）：水鸟，脚高颈长，喙强健有力，常栖息水边。上下：鸟儿飞翔，或上或下。砰磕（kē 科）：声音宏大。指鸟振翅之声。

⑮文身：《礼记·王制疏》说，古代越地风俗，在身上刺图案或花纹，以丹青涅之，以避蛟龙之害。技：六臣注《文选》作“伎”，技能。水格鳞虫：在水中与鱼和爬虫类的动物格斗。

⑯凌：超越。犯：冲击。深渊：不可侵犯的深谷。

⑰探：寻取。岩：水中岩石。排：疏通，疏导。埼（qí 奇）：曲岸。薄：迫切。索：寻求。蛟螭（jiāo chī 交吃）：古代传说中的两种

动物。

⑪蹈：脚踏。狝（bīn 宾）：小獭。獭（tǎ 塔）：水獭。据：抓取，捕捉。鼃（yuán 元）：背青黑色，头有疙瘩的大鳖。鼉（tuó 驮）：扬子鳄。

⑫祛（qū 区）：《文选》作“祛”，抓取，执取。灵螭（xī 西）：神奇的龟。螭，龟的一种。雄曰毒冒，雌曰紫螭。

⑬洞穴：深穴，通穴。晋灼则认为是禹穴。郭璞《山海经注》则认为：“吴县南大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苍梧：地名，在今广西，相传舜葬于此。

⑭钜：通“巨”，大。鳞：鳞类动物的总称。京鱼：即鲸鱼。京，大。

⑮浮：游。彭蠡：湖泽名，即今江西鄱阳湖。目：视，望。有虞：即舜。舜葬于九疑山，故浮彭蠡，近于九疑，乃可目视于有虞。

⑯方：且，将要。椎：击打。夜光：玉名。流离：即琉璃，本指天然宝石。剖：裂。明月：即明月珠。胎：明月珠在蛤中为蛤所怀，故谓之胎。

⑰鞭：鞭打。宓（fú 伏）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⑱饔：供给食物。彭：彭咸，相传是殷商贤大夫。王逸说他谏君不从自投水而死是依屈原《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而附会。胥：即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人。因其父兄被楚平王所杀而奔吴，借吴复仇。后因谏夫差而不从，被迫自杀。《越绝书》曰：“子胥死，王使捐于大江口，乃发愤驰腾，气若奔马，乃归神大海，盖子胥水仙也。”

⑲鸿生、钜儒：都是大儒，有德之人。鸿、钜，大。俄：高昂。轩：有障蔽的车。冕：古代帝王、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管子》曰：“先王制轩冕，足以章贵贱。”杂衣裳：指衣服色彩不同。

⑫唐典：尧典，记载尧时法则、典章制度的典籍。匡：正。雅颂：《诗经》中《雅》、《颂》的合称，后世用以称美政理之道的盛世之乐。《礼记·乐记》：“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

⑬揖让：指作揖谦让的礼节于帝前。昭：明亮的。振：起。蚤忽（xiǎng hū 响忽）：迅速，疾速。

⑭仁声：仁义贤惠的声音。惠：施以恩惠。北狄：我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武义：《文选》作“武谊”，指武事。动：震动。南邻：南方的邻邑。颜师古曰：“南方有金邻之国，故称南邻。”

⑮旗裘：毡制的衣服。这里指穿着此衣的北方少数民族。胡：我国古代对北方及西域的少数民族的称呼。貉（mò 莫）：即貉，我国古代泛指北方的各民族。

⑯移：以物于人。享：奉献。《尔雅》曰：“享，献也。”注：“献食物曰享。”抗：举。

⑰围口：围猎的营门。庐山：单于南庭山。这句意思是说所献很多，前来入营门，后面犹陈列于南庭山。

⑱常伯：周代官名，秦汉时称侍中，从诸伯中选拔。《尚书·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应劭引《汉官仪》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称制，出即陪乘。”杨朱：战国时魏人，前于孟子，后于墨子，其主张重在爱己，不为外物所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提倡节俭，反对儒家的繁礼厚葬。喟：喟叹，叹息。

⑲崇：盛大。德：美德。唐：唐尧。虞：舜。大夏：大禹。成：周成王。周：周公。隆：丰盛。侈：奢，大。兹：这，这个。

⑳太古：上古，远古。覲（jìn 进）：朝见。东岳：泰山。禘（shàn 善）：祭祀。梁基：梁父山下。梁父，泰山脚下的一座小山，在山东新泰市西。《大戴礼·保传》：“封泰山而禘梁基。”封泰山是祭

天，禅梁基祭山川土地。谁与：与谁在一起。

⑬上：天子，指成帝。俞：然，认为是。

⑬方：正当。三灵：日月星垂象之应，代表天地人。流：福祥的和液下流。醴泉：甘香醇美的泉水。《礼记·礼运》：“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滋：滋涌润泽。

⑬凤皇：传说中的祥鸟。麒麟：传说中的一种仁兽。

⑬奢、侈：以……为奢侈。云梦：楚国薮泽名。孟诸：宋国泽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⑬非：认为……不正确。章华：楚国台名。是：认为……正确。灵台：周文王所建的台。

⑬罕：稀，少。徂：往，到。离宫：古代帝王在正殿外所建的宫舍。辍：停止。观游：游观之事。

⑬土事：指建造宫宇之事。木功：指制作木器之事。

⑬承：通“拯”，上举。这句是说鼓励农民努力农桑。迨：《文选》作“怠”，懈怠。侪（chái 柴）：相为配偶。莫违：按时节为婚，勿违于期。

⑬被：承受。洋溢：广泛播及。饶：富足。创：五臣注《文选》作“制”，创制，建立。这句是说建立道德之苑囿。弘：弘扬，广大。虞：古代掌山泽的官，此代指山泽。

⑬这句是说在神明的苑囿中奔驰，取其圣德；观览群臣之有无而施加恩泽。

⑬雉：鸟名，其羽美丽，可作装饰品。刍蕘：割草打柴叫刍蕘。《诗经·大雅·板》传：“刍蕘，薪采者。”这里代指柴草。共：共有，共享。

⑬臻兹：至于此。

⑬醇：使……精纯不杂。洪：大。鬯：通“畅”。丰：广大，扩

大。茂世：盛世。规：法。

⑭加劳三皇：劳苦过于三皇。勩勤五帝：勤勉过于五帝。勩，勉。

⑮祗：恭敬。庄：庄重，严肃。雍穆：和善，和睦。

⑯皇：暇，空闲。靡：奢侈。

⑰軫：车后横木。衡：车前的横木。这里代指车。

⑱背：转身离开。阿房：秦代宫殿名，惠文王造而未完，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后为项羽所焚。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未央：汉宫名。反未央即回朝廷勤政。

长 杨 赋

扬 雄

明年^①，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②，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③，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毆汉中^④，张罗网罟罾，捕熊罴、豪猪、虎豹、玃獾、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⑤。以网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⑥。是时，农民不得收敛^⑦。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⑧。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⑨，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⑩，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殳斨而为弋，紆南山以为罟^⑪。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⑫。帅军蹕

陆，锡戎获胡^⑬。搯熊羆，挖豪猪，木雍枪累，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⑭。虽然，亦颇扰于农民^⑮。三旬有余，其廛至矣，而功不图^⑯，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⑰，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⑱。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焉^⑳。”

翰林主人曰：“吁，谓之兹邪^㉑！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㉒。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㉓，请略举凡，而客自览其切焉^㉔！”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士，寔靡其民^㉕，蚩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㉖，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㉗。于是上帝眷顾高祖^㉘。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游，票昆仑^㉙。提剑而叱之，所过麾城搯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殫记^㉚。当此之勤，头蓬不暇疏，饥不及餐^㉛。鞬鞞生虬虱，介冑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㉜。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㉝，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㉞。”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㉟。躬服节俭，绋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㊱。

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玕^{③⑦}，却翡翠之饰，除彫琢之巧^{③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③⑨}，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④①}，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④①}。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④②}。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④③}。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④④}。乃命票、卫，汾沅沸渭，云合电发，焱腾波流，机骇蜂鞅^{④⑤}。疾如奔星，击如雷霆^{④⑥}。砰轹輶，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④⑦}。遂猎乎王庭，毆橐它，烧燂蠡，分犁单于，磔裂属国^{④⑧}。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④⑨}。蹂尸輿厮，系累老弱^{⑤①}。究鋌癥耆，金铍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⑤①}。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⑤②}。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⑤③}，回戈邪指，南越相夷^{⑤④}，靡节西征，羌樊东驰^{⑤⑤}。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⑤⑥}，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馁^{⑤⑦}，莫不蹶首抗足，请献厥珍^{⑤⑧}，使海内澹然，永无边城之灾，金革之患^{⑤⑨}。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⑥①}。英华沈浮，洋溢八区^{⑥①}，普天所覆，莫不沾濡^{⑥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⑥③}。故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⑥④}，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⑥⑤}。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⑥⑥}，振师五柞，

习马长杨⁶⁷，简力狡兽，校武票禽⁶⁸。乃萃然登南山，瞰乌戈⁶⁹，西厌月窟，东震日域⁷⁰。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⁷¹。是以车不安轳，日未靡旃，从者仿佛，骖属而还⁷²。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⁷³，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⁷⁴。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⁷⁵。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⁷⁶；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⁷⁷。然后陈钟鼓之乐，鸣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⁷⁸，拈隔鸣球，掉八列之舞⁷⁹。酌允铄，肴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⁸⁰。歌投《颂》，吹合《雅》⁸¹。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⁸²。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⁸³，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⁸⁴。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梗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⁸⁵。蹂践刍蕘，夸诩众庶，盛狢豸之收，多麋鹿之获哉⁸⁶！且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⁸⁷。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⁸⁸。”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⁸⁹：“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⁹⁰。”

说明：

此篇见《汉书》卷八七，《文选》卷九。扬雄写

作《长杨赋》的动机是很明确的。《汉书》扬雄传记载，元延二年，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皇家花园豢养的野兽之多，即命令农民入终南山捕捉野兽，放入长杨宫的射熊馆，然后让胡人进入馆中猎捕搏杀野兽。成帝亲临观看取乐。成帝此举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扬雄跟着成帝从射熊馆回来后，即向成帝献《长杨赋》“以风”。

在赋里，扬雄借子墨客卿之口说：“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基廛（勤）至矣，而功不图。……岂为民乎哉！”翰林主人则对成帝的行为千方百计进行辩解：“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狘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窟，东震日域……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这实际上是美化成帝，为成帝的“淫览浮观”进行曲解。但曲解的目的不是让成帝的错误继续下去，而是要成帝按曲解的样子去做，这个曲解的内容，实际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这也正是作为语言侍从身份的赋家所难于摆脱的一种讽谏模式，同时也是汉赋普遍存在的思想性不高的一个原因。

注释：

①明年：即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

②上：指汉成帝。夸：炫耀。胡人：我国古代对北方及西域各族的称呼。

③右扶风：汉郡名。与京兆、左冯翊同为三辅，故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发：派遣。南山：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④褒斜：也称褒斜道、褒斜谷。其地在今陕西西南，旧时为川陕交通要道。南口称褒谷，在今勉县褒城镇北十里；北口称斜谷，在今眉县西南三十里。”《梁州记》曰：“万石城沂汉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弘农：汉郡名，故址在今河南、陕西一带。汉中：郡县名，故址在今陕西南郑县。

⑤张：设。罝罟(jū gǔ 居伏)：捕兽用的网。黑：一种野兽，俗称人熊。豪猪：啮齿类哺乳动物，毛如尖刺，长者尺许，可豎起御敌，又称箭猪。狢(yòu 又)：长尾狼。獾(jué 决)：大猴，长臂善捕。麋(mí 迷)：鹿类动物。载：装载。槛车：装载犯人或猛兽的有栅栏的车。输：转送。长杨：宫名，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因宫有长杨树而得名。《三辅黄图》卷一《宫》：“长杨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射熊馆：汉代别馆，在长杨宫内，是帝王游猎之处。

⑥周：圈围。陆(qū 区)：围猎野兽的圈。纵：放。搏：击。

⑦是时：这时。收敛：收藏，指秋季农民收获农作物。

⑧从：跟从。聊：姑且。因：依据。藉(jiè 借)：假设之辞，假借。翰林：文翰之林，形容文翰之多，犹如树林。风：通“讽”，规劝。

⑨养民：教养百姓。

⑩沾：润泽，滋润。沿：沾润。动不为身：一举一动不为自己，言忧虑百姓。身，自身。

⑪太华：即西岳华山，在今陕西省渭南东南。柷（zhù 斫）：敲击。嶽嶽（jié niè 杰聂）：山名，又称嵯峨山，在今陕西的泾阳、三原、淳化三县交界处。弋：木庄子。纡：弯曲。这句极言狩猎范围之广。

⑫罗：列。乘：车。莽：草木丛生之地。骑（jì 寄）：骑兵。隅：角落。

⑬帅：同“率”，带领。阼（zú 卒）：踢。陆（qū 区）：围猎禽兽的圈，也指狩猎。锡：通“赐”，赐给。戎、胡：我国古代泛指北方及西域的少数民族。

⑭搯：同“扼”，捉住。挖：拉、拽。木雍枪累：编织连结竹木做为栅栏。雍，聚集。累，堆积。储胥：栅栏或篱笆之类。

⑮虽然：即使这样。

⑯廛：古“勤”字，勤劳。至：极。功：劳绩。图：谋划，谋取。

⑰乾（gān 干）豆：古代祭祀时把干肉放在祭器中祭祀天地和祖先。乾，干肉。豆，祭器。

⑱玄默：幽玄沉默。澹泊：安祥宁静。

⑲乐：以……为乐。露：暴露。威灵：声威。数（shuò 硕）：多次，屡次。罢：通“疲”。车甲：战车和盔甲，借指士兵。

⑳蒙：受蒙蔽。窃：私下。或：通“惑”，迷惑。

㉑吁：感叹词，表疑怪。谓：说。兹：此。

㉒睹：看见。这句谓客不能详知此事。

㉓尝：曾经。倦：疲倦。详：详细的情况。

㉔略：简要地。举：举例。凡：大概。览：观。切：要领。

㉕封豕（shǐ 史）：大猪。常用以比喻贪暴者，这里指强秦。封，

大。豕，猪。窳窳（yǔ yǔ 亚雨）：一种食人的野兽，后用以比喻暴虐残害。

②⑥凿齿：古代传说中的野人，齿长五尺，食人。摩牙：磨牙使之锋利。摩，通“磨”。

②⑦麤沸：如麤之沸。喻局势动荡不安。云扰：纷乱如云。群黎：百姓。康：安宁。

②⑧眷顾：垂爱关注。高祖：指刘邦。

②⑨顺：顺应。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运：运转。天关：一名北辰，即北极星。横：渡。鉅：通“巨”，大。票：通“漂”，摇荡。昆仑：山名，在西藏与新疆之间。

③⑩叱：大声呼喝。麾：同“挥”，招手。擻（chàn 颤）：扫荡，芟除。下：使之下。殫：尽。

③⑪勤：劳苦。蓬：乱纷如蓬。暇：空闲。疏：同“梳”，梳理。

③⑫鞬鞞（dī móu 低谋）：头盔。鞬，皮革。鞞，锅边下翻的锅。介冑：披盔带甲。

③⑬展：伸展，放开。屈：弯曲，委屈。振：同“赈”，救济。乏：缺乏。

③⑭规：谋划。恢：广大。这句意谓，谋划长久之道以恢宏帝业。密如：安静的样子。

③⑮逮：及。圣：贤明的。文：汉文帝。随风乘流：顺从高祖之遗风。流，流响，传布。方：正。垂意：留心。宁：安宁。

③⑯躬：亲自。服：实行。绋（tí 提）：质地粗厚、平滑而有光泽的丝织品。不敝：不以为敝，不穿破而已。敝，破。鞞（tà 踏）：皮鞋。文：花纹。

③⑰贱：轻视。瑇瑁（dài mào 代冒）：形状似龟。产生于热带海中的爬行动物，甲壳可作装饰品。疏：远离。玕：不圆的或小的珠子。

③⑧却：除去。翡翠：美石，也称硬玉，可作首饰之类。彫：同“雕”。琢：治玉，磨玉。

③⑨恶：讨厌。丽靡：华美，华奢。近：亲近。斥：废弃，排斥。芬芳：香气。御：进用。

④⑩抑：遏止。丝竹：弦乐器和竹管乐器。晏衍：安逸闲雅之乐。憎：厌恶。闻：听。幼（yào 要）眇：微妙曲折。古人多认为郑卫之乐系邪淫之乐。

④⑪玉衡：北斗第五星。太阶：三阶星名。亦有人认为太阶即天之阶。

④⑫其后：指汉武帝时。熏鬻：匈奴的本名。作虐：指匈奴侵害汉朝边境。东夷：古代汉族对东方诸族的称呼。横畔：纵横叛乱。畔，同“叛”。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孙胡为南越王，闽越王郢兴兵攻伐南越边邑。羌：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戎：古代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睚眦：怒目而视的样子。

④⑬遐萌（máng 忙）：远方的民众。遐，远。萌，通“氓”，百姓。蒙被：遭受。

④⑭圣武：贤明的汉武帝。勃怒：勃然而怒。爰：于是。整：整饬。旅：军队。

④⑮票：骠骑将军，这里指霍去病。卫：大将军卫青。汾沚：盛大的样子。沸渭：震动奋发的样子。云合电发：如云合拢，如雷电霆击。形容迅疾。焱：疾风，旋风。腾：升举。机骇：如机之骇，言弩发箭如惊骇而出，喻急速。机，弩机，弓上发箭的装置。蜂轶：如蜂聚群而过，亦喻急速。轶，经过。

④⑯疾：快捷。奔星：流星。震：雷击。霆：疾雷之声。

④⑰砰：撞击之声。輶輶（fén wēn 坟温）：攻城车，亦言匈奴的战车。穹庐：匈奴人居住的毡帐。脑沙幕：破其头颅，使脑浆涂沙漠。

幕，五臣本《文选》作“漠”。髓余（xú 徐）吾：折其骨，使其骨髓流入余吾之水。余吾，古代水名，为汉时南北交通之要道。

④⑧猎：狩猎，一曰践踏。王庭：匈奴王的朝廷。橐它：即骆驼。燂（mì 觅）蠹：干酪，造酪母的原料。烧燂蠹即破坏匈奴人养生的器具。分梨：分割。单于：匈奴王号。磔裂：分裂。磔（zhé 这），破。

④⑨夷：平。卤莽：草莽之地，荒草丛，卤，碱地。刊：削平。

⑤⑩蹂：践踏。輶厮：对厮役之徒，用车轮辗压。厮，厮役，厮徒，古时称干粗活的奴隶。累：系。

⑤⑪究：括，箭的末梢，代指箭。铍：铁把的小矛。癰瘡：马背上的疮癰。鏃：箭头。淫：过份。夷：伤。稽顙（qǐ sāng）：叩头至地。顙，额头。树：竖立，向上。颌（hàn 汗）：下巴。扶（pú 葡）服：匍匐。蛾（yǐ 椅）伏：如蚁之蜇伏。

⑤⑫惕息：因恐惧而不敢喘息。

⑤⑬天兵：汉兵，言兵威之盛如天。幽都：北方匈奴所居之处。

⑤⑭戈：兵器，此指军队。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夷：平。

⑤⑮靡节：按节，持节。靡，按，持。节，符信。征：讨伐。羌：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僰（bó 搏）：我国古代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东驰：向东奔驰投入汉朝。

⑤⑯遐：远。疏俗：远方的风俗。疏，远。殊邻：与汉地不同的邻邑。绝：远。党：古代的地方基层单位。域：区域。

⑤⑰上仁：圣上的仁义之德。化：教化。茂德：优美繁盛之德。绥：安。

⑤⑱跻：举。抗：举起。厥：他们的。珍：宝物。

⑤⑲澹然：安宁的样子。金革：兵器与铠甲，借指战争。

⑥⑰纯仁：清纯仁义。包：包括。书林：书学之林。喻读书者极多。圣风：圣人之风。云靡：如云一般分散。

⑥①英华：原指草木之美，比喻帝王品德。沈浮：指帝德很多，且轻重适中。洋溢：盈满，充满。八区：八方之区。

⑥②普：遍。沾濡：浸润，多指恩泽所及。

⑥③王道：先王所行之正道，即儒家的仁义之道。樵夫：打柴的人。

⑥④意者：疑者。罔、靡：无。隆：繁盛。杀：衰败。亏：减损。

⑥⑤平：和平。肆：放弃。险：危险之心，指谨慎。

⑥⑥时：有时，不常。整：整备。舆：车，指战车。竦：通“怱”，怱怱，劝说，勉励。戎：军队。

⑥⑦振：整备。师：师旅。五柞：五柞宫，在今陕西省周至县。

⑥⑧简：检验。狡：健兽。校：考校。票：疾，轻捷。

⑥⑨萃：集合。瞰：俯视。乌弋：西域国名，在长安以西。《西域传》有载。

⑦⑩厌：服，使臣服。月窟：即月窟，月入之处。震：震惧。日域：日出之处。

⑦⑪陵夷：衰落。御：禁止。

⑦⑫安：息。輶：支架车子的木头。靡旃：移动旌旗的影子。仿佛：仿佛之间，形容时间短暂。軌属：弯曲相连。軌，通“委”。

⑦⑬奉：承奉。太宗：指高祖。烈：功业。文武：文帝和武帝。度：规矩，法度。

⑦⑭复：反归。虞：掌管山泽的官。这句是指，让山川林泽复归之，使得其所。

⑦⑮辍：停止。耰（yōu 优）：古代用以碎土平田的农具。工：女工。以：按照。时：时节。

⑦⑯出：出门在外。恺悌：和乐简易。行：旅行。矜：怜悯。劬劳：辛勤，劳苦。休：停止。力役：苦力徭役。

⑦⑰见：使显现。百年：长寿之人。存：恤，慰问。

⑦⑧陈：摆列。鞀（táo 桃）：古代有柄的小鼓。磬：古代以金、石等为材料制成的形状如矩的乐器。和：乐器。建：树立。碣磬（jié jī 杰夹）之虞（jù 巨）：上刻猛兽形状的木架。碣磬，猛兽发威的样子。虞，悬挂编钟或编磬的木架。

⑦⑨拈隔：李善注《文选》作“戛击”，抚弄，击打。隔，古文作“击”。球：一种乐器。掉：动。八列：八行。

⑧⑩酌：以……为酒。允：诚信。铄：美好。肴：以……为酒菜。乐：礼乐。胥：语助词，无义。雍雍：和谐的样子。枯（hù 户）：福，恩泽。

⑧⑪投：相投。合：相合。

⑧⑫勤：勤苦。真：确实。劳：犒劳。

⑧⑬方：正要。俟：等待。元符：大瑞之符。元，大。符，符瑞，祥瑞的征兆。禅：古代帝王巡视，封泰山而祭天地。梁甫：泰山脚下的一座小山，在今新泰市西。基：底。

⑧⑭延：推延。光：光辉。荣：荣华。往号：往昔之号。

⑧⑮岂：难道。徒：只是。淫：过份地。浮：过份。梗：稻类植物。周流：周转流行各地。

⑧⑯蹂：践踏。刍蕘：割草打柴的人。这里指草地。诩：自夸。众庶：众多，指百姓。盛：以……为多。收：收获。

⑧⑰咫：古代八寸为咫。离娄：人名，古之明目者。烛：照耀。隅：角落。

⑧⑱曾：殊。获其王侯：使其王侯入朝，故谓之“获其王侯”。

⑧⑲卒：最终。降：离。

⑧⑳体：法则，治国的大体。发：除去。矇：愚昧无知。廓然：广大的样子。昭：明。

太玄赋

扬雄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①。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②。噉噉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③。岂偪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④。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⑤。雷隆隆而辄息兮，火犹炽而速灭^⑥。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⑦。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⑧。丰盈祸所栖兮，名誉怨所集^⑨。薰以芳而致烧兮，膏含肥而见燔^⑩。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⑪。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而入甲^⑫。张仁义以为网兮，怀忠贞以矫俗^⑬。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歿而名灭^⑭。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于中谷^⑮。纳僞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⑯。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⑰。朝发轫于

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⑮。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託宿^⑯。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⑰。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⑱。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⑲。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骅骝以踟蹰^⑳。载羨门与偕游兮，永览周乎八极^㉑。乱曰：“甘餌含毒，难数尝兮^㉒。麟而可羈，近犬羊兮^㉓。鸾凤高翔，戾青云兮^㉔。不挂网罗，固足珍兮^㉕。斯错位极，离大戮兮^㉖。屈子慕清，葬鱼腹兮^㉗。伯姬曜名，焚厥身兮^㉘。孤竹二子，饿首阳兮^㉙。断迹属娄，何足称兮^㉚。辟斯数子，智若渊兮^㉛。我异于此，执太玄兮^㉜。荡然肆志，不拘挛兮^㉝。”

说明：

此赋载《古文苑》卷四。《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经）》，有以自守，泊如也。”他的《太玄赋》也当作于此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扬雄五十岁）。这时，他以为写赋的作用不大，是“劝而不止”，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于是转而仿《易经》作《太玄经》，仿《论语》作《法言》。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他很容易地接受了《易

经》某些消极思想的影响。宋章樵在《古文苑·太玄赋》题注里说：“子云以为《经》莫深于《易》，故作《太元（玄）》以拟之，言其理微妙于幽元也。此赋推太元（玄）之理，以保性命之真。”说得甚是。此赋有保真一面，但其消极思想也是极明显的。

注释：

①大易：即《周易》。损益：《易经》有《损》、《益》二卦。《说卦》云：“损益，盛衰之理也。”老氏：即老子。倚伏：老子《道德经》：“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②省：省察。共门、同域：均是共处一块的意思。贾谊《鹏鸟赋》云：“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③皦皦（jiǎo 狡）：洁白明亮的样子。著：明显。乎：于，比。何：为何，为什么。俗：世俗之人。圣：圣明之人。暗：幽昧，不明白。烛：明白。这句意谓世俗之人不明此理，惟圣贤才明白。

④岂：难道。惕（kài）：《尔雅·释言》：“贪也。”《左传·昭公元年》：“骫岁而惕日。”杜注：“骫、惕，皆贪也。”冒：犯。噬（shì 士）：咬。脐（qí 奇）：肚脐。不及：来不及。噬脐不及，喻后悔莫及。

⑤飘风：暴风，急风。终：竟，满。骤雨：暴雨。这句出自《老子》，其第23章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⑥隆隆：雷声盛大。辄：即，就。息：停止。犹：尚且。或说读酋，作聚讲。炽：炽盛。速：快。

⑦人事：世俗之事。极：顶点。这里是指到顶点则会衰落。

⑧奚：为何。迄：至。躬：自身。危族：使宗族危。

⑨丰盈：丰满。栖：居留。集：聚集。

⑩薰：香草名。《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杜注：“薰，香草。”芳：芳香。致：招致。膏：油脂。肥：丰满多油的肉。焞（ruò弱）：销毁，烧。

⑪翠：翠鸟。嫩：古“美”字。殃身：害及自己。蚌：软体动物，壳内能产珍珠。擘（bò勃）：剖开。

⑫圣：圣人。典：准则。济：救助。蒸民：百姓。入甲：就是陷人诸法令制度之中，也即犯法。《古文苑》章樵注：“入甲，谓纳入诸法令之中。”甲：即甲令，法令。

⑬张：设。怀：抱。矫：纠正。

⑭尊选：授人的尊贵的官职。诱世：诱导世人。疾：痛恨。歿：消亡。这句意为拿高官厚禄诱人，让人追求功名，以死后无名灭为恨。

⑮师：效仿。由：许由，上古隐士。相传尧以天下相让，由辞，遁耕于箕山脚下。后又召为九州长，由不颺听，洗耳于颍河边。聃：老子。执：持，抱。玄静：深沉无为。中谷：即谷中。《诗经·周南·葛覃》：“施于中谷。”传：“中谷，谷中也。”这里是与山陵相对而言的。与其前句“荣”、“辱”相对而言同。宋章樵注为：“老氏贵玄静以自处，虚下为谷。其书所谓‘谷神不死，为天下谷’是也。”

⑯纳：拜请。僞（yàn艳）、禄：二神仙名。江淮：僞、禄得道的地方。揖：作揖，揖拜。松乔：二神仙名，即赤松子和王子乔。赤松子，神农时的雨师，能入火不烧，常入昆仑山西王母的石室中，随风雨而上下。王子乔，《列仙传》中说：“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华：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南。岳：高山。赤松子和王子乔常来往于华山。

⑰升：登。昆仑：山名，相传为神仙所居。散发：头发不束整，指回复原始状态生活。踞（jù居）：坐在。弱水：古人称水浅不能浮

舟的河为弱水，古籍记载的弱水甚多。这里是传说中的河流名。濯足：洗足。

⑮朝：早晨。发：启动。轂：刹车的木头。故车启动曰发轂。流沙：沙漠。沙漠随风而动，故称流沙。这里指甘肃敦煌以西的极远之地。翱翔：上下飞舞。碣石：古山名，在河北昌黎县西北，临海。

⑯顿：停。这里指飞翔之速，万里而一停。过：拜访。列仙：众仙。託：同“托”，托身，寄身。宿：止宿。

⑰役：使。青要：神话中的山名，见《山海经·中山经》。宋章樵注：“青要、承戈，所谓玉女也，充吾役使。”冯（féng 逢）夷：河神名。舞冯夷即使冯夷跳舞。

⑱素女：仙女。《史记·孝武本纪》：“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清声：清脆悦耳之音。宓妃：亦作“伏妃”，传说中的洛水女神名。

⑲茹：吃。御：抵挡。醴：美酒。

⑳排：排开。阊阖：天门。窥：视。骅（xīng 星）：红色马。骝（guī 归）：骏马，浅黑色的马。踟蹰：即躊躇，徘徊不前。

㉑载：使之乘。羡门：传说中的古代仙人，居住在碣石山上。偕：偕，一起。周：遍。八极：八方。

㉒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甘饴：甜美的食物。数：多次。尝：品尝。

㉓麟：麒麟，传说中的神兽。羈：系。近：似。

㉔鸾凤：传说中的神鸟，为众禽之首。戾：到，至。青云：苍天。

㉕挂：触犯。固：本来。珍：珍贵。

㉖斯：李斯，位至秦相。错：晁错，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位极：位至极高。离：通“罹”，遭遇。大戮：大刑。

㉗屈子：屈原。慕清：羡慕清正。屈原在《渔父》中曾说：“举世皆浊我独清。”葬鱼腹：葬身于鱼腹之中。指屈原自沉汨罗江。

③①伯姬：宋伯姬。春秋时人，鲁女，嫁宋共公。传说她遇灾以后，因守妇礼等待傅、姆到来，卒为大火烧死。详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曜名：显名。

③②孤竹二子：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即伯夷、叔齐，传说他们阻止武王灭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③③属娄：剑名，亦作属卢。称：赞美。这句是说伍子胥忠于吴王夫差，却被夫差赐属娄剑自杀。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史记》的《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

③④辟：通“譬”，例如。斯：这。数子：这几个人。智若渊：智如渊深。

③⑤执：持，守。

③⑥荡然：坦荡的样子。肆：放任。拘：拘泥。挛（luán 挛）：束缚。

逐贫赋

扬雄

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①。邻垣乞儿，终贫且窶^②。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③。好为庸卒，刑戮是加^④。匪惟幼稚，嬉戏土砂^⑤。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⑥。进不由德，退不受呵。久为滞客，其意谓何？^⑦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⑨。徒行负赁，出处易衣^⑩。身服百役，手足胼胝^⑪。或耘或耔，沾体露肌^⑫。朋友道绝，进官凌迟^⑬。厥咎安在，职汝为之^⑭。舍汝远窜，昆仑之颠^⑮，尔复我随，翰飞戾天^⑯。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

冈^{①⑦}。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①⑧}。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①⑨}。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宣其明德^{②⑦}。克佐帝尧，誓为典则^{②①}。土阶茅茨，匪雕匪饰^{②②}。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②③}。鄙我先人，乃傲乃骄^{②④}。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嶠^{②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②⑥}。三省吾身，谓吾无愆^{②⑦}。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②⑧}。堪寒能暑，少而习焉^{②⑨}。寒暑不忒，等寿神仙^{③①}，桀跖不顾，贪类不干^{③①}。人皆重蔽，子独露居^{③②}；人皆怵惕，子独无虞^{③③}。”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③④}。“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二子，与我连行^{③⑤}。”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貳过，闻义则服^{③⑥}。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③⑦}。”

说明：

此赋见《古文苑》卷四，《艺文类聚》卷三五，《初学记》卷一八。赋作于扬雄晚年（陆侃如先生系于始建国四年——即公元12年）。《汉书》本传说他那时“三世不徙官”，“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

希至其门。”《逐贫赋》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情形。不仅扬雄个人如此，当时广大劳苦人民也处在水火之中。王莽篡位后，下令变法，他的理由是：“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汉书·王莽传中》）所以南宋章樵在《古文苑·逐贫赋》题注里说：“此赋以文为戏耳！”是不正确的。此赋是在轻松的戏谑中隐含作者的血泪。

注释：

①扬子：扬雄自称。遁世：离世隐居。离俗：离开世俗。崇山：高山。旷野：空旷辽远的原野。

②垣：矮墙。窶（jù）：贫而简陋。《诗经·邶风·北门》：“终窶且贫，莫知我艰。”

③薄：微薄。弊：凋敝，衰败。惆怅：失望的样子。六极：六种凶恶的事。《尚书·洪范第六》：“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投弃：抛弃。荒遐：荒远之地。

④好：适合。庸卒：受人雇佣的人。戮：杀。是：宾语前置的标志。加：加身。

⑤匪：非，不是。惟：只是。嬉戏：游戏。

⑥轻：比……轻。薄：比……薄。罗：丝织品。

⑦进、退：指来与去。由：因为。呵：呵斥。滞客：久留之人。这句是说贫不因德而来，不受呵而去，而始终在自己身边滞留。

⑧文绣(xiù 袖):有花纹的丝织衣。褐:粗布短袄。完:完整。稻粱:谷类中的优良品种。藜:初生可食的草类。

⑨宝玩:珍宝玩物。接欢:接友,交欢。宗室:宗庙。燕:通“宴”,宴饮。槃(pán 盘):快乐。《诗经·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在宽。”《传》:“槃,乐也。”

⑩徒行:步行。负赁:为他人背负庸作。出处(chǔ 楚):进退。《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易衣:变换衣服。

⑪服:承担。役:劳役。胼胝:手掌及脚底因长期劳作而产生的老茧。

⑫耘:除草。耔:培土。

⑬道绝:不来往。凌迟:衰微,下降。指不得升迁。

⑭厥:其。咎:错失。安:哪里。职:主,执掌。这句是指责自己的贫困是你(指贫)所造成的。汝:你。

⑮窜:逃避。

⑯翰:高飞。戾:到达。《诗经·小雅·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传》:“戾,至也。”

⑰陟:登上。《诗经·周南·卷耳》有“陟彼高冈,我马玄黄”二句。

⑱柏舟:柏木之舟。此句语出《诗经·邶风·柏舟》。载:则,语气词。《诗经·卫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⑲静:止。休:停。从:跟着。唯唯:应诺之词。言:说。益:更加。嗤:讥笑。益嗤:更加被人讥笑。

⑳怀:感想。尽辞:说完。乃祖:先祖。宣:显示。明德:贤明之德行。

㉑克:能够。佐:辅助。典则:法则。

㉒阶:台阶。茅茨:茅草屋顶。匪:不。

②③爰：句首语气词。季世：末世。纵：放纵。昏惑：昏聩迷惑。饕餮（tāo tiè 掏铁去声）：贪婪凶残的恶兽。引申为贫贱之辈。苟：苟且。

②④鄙：轻视。乃：又。骄：骄横。

②⑤瑶台琼榭：美玉砌成的华丽之台榭。崑：崑山。

②⑥是用：因此。鹄逝：如鹄远飞。鹄：天鹅。践朝：临朝。

②⑦三：虚数，多次。省：反省。身：自身。《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愆（qiān 铅）：罪过。

②⑧处：居在。思：想，计较。怨：嫌隙。

②⑨堪、能：能够忍受。能，读耐。少：年少时。习：习惯。寒暑：冷热之气。

③⑩忒：差，变动。等寿：寿命相同。

③⑪桀：夏桀。跖：盗跖。顾：顾念。干：犯。这句意谓：桀、跖等贫贱之辈对贫不顾念，不干犯。

③⑫重蔽：隐蔽得很深，指住深宅大屋。露居：处在露天。

③⑬怵惕：惊惧颤栗的样子。无虞：没有忧虑。

③⑭罄（qìng 庆）：器中空，引申为用尽。色：脸色。厉：严厉。张：睁开。摄齐：古时穿长袍，升堂时提起衣服以防跌倒，表示恭谨有礼。齐，衣下之缝。兴：起。降阶：走下台阶。

③⑮誓：发语词。去：离开。适：到。首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孤竹二子：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即伯夷、叔齐。连行（háng 杭）：同时。

③⑯避席：退席。辞谢：以言辞拜谢。不直：理屈。贰过：不犯同样的错误。《论语·雍也》：“不迁怒，不贰过。”闻义则服：听到你讲的道理就信服。

③⑰厌极：极其厌恶。游息：在一起游玩和休息。

解 嘲

扬 雄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①。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②。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③。其辞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④，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⑤。析人之圭，儻人之爵^⑥，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纁青挖紫，朱丹其毂^⑦。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⑧，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⑨。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⑩。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纵一横，论者莫当^⑪，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⑫。深者入黄泉，高者

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⑬。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⑭。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⑮？”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⑯！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⑰，离为十二，合为六七^⑱，四分五剖，并为战国^⑲。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⑳，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㉑。是故邹衍以颡颥而取世资^㉒，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㉓。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㉔，东南一尉，西北一候^㉕。徽以纠墨，制以钺铍^㉖；散以礼乐，风以《诗》《书》^㉗。旷以岁月，结以倚庐^㉘。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㉙。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由^㉚。戴縑垂纓而谈者，皆拟于阿衡^㉛。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㉜。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㉝。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鳬飞不为之少^㉞。昔三仁去而殷虚^㉟，二老归而周炽^㊱；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㊲，五羖入而秦喜^㊳，乐毅出而燕惧^㊴；范雎以折擢而危穰侯^㊵，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㊶。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

安^{④②}；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④③}。故世乱则圣贤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④④}。

“夫上世之事，或解缚而相^{④⑤}，或释褐而傅^{④⑥}，或倚夷门而笑^{④⑦}，或横江潭而渔^{④⑧}，或七十说而不遇^{④⑨}，或立谈间而封侯^{⑤①}，或枉千乘于陋巷^{⑤②}，或拥帚簪而先驱^{⑤③}。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⑤④}，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⑤⑤}。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亲不揖客，将相不俛眉^{⑤⑥}。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⑤⑦}。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⑤⑧}。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⑤⑨}，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⑤⑩}？”

“且吾闻之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⑥①}。高明之家，鬼瞰其室^{⑥②}。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⑥③}。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⑥④}；爰清爰静，游神之廷^{⑥⑤}；惟寂惟寞，守德之宅^{⑥⑥}；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⑥⑦}？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螭蜥而嘲龟龙，不亦病乎^{⑥⑧}？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⑥⑨}！”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肋拉髀，免于徽索⁶⁹，翕肩蹈背，扶服入橐⁷⁰。激印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⁷¹。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顚颐折頰，涕垂流沫⁷²，西揖强秦之相，扼其咽，炕其气，拊其背而夺其位⁷³，时也⁷⁴。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略脱鞬，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⁷⁵，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⁷⁶。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⁷⁷。《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⁷⁸。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世，则諄矣⁷⁹；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⁸⁰。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隤⁸¹，唯其人之贍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⁸²。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⁸³。夫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⁸⁴，司马长卿窃誉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⁸⁵。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默独守吾《太玄》⁸⁶。”

说明：

这篇赋见《汉书》卷八七，《文选》卷四五，

《艺文类聚》卷二五。此赋的写作背景是这样：“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汉书·扬雄传》）从这个写作本事看，扬雄对他人的飞黄腾达，对自己“三世不徙官”，“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似不介意，甘愿“默默守吾《太玄》”。其实扬雄内心里极不平静，是愤愤不平的。文中，他借用“客”“嘲”他久处朝廷，“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说公卿”，“位不过侍郎”之后，即狠狠地骂开了：“今大汉……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这简直是一个是非不分，贤愚倒置，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的社会，哪有仁人志士用武之地！

扬雄这个揭露，从《汉书·扬雄传》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时已有所交待，但如果我们再看看《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对这一问题的痛斥，就会更清

楚地看出扬雄的揭露具有何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鲍宣在看到“丁、傅子弟并进，董贤贵幸”时，曾给哀帝上书：“窃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朝臣已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敦外戚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下，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清寄为奸，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廓。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扬雄的《解嘲》，与鲍宣这位骨鲠之士的上书，不正是交相辉映，同为不朽之作吗！

此文用赋体对话形式构筑成篇，答才是赋的主体，他侃侃而谈，有如江河直泻，不可遏止，颇具先秦纵横家雄辩之风。

《解嘲》语言犀利，平易流畅，与扬雄前期赋作语言大体相同。这与赋的辩论体式也不无关系。

此文深受东方朔《答客难》之影响，以后多有模拟之作。《文选》把它单独列为一种文体。

注释：

①丁：丁明，哀帝之舅，代傅喜为大司马。傅：傅喜，哀帝祖母傅太后之从弟。曾为大司马，后为丁明所代。董贤：字圣卿，云阳人，

曾为太子舍人。哀帝立，随太子官为郎。用事：指辅政。附离：攀附。离，著。

②方：正在。泊如：安静的样子。

③或：有人。以玄尚白：作《太玄》而未成，其色犹白。玄，黑色。又《文选》李周翰注：“玄，道也。白，喻人俗也。化俗归道，亦如染素于黑，黑成，则道行也。言尚白，讥其道未行也。”

④纲、纪：法度，准则。

⑤已：止也。尊：尊崇，推重。张铄曰：“尽忠为尊人君也。”荣：使……荣耀。张铄曰：“扬名为荣父母也。”

⑥析：分。圭：《文选》作“珪”，二字通。这是古代帝王或诸侯所持的长形玉版，上头圆或尖形，下方，用以作为凭信。儻（dān 担）：荷，背负。张铄曰：“言当分人君之珪，以为上列之诸侯，荷人君之重爵。”

⑦怀：怀藏。符：古代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用竹木或金玉制成，上写文字，分为两半，朝廷和在外将领各执一半，用时相合为凭。紃：系，佩带。青：青绶，青色的丝带，用以系帷幔或印环。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来标志官吏的身份和等级。拖：《文选》作“拖”，曳也。紫：紫绶。青与紫，皆贵者服饰。李善注引《东观汉记》曰：“印绶，汉制公侯紫绶，九卿青绶。”朱丹：用朱红色装饰。轂：泛指车。《汉书·景帝纪》曰：“令长吏两千石朱两轂。”

⑧遭：遇，逢。不讳之朝：指朝政清简，人们无所禁忌。吕延济曰：“天子多忌讳而人弥穷贫，忌讳法令烦也。不讳，谓法令不烦苛也。”同行：同列。

⑨历：过。金门：金马门，在未央宫内，古征才召士，暂居此处，待天子任用。五堂：《三辅黄图》卷二：“建章宫南有玉堂……玉堂内十二门，阶阶皆玉为之。”有曰：言久矣。

⑩曾：竟。画：谋划。奇：指特异出众的计谋。策：策略，谋略。说：劝说，说动。谈：辩论。

⑪耀星：闪耀的星星。舌如电光：指言辞辩论迅速，就像闪电之光一样。一纵一横：言辞纵横而生，无拘无束。论者莫当：诸所谈论者都不能抵挡。

⑫太玄：指《太玄经》。《文选》顾后有“默”。支：《文选》作“枝”。扶疏：《文选》作扶疎，繁茂披纷，枝叶四布。这是以树喻文，言文辞如枝叶四布。意思是，扬雄不能以辩说求高位，反顾其静默作太玄。

⑬这句是说《太玄经》的言辞有深高大小的区别。黄泉：指地下深处。元气：天地未分之前的混一之气。李善注引《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纤：《文选》作“细”，小。无伦：《文选》作“无间”，言极其微小。

⑭侍郎：秦汉时郎中的属官，本为宫廷近侍，秩比四百石。擢：选拔。才：仅仅，不过。给事：供职。黄门：官署名。《汉书·霍光传》师古注：“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

⑮拓（tuò 柝）落：不得意。李善田：“拓落，犹辽落不谐偶也。”

⑯跌：差失，过错。《广雅》曰：“跌，差也。”赤：红色，血的颜色。被诛杀时必流血，故用“赤”代杀。《广雅》曰：“赤，谓诛灭也。”

⑰往：李善注《文选》作“昔”。罔：“网”的本字。指法律政教。解结：败坏。群鹿：指诸侯。逸：奔走。指诸侯国不复用天子约束。

⑱这句意思是：周末诸侯离乱反叛，分为鲁、卫、齐、楚、宋、郑、燕、秦、韩、赵、魏、中山十二国。后合并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因秦强大，东制诸侯，故别言之，曰合为六七。

①⑨这句是直接说其四分五裂的意思。《邹阳传》：“济北，四分五裂之国也。”张铣曰：“天下丧乱，诸侯各保山河，故四渎五岳各为分割，并为战争之国也。”剖：分，判。

②⑩矫：举，高举。厉：振，振奋。翮：羽茎，代指鸟翅膀。这句话意思是：君臣数易不定，得贤士则国富民强，社稷安宁；失贤士者国弱民穷，社稷危殆。士人们择君而仕犹如鸟儿举翼振翮，恣意高飞，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之。

②⑪自盛以橐：是指范雎由魏入秦被秦使者装在布袋中的事。盛，装人。橐，布袋。凿坏以遁：用颜阖的典故。颜阖，战国鲁人。鲁君闻其贤，欲以为相，遣使持币，颜阖凿坏后墙而逃。坏（péi 陪），屋后墙。参见《淮南子·齐俗》。

②⑫邹衍：战国齐临淄人，阴阳家，著书所言皆天事，所以齐人称之为“谈天衍”。曾游历各国，燕昭王师事之。仕于齐，位至卿。颉颃（jié háng 杰行）：《汉书·扬雄传》作“颉亢”，变幻莫测的奇怪之辞。取世资：为世所取资以为师。

②⑬孟轲：战国时邹人，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连蹇（jiǎn 检）：艰难，遭遇坎坷。刘良曰：“连蹇，谓往来皆难也。言孟轲游齐，齐不能用。适梁，梁亦不用。然而虽往来屯难不见任用，终亦为周威王师也。”万乘：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

②⑭东海：泛指东部大海。渠搜：古代戎国名，在葱岭以西，大宛以北。前：指南方。番（pān 攀）禺：秦置番禺县，境内有番山、禺山，因以为名。秦汉时属南海郡，在今广州一带。后：指北方。陶塗：古代北方国名，在渔阳之北。《尔雅》作“骕骹”，马名，出自其国，故以马为名。古坐北朝南，故左东右西前南后北。

②⑮东南一尉：指会稽东部都尉。尉，官名。西北一候：敦煌五门关候。李善注引如淳曰：“《地理志》曰：‘龙勒玉门阳关有候也。’”

候，用以观察敌情或伺候远国来朝宾客的官员。

②⑥徽：系，束缚。纠：绞合的绳子，三合之绳。墨：同“纆”，绳两股。制：制裁，惩罚。钺铁：《汉书·扬雄传》作“质铁”，古代行刑的工具；钺是腰斩时用的砧板，铁是铡刀。

②⑦散：传播显示给人看。风：教化，感化。

②⑧结以倚庐：即以丧服之礼凝聚束缚其心。倚庐，古时为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以示尽孝之意。《墨子·节葬下》：“处倚庐，寝苦枕块。”《礼·丧服大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疏》曰：“居倚庐者，谓于中门之外，东墙下，倚木为庐，故云居倚庐。不涂者，但以草夹障，不以泥涂之也。”汉律承继之，规定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

②⑨雷动云合：如雷振响，如云汇集。鱼鳞杂袭：如鱼鳞排列般众多纷杂。袭，重迭。营：谋划。区：方。

③⑩稷：古代农官名，即后稷，周的祖先，传说他的母亲曾欲弃之，故名弃。后为舜农官，封地邰，别姓姬。《书·舜典》：“汝后稷播时百谷。”契（xiè 谢）：传说中商代始祖帝喾的儿子，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舜时佐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赐姓子氏，封于商。咎（gāo 高）由：即皋陶。传说是舜时掌刑狱的官。这句意思是：人人都自以为自己的才能可以和古代的贤人相比。

③⑪缙（shī 史）：《文选》作“緌”，二字同。古代束发的缙帛。纓：结冠的带子。拟：比。阿衡：官名，即伊尹，商汤的臣子，名挚，是汤妻陪嫁之奴，后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

③⑫五尺童子：小孩子。晏婴：春秋齐国夷维人。继其父职为齐卿，后为相于景公，提倡节俭，名显诸侯。夷吾：管仲之名，春秋齐国颖上人，初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纠被杀，管仲被囚。后为相，主张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使齐桓公成为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句意思是：小儿也羞比霸世之臣，谓己已得帝王之道。

③③当涂：《文选》作“当途”，指专权的人。委：被遗弃。

③④势：权力，权势。匹夫：普通百姓。勃解：《文选》作“渤海”，即渤海。乘：四只雁。又，《广雅》：“乘，壹，式也。”《方言》：“二飞鸟曰只，雁曰乘。”后人改只鳧为双鳧，配以母雁，似误。这句吕延济释曰：“以喻群臣，言朝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雁双鳧之集不为多，飞去不为之少，言国家虽贤臣多集不觉其多，去亦不觉其少。”

③⑤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传说殷纣淫乱，比干犯颜强谏而触怒纣王，被剖心而死。箕子因谏纣王而不从，乃披发佯狂为奴。微子数谏纣王而不从，遂去国。孔子称其三人为“三仁”。去：离开。虚：空。《文选》作“墟”，意思是三仁去国而殷亡，宗庙成丘墟。

③⑥二老：一为太公，即姜尚，一为伯夷。李善注引《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盖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后人把他们作为道德高洁的代表。但李周翰说：“太公归文王而周业盛，是为一老，不闻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与太公为二老，甚误矣。且伯夷去绝周粟，死于首阳，奈何得去归周也？扬雄言二老，亦用事误也。”录以备考。炽：昌盛，兴盛。

③⑦子胥：姓伍名员，春秋楚人，因父兄被害而奔吴，与孙武共佐吴王阖闾伐楚，遂复仇。后夫差败越，越请和，子胥谏而不从，被迫自杀。子胥死后，吴多次伐齐，国内空虚，越王勾践杀吴太子，最终灭吴。种：越大夫，姓种。蠡：范蠡，春秋楚宛人，字少伯，仕越为大夫，佐勾践励精图治，卒灭吴。粤伯：《文选》作“越霸”。

③⑧五羖（gǔ 古）：用百里奚的典故。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贤相。原来虞大夫，晋献公灭虞，虏获奚，以为穆公夫人陪嫁之臣。百里奚耻之，逃至宛，为楚人所获。穆公闻其贤，欲以重金赎之，恐楚不与，乃用五羊皮赎。楚人许，与穆公。穆公与言国事，甚悦，委以国政，

称五穀大夫，后佐穆公成霸业。

③⑨乐毅：燕昭王上将军，领燕、赵、楚、韩、魏五国兵伐齐，下七十余城。燕惠王继位，齐行反间计，惠王使齐劫代之，毅畏诛，遂奔赵。燕惠王惧乐毅为赵所用，封其子为昌国君。

④⑩范雎：战国魏人，事魏中大夫须贾，须贾疑其通齐，魏相魏齐笞击之，折肋摺齿，置厕中，后被救出入秦，终代穰侯魏冉为秦相。摺（lā 拉）：古拉字。穰（rǎng 嚷）侯：即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异父弟，为相，封穰侯。范雎入秦，说昭王亲政，昭王遂以范为相而免穰侯。

④⑪蔡泽：战国时燕人，曾游说列国，因范雎而见昭王，为客卿。范辞退后，泽为相。嚙吟：下巴上曲的样子。唐举：战国梁人，善相术，《荀子·非相》：“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蔡泽从唐举相，唐举熟视之，笑曰：“吾闻圣人不相（相貌不奇），殆先生乎？”蔡泽曰：“吾自知富贵，吾所不知者寿也，发闻之。”

④⑫有事：指国家处于动乱之时。萧：萧何，沛人，佐刘邦建汉朝，论功第一。汉之律令典籍，多其制定，世称萧何造律。《史记》和《汉书》均有传。曹：曹参。沛人，佐刘邦建汉灭羽，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循萧律，世称萧规曹循。其主张无为而治。《史记》、《汉书》有传。子房：张良的字。其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结纳刺客椎击始皇于博浪沙，未遂而潜至下邳，后刘邦起兵，良为谋士，因功封为留侯。平：陈平。汉阳武人，家贫好学，有谋略。初从项羽，后归刘邦，积功至护军中尉，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吕后迁之为右丞相。后与周勃合力灭吕，迎立文帝。《史记》、《汉书》有传。勃：周勃，沛人，从刘邦，功至将军，封絳侯。惠帝六年为太尉。吕后死，勃与陈平诛诸吕，立文帝。樊：樊噲，沛人，少以屠狗为业，

后佐刘邦，在鸿门斥项羽，救刘邦脱险，以军功封舞阳侯。霍：霍光，汉河东平阳人。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昭帝即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封博陆侯。昭帝崩，立刘贺，后废而立宣帝。光辅政二十余年，权倾天下。宣帝即位后，以谋反罪名灭其族。安：安定国家、社稷。

④③章句之徒：指治经书的文人儒士。

④④驰骛：奔走。圣哲不能以独力振济天下，故云驰骛而不足。治：指天下太平。这句意思是：天下太平，即使是庸夫治政，也高枕而闲，故曰有余。

④⑤解缚而相：用管仲之典故。管仲初事齐襄公长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鲍叔牙知其有奇才，荐与桓公，为桓公相。

④⑥释褐而傅：这里用的是傅说的典故。傅说原为“被褐带索”、从事版筑的奴隶，后被武丁举以为三公。也有人认为是甯戚与齐桓公的典故。甯戚，卫人，短褐见齐桓公，被任用为大夫。褐，平民穿的粗布衣服。

④⑦倚夷门而笑：用无忌与侯嬴的典故。《史记》记载，秦围赵国邯郸，赵求救于魏。公子无忌率百余人往救赵，向侯嬴告别。侯嬴无送别之语，无忌心中不悦遂返。侯嬴倚夷门而笑，向其道出了救赵的良策。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④⑧或横江潭而渔：用屈原的典故。屈原被襄王放逐，在江边遇到渔夫。渔，捕鱼。

④⑨或七十说：孔子周游列国，说七十余君而无一知遇。说，游说。

⑤⑩或立谈间：指战国时虞卿。《史记·虞卿列传》：“虞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上卿，号为虞卿，食邑于虞。”

⑤⑪“或枉”句：“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

‘万乘之王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事见《吕氏春秋》。此处系泛指君王礼待布衣。枉：屈。

⑤②“或拥”句：指燕昭王为邹衍执帚清道，列弟子座而受其业。事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簪，帚。这里指君王为贤人先驱。

⑤③信：同“伸”，驰骋。舌：代指言辞。笔：用笔写作。

⑤④窒：堵塞。隙：空隙，指政治上的欠缺。蹈：践踏。瑕：过失，错误。诎：通“屈”，屈服。此句吕向释曰：“言塞补人君之过，君虽蹈履其过，终无见屈，谓贤士用忠故也。”

⑤⑤“当今”句：指当政者因天下太平而轻视文士贤人。俛眉：低眉，谦恭的样子。俛，同“俯”。

⑤⑥奇：指语言与众不同。见疑：被怀疑而招致厌恶。殊：指行为不一般。辟：罪。

⑤⑦宛舌：《文选》作“卷舌”，指不言语。固声：《文选》作“同声”，指别人说过以后而仿效之，附和之。拟足而投迹：拟足不前，待别人先行而后随行。

⑤⑧乡：通“向”，假使。策：汉代由天子主持的考试，要求被策试者就政治、经济等时务作答。甲科：汉代考试科目名，岁课甲科为郎中。孝廉：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孝子）和廉（清正廉洁之人）各一，后合称孝廉。方正：汉代选举科目，举贤良方正，或为公卿大夫。抗疏：上书论道是非。

⑤⑨待诏：等待天子之命。下触闻罢：言非甲科、孝廉、方正之人，如上疏论道是非，则是以下触上，闻必见罢而不任用。

⑥①炎炎：强烈的火光。用以形容国家的强盛和显赫的权势。炎炎者灭：指火光盛而致熄。隆隆：雷声之盛，形容权势。绝：灭，盛极

必衰。为盈为实：指雷声盛而为雨，即满盈；火光盛而熄为灰炭，为实。也即声失火灭，由盛而衰。

⑥瞰：窥望。这句刘良释为：“是知高明富贵之家，鬼神窥望其室，将害其满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恶盈，鬼神害盈。”

⑦攫拏（ná 拿）：争夺、执持权利。宗：宗族。六臣注《文选》作“高”。自守：自持节操。

⑧玄：神妙的道理。《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默：清静无为。李善注引《淮南子》曰：“天道玄默，无穷无则。”

⑨爰：句首语助词。《老子》曰：“知清知静，为天下正。”廷：《文选》作“庭”。廷与下文的“宅”均为精神道德之所居处。

⑩寂、寞：无所欲求。寞，《文选》作“漠”。《庄子》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道德之质也。”

⑪吕向释曰：“言古人世异事变，人道大体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处昔时，亦未知胜否何如？”

⑫鸱（chī 吃）枭：鸱，猛禽。枭，传说其食母。古人以为恶鸟，多用以喻奸邪恶人。蜥蜴（yǎn tíng 眼廷）：蜥蜴之类的动物，又称壁虎。病：毛病，不合适。

⑬玄之尚白：作《玄》不成，其色犹白。遭：逢，遇。臾跗：《文选》作“俞跗”，传说是黄帝时的良臣，治病不用汤药，只给病人割肌解肌，洗涤内脏。事在《史记·扁鹊传》。扁鹊：战国时的名医。齐国人，他吸取前人的经验，创造切脉术，精通内科、妇科、小儿科等。《史记》有传。

⑭髀（qì 恰）：腰部下面腹部两侧之骨。徽索：指刑具绳索之类。

⑮翕肩：缩肩，指因畏惧而身体发抖。蹈背：背被践踏。扶服：一说同“匍匐”，另说被人扶持。囊：无底的袋子。这句是说范雎初入秦时，路遇穰侯，遂藏于王稽车中，恐穰侯知之，乃发抖。《史记》未

载其人橐事。

①激印：用言辞激怒。印，同“昂”。万乘之主：指秦昭王。界：《文选》作“介”，离间（其兄弟，使疏）。泾阳：泾阳君，秦昭王同母弟。抵（zhǐ 止）：《文选》作“抵”，据胡克家《考异》改，攻击，侧击。当：正当其理，正当机会。

②颔（qín 沁）颐：指下颌敛曲，向前引。折颈（è 恶）：鼻梁塌陷。

③炕：《文选》作“亢”，通“抗”，堵绝。拊（fǔ 府）：击拍。《史记》载，蔡泽听说应侯（范雎）因攻赵失败而内惭，乃西入秦。应侯使人召蔡，蔡人则揖应侯。应侯延蔡人，坐谈数日，遂对秦昭王说：“客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昭王与语，甚悦。应侯请归相印，遂拜蔡泽为相。

④时：时机，机会。

⑤金革：兵甲，指战争。都：建都。娄敬：齐人。委、脱：皆卸去之意。辂（lù 路）：车前的横木，以木挡胸以挽车。挽：拉车绳。掉：摇动。不拔之策：计策稳妥，不可动摇。据《汉书》记载，娄敬去陇西服役，路过洛阳，遂拜见刘邦，言都洛阳之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刘邦从其谋，后封关内侯，号建信君。

⑥徙：指迁都。适：适时，适合政治情形。

⑦叔孙通：鲁薛邑人，原为秦博士，秦末大乱，归项羽，后投刘邦。汉朝建立后，与儒生共立朝仪，明尊卑次第，汉礼仪由此而兴。后拜太子太傅。枹鼓之间：指军队行伍之中。枹（fú 伏）：鼓槌。投：弃。仪：礼节。得：得其时宜。

⑧甫刑：当为“吕刑”，据《文选》。这是司寇吕侯奉周穆王之命制作的刑法，后泛指周代刑法。靡敝：败坏。权制：衡量制定法律。宜：合其时宜。

⑨諛：同“悖”。乖谬，谬误。

⑧成周之世：指周成王之时。周公辅政，建城洛邑，号曰成周。缪：六臣本《文选》作“乖”。金：金日磾（mì dī）。张：张安世。武帝临终托他们与大将军霍光同辅国政，共佐幼主。许：许广汉，宣帝许皇后之父。史：史恭及长子史高。恭为宣帝祖母史氏之兄。高，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狂：荒唐，狂乱。

⑨奇：奇计。响若坻隤（dī tuí 底颓）：其声音就像山崖之石坠下来一样。喻以上几人声誉高远。坻隤：五臣本《文选》作“坻颓”。

⑩贍：李善本作“瞻”，富足。这句意思是说，那些人虽富有才智，但也恰是遇到了有所作为的时机。

⑪从：顺利。刘良曰：“事本可为而于明主之时，则君臣不相违疑，言必从，计必用也。可为谓适时也。”凶：不顺利，危险。

⑫蔺先生：六臣本无“先”。战国时，秦王欲以地换赵和氏璧，但无诚意。蔺相如用计完璧归赵。收功：获得成功。章台：秦王接见蔺相如的一个宫殿，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四皓：秦汉之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时称“商山四皓”。事见《史记·留侯世家》。荣：草木之英。南山：今河南商山。公孙：公孙弘。武帝时，以贤良文学第一，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为丞相。骠骑：指霍去病，西汉名将，官至骠骑将军。曾领兵击匈奴，至祁连山。

⑬“司马”句：卓文君新寡，慕司马相如，遂夜私奔。其父卓王孙怒，不与钱财。后相如开酒店，让文君当垆，卓王孙耻之，遂分文君以钱财及僮仆。“东方”句：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皇帝赐从官以肉，太官丞日晏不来，东方朔遂拔剑割肉而去。太官奏与皇上，上曰：“先生起，自责也。”东方朔曰：“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大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细君，东方朔妻名。

⑭并：相提并论。

解 难

扬 雄

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①。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②。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閤意眇指^③，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④，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⑤。亵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⑥，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⑦”？

扬子曰：“俞^⑧。若夫閤言崇议，幽微之途^⑨，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⑩。彼其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⑪。独不见夫翠

虬绦螭之将登乎天，必耸身于仓梧之渊^⑫；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撒胶葛，腾九阍^⑬。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紘^⑭；泰山之高不嶢峣，则不能淳滃云而散歊烝^⑮。是以宓戏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⑯。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⑰。《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⑱。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⑲；大味必淡，大音必希^⑳；大语叫叫，大道低回^㉑。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㉒。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㉓；试为之施《咸池》，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㉔。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㉕；猥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斫^㉖。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㉗。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㉘！

说明：

此篇见《汉书》卷八七，《北堂书钞》卷一七。《汉书·扬雄传》载：“《玄》文多，观之者难知，学

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这就是本文写作的背景。文中，扬雄罗列了一大串圣人著作，最后指出，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异乎寻常，不好懂，所谓“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王充《论衡·自纪篇》也有类似说法，所谓“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音，训古乃下。董贤圣之材鸿，故其文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可见，贤圣之书难读，这是当时世俗的看法。在这里，扬雄之所以引经据典，无非想说明，他所写作的《太玄》，也属于圣贤之类的作品。（他以《太玄》仿《论语》，即有此意。）

《解难》作于建平三年（前4年），扬雄已五十岁，也即扬雄已步入晚年，但他官职仍得不到升迁，也不为世所重，所以他自比圣贤，既表现他自负的一面，同时也流露出他的牢骚情绪。至于扬雄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难懂，这也正是当时一般辞赋家、学者的通病。对此，王充在《论衡》中曾一再加以痛斥，所谓“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同上说）。

注释：

①好：喜欢，喜爱。

②工声：美妙的声音。比：和，合乎。

③抗辞：高言。幽说：深奥的学问。罔意眇指：宏大微妙的意旨。眇，通“妙”。指，意旨；思想。

④有亡：古代哲学范畴，有指事物的存在，有“有形、有名、实有”等义；无指事物的不存在，有“无形、无名、虚无”等义。老子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陶冶大炉：指天之造化人类。旁薄：广被，散布。

⑤兹年：言其久。兹，借为“滋”，更加。殊：特别。不寤：不觉悟，不晓其意。

⑥亶（dàn 旦）：通“但”，只不过。学者：学习的人。

⑦弦者：弹拨弦乐器的人。放（fàng 仿）于无声：依据无声而弹乐。放，读为“仿”，依据。殆：大概。颜师古注为“近”。

⑧俞：是，然而。应答之辞。《书·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

⑨罔言崇议：高大深邃的言辞议论。幽微之途：幽深微妙的道理。微，深奥，精妙。

⑩象：法式。度：规则。法：法度。丽：著，附着。《易·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这里指日月星辰附着在天上。弥：广大遥远。普：广大。《墨子·尚贤中》：“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深：深邃。玉、金：喻高贵美妙。

⑪势：情势。

⑫翠虬（qiú 求）：传说中青绿色的无角龙。螭（chī 吃）：传说中的无角龙。耸身：将身立起。仓梧：地名，相传舜葬于苍梧之野。仓，通“苍”。

⑬阶：凭借。浮云：空中飘浮的白云。翼：以为羽翼。疾风：迅风。虚举：凭虚而飞起。搯（jǐ 济）：触及。胶葛：轻清上浮的云气。颜师古曰：“胶葛，上清之气也。”腾：升起。九閼：九天之门，极言其高。此喻不借艰难文字，不能说明高深的道理。

⑭烛：照耀。六合：天地及四方合称六合。八紘：八极，八方的纲维，大地的极限。紘，维。

⑮嵯峨（jiāo yáo 焦尧）：山势高峻的样子。淳淪（bó wēng 勃塤）：空中云气四起的样子。淳，兴起。淪，云气起也。歊（xiāo 消）：上升的热气。

⑯必義氏：亦作“伏羲氏”。绵络：包罗，连接。经以八卦：以八卦为经。经，与“纬”相对。八卦，《周易》中的八种符号，各表示不同的方向。

⑰附：增加。六爻（yáo 姚）：《周易》中六种组成卦的符号。错：变更，更迭。象：卦爻的外形。彖（tuàn 团去声）：《周易》中总括一卦的话。《周·履》“彖曰”注：“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易·乾》疏：“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发：阐明。臧：同“藏”，内部奥秘。定：奠定。基：根基，根本。

⑱典谟（mó 磨）：指记载《尧典》、《舜典》、《大禹谟》、《咎繇谟》等书籍。泛指古代圣贤的训戒之辞。鸿烈：大功业。缉熙：渐至于光明，后以缉熙为光明。《诗·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⑲胥靡：空无所有。《荀子·氏效》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曰：“胥靡者，空无所有之谓。”宰：万物的主宰。《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尸：主。

⑳大音：高雅的音乐。希：通“稀”，指不繁杂。声很细。

㉑叫叫：远声。低回：纡回曲折。

㉒眇：通“妙”，精妙。同、棍、齐：混同，齐一。棍，通

“混”。衍：含义丰富，广大。师古曰：“衍，旁广也。”

②③弦者：弹拨乐器的人。高张：声音高而大。徽：琴徽，系弦的绳子。师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发抚抑之处。”追趋逐耆：追逐他人的趋向和爱好而弹奏曲目。耆，通“嗜”，爱好。坐者：坐在别处听的人。期：相约。附：附合，顺从。

②④施：给……演奏。咸池：相传是黄帝所作，尧增修沿用。《周礼·春官·大司乐》：“舞《咸池》以祭地示。”揄：引，用手弹奏。六茎：古乐名，相传为颛顼所作，《汉书·礼乐志》：“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发：发起，指演奏。箫韶：相传是舜时音乐名，《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咏：吟唱。九成：多次演奏的音乐。和：应和，唱和。

②⑤钟期：钟子期，春秋楚人，精于音律。伯牙：春秋时人，精于琴艺。传说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钟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后，伯牙谓无知音，就绝弦破琴，终生不再鼓琴。

②⑥夔（náo 獠）人：古代传说中善于涂抹墙壁的人。服虔曰：“夔，古之善涂壁者也。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汙。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斫。知匠石之善斫，故敢使之也。”匠石：名字叫石的匠人。《庄子·徐无鬼》：“郢人堊慢（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恶而鼻不伤。”辍：放弃。斤：斧头。

②⑦师旷：春秋时晋乐师，字子野，天生目盲，善辨声乐。应劭曰：“晋平公钟，工者以为调矣。师旷曰：‘臣窃听之，知其不调也。’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是师旷欲善调之钟，为后世之有知音。”俟：等待。几：通“冀”，希望。

②⑧老聃：老子，姓李，名耳。希：稀少，通“稀”，《老子·道德经》：“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其：扬雄自指。操：情操。

反离骚

扬雄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①，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②。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③，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④。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⑤。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⑥！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⑦，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⑧；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其辞曰：

有周氏之婞婞兮，或鼻祖于汾隅^⑨，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未之扬侯^⑩。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乎

皇波^⑪，因江潭而淮记兮，钦吊楚之湘累^⑫。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絜而离纷^⑬。纷累以其洪濇兮，暗累以其缤纷^⑭。

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⑮，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⑯。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⑰。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櫜枪以为綦^⑱。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醴^⑲！资嫩娃之珍髡兮，鬻九戎而索赖^⑳。

凤皇翔于蓬渚兮，岂驾鵞之能捷^㉑！骋骅骝以曲躔兮，驴骡连蹇而齐足^㉒。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拟而不敢下^㉓，灵修既信椒、兰之唆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㉔？

衿芰茄之绿衣兮，被夫容之朱裳^㉕，芳酷烈而莫闻兮，固不如襞而幽之离房^㉖。闺中容竞淖约兮，相态以丽佳^㉗，知众婢之嫉妒兮，何必颺累之蛾眉^㉘？

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亡春风之被离兮，敦焉知龙之所处^㉙？愍吾累之众芬兮，颺嫋嫋之芳苓^㉚，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天頼而丧荣^㉛。横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苍梧^㉜，驰江潭之泛滥兮，将折衷乎重华^㉝。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㉞。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㉟？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

兮，恐日薄于西山^{③⑥}。解扶桑之总辔兮，纵令之遂奔驰^{③⑦}。鸾皇腾而不属兮，岂独飞廉与云师^{③⑧}！

卷薜芷与若惠兮，临湘渊而投之^{③⑨}；棍申椒与菌桂兮，赴江湖而沅之^{④①}。费椒糈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琼茅^{④②}。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于江皋^{④③}。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④④}？徒恐鹈鴂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④⑤}！

初累弃彼虐妃兮，更思瑶台之逸女^{④⑥}。攄雄鸬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壹耦^{④⑦}！乘云蜺之旖旎兮，望昆仑以樛流^{④⑧}，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④⑨}？

既亡鸾车之幽蔼兮，焉驾八龙之委蛇^{④⑩}？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④⑪}？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歆以於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④⑫}。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④⑬}。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濊^{④⑭}。溷渔父之铺歎兮，洁沐浴之振衣^{④⑮}。弃由、聃之所珍兮，蹢彭咸之所遗^{④⑯}。

说明：

此篇见《汉书》卷八七，《艺文类聚》卷五六。此赋名曰《反离骚》，即所谓“摭《离骚》文而反

之”。但文章反对的重点是屈原的投江自尽。扬雄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当然，文中也批评屈原的某些行为，如“既信椒兰之嗟佞兮，吾累忽焉不蚤睹”——楚王既相信子椒子兰的谗言，你为什么粗心未能及早看清。“知众嫫之嫉妒兮，何必颺累之蛾眉”——知道大家嫉妒你的美貌，你为什么要露出真面目。“累既攀夫传说兮，奚不信而遂行”——你既攀引传说，为何不信会被重用而投江自杀。

但我们从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扬雄并不是否定屈原，相反，他对屈原的人品才能极为推崇，他把屈原比之为“凤皇”、“骅骝”、“神龙”，用“芳酷烈”、“颺烨烨之芳苓”来状屈原的品德。

对屈原的投江自杀，以身殉国，扬雄看来的确不很理解，但文中一再称屈原之死为累——“诸不以罪死曰累”，这实际也流露出对屈原遭遇的同情和不平，对迫使屈原自杀的现实政治的揭露和控诉。

扬雄这篇赋一再受到批评，说轻了，说扬雄欠缺屈原的思想境界，不理解屈原的为人；说重了，认为“此文乃《离骚》之馋贼”、“屈原之罪人”。扬雄的言行的确有诸多缺憾，但后一种指责似未免太过。

注释：

①弘丽：宏伟华丽。温雅：温润典雅。壮：推崇，赞许。

②拟：仿效，摹拟。式：榜样，法则。

③容：为人所容纳。

④涕：眼泪。

⑤大行：大行其道。即从容施展自己的抱负。龙蛇：像龙蛇隐蛰一样藏身。《易·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⑥遇：际遇。湛：读曰“沉”，指投水而死。

⑦摭（zhí 直）：拾取。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

⑧旁：读为“傍”，依据。

⑨蝉嫣（chán yān 撝焉）：连绵不绝。应劭曰：“蝉嫣，连也，言与周氏亲连也。”鼻祖：始祖，初祖。刘德曰：“鼻，始也。”颜师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于扬，故云始祖于汾隅也。”汾：汾河，又称汾水。黄河支流。源出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南流至曲沃县西折，在河津县入黄河。隅：边侧之地。

⑩灵宗：威灵神圣的宗族。谍：通“牒”，谱谍。应劭曰：“谍，谱也，言从伯侨以来可得而叙也。”伯侨：扬雄始祖的名。流：传递。扬侯：扬雄的祖先食采于晋之扬，号曰扬侯。详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

⑪淑：美好。丰烈：美好的业绩。这句应劭释为：“淑，善也。言去汾隅从巫山得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离：经历。晋灼曰：“离，历也。”皇波：大水。皇，大。颜师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经河及江也。河江，四渎之水，故云大波也。”

⑫江：岷江。潭：水边。苏林曰：“潭，水边也。”注：同“往”。

邓展曰：“淮，往也。”记：记录，写下。颜师古曰：“记，书记也，谓吊文也。”钦：敬，钦佩。吊：对有事或受到灾祸的人表示哀悼、慰问。湘累：指屈原。累：无罪而被迫致死。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苟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⑬天轨：天道，天路。颜师古曰：“天轨，犹言天路。”辟：读“闢”，打开。絜：同“洁”。离：读“罹”，遭到，遇到。纷：难。颜师古曰：“言天路不开，故使纯善贞洁之人遭此难也。《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⑭纷：乱。渙溷（tiān niǎn 舔捻）：污浊。应劭曰：“渙溷，秽浊也。”缤纷：杂乱，交杂。指对屈原谗诟交加。

⑮十世：由汉高祖到成帝，共历十帝。阳朔：此指汉成帝年号，公元前24至21年。招摇：星名，在北斗杓端。周正：周朝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

⑯正：值。皇天：天，此指成帝朝。清则：清明的法则。清，清廉、公正。则，法则。后土：古时称地神或土神为后土。方贞：即方正。颜师古曰：“此乃雄自论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图累’以下方论屈原云也。”

⑰图：图谱。颜师古：“图，按其本系之图书也。”承：接续，继承。洪：大。览：观看。师古曰：“览，省视也。”昌辞：美丽的文辞，指《离骚》。师古曰：“昌，美也。”

⑱钩：圆规。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曲尺。衡：天秤。欃（chán 馋）枪：彗星的别名。又，邓展曰：“欃枪，妖星也。”綦（qí 其）：履迹，脚印。晋灼曰：“此反屈原虽佩带方正之行，而蹈恶人迹，以致放退也。”

⑲素初：经常。贮：储存，收藏。丽服：华丽的衣服。颜师古曰：“丽服谓‘扈江离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之类是也。”肆：纵恣，放

肆。如淳曰：“文肆者，《楚辞·远游》乘龙之言也。”讎（xiè 谢）：狭也。如淳曰：“质讎者，恨世不用己而自沉也。”

②资：凭借，依托。嫫娃：皆古之美人。孟康曰：“嫫，閭嫫也。娃，吴娃也。”荀子赋：“閭嫫子奢，莫之媒也。”注：“閭嫫，古之美女……”《汉书音义》：“韦昭曰：‘閭嫫，梁王魏婴之美女。’”吴娃，吴地美女。枚乘《七发》：“使先施、……吴娃、閭嫫……嫫服而御。”髡（dī 笛）：假发。鬻（yù 玉）：卖。九戎：指九州以外的民族。赖：赢，利。《国语·齐语》：“相语以利，相示以赖。”注：“赖，赢也。”颜师古曰：“赖，利也。这句颜师古释为：‘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犹资美女之髡卖于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

②蓬藿：应劭曰：“蓬藿，蓬莱之藿也，在海中。”蓬莱，山名，古代方士传说为仙人所居。驾鹅：鸟名，野鹅。捷：及，比得上。晋灼曰：“捷，及也。”指凤皇不如野鹅敏捷。

②骅骝（huáliú 华留）：赤色骏马。亦名枣骝。《荀子·性恶》：“骅骝……此皆古之良马也。”蹇：“艰”的古文。连蹇：艰难。《易·蹇》：“往蹇来连。”注：“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后谓遭遇坎坷曰连蹇。齐足：速度相同。齐，相等，等同。此句颜师古释为：“言使骏马驰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

②枳、棘：都是一种带刺的植物。榛榛：草木丛生的样子。猿：“猿”的本字。《尔雅·释兽》：“猿猿善援。”师古曰：“猿，善攀援。”猱（yòu 又）：也作“猱”。兽名，长尾猿。师古曰：“猱似猴，昂鼻而长尾。”拟：师古曰：“拟，疑也。”

②灵修：喻君王。《楚辞·离骚》：“夫唯灵修之故也。”注：“灵，谓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此指楚王。椒：子椒。兰：子兰。佞倖（qiè níng 怯拧）：谗言。蚤：古“早”字。这句是说：楚王既信令尹子兰和司马子椒，屈原为什么没有及早

预见到呢？

②⑤衿(jīn 今)：古代衣服之交领。菱(jì 技)：菱角。两角者菱，四角者为芰。茄(jiā 加)：荷茎。《尔雅·释草》：“荷，芙渠，其茎茄。”被：通“披”，穿着。夫(fú 伏)容：荷花的别名。也作“芙蓉”。

②⑥褰(bì 必)：折叠衣服。颜师古注：“褰，叠衣也。”幽：隐蔽，隐藏。离房：别房，另设的房子。

②⑦淖(chuò 绰)约：同“绰约”，容态善美。《庄子·逍遥游》：“绰约若处子。”颜师古注：“淖约，善容止也。”这句应劭注曰：“从士竞善，犹女竞容也。”颜师古注曰：“相态以丽佳，言竞为佳丽之态以相倾也。”

②⑧嫮(hù 户)：同“嫱”。颜师古注：“嫮，美貌也。”颺：扬举，显扬。蛾眉：女子的秀眉。引申为美女的代称。这句批评屈原自扬蛾眉，招引嫉妒。

②⑨懿：美，美德。神龙：古以龙为神物，称龙为神龙。俟(sì 四)：同“俟”，等待。庆云：五色云。也作“景云”、“卿云”。古以为祥瑞之气。《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甘露降，庆云集。”又，《天文志》：“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喜气也。”举：起来，飞起。亡：同“无”。春风：春风温和，比喻温和可亲的气象或境界。被离：分散的样子。晋灼曰：“龙俟风去而后升，士须明君而后进。国无道则愚，谁知其所邪？”颜师古曰：“龙以潜居待云为美，以讥屈原不能隐德，自取祸也。”

③⑩愍(mǐn 悯)：哀怜。芬：香气。比喻美好的德行或声誉。此指屈原众多的美德。嫋嫋：即焜焜。颜师古曰：“嫋嫋，光盛貌。”苓：香草名。

③⑪季夏：夏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六月。庆：通“羌”，发语辞。

张晏曰：“庆，辞也。”夭(yāo 妖)：少壮而死。顛(cuī 脆)：通“悴”，劳累。或作“瘁”。

⑫走：即“跑”，急趋。颜师古曰：“走，趣也。”苍梧：山名，又名九疑。相传舜葬于苍梧之野。地在今湖南宁远县境。

⑬折衷：即折中，取其中正的意思。重华：虞舜名。应劭曰：“舜葬苍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启质圣人，陈己情要也。”

⑭舒：伸展。此意为伸述，陈述。烦：苦闷。或：通“惑”，迷惑。张晏曰：“舜圣，卒避父害以全身，资于事父以事君，恐不与屈原为党与。”

⑮陵：升，登上。应劭曰：“陵，乘也。”阳侯：古之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化为大波，称为波神。此句应劭释为：“言屈原襄阳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独见然许之也。”

⑯精：粗之反义，精细。琼：美玉。应劭曰：“琼、玉之华也。”靡：粉末。应劭曰：“靡，屑也。”天年：自然的寿数。汨罗：水名，在湖南省东北部。上游汨水，流经湘阴县分为二支，南流者曰汨水，一经过罗城曰罗水，至屈潭两水复合，故曰汨罗。战国楚屈原，忧愤国事，怀石自沉于此。陨(yǔn 允)：通“殒”，死。薄：靠近。此句颜师古释为：“此又讥屈原，云琼靡秋菊，将以延年，崦嵫忽迫，喜于未暮，何乃自投汨罗，言行相反？”

⑰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淮南子·天文》：“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应劭曰：“扶桑，日所拂木也。”总：系，结。辔(pèi 佩)：马缰。晋灼曰：“《离骚》云‘总余辔于扶桑，聊消摇以相羊。’屈原言结我车辔于扶桑，以留日之人，人年不得老。日以喻君，而反离朝自沉，解辔纵君，使遂奔驰也。”

⑱鸾皇：鸾与凤凰，皆凤属。腾：上升。属(zhǔ 主)：跟随，跟得上。飞廉：风神。《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

属。”注：“飞廉，风伯也。”云师：云神。《楚辞·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汉·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晋灼曰：“已纵其轡使之奔驰，鸾皇迅飞亦无所及，非独飞廉、云师，言庄严未具，使君不适道也。”

③⑨薜（bì 必）：植物名。芷（zhǐ 纸）：香草名，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白芷。若：香草名，即杜若。蕙：香草名，俗称佩兰。

④⑩棍（hùn 混）：捆束。颜师古曰：“棍；大束也。”申椒：香木名。菌桂：木名，岸桂的一种，又名肉桂，月桂。沅（òu 呕）：浸泡。颜师古曰：“沅，渍也。今沅麻也。”此句颜师古释曰：“《离骚》云‘贯薜荔之落蕊’、‘杂杜衡与芳芷’、‘又树蕙之百亩’、‘杂申椒与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必自投江湘而丧此芳乎？”

④⑪费：用。椒糗（xū 须）：祭神用的以椒香拌精米制成的食物。《楚辞·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糗而要之。”孟康曰：“椒糗，以椒香米馐也。”糗：精米。要：通“邀”。勤：企望。《诗·召南·江有汜·序》：“勤而不怨。”疏：“勤者，必企望之。”索：索取，讨取。颜师古曰：“索，求也。”琼茅：灵草，古时用以占卜。屈原《离骚》：“索琼茅以筮蓍兮，命灵氛为余占之。”颜师古曰：“琼茅，灵草也。”

④⑫灵氛：古代明占吉凶之人。湛（zhén 沉）：通“沉”，沉没。江皋（gāo 高）：江边。皋，岸，水旁地。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此句颜师古注曰：“既不从灵氛之占，何为费椒糗而勤琼茅也。”

④⑬攀：晋灼曰：“攀，慕也。”傅说：殷相，相传说曾筑于傅岩之野，武丁访得，举以为相，出现殷中兴的局面。因得说于傅岩，故命为傅姓，号傅说。此句师古释为：“既攀援傅说，何不信其所行，自见用而遂去？”

④⑭鷦鷯（tí guì 提贵）：杜鹃鸟，一名子规，常以立夏鸣，鸣则众

芳皆歇。芳：草香。《离骚》：“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此句颜师古释为：“雄言终以自沉，何惜芳草而忧鸱鸒也？”

④⑤虑妃：即宓妃，古代神女名。瑶台：美玉砌成之台。极言其华丽。逸女：美女。《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此句颜师古释为：“此又讥其执心不定也。”

④⑥抨（bēng 崩）：遣派，支使。鸩（zhèn 镇）：有毒的鸟。雄曰：运日，雌曰阴谐。传说羽有剧毒，饮之立死。或以为鸩当作鸩。耦：同“偶”，和合。此名颜师古释为：“《离骚》云‘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故云百离不一耦也。”

④⑦云蜺：指云和虹。旖旎（yǐ'ní 倚泥）：《汉书》作“猗猗”，《文选》作“猗猗”，轻盈柔顺的样子。颜师古曰：“旖旎，云貌也。”昆仑：山名。在西藏、新疆之间。纒（jiū 纠）流：缭绕。颜师古曰：“纒流，犹周流也。”

④⑧览：观看。四荒：四方荒远的地方。此句苏林释为：“《离骚》云‘登阆风而縑马，忽反顾以流涕，哀高丘之无女’，女以喻士，高丘谓楚也。”颜师古曰：“阆风在昆仑山上，故云望昆仑也。女，仕也，何必要仕于楚也。”

④⑨鸾车：人君所乘之车。四马四轡八銮、行则铃声如鸾鸣，故曰鸾车。幽蔼：犹掩蔼也。荫蔽、阴暗的样子。委蛇（wēiyí 威移）：雍容自得的样子。此句颜师古曰：“言既无鸾车，则不得云驾八龙也。”

⑤⑩濒：水边。九招：也作“九韶”，传为虞舜乐名。九歌：相传为禹时的乐歌。《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注：“九歌，九歌之歌，禹乐也。”此句颜师古释曰：“此又讥其哀乐不相副也。”

⑤⑪圣哲：超凡的道德才智。《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睿作圣，明作哲，圣哲之人，

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为我用。”也指圣哲的人。增：颜师古曰：“增，重也。”歔（xī 西）：抽咽声。於邑：忧悒郁结，哽咽。《楚辞·九章·悲回风》：“气於邑而不可止。”颜师古曰：“於邑，短气也。”此句颜师古解释为：“雄言自古圣哲，皆有不遇，屈原虽自叹於邑，而楚王终不改寤也。”

② 斐斐（fēi 飞）：往来貌。《楚辞·九叹·惜誓》：“怀芬芳而挟蕙兮，佩江离之斐斐。”迟迟：徐行。

③ 涛澜：水波激溅。涛，大波。澜（làn 赖），急流，湍急之水。水击石间为澜。《楚辞·九歌·湘君》：“石濑兮浅浅。”注：“澜，湍也。”此句颜师古释曰：“言孔子去其本邦，迟迟系恋，意在旧都，裴回反覆。屈原何独不怀鄢郢而赴江湘也？”

④ 溷（hún 混）：混乱。铺（bū 逋）：食，吃。歠（chuò 辍）：通“啜”，饮，喝。此句颜师古注曰：“《渔父》云‘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醪’，屈原以为溷浊，不肯从之，乃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也。”

⑤ 由：许由。上古高士，隐于箕山。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耕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聃：人名，老子。春秋战国时楚苦县人。曾为周藏书室史官。相传著《老子》五千言。蹠（zhí 直）：践，踩。《楚辞·九章·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彭咸：传说为殷大夫。《离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楚辞》中屡言彭咸，《离骚》外又见《抽思》、《思美人》《悲回风》等，事实无可考。《离骚》王逸注说谏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因屈赋而附会，不足信。师古曰：“由，许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为时俗所污，然保己全身，无残辱之丑。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踪，而遵彭咸遗迹。蹠，蹈也。”

酒 赋

扬 雄

子犹瓶矣^①。观瓶之居^②，居井之眉^③。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④，臧水满怀^⑤。不得左右，牵于繆徽^⑥。一旦重碍^⑦，为瓮所輶^⑧；身提黄泉，骨肉为泥^⑨。自用如此，不如鸱夷^⑩。郕夷滑稽^⑪，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⑫。常为国器^⑬，托于属车^⑭。出入两宫^⑮，经营公家^⑯。由是言之，酒何过乎^⑰？

说明：

《酒赋》也叫《酒箴》，出自《汉书·游侠·陈遵传》，据说是讽谏汉成帝的。从表面上看来，扬雄是说水瓶质朴有用而身处险境，酒壶终日昏沉却怡然自

乐。实际上，扬雄是以水瓶比喻那些纯洁高尚的正人君子，并为他们打抱不平；以酒壶比喻那些贪荣好利的小人，讽刺他们为个人私利而卑躬曲膝，趋炎附势。此赋很明显是有所感而发的。此赋又载《艺文类聚》卷七二，《北堂之钞》卷一四八，《初学记》卷二六等等。

注释：

①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瓶：古代汲水的容器。

②居：处于；指停留的地方。

③眉：边侧。

④酒醪（láo）：一种汁渣混合的酒。

⑤臧：通“藏”，收藏，盛。

⑥纆（mò 莫）徽：井绳。这句意思是：水瓶被绳索所系，不得自由。

⑦𦉳（zhuān 专）碍：井绳被井壁所挂。𦉳，悬挂。碍：被阻住。

⑧甕（dàng 荡）：用砖砌成的井壁。輶（léi 雷）：碰撞打击。参阅《汉书·陈遵传》注。

⑨提：掷击，抛掷。黄泉：指葬身之处。

⑩鸱夷（chīyí 吃移）：盛酒的皮袋子。

⑪滑稽（gǔjī 鼓鸡）：古代的注酒工具，圆形，能转动注酒。比喻圆滑自如。

⑫酤（gū 孤）：买酒。

⑬国器：国家的宝器。

⑭托：托附。属（shǔ 蜀）车：皇帝出巡时侍从的车子。

⑮两宫：指皇帝和太后的宫，此处是指有权势的门庭。

⑯经营：指到公家奔走，谋求营生。

⑰过：错误。

覈灵赋^①

扬雄

自今推古，至于元气始化^②，古不览今，名号迭毁^③，请以《诗》《春秋》言之^④。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⑤，冯冯沉沉^⑥，奋搏无端^⑦。

大易之始，河序龙马^⑧，雒贡龟书^⑨。

世有黄公者^⑩，起于苍州，精神养性，与道浮游。

二子规游矩步^⑪。

文王之始起^⑫，浸仁渐义^⑬，会贤僭智^⑭。

枝附叶从，表立景随^⑮。

说明：

此赋已残。第一、二段辑自《太平御览》卷一，第三、四、五、六、七段分别辑自《文选》中的陆倕《石阙铭》、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陆机《长安有狭邪行》、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和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的李善注。第七段又见于《文选》蔡邕《郭有道碑文》李善注。

从残文来看，《覈灵赋》不是铺陈大赋，它谈古论今，从容不迫，引经据典，娓娓而叙，旨在说明一些从政做人的道理。该赋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杂有道家意识，应是扬雄晚年思想成熟时的作品。赋中的“元气始化”、“太易之始”诸语，可看出当时人们对宇宙形成的认识。

注释：

①覈（hé 合）：查验，核实。

②元气：指天地未分之前混一之气。元，始。化：分化。

③名号：美名。迭毁：交替毁灭。

④《诗》《春秋》：《诗经》和《春秋》，皆在儒家“六经”之列。《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古以为“六经”都是历史兴亡的记录。

⑤太易：犹太极，未见气之时。太初：气之始也。《列子·天瑞》：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⑥冯冯（píngpíng 平平）沉沉：充满的样子。

⑦奋搏无端：运动没有边际。

⑧河序龙马：相传伏羲见龙马负图于河，据其文字以画八卦，称河图。

⑨雒（luò 落）贡龟书：相传禹治水，洛水出神龟，背负文，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畴。雒同洛。

⑩黄公：似指“东海黄公”。此人有道术，能制龙御虎，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后年老气衰，饮酒过度，遂为虎所食。见张衡《西京赋》角觝戏，又见《西京杂记》卷三。

⑪规游矩步：出游举步都受规矩的限制。

⑫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之父。本为商纣王时的诸侯，实行仁政，得到众诸侯拥护，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

⑬浸仁渐义：浸渐仁义。渐，浸润。

⑭会贤僭（zǎn 咱）智：会僭贤智，招集贤智之才。僭，积聚。

⑮表：外衣，引申为外部形象。景：同影。

刘 歆

刘歆（约前 53 年—23 年），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辞赋家。他是刘氏王朝的宗亲。少以通《诗》、《书》能属文见诏。成帝时为黄门郎，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哀帝时，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他建议立《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周礼》为学官，遭到今文博士反对。他致书太常博士，言辞激切，引起诸儒怨恨。儒者出身的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刘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谤，求出为河内太守。因宗室不宜典三河，遂出为五原、涿郡太守。王莽执政时，以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壘校尉，羲和（王莽时主管全国财税的官吏）、京兆尹，封红休侯。王莽篡位，歆为国师，进封嘉新公。地皇四年（23 年），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继承父业，撰《七略》，这是我

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刘子骏集》，收赋、书等共十三篇。传附《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遂初赋

刘歆

昔遂初之显禄兮^①，遭闾阖之开通^②。蹕三台而上征兮^③，入北辰之紫宫^④。侍列宿于钩陈兮^⑤，拥太常之枢极^⑥。总六龙于驷房兮^⑦，奉华盖于帝侧^⑧。惟太阶之侈阔兮，^⑨机衡为之难运^⑩。惧魁杓之先后兮^⑪，遂隆集于河滨^⑫。遭阳侯之丰沛兮^⑬，乘素波以聊戾^⑭。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⑮。

二乘驾而既俟，仆夫期而在涂^⑯。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⑰。历冈岑以升降兮，马龙腾以起摅^⑱。舞双駟以优游兮，济黎侯之旧居^⑲。心涤荡以慕远兮，回高都而北征^⑳。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于长平^㉑。好周王之嘉德兮，躬尊贤而下士^㉒。驾四马而观风兮^㉓，庆辛甲于长子^㉔。哀衰周之失权兮，

数困辱而莫扶^{②⑤}。执孙蒯于屯留兮^{②⑥}，救王师于余吾^{②⑦}。过下鹿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②⑧}。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情怠^{②⑨}。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③⑩}。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弃于家门^{③⑪}。载约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为履^{③⑫}。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随和而不视^{③⑬}。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③⑭}。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铜鞮^{③⑮}。越侯田而长驱兮，释叔向之飞患^{③⑯}。悦善人之有救兮，劳祁奚于太原^{③⑰}。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③⑱}？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③⑲}。夔美不必为偶兮，时有差而不相及^{④①}。虽韞宝而求价兮，嗟千载其焉合？^{④①}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穷乎陈蔡^{④②}。彼屈原之贞专兮，卒放沉于湘渊^{④③}。何方直之难容兮，柳下黜而三辱^{④④}？遽瑗抑而再奔兮，岂材知之不足^{④⑤}？扬蛾眉而见妒兮，固丑女之情也^{④⑥}。曲木恶直绳兮，亦小人之诚也^{④⑦}。以夫子之博观兮，何此道之必然^{④⑧}？空下时而矐世兮，自命己之取患^{④⑨}。悲积习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别^{⑤①}。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⑤①}。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⑤②}。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于晋阳^{⑤③}。轶中国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厉^{⑤④}。历雁门而入云中兮，超绝轍而远逝^{⑤⑤}。济临沃而遥思兮，忽垂意乎边都^{⑤⑥}。

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⑤7}。飘寂寥以荒
 眇兮，沙埃起而杳冥^{⑤8}。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飈飈之
 泠泠^{⑤9}。薄涸冻之凝滞兮，茆谿谷之清凉^{⑥0}。漂积雪
 之皜皜兮，涉凝露之隆霜^{⑥1}。扬雹霰之复陆兮，慨原
 泉之凌阴^{⑥2}。激流澌之漉漉兮，窥九渊之潜淋^{⑥3}。飒
 凄怆以惨怛兮，憾风漉以冽寒^{⑥4}。兽望浪以穴窜兮，
 鸟胁翼之浚浚^{⑥5}。山萧瑟以鹖鸣兮，树林坏而蛙
 吟^{⑥6}。地坼裂而愤急兮，巨石破之崑崙^{⑥7}。天烈烈以
 厉高兮，廖戕窗以杲牢^{⑥8}。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鸛鸣
 而嘈嘈^{⑥9}。望亭隧之皦皦兮，飞旗帜之翩翩^{⑦0}。迢百
 里之无家兮，路修远而绵绵^{⑦1}。于是勒障塞而固守
 兮，奋武灵之精诚^{⑦2}。摅赵奢之策虑兮，威谋完乎金
 城^{⑦3}。外折冲以无虞兮，内抚民以永宁^{⑦4}。既邕容以
 自得兮，唯惕惧于竺寒^{⑦5}。攸潜温之玄室兮，淖浊秽
 于太清^{⑦6}。反情素于寂寞兮，居华体之冥冥^{⑦7}。玩节
 琴以条畅兮，考性命之变态^{⑦8}。运四时而览阴阳兮，
 总万物之珍怪^{⑦9}。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
 意^{⑧0}！长恬澹以欢娱兮，固圣贤之所喜^{⑧1}。

乱曰^{⑧2}：处幽潜德，含圣神兮^{⑧3}；抱奇内光，自
 得真兮^{⑧4}。宠幸浮寄，奇无常兮^{⑧5}；寄之去留，亦何
 伤兮^{⑧6}。大人之度，品物齐兮^{⑧7}；舍位之过，忽若遗
 兮^{⑧8}。求位得位，固其常兮^{⑧9}；守信保己，比老彭

兮^①。

说明：

此赋写作者北上赴任时途中的见闻。作者这次外放，是因议论朝政得罪大臣而引起的，他的内心殊为不平。赋中写道：“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穷乎陈蔡；彼屈原之贞专兮，卒放沉于湘渊。……扬蛾眉而见妒兮，固丑女之情也。曲木恶直绳兮，亦小人之诚也。……”很明显，这是借古讽今，指斥时政，所以后人为此赋作序时说：“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赋最后以为人生如寄，荣辱无常，“守信保己比老彭。”显得有点消极无奈。当然这是愤激之辞。此赋载《古文苑》卷五，《艺文类聚》卷二七。

注释：

①昔：从前。遂初：以往，早先。显禄：显贵的官职。

②遭：遇，恰逢。阊阖（chānghé 昌合）：天门。屈原《离骚》：“吾令帝阊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此处指宫门。开通：通达无阻。

③蹠（zhí 直）：脚掌。此处用作动词，蹠，登。三台：原系星名，在北斗星的斗杓之下，分三行，依次相错，每行二星，共六星，状如台阶，故称三台。这里用以喻三公。三公法三台。西汉以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末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刘歆曾与其父刘向领校皇家图书秘籍，而秘籍为大司空属官所掌管，因此刘歆说自己登三台。上征：喻拔擢。征：行。

④北辰：北极星，借指皇帝。紫宫：紫微星，借指西汉未央宫正殿（朝堂所在处）。此句意为，自己被提拔为侍中太中大夫，直接侍奉皇帝，掌议论应对，很庆幸。

⑤列宿：众星宿，此借喻为皇帝的后妃太子等。钩陈：星名，借指汉朝禁卫军。

⑥拥：拥戴。太常：旗名，上面绘有日月，天子所用，此处用以代天子。枢极：最高、最重要的地位。

⑦“总六”句：意思是自己为天子车驾作前驱。总，聚合，把几匹马的辔绳合起来攥在手里牵着。六龙：驾使天子之车的六匹马。马高八尺曰龙。驷房：房星名。《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注曰：“天驷，房星也。”故又称驷房。又用以喻神马。此处似指御马厰。

⑧奉：侍奉。华盖：星名。《楚辞》汉王褒《九怀》：“登华盖兮乘阳，聊逍遥兮播光。”注曰：“华盖七星，其抵九星，合十六星。如盖状，在紫微宫中，临勾陈上，以荫帝座。”此处代乘舆。

⑨惟：语气词。太阶：即三台，指三公。侈阔：此处是骄纵乖戾之意。古代星相家认为，“三台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此句意为汉哀帝时期，三公外戚擅权，君臣失和，政见分歧。

⑩机：同“玑”，北斗的第三星。今称天机。衡：玉衡，北斗第五星。此处以机衡代北斗。古人认为北斗星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它象征天子的喉舌、政令。此句意为，三公骄横，哀帝的意旨难以贯彻施行。

⑪魁：魁星，星名，北斗七星中第一至第四颗为魁。杓（biāo）：星名，北斗七星第五至第七称杓，又称斗柄、杓星。此处也是以魁柄代北斗。先后：指前后变化。

⑫遂：就，于是。隆：盛，多。集：本义为群鸟栖止树上，此处为止。河滨：黄河岸边，此指西汉河南郡洛阳，《古文苑》章樵注：“以在帝旁为惧，求出补河内太守。”

⑬阳侯：传说中的波神。屈原《哀郢》：“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相传他本为阳陵国君，被水淹死，其神能成大波。丰沛：丰盛貌，指河汹涌澎湃。

⑭素波：白色的水波。以：连词，而。聊戾：指船在水中动荡不前。《古文苑》章樵注说是“人言沸腾，为已阻蔽”。

⑮玄武：北方七宿的总称，作者在此以玄武代北方。嘉兆：好的兆头，即喜讯。五原：秦九原郡，汉武帝改置五原郡，在今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相交的地区。烽燧（suì）：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这句指作者徙五原太守事。

⑯乘（shèng）：车辆。春秋时甲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太守有副车，故曰“二乘”。既：已经。俟（sì）：等待。仆夫：车夫。期：期待。涂：同“途”，道路。

⑰太行：太行山。严防：险要的关隘。防，即关。天井：天井关，在太行山主峰附近。乔：高。天井关属高都县（汉置），在今山西晋城东北。

⑱历：经过。冈：山脊。岑：小而高的山。龙腾：马奔跑的样子。摅（shū）：舒展，活泼。

⑲舞：使……飞驰。双骖：即上文所提到的“二乘”，一乘四马为骖。优游：悠闲貌。《诗经·叔于田》：“两骖如舞。”济：到达。黎：

殷代诸侯国，后被周文王所灭。汉为上党郡壶关县黎亭，位于今山西长治县西南。

⑳涤荡；洗荡，清除。《文选》晋成公绥《啸赋》：“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远：指古代的圣贤。此处指睹物思人而发心中所思。回：绕过。高都：即㉑注的高都县。

㉑剧：极，甚。此处为意动用法，认为……太厉害。强秦：战国七雄中以秦国的实力最强，故称之为强秦。吊：凭吊。赵括：战国时赵国人，名将赵奢之子。善于纸上谈兵。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0年），他取代廉颇来守护长平（今山西高平县），抵抗秦国军队的进攻。因其自以为是，实际却不会用兵而致失败，他被射死，全军40万人被坑杀。

㉒好（hào）：喜爱，亲善。周文：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之父。殷时诸侯，居于岐山之下，受到诸侯的拥护，曾被纣囚于羑里。后获释，为西方诸侯之长，称西伯。迁都于丰。其子武王起兵伐纣，灭殷，建立周王朝。嘉德：美德。躬：亲自。下士：义同“尊贤”，谦恭地对待贤士。

㉓观风：观察风气，此处指瞻仰先贤们的风采。

㉔庆：庆幸。辛甲：商纣臣，屡谏纣王而不听，去而至周，做了周文王的太史。庆辛甲：为辛甲这样的贤人能知遇于周文王而感到庆幸。长子：辛里的封地，春秋时晋国都邑，汉置县，为上党郡治。今山西省长子县。刘向《别录》：“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

㉕衰周：指日益衰落的东周。失权：失去权势。数（shuò 硕）：多次。困辱：使处于困境险地而遭受侮辱。莫：没有（诸侯国）。扶：支持，帮助。

②⑥执：捕获。孙蒯(kuǎi)：春秋末卫国大夫，公元前555年，他出使晋国时被捕。因他曾带兵攻曹国，曹国向当时的盟国晋告状，所以晋国以此为报复。(事见《左传·襄公十七、十八年》)。屯留：汉置县，属上党郡。在今山西屯留县南。

②⑦王师：周王朝的军队。余吾：晋邑，在屯留西北。

②⑧下虢(sī 丝)：地名，汉代为下虢聚，又有上虢亭，同属于上党郡铜鞮(cū 低)县，在今山西沁县。平公：姓姬名彪，晋悼公之子，于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他淫逸纵欲，大兴土木，耗竭民力，使得晋国从此衰败。作台：建造宫室台榭等。台，高而平的建筑物，一般供望远或游观之用。

②⑨背：违反，背离。宗周：东周时，周王室名义上仍是最高统治者，故称宗周。恤：忧虑。苟：苟且。偷乐：贪图安逸享受。情怠：心志懈怠。

③⑩枝叶：枝和叶，此处喻公族。落：此处指公族失去往日的权势，降为平民。省(xǐng)：明白。阒(qù 具)：空寂貌。《易·丰卦》：“阒其户，阒其无人。”

③⑪日：天天。俊(quān 全阴平)：悔改。政：政事，政权。委弃：衰颓。家门：自己的家。

③⑫载：戴。《释名·释姿容》：“载，戴也。戴之于头也。”约：《古文苑》章樵注，当作“纁(qú)”，鞋头的装饰。屨(jù 具)：鞋子。汉以后称履。朝服：君臣朝会时所穿的礼服。弁(biàn 辨)：贵族男子戴的一种帽子。此两句喻晋平公在用人方面的昏庸，好坏倒置。《古文苑》章樵注：“权臣上僭，君柄下移，如冠履易位，载加诸首也。”

③⑬宝：意动用法，以……为宝。砾石：碎石。庙堂：宗庙和朝堂。面(miǎn)：同“偃”，背离。随和：随侯珠与和氏璧。《史记·李斯

列传》：“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此与“砾石”分别喻贤才与小人。

③④建衰而造乱：即制造衰乱。“建”与“造”同义，“衰”与“乱”同义。遂：于是，就。卑：衰微。

③⑤后君：晋平公的玄孙出公。靖公：《史记》作“静公”，幽公的曾孙，名俱酒，在位仅两年，晋被韩、赵、魏灭而三分其地时，靖公被封于端氏（县），后又被迁往屯留，降为平民。铜鞮（dī 低）：地名，在今山西沁县。《古文苑》章樵注：“叹宗周衰微，晋平不能嗣伯业，以尊周室，卒致晋公室卑为三卿所灭，其伤汉之心切矣。”

③⑥越：越过。侯田：当作“侯甲”，据郦道元《水经注·汾水》：“侯甲水发源祁县，胡甲山有长坂，谓之胡家岭。”释：免除。叔向：羊舌肸（xī），字叔向，晋平公太傅，春秋时的贤人。飞患：意外灾祸。此句指晋大夫祁奚免除叔向所遭横祸一事。

③⑦悦：高兴，喜悦。善人：指叔向。劳（lào）：慰劳。祁奚，祁人，晋大夫，因正直而著称。太原：汉郡，今山西太原一带。祁属太原郡。

③⑧何：为什么。叔子：指叔向。好（hào）：爱好。直：指正直的品德。为：被。群邪：指范宣子等人。恶（wù）：憎恨。

③⑨赖：仗，幸亏。祁子：指祁奚。徂（cú）落：死亡。同“殂落”。

④⑩夔：同双。美：善人，指祁奚。偶：遇合。

④⑪虽：即使。韞（yùn 运）：蕴藏。焉：哪里，怎么。

④⑫昔：从前。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淑：美好，善良。隘穷：处于困窘之中。陈蔡：春秋时二国名，陈在今河南淮阳一带，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此句是指孔子绝粮于陈蔡之事。

④⑬彼：那。屈原：战国时楚国人，伟大的爱国者和文学家。贞专：

坚贞忠诚。卒：最后。放：流放。沉于湘渊：指屈原自沉汨罗之事。渊，深水。

④④方直：指方正之士。柳下：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鲁僖公时人，又字季。因食邑柳下，谥惠，故称柳下惠。任士师时，三次被黜。黜（chù 处）：罢免。

④⑤遽瑗：通作蘧瑗（qúyuán），春秋时卫国贤大夫。卫大夫史鰌知其贤，多次向卫灵公推荐，都不用。再奔：指蘧瑗曾经两次因为国内战乱而离开卫国，详见《左传》。材知：即才智。知，通“智”。

④⑥扬：舒展。蛾眉：喻女子长而美的眉毛。见：被。固：本来。情：情性，本性。

④⑦恶（wù）：憎恶，不喜欢。绳：木工直曲直的工具，即墨线。诚：真诚，诚心。

④⑧以：凭。夫（fú）子：那些人，指上列的叔向、仲尼、屈原等。博观：博闻多识。何：为什么。此道：指上文叔向等人的遭遇。

④⑨空：徒然，谓无实效。下时：低下眼看当时的社会现实，指鄙视当时污浊的社会。矐（quàn 劝）世：瞪视。《方言》：“瞋目曰矐，转目顾视亦曰矐。”此指对社会现实怒目而视，心憎恶之。命：使。取患：遭受灾祸。

⑤⑩积习：长期形成的旧习惯。生：本性，天性。《商君书·算地》：“非生之常也。”朱师辙注：“俞樾曰：‘生性古通用。’”常：法典、伦常，法则。明智：指明智之士。别：识别，辨别。《古文苑》章樵注：“言积习所生，自微而著，人以为常。易生忽心，惟明智见后别于未然。因过晋阳，再申前意，以见六卿专政之渐。”

⑤⑪叔群：晋国当初的受封者叔虞，系周成王之弟，名虞，字叔，故称晋国始封君以下的历代子孙（即公族）为叔群。皂隶：奴隶。六卿：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范氏、智氏、中行氏六家贵族，他们

在晋昭公时强盛起来。桀：突出，杰出的人，同“杰”。事见《左传·昭公三年》。

⑤荀寅：即上文所提的六卿之一的中行文子。肆：显明，此处是贬义，形容荀寅势力强大，独霸一时。颛（zhuān 专）恣：专权放纵。颛，同“专”。吉射：即六卿之一的范氏。叛：叛赫，光耀明亮的样子，此处也是贬义，甲法同“肆”。擅兵：独断兵权。

⑥憎：痛恨。若兹：像这样，如此。指上文的以下犯上的恶行。责：指责，痛斥。赵鞅：谥简子，晋国正卿（即执法大臣），掌权近六十年。晋阳：晋国故都，赵鞅入晋阳后叛乱，知伯用晋水淹晋阳（汉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

⑦轶（yì 义）：越过。中国：指中原，此指晋阳以南。句注：山名，也作勾注。即雁门山，是古代的九个要塞之一，在今山西代县西北。《淮南子·地形训》：“句注在雁门。”陵厉：意气风发，心情激荡。同“凌厉”。

⑧历：经过。雁门：汉代郡名，在今山西北部。云中：汉代郡名，在今山西西北部及内蒙南部一带。超：越过。绝辙：没有车辆通过的地方。绝：杜绝，无。远逝：远行。

⑨济：到达。临沃：汉代五原郡县名。遥思：遐想。垂意：关注，密切。边都：边城，此处指五原郡。

⑩野：旷野。萧条：凋零而寂寥。寥廓：旷远，广阔。陵谷：丘陵山谷。错：交错，相杂。盘纡（yū 迂）：盘旋曲折。

⑪飘：旋风。寂寥：静寂空虚。荒吻（hū 忽）：隐约不分明貌。沙埃：尘埃。杳（yǎo 舀）冥：幽暗。

⑫回风：旋风。育：犹言“育育”，活泼自如貌。回：旋转，此处指风的回旋。颭颭（zhǎnzhǎn 展展）：摇曳貌，此指风吹动物体的样子。泠泠（línglíng 玲玲）：风声。

⑥薄：迫，逼近。涸（hé 河）冻：指流水和地面冻结。涸，本义是水干，此处指水冻。蒹（fú 拂）：吹拂，同“拂”。谿谷：山谷。

⑦漂：吹，通“飘”。皑皑：白貌。涉：踩。隆霜：厚厚的霜。

⑧扬：飞扬。苞霰（xiān 现）：冰雹和小冰粒。复陆：覆盖着原野。复，同“覆”。陆，此处指原野。慨：感叹。原泉：即源泉，有本源的泉水。凌阴：藏冰之处，冰窖。

⑨激：此处指流水相撞击。流澌（sī 思）：江河解冻时流动的冰块。澌，同“斯”。缪洑（liáoli 辽立）：水疾流貌。窥：看。九渊：水的最深处。潜林：指渊水。

⑩飒（sà 洒）：风声。凄怆：悲伤。惨怛（dá 达）：忧伤，悲痛。憾（qì 气）风：哀风。缪：指风呼啸。冽寒：严寒。

⑪望浪：仓皇失措貌。穴窜：向穴内跑。胁翼：收敛翅膀。胁，通“翕”。浚浚（jùn jùn 俊俊）：低伏。《古文苑·遂初赋》注：“浚与峻同，伏也，音遂。”

⑫萧瑟：萧条荒凉。以：而。鸛（kūn 昆）：鸛鸡，似鹤，黄白色。树木坏：指一些大树因年岁久远而树干中空。蛙吟：指风吹树动时发出的声音，似青蛙的叫声。

⑬坼（chè 彻）：裂开。崑崑（yányán 言言）：形容巨石破裂的样子。

⑭烈烈：指天高远威武的样子。厉高：高远的样子。廖穰：空旷貌。臬牢：空虚。

⑮邕邕（yōngyōng 拥拥）：雁叫声。迟迟：飞行缓慢貌。鹳（guàn 灌）：鸟名，形似鹄，短尾。嘈嘈（cáo cáo）：叫声杂乱。

⑯亭：《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此处指用于了望的建筑物。隧：即烽火台，同“燧”。皦皦（jiǎojiǎo 皎皎）：明亮貌。翩翩（piānpiān 偏偏）：指旗帜飘动的样子。

①迥：远。修：远。绵绵：指路途长远的样子。自“野萧条以廖廓”至此，皆细写五原景象。

②勒：本义指马络头，此指部署障碍物。障塞：用以防御敌人的屏障。奋：振发。武灵：赵武灵王（？—前295年），名雍，战国时著名的诸侯，他奋发图强，进行军事改革，提倡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等部落，拓地至雁门、云中一带。事见《战国策·赵策二》。

③摅（shū书）：实施。赵奢：战国时赵国名将，富有谋略。威谋：威势和计谋。完：使……完好无损。金城：坚固的城池。

④外：对外，指防御外敌入侵。折冲：挫败、消灭外敌。虞：忧虑。内：对内，指在国内。抚：安抚。宁：安宁。

⑤邕容：从容不迫。惕：惊惧，担心。竺（zhú竹）塞：严寒。

⑥玄室：深屋。涤：洗涤。太清：天空。古人认为天系清而轻的气所构成，故称为太清。

⑦反：同“返”，回归。情素：本心。寂寞：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居：止息，停留。华体：浮华的躯体。冥冥：虚无缥缈的世界。

⑧条畅：舒畅。考：推究。变态：道家认为清静无为是人的本性，是常态；争斗进取，勾心斗角违反本性，谓之变态。

⑨运、览：都是掌管驾驭之意，览，同“揽”。总：统顿，统管。珍怪：指珍贵或怪异的事物。

⑩穷：穷尽。天地之极变：指四时阴阳万物的一切变化。何足：哪里值得。

⑪恬澹（tiándàn田旦）：淡泊。圣贤：指老子、庄子。

⑫乱：辞赋篇末总结全文常用的形式。

⑬此句意为：身处于幽深的境界，把德性潜藏起来，包含着圣人神人的精神。

⑭此句意为：把自己的奇才抱入怀中（指不显扬），把自己的光彩收敛起来，那就得到真道了。内（nà）：“纳”。

⑮此句意为：世上的尊贵、荣耀、耻辱变化无常。宠：尊贵。幸：被爱。浮寄：像浮萍一样飘泊不定。

⑯此句意为：既然生命是一次寄泊的旅行，那么离开或存留在某个地方又何妨呢？

⑰大人：德行高尚的人。度：胸怀。品物：众物。齐：动词，同样看待。

⑱此句意为：使我失掉原先官位的过失，忽然就像遗忘了似的，再也不想了。《古文苑》章樵注：“此言在人者爵禄之位。”

⑲此句意为：我请求调到京城之外任职，于是就到了河内、五原郡，来到边塞，本来也符合事情的常理。《古文苑》章樵注：“此言在己者当处之位。”

⑳此句意为：守着真诚，保着自我，那就能像老彭一样长寿了。老彭：人名，《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注：“老彭，殷贤大夫。”郑玄、王弼认为老为老子、彭为彭祖，认为老彭为二人。《汉书·古今人表》：“老彭，商初人。”

辨析：

此赋《历代赋汇》编入“言志”类，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它移入“行旅”类，似乎更合适。因为赋篇就是作者写自己由京师出为五原太守时旅途的见闻和由此而触发的感想。赋的开始即写道：“二乘驾而既俟，仆夫期而在涂；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心涤荡以慕远兮，回高都而北征。

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于长平……”因此，我们可把它视为行旅赋的首唱。屈原的《离骚》、相如的《大人赋》写的是神游，此赋则写人游。随后班彪的《北征赋》、曹大家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等，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此后，行旅赋就成为辞赋中的一大门类。

甘泉宫赋^①

刘歆

轶凌阴之地室^②，过阳谷之秋城^③。迴天门而凤举^④，蹶黄帝之明庭^⑤。冠高山而为居，乘崑崙而为宫^⑥。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闕中^⑦。背共工之幽都^⑧，向炎帝之祝融^⑨。封岱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⑩。桂木杂而成行，芳肸蚩之依依^⑪。翡翠孔雀，飞而翱翔^⑫，凤皇止而集栖^⑬。甘醴涌于中庭兮，激清流之沘沘^⑭。黄龙游而蜿蜒兮，神龟沉于玉泥^⑮。离宫特观，楼比相连^⑯。云起波骇，星布弥山^⑰。高峦峻阻，临眺旷衍^⑱。深林蒲苇，涌水清泉^⑲。芙蓉菡萏，菱苕蘋蘩^⑳。豫章杂木，梗松柞槲^㉑。女贞乌勃，桃李枣櫨^㉒。

章黼黻之文帷^㉓。

云阙蔚之岌岌^{②④}，众星接之皦皦^{②⑤}。

说明：

《古文苑》章樵在刘歆《甘泉宫赋》题下注：“甘泉宫，一云阳宫，秦始皇作，在云阳县甘泉山。汉武帝增广之。周十九里。乃黄帝以来圆丘祭天处。故武帝以后皆于此祀天。成帝时扬雄从祠甘泉，还奏赋以风。此赋（指刘歆赋）不及祠祝，后有缺文也。”成帝祠甘泉在元延二年（前11年）春，扬雄赋作于此年，刘歆赋也当为同时之作。此赋写了甘泉宫的高大以及宫中的景物。与扬雄的《甘泉宫赋》相类。此赋又见《艺文类聚》卷六二，《初学记》卷二四。

注释：

①甘泉宫：秦汉宫名。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汉武帝建元中增广之，建通天、高光、迎风诸殿。甘泉宫一名云阳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

②轶：本意是超车，此泛指超越。《庄子·徐无鬼》：“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汉书·扬雄传·河东赋》：“轶五帝之遐迹兮，蹶三皇之高踪。”凌阴：藏冰之室，这里指寒冷的地方。《诗经·豳风·七月》：“三之日纳于凌阴。”凌，或作陵。地室：即地窖。

③阳谷：日出之所。《楚辞·天问》“出自汤谷。”《补注》：“汤通作阳。”增城：重城。《楚辞·天问》：“增城九重。”以上两句极言甘泉宫跨度之大。或以凌阴、阳谷为实指，恐非。见下文可知。

④望见远远的天门而催凤举翅。迥：远。天门：天上的门。凤：传说中的神鸟。

⑤蹶（niè 聂）：登上。黄帝：传说中的黄帝，系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有熊，故亦称有熊氏。败炎帝于阪，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斩杀之。诸侯尊为天子，以代神农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明庭：同“明廷”，《汉书·郊祀志》：“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明庭系古帝朝见神灵之所。

⑥冠：名词动用，以……为冠。指居高山之上。乘：登。崑崙：也作“昆仑”，山名。古人有关崑崙的神话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诸书。传说西王母居此山。为宫：指在崑崙山上建造宫室。也即在高山上建宫殿。甘泉宫就是建筑在甘泉山上。

⑦按：考察，巡视。轩辕：轩辕氏，即黄帝。北辰：又叫北极，即北极星。《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閼（hóng 洪）：天门。《汉书·扬雄传下》：“腾九閼。”师古注：“九閼，九天之门。”《古文苑》章樵注：“《黄图》：咸阳宫殿象天极帝居，故此宫在北辰环城之内。”

⑧背：背负。共工：相传为尧的大臣，和驩兜、三苗、鲧并称为四凶，被尧流放于幽州。见《尚书·舜典》。幽都：幽州，古十二州之一。传说舜分冀州东北为幽州。

⑨向：面向。炎帝：传说中的古帝，姜姓。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相传以火名官，作耒耜，教人耕种，故又号神农氏。后五行说起，又成为司夏之神，配于南方。《礼·月令》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汉书·魏相传》：“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祝融：高辛氏火正。《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左传》昭公 29 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相

传祝融死后为火神。《吕氏春秋·四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祝融，顓頊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这两句说明甘泉宫坐北向南。

⑩封峦：观名，在甘泉宫东。东序：东面。缘：沿着，顺着。石阙：观名，在甘泉宫东北。天梯：原谓登天之梯，这里用以比喻高险的山路。李白《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古文苑》章樵注：封峦、石阙，皆观名，在甘泉苑垣内。《三辅黄图》卷五：“石阙观、封峦观。”《云阳宫记》云：“宫东北有石门山，冈峦纠纷，干霄秀出，有石崖容数百人，上起甘泉观。”

⑪桂木：桂树。杂：交错。芳：花草。肸（xī 隙）蠶：《说文》：“布也。”指花木芳香如声之四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肸蠶布写。”

⑫翡（fěi）翠：鸟名。也叫翠鸟。羽有蓝、绿、赤、棕等色，可为饰品，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翱翔：展开翅膀来回地飞。

⑬凤凰：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皇也作“凰”。止：停下。集栖：群鸟栖息在树上。

⑭甘醴：甘甜的美酒。醴；甜酒，美酒。中庭：庭院之中。激：急湍。沍（mǐ）沍：水多流急的样子。

⑮黄龙和神龟，皆为神物。龟寿五千年为神龟。蜿蜒：曲屈盘旋貌。玉泥：淤泥的美称。

⑯离宫：古代帝王于正式宫殿之外别筑宫室，以便随时游处，谓之离宫。言与正式宫殿分离。特：特立突出的。观：宗庙和宫廷门外两旁的高建筑物。比：并列，挨着。

⑰骇：惊骇。布：分布，铺开。弥山：满山。

⑱峻阻：峻峭险要。临眺：登临远眺。旷衍：辽阔无边。

⑲深林：幽深的树林。蒲苇：蒲草及芦苇。

⑳芙蓉：荷花的别名，又叫“芙蕖”。《尔雅·释草》：“荷，芙

蕖。……其花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疏：“皆分别莲茎叶花实之名，芙蕖，其总名也。”菡萏：荷花的别名。《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菡萏。”菱（líng）：《说文解字》作“菱”。一名芰，俗云菱角。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果实有硬壳，四角或两角。荇（xíng 幸）：即荇菜，又名接余。水生植物，嫩时用供食用，多长于湖塘中。《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传》：“荇，接余也。”《疏》：“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馀，浮在水上，根在水底，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蘋（píng 平）：大萍，生长在水中，叶纹成十字形，古人食之。《诗经·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蘩（fán 凡）：即白蒿，可生食或蒸食。采蘩用做祭品。《诗经·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②豫章：樟树。梗（gěng 埂）：黄梗树。松：松树。柞（zuò 坐）：一种常绿灌木，也叫柞栎。械（yù 寓）：一种树。《诗经·大雅·皇矣》：“柞械斯拔，松柏斯兑。”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柞械，《三苍》说，械即柞也。”《本草纲目·木·蕤核》以为晋郭璞注《尔雅》：“械，白桤。”

②女贞：树名，常绿灌木，又叫冬青。《本草纲目》以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乌勃：果木名。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五十三《起世因本经》一《乌勃林》：“即温勃林也。木果也，似木苾而大，甚香。”宋晏殊《中园赋》：“乌勃旁挺。”櫜（yì 役）：木名，又名土櫜。可作弓材。《说文解字》作“柎”。

③黼黻（fǔfú 斧伏）：原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这里指帷帐上的花纹。

④云阙：高入云端的宫阙。岧岧：高貌。

⑤皜皜：白貌。

灯 赋

刘 歆

惟此苍鹤，修丽以奇^①。身体剡削，头颈委蛇^②。负斯明烛，躬含冰池^③。明无不见，照察纤微^④。以夜继昼，烈者所依^⑤。

说明：

此赋赋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首次。虽题为赋，然全用四言句式，隔句押韵，一韵到底，颇类乎《诗》。从内容看，明于赋灯，实则言人题志。颂灯之“修丽”、“委蛇”、“以夜继昼”地烈照履职，喻己忠君守职之志；颂灯之“明无不见，照察纤微”，喻人君应当明察秋毫，不枉屈人事。据此，此赋可能作于歆谏立《左氏春秋》失败后被贬出外地做官时。

此赋存于《艺文类聚》卷八十，似为残篇，马积高先生《赋史》以为非残，为全篇。

注释：

①惟：句首语气词。此：代词，这，这个。苍鹤：青色的鹤。苍：草色，引申为青黑色。青深而苍浅，但古籍中往往互用。修丽：修长漂亮。修：长，高。《诗·小雅·六月》：“四牡修广，其大有颙。”以：相当于“而”，表并列。奇：奇特。

②剡（shān 山）削：形容苍鹤挺立如削。剡，似绝。委蛇：屈曲貌。

③负：依靠，依仗。斯：此，这。躬：身体。冰池：冰融之池。唐韦应物《除日诗》：“冰池始泮绿。”

④纤微：细小的东西。

⑤以夜继昼：即夜以继日。昼：白天。烈者：刚强正直的人。

冯 商

冯商，字子高，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受诏续《太史公书》七篇。

灯 赋

冯 商

说明：

现仅存篇目，《艺文类聚》卷八十载，刘向《别传》曰：“待诏冯商作《灯赋》。”

班 婕 妤

班婕妤，西汉后期女文学家、辞赋家。名不详，生卒年亦不详，楼烦（今山西朔县）人，班固祖姑。少有才学，成帝初被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立为婕妤。鸿嘉中，赵飞燕得宠，谮许皇后及班婕妤。许皇后坐废，成帝善其对而免。班婕妤恐久见危，自请居长信宫侍奉太后。成帝崩，充奉陵园，薨，葬于园中。《隋书·经籍志》著录集一卷，已佚。今仅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大抵皆言宫中郁闷。《诗品》称其“词旨清捷，怨深文绮”。传在《汉书·外戚传下》。

持素赋^①

班婕妤

测平分以知岁，酌玉衡之初临^②。见禽华以熏色^③，听霜鹤之传音^④。伫风轩而结睇^⑤，对愁云之浮沉。虽松梧之贞脆^⑥，岂荣彫其异心？^⑦若乃广储悬月^⑧，晖水流清，桂露朝满，凉衿夕轻^⑨。燕姜含兰而未吐^⑩，赵女抽簪而绝声^⑪。改容饰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⑫。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⑬。若乃盼睐生姿，动容多制；弱态含羞，妖风靡丽^⑭。皎若明魄之升崖，焕若荷花之昭晰^⑮。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⑯。胜云霞之迺日，似桃李之向春^⑰。红黛相媚，绮组流光^⑱。笑笑移妍，步步生芳^⑲。两靥如点，双眉如张^⑳。颊肌柔液，音性闲良^㉑。于是投香杵，扣玫砧，择鸾声，争凤音^㉒。梧

因虚而调远^{②③}，柱由贞而响沉^{②④}。散繁轻而浮捷，节疏亮而清深^{②⑤}。含笙总筑，比玉兼金，不埤不簏，匪瑟匪琴^{②⑥}。或旅环而纾郁，或相参而不杂，或将往而中还，或已离而复合^{②⑦}。翔鸿为之徘徊，落英为之飒沓^{②⑧}。调非常律，声无定本^{②⑨}。任落手之参差，从风飏之远近^{③⑩}。或连跃而更投，或暂舒而长卷^{③⑪}。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③⑫}。于是时也，钟期改听伯牙驰琴^{③⑬}。桑间绝响，濮上停音^{③⑭}。萧史编管以拟吹^{③⑮}，周王调笙以象吟^{③⑯}。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③⑰}。符皎日之心^{③⑱}，甘首疾之病^{③⑲}。歌《采绿》之章^{④⑩}，发《东山》之咏^{④⑪}。望明月而抚心，对秋风而掩镜^{④⑫}。阅纹练之初成，择玄黄之妙匹^{④⑬}。准华裁于昔时，疑形异于今日^{④⑭}。想娇奢之或至，许椒兰之多术^{④⑮}。薰陋制之无韵，虑蛾眉之为愧^{④⑯}。怀百忧之盈抱，空千里兮饮泪^{④⑰}。侈长袖于妍袂，缀半月于兰襟^{④⑱}。表纤手于微缝，庶见迹而知心^{④⑲}。计脩路之遐复，恐芳菲之易泄^{⑤⑩}。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⑤⑪}。慙行客而无言，而空房而掩咽^{⑤⑫}。

说明：

此赋载《艺文类聚》卷三〇，《古文苑》卷三，赋先写捣素女的美丽动人，所谓“调铅无以玉其貌，

凝朱不能异其唇。胜云霞之逐日，似桃李之向春”。次写捣素声的美妙动听，甚至于“钟期改听伯牙驰琴”。再次写其“幽静贞专”，但捣素女自以为未能克尽其职，所以《古文苑》章樵题注说：“成帝耽于酒色，政事废弛，婕妤贞静而失职，故托捣素以见意。”庶几可信。

注释：

①搗：“搗”的古字，用棒槌搗击。素：没有染色的丝绸。

②这两句的意思是斟酌斗柄的方位测量阴阳平分的变化而知晓时序的变化。测（cè 册）：测量。平分：指阴阳平分。岁：时序。酌：斟酌，经过衡量决定取舍。玉衡：北斗的第五星。北斗由斗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和斗柄（玉衡、开阳、摇光）组成，属大熊星座。古人常用北斗辨方向，定季节。将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可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季节和夜晚不同时间，出现于天空的不同方位，看起来它好像围绕北极星转动，故古人据初昏斗柄所指方向来定季节：斗柄指东（正东，属卯，夏历二月），天下皆春；《歌冠子·环流》说，斗柄指南（正南，属午，夏历五月），天下皆夏；斗柄指西（正西，属酉，夏历八月），天下皆秋；斗柄指北（正北，属子，夏历十一月），天下皆冬。这里举玉衡以代北斗，斗柄指西，时在秋季。

③禽华：菊花。季秋时节，鸿雁飞来，菊含英华。麤（piǎo 瞍）色：美盛貌。麤一作“丽”。

④听：一作“忽”。霜鹤：霜降时节的鹤。霜降时节，鹤声清麤，远远传来，令游子伤怀。

⑤伫：久立。风轩：风中的栏杆。结睇（dì 地）：旋目顾盼。睇，斜视。

⑥虽：即使。松梧：松树和梧桐树，是坚贞有节操的象征。《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贞脆：指松的坚贞和桐的易折。

⑦岂：副词，难道。荣彫：草木的茂盛和衰落。“荣彫”在这里表原因，其前省略了“以”（作“因为”讲）字。其：这里相当于“而”，表转折。异心：不同的心志。《古文苑》章樵注：“秋月景色凄清，物性虽不同，其感时则一也。”

⑧若乃：连词，赋中常用，用于句子开头，有承上转下的作用。广储：宽广的庭院台阶。储；通“除”，庭除。悬月：高悬的月亮。

⑨月光如流水一般泻洒着它的清辉，早晨到处洒满了桂宫之露，傍晚薄薄的衣襟更加轻凉。晖：光辉，指月亮散发的清辉。桂露：桂宫之露。神话传说月中有桂树，因以桂宫代称月，又叫“桂魄”、“桂窟”。凉衿（jīn 今）：薄衣襟。

⑩燕姜：即燕姬与齐姜，都是古代美女的代称。

⑪赵女：赵地的美女。抽：拔出，抽出。簧：乐器中有弹性的薄片，用以振动发声。绝声：断了乐音。

⑫改容饰：改变容貌装饰，意即打扮。相命：相互呼唤。霜帛：像霜一样的丝帛。下庭：走下庭堂。

⑬曳：拉，拖。罗：稀疏而轻软的丝织品。绮靡：华丽，浮艳。振：抖动。珠佩：玉制的装饰品。佩：系在衣带上的装饰品。精明：光明，指珠佩振动时发出的闪烁的光。

⑭盼睐：眼睛左顾右盼。盼；眼睛黑白分明。睐（lài 赖）；向旁边看。动容：行动的仪容。制：通“致”，意态。弱态：忸怩自羞之态。妖风：艳美的风姿。妖；艳丽，美好。靡丽：奢华。

⑮皎：洁白明亮。若：好像。明魄：月亮。升崖：升上山崖。焕：鲜明，光亮。荷华：荷花，学名芙蕖。昭晰（xī 西）：明亮白皙。晰：一作“衣”。

⑯调：调配。铅：铅粉，用于涂面的化妆品。无以：没有办法用来。玉：使动词，使面如玉。其：代词，指代像燕姜、赵女一样美丽的捣素女子。凝朱：凝聚的红色唇膏。异：不同，这里用如使动，使……不同（二样）。

⑰胜：超过。迳日：近日。似：好像。向春：迎春。

⑱黛：青黑色颜料，古代女子用以画眉。相媚：相互映衬，美好可爱。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组：丝带。流光：闪光。

⑲移：传递。妍：美丽的神态。芳：芳香。

⑳罥（yè 叶）：酒窝儿。点：画，装饰。张：张弓。

㉑頰肌：柔顺细嫩的肌肤。《礼记·檀弓上》：“頰乎其頰。”郑玄注：“頰，顺也。”《北史·庾信传》：“容止頰然，有过人者。”柔液：犹柔润。音性：即声音的特点。闲良：闲静善良。自“燕姜”以下到此写捣女容貌的艳丽。

㉒杵（chǔ 础）：捣素用的棒槌。玼砧：精贵的捣衣石。玼（mín 民）：似玉的美石。砧（zhēn 真）：捣衣石。择：选择。鸾（luán 鸾）：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山海经·西山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dí）而五采文，名曰鸾鸟。”争：争鸣。凤：古代传说中的鸟王；一说雄为“凤”，雌为“凰”。“鸾声”、“凤音”此皆指捣衣声而言，以衬女子之美。

㉓虚：指梧桐纹理松软。调远：韵调高远。

㉔柱：指砧杵。贞：硬，《文选·头陀寺碑文》：“贞石南刊。”注：“贞，坚也。”响沉：音声深沉。“梧因”、“柱由”两句皆一石二鸟，言梧柱实即言人。

②⑤散：琴曲名。繁轻：繁密轻细，指曲调浮捷、轻快。指声音。捷：一作捷。节：音声节奏。疏亮：清亮。清深：清妙深远。

②⑥笙：管乐器名，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总：概括，包括。筑：古击弦乐器，形状似箏，有十三弦。这句是指捣声包括笙、筑等音响的特色，下句“比”“兼”同此句法。比：比拟，相类。玉：指玉音。金：指钲铙之属、钟镛之属乐器发出的声音。埙（xūn 勋）：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乐器。簫（chí 迟）：古管乐器。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八孔。《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簫”。匪：通“非”。瑟：一种弦乐器，有二十五根弦。琴：弦乐器。古作五弦，周作七弦，凡十三徽。这四句皆描写捣素之音。

②⑦或：或者。旅环：重复循环。纾（shū 书）郁：解除抑郁。相参：音声相互参差，谓抑扬顿挫，高低不齐。中还：中途返回。

②⑧翔鸿：飞翔的大雁。徘徊：来回盘旋，指听到美妙声音不愿离去。落英：落花。颯（sà 萨）沓：群飞貌。这两句写捣素之音的美妙效果。

②⑨常律：用律管定出的音，有十二律。《汉书·律历志》：“律十有二，阳为六律，阴为六吕。”定本：固定的本音。《古文苑》章樵注：“杵音自然，非若琴瑟笙笛之有定也。”

③⑩任：任凭。落手：弹奏拨手。参差：指弹奏出的音声高低不齐。从：顺从。风飈：暴风。飈（biāo 标）：或写作“飈”、“飈”，暴风。远近：高音传远，低音传达。这句回应了上句的“非常律”、“无定本”。

③⑪更投：指急弦弹奏。更：连续。《国语·晋语四》：“姓利相更。”韦昭注：“更，续也。”投：投掷，指弹奏。舒：舒缓，迟缓。

长卷：弯曲回环。

⑳清：安静，清静。这里用作意动，以……为凄清。寡鸾：孤鸾。命群：呼唤，《广雅·释诂》：“命，呼也。”哀：悲伤，意动。离鹤：离群之鹤。这两句言捣素音声低昂分合，个中音调可比孤鸾别鹤之清哀。

㉑苟：诚然。《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美。”《集解》：“苟，诚也。”是时：这是。是：这，此，代词。钟期：钟子期，春秋楚人，精于音律。音乐家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伯牙谓世无知音，乃绝弦破琴，终身不复鼓琴。见《淮南子·修务》。伯牙：春秋楚国音乐家，事见钟期注。改听：指不听伯牙鼓琴。弛：废置。

㉒桑间、濮上：春秋时卫国境内的二地。濮：指濮水。桑间：濮水上的一个桑林之中。这里的音乐是以男女欢爱之音为主调的，古人以为是亡国之音。《礼·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注：“濮水之上，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此二句谓桑间濮上之音断绝。停：或作传。

㉓萧史：传说为春秋时人。萧，也作箫。善吹箫，作风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为作风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与弄女共升天仙去。秦人作风女祠于雍宫内。见《列仙传》。编管：制箫。拟吹：模拟捣素声而吹奏。

㉔周王：指周灵王太子王子晋。宋章樵注言萧史作风鸣，王子晋吹笙和之，与鸣鸾而游。编管、调笙：指对管、笙的调试。“拟吹”、“象吟”的对象是捣素声。自“投香杵”至此写捣女捣声的美妙。

㉕窈窕：苗条漂亮。姝妙：美妙。姝(shū书)：美好。幽闲：安

闲，静闲。贞专：坚贞专一，有操守。性：品性。

③⑧符合皎日为誓的妇心。这句化用《诗经·王风·大车》中“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诗句。诗中离妇对丈夫发誓说：“穀（活着）则异室，死则同穴。”然后指日为证，以见其心。

③⑨甘愿忍受头痛之苦。这句化用《诗经·卫风·伯兮》中“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的诗句。诗写妇人怀念征夫，盼望其归像旱祈甘霖，结果天气总是“杲杲日出”，于是她说非常思念也，就是想得头痛也心甘。

④⑩《采绿》：《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诗写采绿妇人怀念远出的丈夫，并设想他回来要打猎钓鱼时替他整理工具，陪他钓鱼，反映了她对丈夫真挚的爱。班婕妤在赋里把《大车》、《伯兮》、《采绿》等几首诗均视为情诗，可谓妇心独见。

④⑪《东山》：《诗经·豳风》中的一首诗。诗写一士兵出征三年后返家途中及到家后的景况与心情。

④⑫抚心：即摩心。掩镜：遮盖住镜子。《古文苑》章樵注：“妇人夫不车，则不容饰。”

④⑬阅：察看，检阅。纹练：染练的一种方法。纹（xiáo 小阳平）：苍黄色。练：白色的丝绢。《古文苑》章樵注：“阅素练之兵，择颜色所宜而染之。”玄黄：彩色的丝帛。

④⑭准：以……为准，为动用法。华：通“花”。裁：剪裁。昔时：过去，从前。疑：怀疑，疑惑。《古文苑》章樵注：“欲准昔所裁以制衣裳，则疑其形体有肥瘠，言久别也。”

④⑮娇奢：即骄奢，骄横奢侈。娇，通骄。之：主谓之间，助词。或：或许，也许。至：到来。许：赞许。椒兰：指两种香草。或以为兰指楚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指楚大夫子椒，以影射成帝奢侈信谗宠佞，可备一说。

④⑥薰：用香料薰，使染上香味。陋制：班婕妤谦称自己的赋文。蛾眉：蚕蛾的触须，弯曲而细长，如人的眉毛，故以喻女子长而美的眉毛。愧：慙愧，羞愧。《古文苑》章樵注：“思其或至于骄侈，以椒兰芬香之物多术以薰之，犹恐其无韵态侍侧之蛾眉，或以为愧。”

④⑦怀：心里包藏。百忧：许多忧愁。盈：充满。

④⑧侈：奢侈，这里指使长袖奢美。妍(yán)袂(mèi)：美丽的袖子。缀：装饰，点缀。半月：指半月形图案。襟：衣襟。

④⑨表：外，用为动词，露出。纤手：女子柔美的手。庶：副词，表可能或希望。《古文苑》章樵注：“缀半月望其圆也，以此表其亲手所制，庶君子见而知心。”

⑤⑩计：想到，考虑到。脩路：长路，远路。《楚辞》屈原《离骚》：“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遐复：远方的灵草。复(qióng 穷)：灵草。屈原《离骚》：“索复茅以筵筭兮，命灵氛为余占之。”芳菲：形容花香芳香。易泄：容易散发。

⑤⑪书：书信。既：已经。重题：再次题写。笥(sì 四)：盛衣物的竹器。缄(jiān 间)：封口，封闭。更结：重做新衣。更，另外。结，打结。

⑤⑫慙：同“惭”，羞愧。还：返回。掩咽：掩面呜咽。咽，声塞。《古文苑》章樵注：“欲寄行客以达此心，复以为嫌而不敢，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矣。”

辨析：

从《汉书·外戚传》和《自悼赋》、《捣素赋》看，班婕妤是一个遵守古礼、知进退、有思想的古代才女。《周礼·天官·九嫔》对妇德、妇言、妇容、

妇功都提出要求，但不够严厉。班婕妤在《捣素赋》中，描写了捣素女容貌的美丽动人，捣素声的悦耳动听，写出了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妇女形象。这与她后代孙女班昭写的《七诫》所谓“妇容，不必颜色动人”，“妇功，不必技巧过人”，是绝不相同的。在班昭的心目中，妇女已成为封建礼教的化身。此赋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对后代宫怨诗赋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自悼赋

班婕妤

承祖考之遗德兮^①，荷性命之淑灵^②。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③。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④。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⑤。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⑥。每寤寐而忝息兮，申佩离以自思^⑦。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⑧。悲晨妇之作戒兮^⑨，哀褒阎之为邮^⑩。美皇英之女虞兮^⑪，荣任姒之母周^⑫。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⑬？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⑭。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裸而离灾^⑮。岂妾人之殃咎兮^⑯？将天命之不可求^⑰。白日忽已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⑱。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⑲。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⑳。共洒埽于帷幄兮，永终

死以为期^{②①}。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馀休^{②②}。

重曰：^{②③}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②④}。华殿尘兮玉阶落，中庭萋兮绿草生^{②⑤}。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②⑥}。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纒纒兮纨素声^{②⑦}。神眇眇兮密覩处，君不御兮谁为荣^{②⑧}？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②⑨}。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③⑩}。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③⑪}。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③⑫}。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③⑬}。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祿兮无期^{③⑭}。《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③⑮}。（《汉书·外戚列传下》）

说明：

此赋作于班婕妤退处东宫后。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赵飞燕潜告许皇后和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因此坐废，拷问班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无知，愆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善其对，又怜悯她，赐黄金百斤。婕妤以赵氏姊弟骄妬，恐久而见危，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退处后作赋自我伤悼，是为《自悼赋》。（见《汉书·外戚传》）。此赋文载《艺文类聚》卷三〇。

注释：

①承：继承，蒙受。祖考：祖先。生曰父，死曰考。遗德：积留下的惠德。兮：语气词，多用于诗赋中，相当于现代的“啊”。

②荷：肩负，背扛。淑灵：惠福。淑：美好。灵：福灵。

③登：登上。薄躯：微薄的身躯。宫阙：帝王的宫殿，这里指成帝之宫阙。充：填充。下陈：后列，引申为凡后列侍女之称。《战国策·齐策》：“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后庭：后宫。

④蒙：蒙受。圣皇：指汉成帝刘骘。渥惠：优厚的恩惠。渥（wò 沃）：厚。当：处在……时候。日月盛明：喻国家昌盛，天子圣明。

⑤扬：发扬。光烈：大业。《书·洛诰》：“越乃光烈考武王。”翕（xī 西）赫：隆盛。奉：恭敬地接受。隆宠：厚宠。增成：汉宫名。班固《西都赋》：“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鸳鸾、飞翔之列。”《汉书·外戚传》：“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

⑥既：已经。过幸：过于受宠幸。《汉书·外戚传》言班婕妤初入宫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据其记载：“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而“婕妤视上卿，比列侯”，仅次于昭仪。颜师古注云：“婕言接幸于上也；妤，美称也。”非位：不是适当的位子。窃：私自，私下。庶几：差不多。嘉时：最美的时刻。

⑦每：每每。寤（wù 勿）：醒着。寐（mèi 妹）：睡着。綦息：长叹。綦：古“累”字。申：告诫。佩离：带有玉佩的上衣带。离：上衣带。自思：自我反思。颜师古注：“女子适人，父亲结其离而戒之，故云自思也。”

⑧陈：陈列。女图：古贤女的画像。镜监：镜子。监：又写作“鑑”、“鉴”，镜子。顾：拜访。女史：宫中女官名。《周礼》中《天

官》、《春官》所属皆有女史。属天官的掌王后礼仪，佐内治，为内官；属春官的，掌文书，为府史之属。问诗：请教有关《诗经》的问题。《论语·泰伯》孔子说：“兴于诗。”《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⑨悲：悲伤，意动用法。晨妇：意同“晨牝”，司晨之妇，喻干预朝政的后妃。典出《尚书·牧誓》，周武王引用古人之言说：“牝（雌）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蔡沈注：“索，萧索也。牝鸡而晨，则阴阳反常，是为妖孽，而家道索矣。”“牝鸡之晨”，喻妇人司事。古以男尊女卑，女人祸水，故以妇人主事为凶，这是对妇女人权的践踏，不可取。戒：同“诫”，告诫，劝诫，指古人及周武王的训诫。

⑩哀：哀伤，为动用法。褒姒：指周幽王的美艳之妃褒姒（sì）。褒国（今陕西勉县东）人，姒姓。周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国献之于周，为幽王所宠，继而被立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被立为太子。申侯联合鲁、犬戎攻杀幽王，褒姒被俘。《汉书·谷永传》：“若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閹妻骄扇，日以不臧。”注引《鲁诗·小雅·十月之交》：“閹妻扇方处。”《毛诗》作“艳妻方扇处。”可知“閹”、“艳”通。邝：通“尤”，过错，罪过。

⑪美：形容词用如动词，以……为美。皇英：指尧的二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史记·五帝本纪》：“尧妻之（舜）二女，观其德于二女。”《索隐》：“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女：以女嫁人，这里是出嫁、嫁给之意。虞：即虞舜，古帝名。姚姓，名重华。相传其父顽母瞽，弟象傲。由四岳举于尧，尧命摄政三十年，除四凶，举八元八恺，天下大治。受禅继尧位，都蒲阪，在位48年，南巡，崩于苍梧之野。

⑫荣：意动用法，以……为荣。任姒：周文王母太任和周武王母太姒。《诗·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大任，即太任，季历之妃，太姒，又作“大姒”，有莘氏之女，周文王妻。《诗·大雅·大明》：“黼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又《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⑬虽：虽然。愚陋：愚昧孤陋，班婕妤自谦之辞。靡及：不及，赶不上。敢：岂敢。舍心：息心。舍：“捨”的古字。忘兹：忘记这些古代女贤。兹：这些人，代指皇英任姒之流。

⑭历：经历。悼惧：哀伤恐惧。闵：忧愁、哀怜。蕃(fán)华：茂盛的花。滋：益，更加。此句言时逝难留，盛花色衰，可惧可怜。

⑮痛：哀痛，伤痛，为动用法。阳禄与柘(zhè)馆：皆汉上林苑中馆名，后来泛指后宫。仍：重复，屡次。襁(qiǎng)褓(bǎo)：婴儿的被子。此谓怀抱赤子忠诚之心。离：通“罹”，遭遇。

⑯妾人：古代女子自称的谦词。殃(yāng 央)：祸害，灾。咎：罪责。

⑰将：顺从。天命：天神的意旨。求：强求。

⑱忽：倏忽。移光：改变光色，言时间变化。遂：于是，就。阍(yǎn)莫：暗淡黄昏。阍，日无光；莫，“暮”的古字，月落的时候。昧幽：昏暗不明。

⑲被：蒙受。覆载：天覆地载，谓庇护包容。指成帝怜悯并准其供奉长信宫事。废捐：抛弃，放弃。罪邮：罪过，过错。邮，通尤。

⑳奉：敬词。共：通“供”。东宫：太后所居之宫。汉制，太后居长乐宫，在未央宫东，故古称太后为东宫。托：托身。长信：汉宫名。《三辅黄图》三云：“长信宫，汉太后长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末流：末列。颜师古注：“末流，谓恩顾之末也。一曰流谓等列也。”

②共：通“恭”，恭敬。埽：通“扫”，扫地，扫除。帷幄：围在四周的帐幕，此指太后的帐幕。永：永远。

②愿：希望。归骨：安葬尸骸。山足：山脚。馥休：馥荫。馥：末余，剩余。休：荫，指松柏之荫。

②重（zhōng）：即重辞。颜师古注：“重者，情忘未申更作赋也，音直用反。”

②潜：隐处。玄宫：位于北面的宫殿。幽以清：深暗而且凄凉。应门：王宫的正门。禁闥：禁门。闥（tà）：门。扃（jiōng）：上闩，关门。

②华殿：华美的宫殿。尘：意为落满灰尘。玉阶：玉石台阶。落（tái）：同“苔”，青苔，水气所生。这里谓长满青苔。中庭：宫院之中。萋（qī）：草盛貌。

②广室：宽广的宫室。阴：阴暗，没有阳光。栊（lóng）：窗户。虚：窗槛疏虚。泠（líng）泠：清凉的样子。

②感：通撼。（风）吹动。帷裳：帐幕和上衣。红罗：红色的丝绢。綷（cuì）縠（cù）：衣服的摩擦声。纨（wán）素：白色的细绢。

②神：眼神。眇（miǎo）眇：远视貌。《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密靚：寂静，安静。靚：通“静”。君：君主，指汉成帝。御：御驾亲临，意即临幸。荣：草木开花，这里指装饰打扮。古语云：女为悦己者容。

②此二句说俯视殿下之地，则想念君王所履行之迹。俯视：低头向下看。丹墀（chí）：红色的台阶。墀，宫殿前台阶上的空地，泛指台阶。履綦（qí）：鞋和鞋带。

③仰视：抬头向远上方看。云屋：言向上所见乌黑色的云团。颜师古注：“云屋，言其黤（dǎn）黼（dù）状若云也。”双涕：两行

眼泪。横流：形容涕泪交流。

③①顾：回头看。和颜：面色和蔼。酌：斟酒。羽觞：酒器。作雀鸟状，左右形如两翼。一说插鸟羽于觞，促人速饮。销忧：解忧。销：通“消”，消解，消除。

③②惟：语气助词。浮：漂，飘浮。古人认为人生短促空虚，故把人生称为“浮生”，带有消极感伤意味。贾谊《鹏鸟赋》：“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③③享：当，处在……地方。高明：高亢而爽亮之处，指优越的地位。处：处在……时候。生民：谓教化万民。极休：极其美好。休：美善。

③④勉：尽力，努力。虞精：使精神愉快，虞：通“娱”，欢乐，愉快。与：给予，授予。福祿：福气。无期：无穷无尽。

③⑤《绿衣》二句是说二诗所言之事，自古已有之。《绿衣》：《诗·邶风》中的一首诗。本为丈夫悼念亡妻之作，然《毛诗》序以为“卫庄姜伤己，妾上僭，失人失位，而作是诗也。”班婕妤师其意，颜师古注从之，合婕妤之意。《白华》：《诗·小雅》中的一首诗。《毛诗》序以为“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用人为之作是诗也。”班婕妤从之，师古注师之，为是。宋朱熹，今高亨以为申后所作。

附：

神鸟赋（傅）

无名氏

惟此三月，春氣始阳。众鸟皆昌，执虫坊皇^①。蠃蜚之类^②，乌最可贵^③。其性好仁^④，反哺于亲^⑤。行义淑茂^⑥，颇得人道。

今岁不翔^⑦，一乌被央^⑧。何命不寿，狗丽此荅^⑨？欲勋南山，畏惧猴援^⑩。去色就安^⑪，自谄府官^⑫。高树纶棍^⑬，支格相连^⑭。府君之德，洋溢不测^⑮。仁恩孔隆^⑯，泽及昆虫。莫敢捋去^⑰，因巢而处。为狸狺得^⑱，围树以棘。

遂作宫持^⑲，鹄行求材^⑳。雌往索敢^㉑，材见盗取。未得远去，道与相遇。见我不利^㉒，忽然如故^㉓。□□发忿^㉔，追而呼之：“咄！盗还来！吾自

取材，于颇深菜^{②⑤}。已行肫腊^{②⑥}，毛羽随落。子不作身^{②⑦}，但行盗人。唯就官持^{②⑧}，岂不怠哉^{②⑨}！”盗鸟不服，反怒作色^{③⑩}：“□□汨涌^{③⑪}，泉姓自它^{③⑫}。今子相意，甚泰不事^{③⑬}。”亡鸟曰^{③⑭}：“吾闻君子，不行贪鄙。天地刚纪^{③⑮}，各有分理。今子自己^{③⑯}，尚可为士，夫惑知反^{③⑰}，失路不远。晦过迂臧^{③⑱}，至今不晚。”盗鸟赅然怒曰^{③⑲}：“甚哉，子之不仁！吾闻君子，不忘不信^{④⑩}。今子□□□^{④⑪}，毋□得辱^{④⑫}？”亡鸟沸然而大怒^{④⑬}，张目阳廉^{④⑭}，挟翼申颈^{④⑮}，襄而大……^{④⑯}乃详车薄^{④⑰}：“女不亟走，尚敢鼓口！”遂相拂伤，亡鸟被创^{④⑱}。

随起□耳^{④⑲}，闻不能起^{⑤①}。贼皆捕取^{⑤②}，□之于□^{⑤③}。□得免玄^{⑤④}，坐其故处。绝系有余^{⑤⑤}，紈树櫪棟^{⑤⑥}。自解不能，卒上伏之。不肯他措，缚之愈固。其雄悌而惊^{⑤⑦}，挟翼申颈，比天而鸣^{⑤⑧}：“仓 = 天 = ^{⑤⑨}，亲颇不仁^{⑤⑩}！方生产之时^{⑥①}，何与其□^{⑥②}？”顾谓其雄曰：“命也夫！吉凶浮沕^{⑥③}，愿与女具^{⑥④}！”雌曰：“佐 = 子 = ^{⑥⑤}！”涕泣侯下^{⑥⑥}：“何恋亘家^{⑥⑦}？□欲□^{⑥⑧}。曰□君□^{⑥⑨}，我求不死。死生有期^{⑥⑩}，各不同时，今虽随我，将何益哉！见危授命^{⑦①}，妾志所践。以死伤生，圣人禁之^{⑦②}。疾行去矣，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若孤子^{⑦③}。《诗》曰：‘青蝇止于杆。’

‘凡自君子，毋听谗言。’⁷³惧惶向论⁷⁴，不得极言。”遂缚两翼，投其汙则⁷⁵。支体折伤⁷⁶，卒以死亡。其鵙大哀⁷⁷，踟躅非回⁷⁸。尚羊其旁⁷⁹，涕泣纵横。长炊泰息⁸⁰，迳逸嘑呼⁸¹，毋所告愬⁸²。盗反得完，亡鸟被患。遂弃故处⁸³，高翔而去。

伤曰：“众鸟丽于罗网⁸⁴，凤凰孤而高羊⁸⁵，鱼鳖得于笱笱⁸⁶，交龙执而深藏⁸⁷，良马仆于衡下⁸⁸，勒靳为之余行⁸⁹。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哀哉穷痛！其菑诚写愚⁹⁰，以意傅之⁹¹。曾子曰：“鸟之将死其唯哀。”⁹²此之谓也。

说明：

《神鸟傅》（傅通赋）一文，于1993年3月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六号汉墓中。据《发掘简报》载（见《文物》1996年第8期），该墓群的墓主为师饶，曾作过东海郡功曹史，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下葬。因此，《神鸟傅》至迟是西汉末的作品。该赋录自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见《文物》1996年第8期），校以万光治《尹湾汉简神鸟赋研究》（载《四川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它是今存汉赋中唯一保持原始形态的作品，为便于研究，通假字、异体字、误字皆一仍

其旧，未作更改。

《神鸟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阳春三月，雌、雄二鸟筑巢而被盗鸟偷窃，雌鸟与盗鸟搏斗受伤，又遭拘捕。雌鸟逃脱不能，其雄欲与同死；雌鸟不允，且嘱其另索贤妇，善待幼子，尔后敛翅投地而死。雄鸟大哀，求告无门，高翔而去。要之，《神鸟传》讲述的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悲剧，赞美的是夫妻生死与共的爱情。此赋产生于西汉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之时，折射出邪恶势力横行、吏治腐败、下层民众倍受苦难的社会现实。结尾（“伤曰”）言凤凰高翔，蛟龙深藏，似有远世避害之意，但与开头神鸟隐居南山之忧对读，则无疑隐含着一种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的悲哀，流露出十分复杂的心情。

在现存汉赋中，《神鸟传》系兼有寓言性质的叙事赋。其情节的发展、迭宕、结局，角色的行为、声口、神情，语言的个性化与细节描写的生动性，都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如此佳构之出现，当有一个发展过程，也不应绝无仅有，惜汉赋散佚十之有九，难以详考。《神鸟传》有大量的通假字、异体字及误字存在，体现了俗文学的特征。而赋中浑然天成地使用《周易》、《诗经》、《论语》、《庄子》、《荀子》等书的典故，正是文人赋俗不伤雅的长处。俗赋肇始于荀

卿《成相篇》及《赋篇》，然简括粗略；后世之赋，只有曹植《鹞雀赋》、敦煌唐人《燕子赋》与之差可比拟。上下纵观，由周至唐的俗赋发展之迹依稀可辨。总之，《神鸟传》的出土，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手法、风格的多样性，也填补了俗赋史上的空缺，其意义不可低估。

注释：

①执（zhé 折）虫：蛰虫，伏藏在土中过冬的昆虫。执通蛰。坊皇（páng huáng 旁皇）：通“彷徨”，徘徊。曹植《感婚赋》：“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

②蠖蜚（huān fēi 欢匪）：指虫鸟之类的飞行动物。蠖、蜚，都是飞行的样子。《淮南子·原道》：“跂行喙息，蠖飞蜚动，待而后生。”

③乌：乌鸦。《春秋元命苞》：“火流为乌。乌，孝鸟。何知孝鸟？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说文》亦称乌为孝鸟，《异苑》、《北齐书·萧放传》称为慈鸟，成公绥《乌赋序》称为祥禽，并赞其“反哺识养”，堪称吉鸟。此赋之乌仁义兼备，通乎人道，故标题冠以“律”字。

④姓：通“性”，本性。

⑤反哺：鸟雏长成，衔食哺母鸟。白居易《和大嘴乌诗》，歌颂小嘴的慈鸟：“得食将哺母”；“慈鸟求母食”。

⑥淑茂：善美。《汉书·刘向传》诏：“资质淑茂，道术通明。”师古注：“淑，善也。茂，美也。”

⑦翔：通“祥”。

⑧被央：被殃，遭受祸殃，央通殃。

⑨狗丽（lí 离）此荅：乃遭受如此凶咎。狗通苟。丽通罹，遭遇。荅通咎。

⑩勋：通“巡”。援：通“爰”。

⑪色：“危”之误。

⑫托：“托”之误。府官：指官舍。此句谓托身于官舍。

⑬纶棍：读为“轮囷”，高大貌。《礼记·檀弓下》：“美哉轮焉”，孔注：“轮，轮囷，言高大。”

⑭支格：枝条。庾信《小园赋》：“草树混淆，枝格相交。”

⑮洋溢不测：或认为“洋溢不测”，汪洋满溢，深广莫测。

⑯仁慈孔隆：仁慈与恩惠十分盛大。孔，甚。隆，盛大。

⑰莫敢扞去：不敢离开。扞，举也。

⑱为狸狴得：畏狸狴得，畏惧狸和黄鼠狼将其捕取。为，通“畏”。狸，通“狸”，兽名，似狐而小，身肥短。狴，通“狴”，鼬鼠，亦称黄鼠狼。《庄子·逍遥游》：“子独不见狸狴乎？”又《秋水》：“骐驎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狴。”

⑲宫：房室，此指鸟巢。《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持：“持”之误，读为“埭”，鸟巢。《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埭”。

⑳鸪行求材：雄鸟外出寻找筑巢材料。鸪同“雄”。

㉑菽（zōu 邹）：麻秸。

㉒不利：不和。《广雅·释诂》：“利，和也”。

㉓如故：如同故人，此谓盗鸟佯作故友亲切搭讪，以图蒙混逃脱。

㉔□□：依文意当为“雌鸟”。

㉕颇：通“彼”。莱：杂草。

㉖已（sì 四）行肱（guāng）腊：肱，通光。腊：晒干。或以为“止（趾）行（胫）胛腊”，谓脚趾和小腿皴裂，与“毛羽随落”对

文。随，堕之误。

②⑦子不作身：犹言子不身作，指责盗鸟不亲身劳作。

②⑧唯就宫持：这样来建造窝巢。唯，语气词。持，埶之误。

②⑨息：通“殆”，危险。

③⑩作色：变脸发怒。

③⑪□汨涌：中间夺一字，当为“□□汨涌”。

③⑫泉姓自它：疑为豪姓自托，谓托身于豪门。

③⑬相意：称意。甚泰不事：十分安泰，不行筑巢之事。

③⑭亡鸟：亡，汉简中作亡，当为𠂔之误。𠂔通雌。亡鸟，“雌鸟”之误，下同。

③⑮刚纪：纲纪，法纪。刚通纲。

③⑯自己：自己，自己停止。己，“已”之误。

③⑰反：同“返”。

③⑱晦过迁臧：悔过迁臧，谓后悔以往过失，改行善事。《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晦：通“悔”。臧：善。

③⑲赅然：愤然，愤怒貌。赅通愤。

④①不忘：疑为“不意”之误，谓不猜度他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信：不任意。《荀子·哀公》：“故明主任计不信怒。”

④②今子□□□：此衍一字。疑为指责之语。

④③毋□得辱：疑为“毋宁得辱”，谓宁可受辱，自讨受辱。

④④沸然：愤怒的样子。沸通拂。

④⑤张目阳麋：睁大眼睛，扬起眉毛。阳麋，通“扬眉”。《荀子·非相》：“伊尹之状，面无须麋。”

④⑥挟翼申颈：收起翅膀，伸长脖颈。

④⑦襄（xiāng 香）：上升，此谓往高处飞。《尚书·尧典》：“荡荡

怀山襄陵。”以下字迹模糊难辨，且有断简。

④⑦详：通“翔”，飞翔。薄：草木茂密之处。

④⑧女不亟（jí 及）走：你还不快点逃跑。女，同“汝”，你。亟，赶快，急速。

④⑨随起□耳：疑为随即听到诃斥声。

⑤⑩闻不能起：听到诃斥，都不敢妄动。

⑤⑪贼皆捕取：贼曹将神鸟与盗鸟都捉住。贼，贼曹，郡之佐吏，主捕贼断狱。

⑤⑫□之于□：疑为“系之于树”。

⑤⑬□得免左：疑为“仅得免雄”，只有雄鸟幸免。

⑤⑭绝系有余：啄解绳索。疑谓尚未完全解开绳索就惊惧而飞。

⑤⑮紈树：缠绕在树上。紈，疑“绕”之误。懼棟：疑“惧悚”之误。

⑤⑯悌（dì 弟）：通“睇”，斜着眼看。

⑤⑰比天而鸣：仰天而鸣，或以为“印”，通“仰”，仰视之义。

⑤⑱仓 = 天 =：苍天苍天。仓同苍。

⑤⑲亲颇不仁：视彼不仁，看你（指苍天）多不仁慈。亲疑“视”之误。颇通彼。

⑥⑰方生产之时：正当生儿育女的时候。阴春三月，禽鸟以时交配繁衍，故云。

⑥⑱何与其□：疑为“何与其灾”，为何有此灾祸。

⑥⑲吉凶浮汔（fú 扶）：吉凶变化莫测。

⑥⑳愿与女俱：愿与你同生共死。

⑥㉑佐 = 子 =：佐子佐子，是疾呼之语。

⑥㉒侯：语词。

⑥㉓亘（gèn 根去声）：全，整个。

⑥⑦□欲□：中夺一字，不详何意。与上句联系起来，疑为“愿汝欲俱”，谓我怎不留恋咱们全家，愿与你生死一处？

⑥⑧曰□君□：疑为“曰为君故”，因为你的缘故。

⑥⑨死生有期：人的生死自有期限。《论语·颜渊》记子夏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⑦⑩见危授命：遇到危险时便肯付出生命。《论语·宪问》记孔子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⑦⑪“以死”两句：《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⑦⑫愁若孤子：忧虑你和孩子。若，你，指雄鸟。孤子：指雌鸟的遗孤。

⑦⑬青蝇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谗言：苍蝇停在篱笆上。和易近人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以下有“止于棘”、“止于榛”，而无“止于杆”者。疑“杆”为“樊”之误，樊、杆同韵。几自：读为“岂弟”，和气貌。今按：所引《诗经》诗句与今传毛诗有异，或为误记，或原有所本。

⑦⑭惧惶向论：惊恐失措，忘记前日论说。

⑦⑮投其汙则：投撞到篱笆旁。汙，疑亦为“樊”之误。则通侧；一说通厕。

⑦⑯支体折伤：身体损折受伤。支通肢。

⑦⑰其鸱（xióng 雄）大哀：雄鸟十分悲哀。鸱同雄。

⑦⑱踟蹰（zhízhú 侄烛）：驻足不前。非回：徘徊，来回行走。

⑦⑲尚羊（chángyáng 尝扬）：徜徉，义同踟蹰、徘徊。

⑦⑳长炊泰息：长声叹息。炊通叹（歎）。泰息，叹息。

⑦㉑迳逸（jìng yì 竟义）：迅速逃开。噉（hū 忽）呼：号呼。噉通

呼。

⑧毋(wú无)所告愬(sù素):无处倾诉悲冤。愬通诉。

⑨遂弃故处:于是抛弃旧居。

⑩众乌丽(lí离)于罗网:众鸟在罗网中蒙难。乌,“鸟”之误。丽通罹,遭难。

⑪高羊:高飞。羊通翔。

⑫篋(pí皮)、笱(gǒu狗):都是捕鱼虾的用具。

⑬交龙执而深藏:蛟龙在深处伏藏。交通蛟。执通蛰。

⑭衡:车辕头上的横木。

⑮勒靳(jìn近)为之余行:受约束控制的良马缓慢前行。勒,带嚼子的笼头。靳,套住马胸的革套,此指辕马。余通徐。

⑯菑(lài赖)诚写愚:怀抱诚心,抒写情志。菑,通赍。赍诚谓怀抱诚心,写愚谓抒发情志。

⑰以意傅之:用自己的想法来铺写它。傅通赋,铺写。

⑱鸟之将死其唯哀:鸟在将死之时,其鸣声充满哀悯。《论语·泰伯》记曾子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唯同鸣。